

歷史步道系列之五

崑崙坳古道 人文史蹟調查報告

(附帶調查：阿塋衛古道)

委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受託單位：南島文化工作室

計劃主持人：楊南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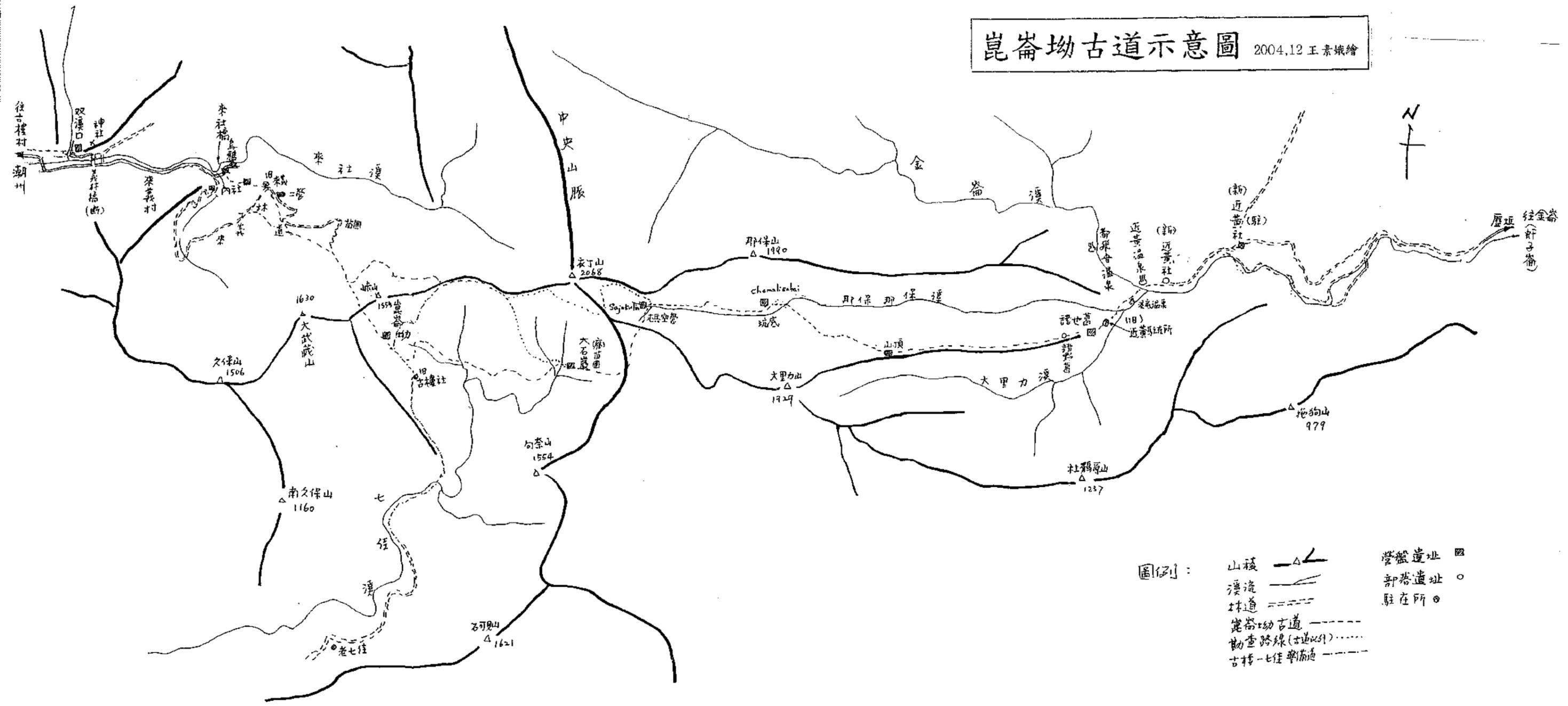
協同主持人：王素娥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

目 錄

| | |
|--------------------|-----|
| 崑崙古道路線與地形圖 | 1 |
| 一、 前言 | 3 |
| 二、 崑崙古道簡介 | 6 |
| 三、 調查範圍與研究方式 | 23 |
| 四、 崑崙古道開路歷史沿革 | 37 |
| 五、 排灣族的傳統文化 | 49 |
| 六、 田野調查與步道現況 | 73 |
| 七、 步道規劃建議 | 123 |
| 附錄：台灣排灣族五年祭見聞記 | 130 |
| 附錄：內文社五年祭 | 145 |
| 附錄：從內文社到阿塿衛社 | 147 |
| 崑崙古道人文史蹟、歷史沿革與開發年誌 | 149 |
| 日治時代崑崙古道路線與地形圖 | 193 |
| 彩色圖頁 | 194 |

崑崙坳古道示意圖 2004.12 王素娥繪



圖例：

| | | | |
|------------|-----------|------|---|
| 山稜 | —△— | 營盤遺址 | ■ |
| 溪流 | —— | 部塔遺址 | ○ |
| 林道 | === | 駐在所 | ◎ |
| 崑崙坳古道 | ----- | | |
| 勘查路線(古道以外) | | | |
| 古樺-七徑壩通過 | - - - - - | | |



崑崙坳古道路線與地形圖 2005 王素娥繪

圖例：古道……崩壞古道……其他小徑-----營盤 駐在所 ⊗ 聚落
 底圖取材自 1956~1958《台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美國陸軍航測圖，聯勤複製

一、前 言

在台灣的歷史上，清代同治、光緒年間，北、中、南三條開山撫番道路的開闢，可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捩點，它代表滿清政府終於將台灣視為正式的領土，願意投資人力與物力來守護、開發與建設（在此之前，台灣幾乎被視為殖民地一般的只取不予）。

這三條開山撫番道路分別是：北路—蘇花古道、中路—八通關古道、南路—崑崙坳古道，皆是通往台灣後山（東部）人煙稀少的廣大天地。其中，玉山國家公園轄區內的八通關古道，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轄區內的蘇花古道，先後已完成調查研究報告，八通關古道且於民國 75 年被正式列為國家一級古蹟。

只有「南路—崑崙坳古道」，尚未被正式調查研究過。

事實上，崑崙坳古道是三條開山撫番道路中，最早開路也是最早完工的，於同治 13 年 (1874) 7 月動工，於同年 11 月完工（到今年恰好滿 130 年），這時候，八通關古道尚未開始動工呢。也就是說，崑崙坳古道是台灣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具有最重要的歷史意義。

崑崙坳古道所經過的排灣族古樓社，（崑崙坳即為排灣族原住民部落 Kulalao 古樓的譯音），曾是台灣山地最大的部落，全盛時期共有 409 戶，社眾超過 2000 人。據日治時代昭和 12 年 (1937 年) 的調查，古樓社當時還有 310 戶，人口多達 1,725 人；另一個大部落來義社（當時漢人稱之為內社，又稱來社、礁勞加物社 Chajakabus）當時也有 195 戶，980 人。此兩大部落並以精緻石雕、木雕、服飾、器物、優美的居住環境、繁複的祭典儀式和傳說故事，讓日治時代早期的人類學家讚嘆為「山上的博物館」！

古樓社雖於民國 46~49 年完成遷村，但舊址仍有許多石板屋遺跡及文物，加上戰歿勇士之墓、白骨塚，是台灣歷史與人類學上極為珍貴的史蹟，也是崑崙坳古道上重要的人文資產。

本人受林務局委託調查崑崙坳古道之前，曾經在 11、12 年前（民國 81、82 年），做過三次踏查，然而仍有多處疏漏。此次以一年時間正式調查，仔細蒐羅文獻、古地圖與照片，加上嚮導許進生的舅舅，生前是古樓社活動力最強的獵人，曾經爬遍中央山脈衣丁山以東各個角落，發現許多清代營盤與古道路基，在其提供

詳盡的資訊下，終於能夠順利的完成崑崙古道完整的踏查與紀錄。

到目前為止，總計發現清代雙溪口營盤址、內社營盤址、內社二營營盤址、崑崙古道營盤址、大石巖 (Tsapiyaran) 營盤址、屯兵空營(Sajakulin)營盤址、坑底 (Chamarusabai) 營盤址、山頂營盤址、諸也葛營盤址等 9 個清兵營盤遺址。其中諸也葛營盤址更有 26 級壯觀石階，以及長達 25.5公尺，寬達 1.65公尺的完整浮架橋與橋頭雙碉堡。

此外，在崑崙古道與大石巖之間的古道路旁，還有一塊前有祭台的巨石，其形式正是漢人祈求保佑行旅者的「石頭公」，成為崑崙古道最好的見證。

崑崙古道沿途所經部分地段地形險峻，也許並不適合全程開發作為國家步道，但是在歷史意義上，它絕對有與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分庭抗禮的地位。如果西段整修來義、古樓到大石巖營盤的部分；東段整修金崙、近黃社到諸也葛營盤，應該很適合一般登山健行隊伍前來，體會先民開路的艱辛與原住民文化史蹟之美。

另外，有關阿塋衛古道的調查，先後進行古道上原有舊部落後裔的訪談，包括內文社陳美蓮頭目、根也然社葉神保校長、中麻里巴社葉進福老先生、內獅社陳萬金村長、內文社周朝明先生，內麻里巴社董實牧師等耆老。

今年三月間，利用冬季乾燥及草枯時間進行實地踏查，先後踏查內獅社遺址、內獅—內文間的古道5公里、內文神社遺址、內文駐在所遺址、內文吊橋遺址，以及翻越中央山脈的古道7公里步道、舊阿塋衛社遺址等。

發現內文神社遺址規模之大，為山地部落僅見。而阿塋衛古道全程，雖因南迴鐵路施工道路的開闢而使部分路段不再完整，但是，利用部份施工道路，反而可以成為大眾化的健行路線，尤其在翻越中央山脈時，是走在南迴鐵路中央隧道的上方，一路可看到隧道豎井、通風口等，平添健行者的趣味和常識，是一條值得修復的古道。

崑崙古道的文化史蹟調查研究計畫，為農委會林務局主辦的國家步道系統計畫的先期調查計畫之一。從民國 93 年 4 月起，以 15 個月時間完成。調查的範圍，除了古道本身以及沿線相關遺址的歷史與現況外，還旁及古道南方，舊古樓至七佳社的路段，並附帶調查在歷史上有關聯性的阿塋衛古道。

經過 11 次的田野調查，幸運的找出所有湮沒在密林裏的部落、營盤、駐在所遺址，經歷了長年的荒廢與自然或人為的破壞，崑崙古道與阿塋衛古道，仍有豐富的文化史蹟，可供懷想與憑弔。

本報告共分七章：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簡介崑崙坳古道、阿塹衛古道與浸水營古道，並作成三條古道比較表與史蹟點解說；第三章為調查範圍與調查研究方式；第四章為崑崙坳古道開路的歷史沿革；第五章為排灣族的傳統文化介紹；第六章為田野調查與古道現況；第七章為步道規劃建議。並整理出崑崙坳古道、阿塹衛古道與排族群動態年誌，以及附錄日治時代人類學家宮本延人在昭和9年（1934）參加內文社五年祭的過程。

藉著崑崙坳古道與阿塹衛古道的文化史蹟調查研究的成果，有助於歷史文化的解說，讓將來健行在這一條全台灣最有歷史意義的古道上的人們，可以感受到台灣原住民排灣族文化的豐富優美、前人開拓台灣的艱辛與歷史的脈動。

崑崙坳古道與阿塹衛古道人文史蹟調查期間，得到地方人士與登山前輩的鼎力相助，包括林古松先生、陳萬金村長、葉神保校長、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及潮州工作站、台東林管處，以及排灣族來義社頭目高武安先生、古樓社頭目羅木蘭女士、近黃社頭目利來財先生、內文社頭目陳美蓮女士、與多位耆老解說口傳史，甚至親自帶到史蹟地現場講解，使調查工作能在短短一年多內獲得豐碩成果，在此敬致最深謝忱。

二、崑崙古道簡介

崑崙古道

崑崙古道原稱「南路—赤山卑南道」，與「中路」八通關古道、「北路」蘇花古道，均為清代開山撫番道路的濫觴。其中，崑崙古道於同治 13 年 7 月起工，於同年 11 月完工，比起其他在光緒元年開工的開山撫番道路，更早完成。因此享有「台灣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的榮銜。

崑崙古道的起點為鳳山縣治，經赤山、雙溪口、內社（來義社）、崑崙（古樓社）、大石巖，在衣丁山南鞍翻過中央山脈，下至金崙溪上游，再爬上大里力山東稜，順稜線下諸也葛社至軒仔崙（太麻里鄉金崙），再北上大貓裏（太麻里）到卑南覓（台東），全程 163 華里（約 94 公里）。這是出之於清光緒 20 年，胡傳所編撰的《台東州采訪冊》。

另外，光緒 20 年盧德嘉編撰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了從鳳山縣治出發，經芎蕉腳庄、鳥鼠洲庄、兩魚山（赤山）、雙溪口、內社、崑崙、大石巖、諸也葛、干子崙、大貓里至卑南覓，全程 183 華里（約 105 公里）

在少為人知，出版於清光緒 4 年，由余寵查繪監刻的《全台前後山輿圖並說》裡，則出現更多的營盤名稱，起點是「新地」（地圖字為新治，通常稱作新置），經雙溪口、烏鴉立（地圖字為烏鴉石）、內社、二營、崑崙、大石巖，翻過中央山脈，經屯兵空營、坑底、山頂、諸也葛、後山海邊、大藏里到卑南覓，全程 186 華里（約 107 公里）。

雖然古道的越嶺點，海拔不到二千公尺，但是地形複雜，山勢陡峻而溪谷深邃，斷崖處處。所謂：

自崑崙至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督墜，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不能不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

崑崙古道開闢時，牡丹事件還沒結束，可說是清廷為了宣示主權，趕著開工的。由同知袁聞柝招募 500 勇丁組成的「綏靖軍」為主力，並獲得古樓社、來義社頭目率領 200 名壯丁協助，以及卑南社頭目陳安生率眾自東部開路來迎。但是也遭遇七佳社、望祖力社的攻擊，以及颱風的襲擊。在短短四個月內

完成，雖說原本有舊路可循，但是工程的粗糙可以想見。

道路完工後，次年（光緒元年）1月即發生獅頭社事件，游擊王開俊率領200人進剿獅頭社，因中伏反而被殲滅96人，之後來台掃蕩獅頭社的淮軍十三營大軍，雖然大獲全勝，卻又因霍亂病死近2000人，殘存的兵勇匆匆返回大陸，使得沿海地帶防務空虛，原本駐紮於崑崙坳古道上的兵力被抽調到枋寮、枋山駐防，崑崙坳古道開通不久即荒廢。

日治時代，理蕃道路利用部分的崑崙坳古道路線：西部自潮州開路，經來義社到古樓社，東部自金崙社經近黃社到諸野葛社。而橫越中央山脈的路段，則荒廢不用。

民國81、82年間，楊南郡、林古松帶領登山隊伍，初勘這一條古道，經多次探勘，發現6處清代營盤遺址，以及浮築橋、駁坎等道路遺構，使得原本僅在史冊上記載的「南路——赤山卑南道」重見天日，並以崑崙坳古道而知名。

玉山國家公園轄區內的「中路——八通關古道」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轄區內的「北路——蘇花古道」，先後已由楊南郡與王素娥完成調查研究報告。而最先開通的「南路——崑崙坳古道」，直到民國93年，在林務局委託下，楊南郡與王素娥以15個月時間進行多次田野調查，親自到每一個營盤史蹟點踏勘，終於完成調查。

崑崙坳古道在歷史義意上，絕對有與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分庭抗禮的地位。位於古道上的崑崙坳社(現通稱舊古樓)，曾經是台灣山岳地帶第一大部落，目前數量極多的石板屋群雖然已經荒蕪，依然有許多史蹟物留存，是台灣非常珍貴的文化史蹟。

說明：

清代的開山撫番道路為：

1. 南路，崑崙坳古道（赤山、卑南道）
2. 北路，蘇花古道（蘇澳、璞石閣道）
3. 中路，八通關古道（林圯埔、璞石閣道）
4. 南路副線，南崑崙古道（射寮、卑南道）
5. 關門古道（集集、水尾道）
6. 浸水營古道（三條崙、卑南道）
7. 壽峠越嶺道（楓港、卑南道，目前已成為南迴公路）

8. 牡丹灣古道（瑯嶠、卑南道）

除了北路蘇花古道是沿著臨太平洋的山麓而開的南、北向道路外，其餘七條路都是翻越中央山脈的東、西向道路。

新開山路大坑口三条崙東南至老社頭八里猪野頭
 五里南崙崙十五里嶺脚十五里大烏萬六里大蔴里
 三十里卑南寬五十里 又新地東南至雙溪口七里
 烏鴉立三里內社二里二營二里崙崙坳二十七里大
 石巖十里屯兵空營五里坑底十五里山頂十五里諸
 也葛三十里後山海邊三十二里大蔴里八里卑南寬
 四十里 又林圯埔東南至社寮十二里龜仔頭十里
 牛輻轆十五里茅埔二十里紅魁頭九里南仔腳葛十
 里合水十里東埔社心十一里霜山橫排五里坑頭陳
 坑五里鐵門洞五里獅頭山十里八同關十里雞公山
 十里八母坑十里水堀十里雙峯仞十里坑底五里大
 崙坑五里雅托十里神仙嶺十里雷峯洞十里玉屏山
 溪十里奇淋山十里打林番寮十里黃崎十里排山十
 里璞石閣二十里拔仔庄五十里嗎達庵社噠吧龍社
 共三十里吳全城五十里岐菜二十里花蓮港三里米
 崙山九里三層城二十里新城十里得其梨二十里大
 濁水二十五里大南澳三十里大東澳三十里 又頭
 圍後山通艦未關小路頭圍土地公坑北至樟林十五
 里轉東下嶺由炭窰坑遠山西行至銃櫃十五里循嶺
 南下至虎尾蔡潭八里再過溪上嶺至大粗坑八里崙
 仔陽四里又涉溪行三里平地至石亭六里坊仔林
 三里至深坑渡過渡則一片平地至石亭六里坊仔林
 再上山崙六里至樟脚三里至張犁此去十五里平路
 直達艦脚出武營頭 右後山道里表

光緒四年粵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摹刻

光緒4年(1878)《全臺前後山輿圖》所附的「後山道里表」

阿塋衛古道簡介

阿塋衛古道又稱「內文、阿塋衛越嶺道」，原為排灣族的東西向交通要道，也是早年斯卡羅族從知本溪南遷至恆春半島的途徑之一。由於道路所翻越的中央山脈主脊茶留凡山北鞍，海拔高度僅有 700 公尺，昔日是原住民與漢人通事經常利用的道路，但由於沿線原住民部落異常凶悍，一般百姓並不敢走這一條路。

阿塋衛古道西起枋山北邊的內獅村（屏東縣獅子鄉），東迄安朔溪下游的安朔村（台東縣達仁鄉），全長約 25 公里。沿途所經部落為南勢湖、內獅頭社、霧里乙社、內文社、中麻里巴社、內麻里巴社、阿塋衛社、新阿塋衛社（安朔）與達仁。

這一條古道上曾經發生震驚清廷的「獅頭社事件」，先是獅頭社出草獵首 5 名漢人，游擊王開俊率兵進剿，反被全部殲滅。清廷急調淮軍 13 營兵力，大舉掃蕩獅頭社，才得以救平。

日本領台之初，立即於明治 29 年（1896），討伐阿塋衛古道上的阿乳芒社，可知阿塋衛古道上沿線的部落的強悍不馴。

在理蕃政策下，阿塋衛古道被開闢成為警備道路，沿線設置內獅頭駐在所、內文駐在所、外麻里巴駐在所、阿塋衛駐在所。昭和 9 年（1934），阿塋衛古道上的內文社舉行五年祭時，人類學家宮本延人曾經親身參與，為排灣族留下最珍貴的祭典儀式紀錄。五年祭後，宮本延人從內文走阿塋衛古道到阿塋衛社，為這一條古道留下歷史見證。同年，阿塋衛社被遷村至阿塋衛溪下游，同樣稱作阿塋衛社（戰後改稱安朔村），之後，此古道漸漸荒廢。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山中部隊」駐守阿塋衛古道上的內文社，以憑高望遠守護南台灣，也因此留下山地部落最大的神社——內文神社。

現在的南迴鐵路路線，大致上與阿塋衛古道平行，只不過鐵道大部分都是開鑿隧道，而施工道路則開到中麻里巴社附近。

由於東西兩端都有產業道路及施工道路，阿塋衛古道的殘存步道，只剩下老內獅社到內文社的 5 公里，以及翻越中央山脈的 7 公里兩段路。

目前可由老內獅社往返內文社，來回全程約 10 公里，路況良好，是很好的史蹟步道。另外，可利用南迴鐵路廢棄的施工道路，作為健行道路，步程大約是 15 公里，沿途可看到南迴鐵路的中央隧道東、西口、通風豎井口、鐵橋、落山風測速儀，以及沿線的清溪、農場景觀，不失為一條具有教育意義的步道。

（加錄）浸水營古道簡介

浸水營古道，原稱「三條崙、卑南道」，是清代所開的八條「開山撫番」道路中，唯一被廣泛且長期使用的官道，也是一條充滿活力的庶民之路。

這一條道路原本是卑南族、排灣族聯絡南台灣東西兩岸的社路，也是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平埔族馬卡道人往後山的移民道路。自咸豐 10 年（1860）起，漢人也追隨平埔人的腳步，沿此道路移民東部。

清光緒 3 年（1877）時，開始整修三條崙道路至出水坡。光緒 8 年（1882）起，正式開鑿成寬 6~8 尺的開山撫番道路，於光緒 10 年（1884）完工。

三條崙道路起點是又稱「三條崙本營」的石頭營，往東上稜經歸化門、力里社，在大樹林山北側翻越中央山脈，經浸水營、出水坡、姑仔崙溪，到台東縣大武（巴壠衛），再沿海岸北上，經太麻里、知本到台東（卑南），全程 172 華里（99 公里）。其中，屬於山路的三條崙至巴壠衛，共 82 清里（47.2 公里）道路最高點在中央山脈主稜，大樹林山北側，海拔 1,430 公尺。

浸水營古道的路線，可說是渾然天成，它循著中央山脈大樹林山東、西兩條長稜而開，這兩條稜線坡度都十分緩和，而且沒有被溪流切割，除了在東部近平地時，因建於日治時代的吊橋已毀壞，必須涉渡茶茶牙頓溪外，全程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地形。

道路開成後，沿途設有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營、出水坡營、溪底營、巴壠衛營，皆有官兵駐守。在光緒 20 年（1894）甲午戰爭之前，三條崙、卑南道路行旅熙來攘往非常熱鬧。除了移民隊伍之外，牛販趕牛自東部翻山越嶺到西部販售；外國傳教士如：涂為霖 (Rev. Willian Thow)、巴克禮 (Rev. Thomas Barclay)、宋忠堅 (Rev. Duncan Ferguson)，乘轎經此路到東部傳教；本國官員如台東知州胡傳（國學大師胡適之父）、幕僚池志激，也都是乘坐轎子經三條崙道到東部赴任。

日治時代，前後 6 次整修三條崙古道，改起點為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經新開、崁頭營沿稜東上歸化門，在中央山脈以東的部份，原本有些較陡的路線改為較平緩的步道，並建吊橋二座，稱為「浸水營越警備道路」，總長 49.1 公里。沿線設崁頭、歸化門、力里、大樹林、浸水營、古里巴保諾、出水坡、姑仔崙等 8 個警官駐在所，每年均編列道路整修預算，並進行小規模的路線修改。

日本商社在台灣西南部大量開闢蔗園，每年需求牛隻數千頭，都是由牛販自台東，成群結隊的趕牛走浸水營越嶺道到枋寮交賣。當時，浸水營道路是東部水牛、

黃牛向西部輸出的唯一通道，同時也是東、西部往來的電報及郵遞路線，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良好路況。

在日治時代昭和 10 年(1935)，壽峠越嶺道（南迴公路）完工通車前，第 11 任台灣總督上山滿之助、第 12 任總督川村竹治、第 16 任總督中川健藏，都曾經乘著四人抬的轎子，率上百名隨員浩浩蕩蕩的巡行浸水營越嶺道。其中，上山及竹川兩位總督，都是以一天時間，從大武越嶺到枋寮，可見當時路況之暢通！

雖有南迴公路，但是浸水營古道，仍被平民使用作為趕牛以及到東部撈魚苗的捷徑。直到民國 50 年代後期，耕耘機取代牛力，加上經濟漸佳，一般人有能力買票乘車，浸水營古道才漸漸荒廢。

民國 57 年，林務局利用浸水營越嶺道西段的路基，拓寬開闢成大漢山林道，以供國防部在大漢山頂建置雷達站。浸水營古道西段，步道僅留下少許路段，其餘都被車道取代，東段則乏人行走而日漸荒廢。

浸水營古道荒廢了二十多年後，直到民國 81 年，楊南郡與林古松展開清代南路的古道調查，並將調查經過發表於台灣時報，浸水營古道才再度被重視。

近幾年登山隊伍都利用大漢山林道縮短步程，乘車至林道 24K 處，以一天或二天的行程，自中央山脈分水嶺東下大武。

民國 89 年 7 月 15 日，屏東縣枋寮鄉新開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古道新開」活動，以耆老訪談、古道探勘、重溫馬卡道人生活（乘牛車、吃野菜粥）等，凝聚社區意識。

民國 90 年，新開村居民利用補助款，整修自炭頭營上稜到歸化門的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長約 3 公里，由於步道開在稜線上，沿途可展望屏東平原、台灣海峽、大鵬灣、小琉球等，視野良好，成為南部熱門的健行路線。

91 年林務局委託楊南郡調查浸水營古道相關的人文史蹟，準備做為國家步道，於 92 年 5 月完成調查研究計畫。

崑崙坳古道、浸水營古道、阿壟衛古道相關位置示意圖 王素娥繪 2005.6



光緒4年(1878)嘉平繪圖委員余寵查繪監刻的《全臺前後山輿圖》

顯示的鹿崙坳古道、浸水營古道、阿塹街古道



崑崙古道、浸水營古道、阿塿衛古道的比較

| | 崑崙古道 | 浸水營古道 | 阿塿衛古道 |
|------|---|---|--------------------------------------|
| 開路動機 | 全台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爲了防制日本窺伺台灣後山，急開此一東西聯絡道。 | 利用原住民族長期使用的東西聯絡道路，拓寬成爲正式官道。 | 光緒元年，爲攻打內龜紋社、獅頭社等，開闢部分路段。其餘爲原住民原始道路。 |
| 開築年代 | 同治 13 年 7 月 (1874) | 光緒 8 年 (1882) | 光緒元年 3 月 (1875) |
| 完成年代 | 同治 13 年 11 月 | 光緒 10 年 (1884) | —— |
| 主事者 | 袁聞柝 | 鄒復勝、張兆連 | 唐定奎 |
| 道路長度 | 163 清里 (94 公里) 或 186 清里 (107 公里) | 172 清里 (99 公里) | 南勢湖至內文約 15 公里 全長約 32 公里 |
| 越嶺點 | 衣丁山與句奈山之間的鞍部 | 姑子崙山與大樹林山之間的鞍部 | 茶留凡山北鞍 |
| 越嶺高度 | 1900 公尺 | 1430 公尺 | 700 公尺 |
| 所經部落 | 赤山、新置、內社 (來義)、崑崙 (古樓)、諸也葛、歷坵、蚶仔崙 (金崙) | 歸化門、力里、出水坡、新姑仔崙、加羅坂、巴塿衛 (大武) | 內獅、內文、中麻里巴、內麻里巴、阿塿衛、新阿塿衛 (安朔) |
| 營盤名稱 | 赤山、新置、雙溪口、烏鴉立、內社 (來義)、二營、崑崙、大石巖、屯兵空營、坑底、山頂、諸也葛、後山海邊、太麻里、卑南覓 | 石頭營、歸化門、六儀社、大樹前、大樹林 (浸水營)、出水坡、溪底營、巴塿衛 (大武)、卑南覓 (台東) | —— |
| 使用狀況 | 開通半年後就放棄駐防，只有原住民在使用 | 移民、郵遞、販牛、部落往來……漢人、馬卡道人、排灣人與卑南人，使用非常頻繁。 | 排灣族部落間的統轄、姻親交往與移民。 |
| 日人採用 | 西部方面：明治 44 年 10 月起，分段拓修雙溪 | 除了少數幾段較陡處改道使得坡度降低 | 西部方面：明治 44~45 年間，內文群部落間的 |

| | | | |
|------|--|---|---|
| | 口經舊來義到舊古樓的路段為警備道路，繼續延伸到南方的老七佳社與西方的白鷺社。東部方面：拓寬金崙經近黃社到諸野葛社的路段為警備道路，繼續向西延伸到大里力社。 | 外，其餘都是照原路整修拓寬。 西部方面：從新開起至大樹林山，改為車道。 東部方面：建姑仔崙吊橋，沿大武溪的溪底路，改為山腰路。 | 聯絡道路，全面整修為警備道路。 昭和9年日警主導部份內文群排灣家族，經此路線，移民到東部。 |
| 駐在所 | 來義、古樓、近黃魯拉克斯、蚶仔崙 | 歸化門、力里、大樹林、浸水營、古里巴保諾、出水坡、新姑仔崙、加羅坂、巴壟衛(大武) | 內獅、霧里乙、內文、麻里巴、阿壟衛 |
| 使用年代 | 日人拓寬的警備道路部分，一直使用到民國48年，古樓社遷村為止。後來僅有少數登山者使用。 | 西段部份：一直是軍事用路。 東段部份：至民國50年代依然被使用。 民國80年代起，成為南部登山健行的熱門路線。 | 民國39年內文群全面遷村，部落間的道路全部荒廢。 民國60年代南迴鐵路勘查路線時，再度利用阿壟衛古道進行調查。 |
| 道路現況 | 日人拓寬的警備道，僅需稍加維修即可使用。來義林道苗圃到古樓舊社間的路況良好，生態與人文資源豐富。自舊古樓至諸也葛的路段，除了地形平坦的部份路段依然完好，其餘臨溪谷路段均已破碎難行。 | 西段部份：現在稱為大漢林道，全面鋪上混凝土路面。 東段部份：民國93年起，整建為國家步道，成為南部登山健行的熱門路線。 | 內獅村到舊內獅社已開闢成產業道路。 舊內獅社到內文社之間約5公里的路況良好。 內文社以東路況不佳。 南迴鐵路東、西施工道路之間約7公里的步道，稍加整修即可。 |

崑崙坳古道沿線重要據點解說

| 地名 | 解說 |
|-------------|--|
| 內埔大營 | 崑崙坳古道開路時的大本營，由鎮軍張奎垣率 2 營粵勇鎮守，並調度兵力，派參將周善駐守雙溪口、都司張欣駐守烏鴉石，另派遣都司張朝光、張天德、副將李光等，前往崑崙坳、大石巖、坳東（屯兵空營）營盤接續駐守，使袁聞柝能繼續向前開路。 內埔大營位在內埔鄉和興村樹屋公園旁，目前是公墓。此村莊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
| 赤山 | 原本是馬卡道族的村落，由於此地到鳳山之間原本已有牛車道，所以，以此地為開路起點。崑崙坳古道的舊稱，就是赤山卑南道。因地形關係，有些文獻稱為「兩魚山」。 |
| 新置 | 原本是馬卡道族的村落，比赤山更接近山區，因此，有些文獻以新置為崑崙坳古道的起點。 |
| 古樓村 | 民國 48 年，由舊古樓社遷出的排灣族，以 Chulivokan 系（羅家）頭目為主的社眾，定居於此。古樓村是少數仍舉行的五年祭的排灣村落。（另外兩個舉行五年祭的村落是屏東縣來義鄉的文樂村與台東縣達仁鄉的土坂村） |
| 來義村 | 民國 44 年，由舊來義社遷出的排灣族，以 Rovaniyau 系（高家）頭目為主的社眾，定居於此。來義村曾於民國 65 年舉辦五年祭，因為頭目家族改信基督教而廢止。 |
| 雙溪口營盤址 | 位在來社溪與大後溪兩溪的匯流點東北邊，義林橋（已斷）北岸附近。是崑崙坳古道進入山區的第一個營盤，從前是由參將周善駐守。同治 13 年 9 月開路期間，陳阿修社（丹林社）曾經到此殺害勇丁，以阻撓開路。目前成為旱田，栽種芋頭與花生，只留下少許營盤屋基砌石。 |
| 雙溪口（內社）神社 | 位在雙溪口清代營盤址東北方稜線上，是日治時代的神社，現在僅留下屋基。 |
| 來社吊橋舊址 | 位在來義村東方，過橋後即是烏鴉石營盤址。 |
| 烏鴉石營盤址（老鴉石） | 崑崙坳古道由來社溪邊開始上山的位置，都司張欣駐守，在清同治 13 年 9 月開路期間，七佳社曾經到此殺害勇丁，以阻撓開路。 |

| | |
|---|---|
| 內社營盤址 | 由烏鴉石上山 2 清里 (約 1.2 公里) 第一個高位斷丘，屬於內社頭目的屬地。原本有營盤遺跡，因地主高武安頭目準備要將其地作為「邏發尼耀文化生態旅遊園區」，已雇工將遺跡全部推平。 |
| 內社遺址 Chajakabus (舊來義) 文獻又稱： 礁勞加物社 來社 | 內社原名「Chajakabus 礁勞加物社」，內社是漢人取的名，來社或來義社，都是源自內社的閩南語發音。位在來社溪上游，大武藏山西北稜的稜線與斜坡上，海拔 450~600 公尺。由 Rovaniyau 家系頭目統領，日治時代統計人口超過 980 人，有 201 戶。內社有許多精美的石雕與木雕，許多人類學家與藝術家都曾經專程前往。來義社於民國 44 年，遷到現在靠近溪邊的來義村，原址逐漸變為廢墟，由於來義林道通到此地，便捷交通反而帶來破壞，目前遺址上只留下少許屋基與墓穴。 |
| 崑崙坳營盤址 Kaliyaban | 位在大武藏山東南稜上，往古樓的步道上約 30 公尺處。為稜線上的寬闊平台，遺址基地約 450 坪，其上還有平台與駁坎遺跡。 |
| 古樓石橋 | 接近古樓社的小溪溝上，建於日治時代的石橋，由於疊石精巧，雖歷經數十年，依舊完好如初。 |
| 崑崙坳社遺址 Kulalao 或 Kunanao (舊古樓) | 位在七佳溪上游，中央山脈衣丁山、句奈山稜線以西，崙山南稜的稜線與斜坡上，海拔 800~1200 公尺。古樓社分為 5 個集團，主部落是 Yumak，由 Giring、Chulivokan、Ladan 三大頭目家族統領。Kunalao 的原意是「冷風咻咻地吹」，這裡因為日照充足、水源豐沛且土地肥沃，因此成為台灣山地最大的部落，全盛時期人口超過 2000 人，有 409 戶。在日治時代昭和 15~17 年間，日警為了開發東部，同時分散古樓社的勢力，勸誘 Ladan 家系 (陳家) 頭目家族，率 74 戶社眾，遷移至台東土坂。 古樓社於民國 46~48 分批遷村，大部分遷到來義鄉古樓村，小部分跟隨 Giring 家系 (吳家) 頭目遷到高見，再遷到春日鄉南和村。目前古樓社遺址，還留有許多石板屋石牆屋基，以及日治時代的駐在所、戰歿勇士之墓、白骨塚等史蹟。 |
| 戰歿勇士之墓 | 位在古樓部落入口處，合葬著太平洋戰爭期間，戰死的古樓社高砂義勇軍的骨灰盒。墓碑高 167 公分，後方為長方形的墓穴。上面以石板覆蓋。其下方就是古樓駐在所，以及從古樓往大石巖的崑崙坳古道路口。 |

| | |
|-----------------------|--|
| 白骨塚 | 日治時代，古樓駐在所的日警為移風易俗，勸導鄰近各部落頭目，將頭骨架的髑髏，統一集中埋在此地，並建紀念碑合祀。 |
| 石頭公 (大石公) | 古樓往大石巖途中，古道上方有一塊高約 1.8 公尺，形如佛像身後蓮花瓣的巨石，被視為石頭公參拜。石頭公下方有人為堆砌的平台，應是清兵開路時，作為放置祭品的祭台。石頭公前方的古道，也特別地鋪上石板。 |
| 大石巖營盤址 Tsapiyaran | 位在七佳溪上游支流旁，中央山脈主稜西麓，附近有一塊高約 5 公尺，寬約 12 公尺的大岩石，其下方有天然洞穴約 2 坪大，目前作為獵屋使用。清兵營盤就在距離大岩洞約 60 公尺處，是一個長 28 公尺、寬 24 公尺的方形營盤。營盤圍牆厚達 1.1 公尺，高 80 公分，內有營房屋基，在崑崙古道路上的各營盤中，是較完整的一個。營盤附近曾經作為潮州工作站的苗圃之用。目前苗圃已廢棄。 |
| 屯兵空營營盤址 Sajakulin | 古道翻過中央山脈主稜後，是巨木陰森、地形險惡的溪源地帶，加上東西兩股氣流，經常在此地衝撞，所謂「上崖懸升、下壑督墜、古木慘碧、陰風怒號之地」。因為勇丁不敢前進，於是此地暫時駐兵，等待後援。 此地是那保那保溪上游唯一一塊平坦地，清兵在小溪兩岸留下許多駁坎，另有營房屋基與三石灶。此地因氣候濕冷不宜久居，南路開通後並未作為營哨，所以稱為「空營」。 排灣地名的來歷是，相傳曾有一個名為 Jakulin 的獵人失蹤，族人在此發現一個人形的石塊，判斷是 Jakulin 變成的，因此稱此地為 Sajakulin，意思是找到 Jakulin 的地方。海拔 1511 公尺。 |
| 坑底營盤址 Chamalisabai | 位在大里力山對面，金崙溪支流那保那保溪上游北岸，海拔 1422 公尺，距溪岸不遠，有屋基、駁坎、三石灶，其上並有巴掌大的鐵鍋殘片。坑底營過後，古道就要開始爬高。 |
| 山頂營盤址 | 位在大里力山東邊長稜上，崑崙古道離開溪底後，以山腰路橫切大里力山東稜北麓，當山腰路接到東稜線上時，附近恰好有小溪溝水源，此處稜線寬平，是非常適合駐營的。海拔 1464 公尺。 |
| 諸也葛營盤址 (諸野葛社) | 位在大里力山東稜稜尾上，為那保那保溪與大里力溪兩溪會流點的上方，海拔 352 公尺，基地平坦、寬達 70 公尺，有石牆、駁坎、 |

| | |
|----------|--|
| | 還有三處石階，各為 26 階、4 階、11 階，在崑崙古道上的各營盤中，是最完整的一個。諸野葛社遺址分散在附近。 |
| 浮築橋 | 位在諸也葛營盤下方約 50 公尺處，以浮築橋的方式通過一個凹地。橋長 25.5 公尺、寬 1.65 公尺，最高處 1.4 公尺。橋兩端各有一個圓形的碉堡。浮築橋與碉堡砌石精緻，雖歷經 130 年仍然完好，幾乎可說是奇蹟一樣的古蹟。 |
| 近黃社遺址（舊） | 位於諸也葛營盤下方，近黃吊橋南端附近，面向金崙溪上游的大里力溪，日治時代社有駐在所，管轄包括諸野葛在內的鄰近小部落。 |
| 近黃吊橋遺構 | 跨越那保那保溪，建於日治時代昭和 13 年 2 月，是舊近黃社出入的要道，目前只剩下橋柱。清代崑崙古道應是下溪涉水而過的。 |
| 近黃溫泉 | 金崙溪中游溪畔的溫泉，假日常有遊客來此泡湯。有多個溫泉出泉口，遊客只要稍加挖掘，即可享用。與附近的都飛魯溫泉，都是深受喜愛的野溪溫泉。 |
| 近黃社遺址（新） | <p>位在金崙溪中游北岸。新近黃社主部落 Kaliyaban，是昭和年代，在日警主導下，分別從 Tobirou 舊社、Naponapo 舊社、Kinilukuran 舊社遷移來此，因此稱為 Kaliyaban，意思是「許多住戶集中於此」。因此部落內共有 3 個頭目。Kinilukuran 是舊近黃社，近黃可能是閩南語發音的 Kini。</p> <p>新近黃社另有一個較小的聚落 Babikal，是由 Tsujakasu 諸野葛社遷來，因此只有一個頭目。雖然部落較小，但是近黃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設在此地。</p> <p>民國 42、43 年，新近黃社的兩個聚落，在國民政府主導下，遷村到金峰鄉新興村。</p> |
| 近黃駐在所遺址 | 新近黃社另有一個較小的聚落 Babikal，日治時代設有近黃社駐在所，遺址目前還有升旗台、大門水泥柱、教育所、神社等遺跡，都湮沒在深草灌叢中。（此地因曾有一個綽號山豬郎的人在此養山豬販售，地名俗稱為山豬郎） |

阿塿衛古道沿線重要據點解說

| 地名 | 解說 |
|-------------------|---|
| 枋山 | 曾因崩山而得名（枋山與崩山閩南語發音相同）。清代設有枋山營汛。因附近有內文群獅頭社原住民經常出來殺人而處於緊張狀態。清代光緒元年（1875），發生獅頭社殲滅清軍 96 人的事件，引起大軍圍剿。日治時代大正 3 年（1914）爆發的南蕃叛變事件，枋山支廳公署、郵局、公學校以及 100 餘間民房都被燒毀。承平時，內文群的各部落，都到枋山交易，以山產交換日用品，包括他們最喜愛的「豆豉」與「米粉」。 |
| 內獅村 | 位在屏鵝公路旁，居民多是內獅社與內文社搬遷下來的。目前以種植芒果為主要經濟來源，由於村落距離海岸很近，也有許多人在海邊經營露天咖啡館，每逢假日生意很好。 |
| 內獅社遺址 （老內獅） | 清代與日治時代，內獅社以強悍不馴，令統治者傷透腦筋，但在日治時代後期，內獅社已經平靜，而被政府視同平地。因此設立內獅公學校。目前學校門柱及部分校舍遺跡仍在。附近有古老的 Bulabulado 舊部落遺址，上有石板及石柱殘存。 |
| 枋山溪谷展望點 （霧里乙山） | 排灣人稱為 Aluchilu 休息處。大正 3 年（1914）「南蕃叛變事件」中，霧里乙山高地曾設有大炮。日治時代末期，山中部隊的「椿」分隊，曾經駐紮在此。因此處位在稜線上，可展望整個枋山溪谷。只要美軍從枋山海岸登陸，就可發現而展開攻擊。 |
| 內文神社遺址 | 三層構造，除了神社本身外，另有參拜道、鳥居、拜殿，及三道階梯。內文神社規模之大，為山地部落僅見。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陸軍的「山中部隊」的本部及紅葉（Momiji）、椿（Tachibana）、桂（Katsura）等三個分部駐紮在內文一帶。因為此地駐有部隊，特別起造大規制的神社。當時內文一帶奉派到南洋的高砂義勇軍，出發前也都要來此參拜祈福。海拔 689 公尺。 |
| 內文駐在所遺址 | 在內文神社下方，內文社部落的最高點，轄下有內文社、中文社、根也然社、阿乳芒社。遺址有水泥地基，可以明顯看出原有辦公廳、廚房、廁所、巡查部長與三個巡查的宿舍，以及稍上方的儲 |

| | |
|----------------------|--|
| | 水槽和警丁宿舍。前方大門水泥柱與 2.4 公尺寬的 8 階石梯，顯得很有氣勢。駐在所旁為運動場與教育所。海拔 683 公尺。 |
| 內文社遺址 | 內文社有兩個頭目家族，Rovaniyau 在部落北方較低處，Chorun 在部落較高處，上面是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最上方是神社。大正 3 年（1914）「南蕃叛變事件」中，曾設砲台於部落後方制高點，部署山砲與臼砲各一門。 |
| 南迴鐵路 | 聯絡台東與屏東的鐵路，於民國 68 年測量，69 年動工，民國 82 年完工通車。定線是由屏東向南至枋山，轉向東方，以多座鐵橋和隧道穿過中央山脈到達大武，再轉北上到台東。其中，最艱鉅的工程是貫穿中央山脈主脊的中央隧道。 |
| 南迴鐵路中央隧道 | 貫穿中央山脈主脊的中央隧道，長度達 9000 公尺，穿過茶留凡山山腹，因為長度過大，設計有東、西、中央等三個通風豎井。 |
| 中央隧道西口 | 中央隧道的西口，一般小卡車可達。附近還有落山風測速儀。 |
| 西通風口豎井 | 位於枋山溪中上游，是一個直徑大約 4 公尺的煙囪狀建物，豎井內部呈 L 形，底部有排水設施，以防雨水灌入。 |
| 枋山溪牧場遺址 | 位於枋山溪中上游，是一個開闊的河谷，草木菁菁、小溪蜿蜒、風景如畫。曾前曾是養牛牧場，現已廢棄。 |
| 隧道中央通風口豎井 | 位在阿塹衛古道越嶺點西方不遠處，海拔 621 公尺，向東可以看到茶留凡山。豎井直徑大約有 5 公尺，有如大輪船的煙囪。 |
| 枋山溪源頭 | 雲霧凝聚、蕨類、地衣類與蔓藤繁茂，雖然海拔高度接近 700 公尺，卻有熱帶雨林的景象。 |
| 茶留凡山風口 Chuluvalivali | 位在茶留凡山南鞍，從東部吹過來的風，聚集在此風口向西猛吹。Chuluvalivali 意思是風很大的地方，也是茶留凡山得名的原因。Chulu 指地方 vali 是風的意思，重複兩次 vali，表示很多的意思。 |
| 越嶺點 | 中央山脈主脊，茶留凡山北鞍，海拔高度 700 公尺，此地西邊地勢平坦，一旦翻過稜線到東部安朔溪上游，立即成為陡急的地形。 |
| 東通風口豎井 | 與中央隧道西通風豎井相對稱。 |
| 阿塹衛社遺址 Arui | 阿塹衛舊社遺址，(287M, 229536, 2467733)，由於已成為杉木造林地，加上南迴鐵路施工道路穿過部落，將遺址分為兩半。目前遺址上只留下幾堵石牆。 |

| | |
|--------|---|
| 中央隧道東口 | 位在安朔溪畔，火車一出隧道，立即是跨越安朔溪的高架大鐵橋，景象十分壯觀。 |
| 安朔村 | 原稱阿塋衛社，是從山上的舊阿塋衛社遷移下來的聚落，後來又加入來自西部內文群根也然社與麻里巴社移民，形成新村落。 |

三、調查範圍與研究方式

調查範圍

本計劃的調查範圍為「崑崙坳古道」與附帶調查的「阿塹衛古道」，沿線的原住民部落、清代營盤與日治時代警備道路的史蹟。

地理上為崑崙坳古道所通過的中央山脈南段，西部的衣丁山西稜，來社溪與七佳溪流域，以及東部的衣丁山、大里力山東稜，金崙溪與其上游的主要支流那保那保溪流域。

另外，附帶調查的阿塹衛古道所通過的中央山脈南端，茶留凡山兩側，西部的枋山溪與東部的安朔溪流域。

歷史上為自荷治時代、清代、日治時代至現代，外來人口、治權對本區的影響。族群上為中排灣族與東排灣族。

行政區域為屏東縣來義鄉、獅子鄉與台東縣金峰鄉、達仁鄉。

調查方式

本計畫的調查方式，是以文獻蒐集、閱讀、研判為起點，配合十餘次的實地踏查，了解步道路線、途中的景觀與步道現況，並訪談排灣族頭目、長老、知識份子與漢人造林工人等，綜合所有資料，完成研究調查及分析與建議。

以下為主要參考文獻與訪談耆老的重要紀錄。

主要參考文獻

荷治時代

1. 《巴達維亞城日記》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紀錄，1624~1641年

清治時代

1. 《台灣府志》高拱乾，康熙34年，1695年
2. 《諸羅縣志》周鍾瑄，康熙56年，1717年
3. 《台灣使槎錄》黃叔瓚，雍正2年，1724年
4. 〈清代軍機處月摺檔〉，故宮收藏原始文件，同治12年~光緒20年

5. 《巡台退思錄》，劉璈，光緒元年~11年，光緒15年出版，1889年
6. 《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羅大春，光緒元年，1875年
7. 《全台前後山輿圖》夏獻綸，光緒4年，1878年
8. 《全台前後山輿圖並說》，余龍，光緒4年，1878年
9. 《台灣輿圖並說》夏獻綸，光緒5年，1879年
10. 《台灣日記與稟啓》，胡傳，光緒18年 1892年
11. 《雲林縣采訪冊》倪贊元，光緒20年，1894年
12. 《台東州采訪冊》，胡傳，光緒20年，1894年
13. 《全台遊記》，池志澂，光緒20年，1894年
14. 《鳳山縣采訪冊》，盧德嘉，光緒20年，1894年
15. 《台東志》，陳英，光緒22年，1896年

日治時代

1. 〈台灣東部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鳥居龍藏，1897年
2. 〈南部台灣蕃社探險談〉，鳥居龍藏，1899年
3. 《台灣志》，伊能嘉矩，1902年
4. 《台灣蕃人事情》伊能嘉矩，1902年
5.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篇》台灣總督府台灣舊慣調查會，1918年
6. 《平埔蕃調查書》原稿，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警務課及各廳呈報，1909-1910
7. 《台東管內視察復命書》，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1912年
8. 《蕃族調查報告書》共8冊，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1915年
9. 《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1918年
10. 《理蕃誌稿》共5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1938年
11. 《瑯嶠——帝國最南端の實地見聞》，藤田捨次郎，1922年
12. 《生蕃傳說集》佐山融吉、大西吉壽合著，1923年
13. 《中央山脈橫斷》，入澤片村，1927年
14. 《台灣の蕃族》，藤崎濟之助，1931年
15. 〈台灣の土俗、人種〉，移川子之藏，1930年
16.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子之藏，1935年
17. 《台灣蕃界踏查記》吉川貫二編著，1941
18. 《高砂族の祭儀生活》，古野清人，1940年

19.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共 4 冊，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4-1942 年
20. 《高砂族調查書》共 6 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6-1938 年
21. 《高砂族授產年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6-1941 年
22. 〈台灣地名釋義〉安倍明義
23. 《理蕃之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35~1939
24. 〈荷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中村孝治，1936-1938
25. 〈台灣 ハイワン族に行はれる五年祭に就て〉，宮本延人，1934 年
26. 〈蕃界南路山と海〉，國分直一，1935 年
27. 《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1942 年
28.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 年
29. 《高砂族ハイワンの民藝》，小林保祥，1944 年
30. 《台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第一報）》，千千岩助太郎，1948 年初版
31. 《台灣高砂族の音樂》黑澤隆朝，1973（日治時代調査）
32. 《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896 年
33. 《五萬分之一台灣蕃地地形圖》，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0-1918 年
34. 《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24 年
35.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陸地測量部，1929-1938 年
36. 《五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圖》，台灣總督府，1938 年

近代文獻

1. 《台灣番政志》伊能嘉矩等著，溫吉編譯，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年
2. 《排灣族史篇》童春發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3. 《屏東縣鄉土史料》，台灣省文獻會
4. 《高屏地區先民信仰之口述紀錄》，吳東南手稿
5. 《台東縣史：觀光篇》，台東縣政府，2000 年
6. 〈來義遺跡〉高業榮、何政廣等，藝術家雜誌第 18 號，1976 年
7.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注，遠流出版
8. 《台灣踏查日記》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注，遠流出版
9.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注，遠流出版
10. 《台灣百年前的足跡》楊南郡著，玉山社出版
11. 《台灣百年花火》野呂寧等合著，楊南郡譯註，玉山社出版
12. 《台灣百年曙光》移川子之藏等合著，楊南郡譯著，南天出版，2005 年

13. 《台灣原住民族祭典的盛會》王煒昶著，南天出版，2004 年
14. 《排灣族的琉璃珠》許美智著，稻鄉出版，1992 年
15. 《排灣族的衣飾文化》李莎莉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1992 年
16. 《排灣族文化之田野研究及其對國小社會科課程設計之啓示》
陳枝烈著，1995 年
17. 《排灣族古樓村圖文誌》洪國勝著，1998 年
18. 《排灣族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葉神保著，2002 年
19. 《排灣族來義村的歌謠蒐集與整理》周明傑著，2004 年
20. 《九十一年度原住民地區舊聚落資源調查計劃》劉吉川著，2004 年
17. 《台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美國陸軍航測圖，聯勤測量處複製，1956~1958
18.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85 年
19.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96 年
20. 《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96 年
21.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上河文化，2000 年
22. 《台灣地名世紀滄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編，1996 年

田野調查訪問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獅子鄉內獅村、楓林村、牡丹鄉內文村、東源村以及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金峰鄉金崙村、歷坵村、土坂村等村落，訪問頭目、耆老、村長、校長、議員、鄉公所人員、林班工作人員數十人，以下為重要的報導人：

高武安(79 歲，來義社頭目)

1. 頭目高武安 (Tjivuluan Rovaniyau) 生於舊來義，父親 Alusagal 是舊來義頭目，母親 Rumulman 是舊古樓頭目女兒。日治時代當過來義社日警駐在所警丁3年，曾參加警察學校講習班，畢業後具有乙種巡查資格，日本警方有意栽培，但是本人有頭目身分，當巡查後隨時會因為職務關係被調動，警察身分有礙於頭目所司職權，因而拒受派令，把制服擲回

- 給警方。擔任警丁時兼任 教育所教師，所以薪水比一般警丁更高。
2. 清代崑崙坳古道「內社營盤址」位於自家的一塊耕地上，地名叫做 Jaramis。當年（指同治13年，1784年），清兵開路至舊來義，帶兵的官員向高先生的祖先第9代頭目Januvak借地興建營盤，頭目欣然同意。清兵和排灣人彼此和好相處。
 3. 確實有某一個清兵與排灣女子戀愛，生下一女，但是清兵向山區移動而分手。
 4. Jaramis 這塊地約有 1-2 分地大小，留有清兵營房人字形疊石屋基，但是 10 多年前整地種芒果、花生、芋頭、地瓜時，屋基、圍牆曾受到破壞，目前只遺留一點疊石遺跡。整地時發現大量清兵所遺留彈頭、陶瓷碗盤碎片，以及骨頭。
 5. 出示一把祖先所遺留的 Milimiligan神刀(kris)。刀身生鏽破損，但青銅器刀柄完好，上有人頭、人臉雕刻。（按 kris匕首是頭目家代代相傳的傳家寶。Kris 的出處，經鹿野忠雄的考證，是起源於印度，傳布到中南半島的古物，據猜測是排灣族移入台灣的年代從海外帶進來的。）這把 kris 刀是 Rovaniyau 頭目世家的傳世家寶。
 6. 關於舊來義結社、遷徙歷史，依照年代的順序，羅列如下。來義社 (Chalaabus)和別社不同，記憶只能溯及最早的舊來義社址。
 - 甲、舊來義社 (Chalaabus)（祖址在上方，有石棺出土），
 - 乙、遷至 Bum-busu（比舊來義更高山頂那裡），
 - 丙、遷至 Darumak（在平和社 Piuma 的下方），
 - 丁、遷至 Jajultan（丹林社西方，林邊溪南岸），
 - 戊、因洪水，遷至 kubuji（頭目高先生家背後久保山北稜，地勢平坦，從舊來義有車道可通。那裡是部落的耕地，舊來義社遷村以後被收歸國有林班地。Kubuji 就是日本文獻上所稱的Kopoji。）
 - 己、從 kubuji 遷出，部分遷回舊來義，部分遷往望嘉社和自鷺社。
 7. 舊來義 Rovaniyau家系在早期年代遷至南方內文群所在地，也稱 Rovaniyau 家系頭目。與北方 Kabiyanan 社(佳平)頭目家有親戚關係，如佳平社頭目 Alin-in 是高先生（來義頭目）的表兄弟。
 8. 清代崑崙坳古道「雙溪口營盤」址，位於合流點東側，內社溪北岸，與

- 義林隔溪相對，距內社溪來義橋約 50 公尺。排灣地名叫 Baburongan 含義是「埋伏之地」。日治時代日人在清代遺址上，建築養蠶房舍，獎勵排灣人養蠶。該地目前是排灣人阮宗正 (74歲)在使用，種小米、地瓜。
9. 日治時代「內社神社」位置在雙溪營盤址北邊較高的平台。日治時代高武安在來義（內社）駐在所附設教育所擔任教師，常帶學童來參拜神社。這裡距離來義舊社很遠，但是，每年重要的節日，日警、社眾及學童，都必須依照官方的規定，長途跋涉來參拜。
 10. 無論清兵或日人，都選擇近雙溪口的北岸平台，作為營盤、神社、養蠶所的基地。此地在地形形勢上，扼住向東進入來義社、古樓社，向北進入Toaau 社（托阿沃社 / 大後社）的要衝，類似關口。
 11. 雙溪口營盤址與神社，都是屬於高先生頭目家的土地，也就是來義社 Rovaniyau家傳統的領地之一。
 12. 來義社只有 Rovaniyau 一個頭目家系。古樓社卻有三個頭目家系，其中一個是曾傳至內文群的 Cholun 家系，頭目家系間彼此都有親戚關係。
 13. 民國 43 年，舊來義社遷村至目前的來義村位置，當時沒有古蹟保存的概念，遷村時將舊屋的大石板、雕刻木樑柱等都拆下來使用，舊社址目前荒廢，無人居住。
 14. 屬於舊社小社的 Chingasan（真雅社）也在同時遷村，舊址目前為造林地。
 15. 關於箕模人，近代學者的研究並不正確。真實的狀況應該是：
 - * Chimo 是排灣族階級的稱呼，他們的祈禱方式與一般排灣人不同，Rovaniyau 家系即是屬於箕模人。
 - * 屬於頭目與貴族的箕模人，經過 6 代以後，除了繼承的長嗣一支外，都變成一般排灣平民。
 - * 箕模並不是另外一種民族，在舊來義社也並非隔離居住。

羅木蘭(52歲，古樓社頭目)

羅木蘭(Galaigai Chulivokan)女士是古樓社 Chulivokan 家系第 13 代頭目。訪談內容如下：

1. 羅木蘭頭目表示，Chulivokan 是台灣西部唯一代表古樓社的頭目家系。另一個頭目家系 Ladan，遷居於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現任頭目是第 16 代的 Balu Ladan (漢名：陳枝仔)。
2. 枝仔是羅木蘭高祖父的弟弟所傳下來的另一支頭目家系，他們雖然在日治時代聽從日警安排，遷居到台東土坂，但是與西部的頭目家系仍舊維持親密的關係，陳枝仔到西部參加五年祭時，都是住在羅木蘭家，羅木蘭稱她為 Vu Vu (祖母或其他女長輩的敬稱)。另外，土坂村包姓頭目，也是 Ladan 家系，但是在更早的年代就搬到東部。
3. 古樓舊社原本還有一支名為 Giring 的頭目家系，早年 Giring 族人勢力龐大，幾乎佔古樓社人口的一半。但是在某次五年祭活動之前，Giring 家族的兩兄弟為了刺竿的長短而爭執，結果互相持長竿刺殺對方而同歸於盡。因為違反祖訓，Giring 家族遭受放逐的命運，其後代曾遷移至南勢湖，但不被當地人接納，再遷往七佳、南和等地居住，勢力日漸衰微。
4. 今年 10 月 26 日~30 日，古樓村將舉行五年祭，目前正在忙於籌備工作，這是羅木蘭女士繼承其父親的頭目職位後，第二次舉辦的五年祭。目前住在南和村的古樓社後裔胡美金，是自稱為 Giring 家族頭目吳開花(已故)的外甥女，也自稱為 Giring 家族的頭目繼承人。南和的族人將在巫婆的帶領下，來古樓村參加五年祭，但是不能參與主持祭典。
5. 羅木蘭頭目的母親來自來義社頭目家系，其祖母來自古樓社頭目家系。現任來義社 Rovaniyau 家系頭目高武安是羅木蘭的堂伯，古樓與來義兩頭目家族是親戚。
6. 古樓社與來義社，於民國 46 年分別遷移下山定居於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與春日鄉南和村。遷村時，羅木蘭的父親，當時的古樓社頭目，特別雇工將道路修好，因此可以將舊部落的重要文物例如祖先像石雕、雕刻的屋簷板等搬下山來，安置於頭目家靈屋與前院。

羅木蘭頭目說起古樓村（新古樓）舉辦五年祭的緣由：

1. 民國 46 年，古樓社在國民政府的政策下，開始遷村到平地古樓村現址，當時只有部分社眾先遷下來，直到民國 49 年才完成全部的遷村。
2. 遷村後農作物常遭蟲害，收成很差，加上居民思念山上的日子，很多人罹患精神病，當時的頭目（羅木蘭的父親）主張要恢復舉辦五年祭以撫慰祖靈及村民。
3. 民國 54 年舉辦遷村後第一次五年祭，祭典的場地在頭目家的田地上（位在羅木蘭家東南方不遠處，當地有二座古樓創社祖先的小靈屋）
4. 五年祭應該在天未亮即開始，第一球刺出時應是面對初昇的陽光，但是現代人起的較晚，明天大約五點半可到她家，觀察五年祭的準備工作。

高主任解說五年祭的緣由如下：

1. 傳說五年祭原本是三年祭，相傳在神權時代，古樓社的創設祖先里莫基，與創世神相約每三年一會，以焚燒小米稈和豬脂的青煙為號，引領祖靈降臨與後代子孫相會，刺球活動就是為了愉悅祖靈而舉行。
2. 某次祭典前，頭目家族的兩兄弟為了誰該拿最長的刺竿而爭執，憤而持刺竿互相刺殺而雙雙亡故，因而停辦祭典五次（15 年）。
3. 停辦祭典後部落諸事不順，後來有位通靈的巫師，傳達創世神的指示，要部落恢復祭典，為了與先前不祥的三年祭區隔，而舉行五年祭。
4. 五年祭期間有許多禁忌，例如不可抽煙、不可收割黃麻、搓麻繩、刺繡、織布、不可攜帶刀械進入刺球場、女性不可進入刺球場，參加刺球的勇士也要禁慾等等，以防止惡靈附身。

陳枝仔（70 歲，土坂 Ladan 家系頭目）

1. Balu Ladan（陳枝仔）誕生在古樓社，7 歲時隨父親翻過中央山脈遷村到東高社，19 歲時，遷到土坂村現址。
2. 土坂社在日治時代人口很少，其頭目包家與古樓社有姻親關係，因此向警察請求，希望古樓社姻親能遷來定居。當時，第 15 代頭目 Tsumako Ladan 答應日警願意遷來，事後發現新居地東高社地理位置偏遠，非

常後悔，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民國 42 年，因東高社土地狹小，再度遷社到土坂村現址。

3. 當年從舊古樓社共有 74 戶隨頭目東遷，遷移前先慎重祭祖，用占卜的方式，將祖靈認可的東西包括陶甕、石板、簷板、石刻祖先像、祭祀用小米酒筒、靈石等搬到新家。
4. 在新家建立祖靈屋，保存了古樓社的傳統。
5. 出示古樓社舊部落地圖，古樓社原有 409 戶，是台灣高山最大的部落。

邱玉英(71 歲，近黃社 Devonafnafker 家系頭目)

1. 近黃原本並無部落，日治時代在此設近黃駐在所，將鄰近小社遷來，統稱近黃社。從前近黃駐在所有巡查部長 1 人、巡查 2 人及警丁 3 人。
2. 邱玉英家族於民國 43 年，從近黃遷村到 Sabulu (新興) 現址。
3. 在近黃的屋舍都是用石板所建，目前還有殘牆屋基，目前全村每年都組隊回舊部落砍草 2 次，祭拜祖先。
4. 新興村不舉辦五年祭，但由 8 個頭目輪流，每年 8 月舉辦豐年祭。

利來財(60 歲，近黃社頭目)

1. 利先生當年住在新近黃社主部落 Kaliyaban 時，每天要走 1 小時路到 Babikal 新近黃小部落的蕃童教育所上學。因此，9 歲才上學。
2. 新近黃社主部落 Kaliyaban，是在昭和年代，在日警主導下，分別從 Tobirou 舊社、Naponapo 舊社、Kinilukuran 舊社遷移來此，因此稱為 Kaliyaban，意思是「許多住戶集中於此」。
部落內共有 3 個頭目。Kinilukuran 是舊近黃社，近黃可能是閩南語發音的 Kini。
3. Babikal (新近黃小部落) 是由 Tsujakasu 諸野葛社遷來，因此只有一個頭目。雖然部落較小，但是近黃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設在此地。
4. 民國 42、43 年，新近黃社的兩個聚落，在國民政府主導下，遷村到金峰鄉新興村。
5. 民國 86 年起，村民開始舉辦每年一次的返鄉祭祖活動。族老帶領年輕人返回新近黃社除草整理舊家。因為距離較遠，並沒有回到 Tobirou 舊社、Naponapo 舊社、Kinilukuran 舊社與 Tsujakasu 舊社。

6. Tobirou 吊橋與近黃吊橋之間的坡地，並沒有部落遺址。之前 12 月中 調查時所看到的屋舍遺跡，是林務局造林工人的工寮。

左玉輝(金峰鄉代副主席)

1. Babikal 社，又稱新近黃社，是日治昭和年代，從崑崙古道上的諸也葛社遷來 20 多戶，與舊近黃社遷社來此的住戶形成一個新社，新的近黃駐在所也設在此處。
2. 金峰鄉公所準備利用這一片土地，以公共造產的方式，建設附有民宿和停車場的溫泉遊樂區。因為前往近黃與都飛魯也溪溫泉的遊客，都必須將車輛停放在此，然後徒步前往，因而此地具有觀光發展的潛力。
3. 這一塊地俗稱「山豬郎」，因為從前曾有一位名為陳夕晃，綽號山豬郎的人在此建屋養山豬，因此以此為地名。目前這一片寬平的土地，隸屬於金峰鄉鄉公所的保留地，因此山豬郎已經遷往下游處，繼續養山豬出售。
4. 金崙溪朝北岸的低位河階屬於 20 林班地，日治時代曾設為水道農田指導園。

沈清波(55 歲，古樓社祭司)

1. 沈清波(54 歲，Gabon Gaulugan) 是繼承其哥哥沈清良成為祭師，(沈清良因為腳疾，無法在擔任祭師職務) 沈家 Gaulugan 家系是古樓社世襲的祭師，他從小耳濡目染，不必另外學習就能擔任祭師職務。目前古樓村舉辦的祭典只有五年祭、六年祭(又稱五年後祭，是送神祭，儀式與五年祭差不多，但是沒有刺球活動) 及收穫祭(中秋節)。
2. 祭典時，用豬頭、脊椎骨一節、肋骨一根、腳骨，即可代表一隻豬。
3. 五年祭最長的刺竿，應是 Gaulugan 宋家(創造五年祭刺球活動者) 與羅家(頭目) 輪流持有，但大部分都是代表羅家。另外，刺竿上有百步蛇紋的稱為 Gaus，是代表大武山的，由最會打獵的英雄所持。
4. 參加刺球的勇士，在未來一年內(五年後祭，或稱作六年祭之前)，如果打獵有收穫，要將獵物的一條後腿送給頭目。
5. 過去在舊古樓社居住時，如果打獵有收穫，在回部落前到達往古樓社的叉路口(現在叉路的東邊一點)，就要朝向部落的方向大喊一聲：Kumalats!，讓部落的人聽到了歡喜出迎。

吳國風(88歲，森永村排灣族耆老)

1. Gulili Vavavalu 原來住在 Tarilik (大里力) 社，大穀駐在所下方。
2. 日治時代大里力社、近黃社、諸野葛社，都屬於土坂監督所管轄。
3. 清代的諸也葛營盤很大，基地整得很平坦，石造的高牆很高而且堅固。
4. 從前，大里力社人購買重要的東西要到潮州，去時，在古樓社過夜，然後走崑崙古道到潮州過夜。回程時一樣必須在古樓社過一夜。
5. 大里力社人將山產、藤、薯榔，揹到土坂販售，然後帶錢去潮州買鐮刀、農具、斧頭、棉被、花布、火柴等。
6. 日治時代森永星の園株式會社及鹽野義藥廠，在森永一帶開闢農場，種植咖啡、可可及規那，但是種植並不成功，Gulili Vavavalu 於民國 40 年搬到森永時，田園都是一片荒廢。

陳美蓮(內文社 Rovaniyau 家系頭目)

1. 董實(61歲，排灣名 Zonok Chabai)，原為內麻里巴社人，民國 36、37 年遷至現地。其父親 Sawulu Chabai 在遷村時意外死亡。
2. 陳美蓮的祖母原是內文社的大頭目，其入贅的祖父陳村成原本是日治時代的乙種巡查。光復後被強迫遷村時，因為政府害怕祖父會帶領村人反抗，所以單獨一戶被遷至麻里巴人居住的牡丹鄉東源村，而不讓他與部落的人同住在獅子鄉內文村。
3. 民國 38 年 228 事件時，祖父與父親被帶走，家中文物包括石雕、木雕、以及大頭目的傳家寶，三支 Kris 青銅匕首，全部都被沒收。據說現存於台灣國家博物館。

張平和(60歲，內文村長)

1. 內文部落是在民國 36、37 年遷至現地。其中 Rovaniyau 頭目一家，單獨被強迫遷至牡丹鄉東源村，原因是頭目勢力龐大，政府不願意讓他影響社眾。目前的頭目是陳美蓮，住在東源村 93 號。
2. 從前從舊內文社來回枋山，是一整天的路程。

陳萬金(62歲，內獅村長)

1. 目前內獅村到老內獅社有林道可通小卡車。之後可乘機車通霧里乙

社，再步行約一個多小時即可到內文社。

2. 民國 60 年代，陳村長夫婦從內獅村出發，上山採黃梘子，一天之內可以從內獅村到中央山脈分界點。
3. 南迴鐵路興建時，陳村長是嚮導兼工頭，幾乎每天都走阿塋衛古道去工作。
4. 陳村長本人因為腳疾，無法陪我們去勘查，但是他的堂哥周朝明，從前是獵人，熟悉山區，陪我們前往。

周朝明(73 歲，內獅村耆老)

1. 周朝明出生於內文社，就讀於內文社蕃童教育所，當時教育所附近住家毗連，形成一條街道，其餘住家都是散居。
2. 內文社有兩個頭目家族，Rovaniyau 在部落北方較低處，Chorun 在部落較高處，上面是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最上方是神社。
3. 從前每年收成時，除了自家一年所需的糧食外，其餘的都要交給頭目，但是荒年欠收時，不但不必給頭目，反而可以從頭目那兒得到食物。
4. 打獵有大收穫時，例如捕獲山豬、鹿、山羊時，要給頭目一條後腿，但是獵獲小動物則不必給。
5. 頭目也要撫恤孤兒寡婦，或貧窮無依、生病的人，在節慶時，也要捐出豬與小米、芋頭乾、小米酒等，供全社享用。因此，大家都是心甘情願的交「稅」給頭目。
6. 從前的主食是芋頭，小米是爲了作酒和 Kabi(一種以月桃葉包成長形，類似粽子的食物)，芋頭烤乾後打碎泡軟，是作 Ginafu(另一種類似粽子的食物，碎芋頭內包鹹魚，外包假酸漿葉與月桃葉)的材料。地瓜也是當時的主食之一。
7. 泡軟的碎芋頭乾也是製作 Valern 的材料，生豬肉用鹽抹勻，放進泡軟的芋頭乾內，大約醃一星期，就可以得到酸味十足，最受排灣人喜愛的醃豬肉 Valern 了。
8. 從前，從內文到枋山買賣東西，是一天來回的路程。賣的是獵物、黃藤等山產，買的是火柴、煤油、鹽、衣服等日用品，當時，豆豉、米粉這兩樣漢人的食品最受喜愛，被視爲宴請貴賓的奢侈品。
9. 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陸軍的「山中部隊」駐紮在內文一帶，部隊分爲四個分部：「本部隊」駐紮在內文社，以內文教育所爲辦公室。

「紅葉分隊」駐紮在根也然社。「桂分隊」駐紮在加芝來社。

「樁分隊」駐紮在阿朗衛古道所經過的 Aluchilu 休息處。那裡位在稜線上，可展望整個枋山溪谷。只要美軍從枋山海岸登陸，就可發現而展開攻擊。

10. 內文社因駐有部隊，特別起造大規制的神社。當時內文一帶奉派到南洋的高砂義勇軍，出發前也都要來此參拜祈福。

葉進福(79 歲，安朔村耆老)

1. 葉老先生是內麻里巴社人，6 歲的時候被送到內文社去幫忙親戚照顧嬰兒，直到 8 歲才回家。當時，從內文到內麻里巴，走路需要 3 小時，有吊橋跨越枋山溪，日本警察道路平整好走。
2. 葉校長的母親是根也然社人，根也然是排灣族內文群南遷的第一個停留站，當年與內文社之間也有警備道路與吊橋相通，步行時間約 1 小時。
3. 昭和 13 年（1938 年），在日警主導下，內文群的根也然社與外、中、內麻里巴社等部落，翻越中央山脈，遷移到阿塋衛溪（安朔溪）下游。葉老先生隨家人搬運家當，在途中過了一夜，才到達阿塋衛社（安朔社），在此之前，原在山上的阿塋衛社已遷村至此。
4. 翻越中央山脈的越嶺點是茶留凡山北鞍，那裡是個風口，因為風很大，所以稱為 Julu Valivali，Julu 是地方，Vali 是風，Valivali 表示風很多（風很大）之意。
5. 內文社在清代原稱內龜紋社，排灣名是 Juwa Guvung，Juwa 是指地區，Guvung 是水源，表示這是有水源的地區。

葉神保(大武國中校長)

1. 葉校長的母親是內文 Kinajan（根也然）社人，於日治時代昭和 15 年，當她 5 歲時，在日警安排下東遷。當時，日人原本要將內文社遷至靠海邊的南田，族人不願意，而執意遷到原為 Rovaniyau 領地的安朔村現址。遷村時，族人攜帶大批家當，沿阿塋衛古道走 18 小時，才到達安朔。
2. 原在山上的阿塋衛社，早在大正 9 年（1920），已經遷到安朔村現址，當時也叫做阿塋衛社。

3. 阿壘衛的原住民發音應是 Aljungits，意思是由小物集成大物，也就是說，是由許多小社所組成的大社。
4. 民國 80 年代之前，陸軍野戰部隊經常從枋山走阿壘衛古道到安朔，夜晚借宿於大武國中。
5. 從前，排灣人在秋季時，會出動到平地搶奪財物，稱為 In Ilavas，葉校長家中即有一個年代久遠的閩南式櫥櫃，相傳是祖先在內文社時搶奪所得，外祖父不辭路途遙遠，自內文社搬到安朔。

廖光亮(42 歲，陶藝家)

1. 廖光亮(42 歲，Churui Rovaniyau) 出生於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是排灣族內文社 Rovaniyau 家系女頭目陳美蓮的表弟。
2. 陳美蓮的祖父陳新誠，於日治時代擔任內文警官駐在所乙種巡查。昭和 18 年(1933)的照片顯示，他是警官兼教育所教師，日本名字叫做奧村さん，他是廖光亮的外祖父。
3. 廖光亮的媽媽出生於昭和 17 年(1932)。昭和 19、20 年(1934、1935)，內文社大頭目和部分社眾，在日本理蕃當局的規劃下，遷村至現在的獅子鄉內文村，戰後不久，頭目一家遷入牡丹鄉東源村，東源村是麻里巴社群的遷徙地。
4. 陳美蓮的祖父(當時的頭目)、父親、叔父，於 228 事件時，遭受當局逮捕、拷問，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推究原因是頭目曾任日本警官，平日都講日語，且在族群中保有勢力，為國民政府所疑懼，故藉機將其殺害。
5. 關於內文社頭目家中的文物去處，在日本戰敗前一、二年的遷村時，日本警方將大頭目家中的大型文物如祖先石雕像、簷衍板木雕刻精品，沒收後交由台北帝國大學收藏。小型文物如琉璃珠、銀飾、貝飾、刺繡服飾等，則由頭目的女兒(廖光亮之母)保管。當年遷居至東源村時，賣掉部分文物籌錢購地，其餘的小文物目前收藏在廖光亮家中。

四、崑崙古道開路歷史沿革

牡丹社事件

同治 10 年（1871 年）11 月初，琉球宮古島船隻遇颱風損壞，船員 69 人漂流到台灣東南海岸，觸礁船破。11 月 6 日，他們試圖從八瑤灣登陸時溺斃 3 人。其餘 66 人上岸後，先是被搶奪衣物，繼而其中 54 名被牡丹社和高士佛社人殺害。

其餘 12 名倖存者，被漢人搭救收容，並護送他們到台灣（台南），由台灣道夏獻綸安排送回故鄉。

生還者回到琉球後，報告這一件慘案，當時自認為琉球宗主國的日本，派使者向清廷要求賠償。清朝官吏以後山生番是化外之地，不歸朝廷管轄為理由，試圖敷衍推託責任。

這一番推託的說辭，激起了日本的野心，認為既然不歸清國管轄，那麼日本也可以取來作為殖民地。

同治 13 年 3 月 22 日（陽曆 1874 年 5 月 15 日），日本征台軍 3,658 人，搭乘軍艦 5 艘、運輸船 13 艘，在西鄉從道中將的率領下，從屏東縣車城瑯嶠灣登陸，準備討伐牡丹社群排灣族，此舉引起清廷緊張和國際爭議，世稱牡丹社事件。

日軍於 4 月 7 日（6 月 2 日）分三路發動大規模攻擊，很快的就攻下並焚毀牡丹社、竹社、高士佛社、女乃社等部落。發動攻擊之前，日軍誤判，把走在四重溪的石門溪床，準備出來談判的牡丹社頭目阿祿與其兒子以亂槍射死。

完成報復行動後，日軍卻不準備回國，反而駐營於龜山，並且與聞風歸順的其他部落頭目結交，招撫他們脫離清廷統治，歸順日本。

爲了處理這個緊急的變故，4 月 14 日，清廷特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東渡台灣，辦理台灣海防。同時，開始制定開山撫番的政策，希望藉此充實台灣後山防務，以斷絕日本人的覬覦。

開山撫番政策

開山撫番政策的意思，就是廢除長久以來嚴禁漢人入山，以土牛、隘丁防堵「番人」下山的封山政策。將原本視為寇讎，必須加以剿滅的「番人」，改為教化撫育。

其中，最重要措施，就是修築聯絡前後山的官道，如此，一則可以開發山地的珍貴礦產；二則可以讓漢人藉由此道路，移民後山，充實台灣東部的拓墾人口；同時，萬一後山有變故，可利用此路軍援。

沈葆楨所擬的開山撫番道路規制，大意如下：

平地路寬一丈，山蹊寬六尺為標準，俾便與馬通行。所用人力全係兵勇，蓋此次開山，實係改善交通與駐防、殖民兼具。以兵勇開路，沿途設置碉堡駐兵，既保障東、西部交通安全，又能防止「生番」破壞，使漢籍墾民自由出入於山區，往後山開墾。

沈葆楨用意頗深，開山撫番政策的實施，實際上是開鑿通往後山的官道，鼓勵後山殖民以加強國防，也就是一種武裝殖民。

南路率先開工的理由

同治 13 年 5 月，據清軍截獲的消息，日軍已派員到後山，準備招誘後山沿海各社，如阿塹衛社和台東卑南社，有意圖佔據後山的可能性。

欽差大臣沈葆楨急命候補南路同知袁聞柝，準備大量布帛酒肉，從安平乘船繞到台東登岸，招撫卑南社和呂家望社。

袁聞柝在卑南覓（台東）刻意結交頭目，回程時，帶回卑南社大頭目陳安生和其他 4 社頭目，一起走浸水營古道，經由水底寮返回鳳山郡城。

沈葆楨從陳安生獲知：東部卑南族和排灣族願意歸附清廷。沈氏認為：

後山其地對準鳳山，膏腴遠過瑯嶠，正倭奴目前所垂涎。由海道繞山南而東，輪船日半始至，陸道由下淡水穿山，百七十餘里可通；唯鑿險絕幽，頗費人力。

袁聞柝將陳安生等 5 名頭目送返卑南時，派兵弁隨行，命其尋找從後山同時開路，西出前山的可能性。

6 月初旬，袁聞柝派往卑南的兵弁回報，轉述卑南各社的意見是最好從西部起工。此外，台灣鎮總兵張其光從駐地居民獲知，從潮州方面開路，既成的道路平直，所以從西部開工比較順暢。

因為日軍還在台灣南部、東部伺機而動，沈葆楨認為三條開山撫番道路中，南路最為迫切，乃命候補南路同知袁聞柝，急募綏靖軍 500 人及土工 300 人，即日開闢南路（今稱崑崙古道）。

開工前夕，欽差大臣沈葆楨和福建布政使潘霽，派遣管帶綏靖軍袁聞柝為代表，在鳳山郡城備牲醴以隆重之禮，遙祭南台灣山神。「南路開山祭告山神文」中有關正要進行的開路細節，援引如下：

……自下淡水距埤南社，群峰刺天，大樑蔽野，百數十里，古無通者。惟彼番黎踴躍為我嚮導，千夫隨之。因建一營，曰綏靖師，特命聞柝率之東馳，左載鉏鋤，右挾劍鉞，開豁險阻，五里一塚，十里一塚。……

祭文中已透露重要訊息：綏靖軍從西部開向東部卑南，開路過程中幸有排灣族自願協助，踴躍擔任响導，而綏靖軍清兵則帶著武器戒備，也使用工具開鑿險路，所開的越嶺官道上，密集設營哨防守。

福建巡撫王凱泰有詩「詠赤山卑南道」：

雙溪迤邐轉崑崙，直向卑南問水源，正是艱難初著手，如何此事不推袁。

並自行加註：

袁警齋司馬（袁聞柝）南路開山，由雙溪口至崑崙坳入卑南，山徑崎嶇。緣上年情勢，不能不於此路先開。

所謂「上年情勢」就是指牡丹社事件後，日人賴著不走，並且在南部蓋營房、挖壕溝，準備長期佔領南台灣的危急情勢。由此可以知道崑崙坳古道，何以必須率先開工的理由。

崑崙坳古道開工

同治 13 年 7 月，南路「赤山、卑南道」正式開工。候補同知袁聞柝親自督導兵工，從鳳山郡城出發，至赤山（屏東縣萬巒鄉）安營。從鳳山郡城至赤山，原本已有官道，因此，崑崙坳古道計算里程，一般都是由赤山起算。

赤山位於山腳，是西拉雅係馬卡道族的村落。清兵從赤山向南拓修經佳匏朗（新厝）、新置等馬卡道族往來行走之路後，沿林邊溪朝中游東行。

8 月，清軍在雙溪口設營。8 月 8 日，來義社和古樓社頭目帶領 200 多名社眾，來袁聞柝軍營領取開路工具，表示願為前驅。

東部的卑南社頭目陳安生，也同時帶領社眾，從東部循山關路，把路開到崑崙坳（古樓社一帶）迎接袁聞柝。不料，古樓社西南側的望嘉社排灣族，素與卑南社卑南族不睦，曾發生互殺情況。清軍擊退來犯者後，前進到來義社下方，設內社營。

沈葆楨恐怕袁聞柝孤軍深入，後援無計，另外命副將李光帶三哨兵勇，隨後進駐於雙溪口（來義社之西）；也命游擊鄭榮帶一營兵勇，進駐於內埔庄，使開路兵工無後顧之憂。

8 月 11、12、13 日，颱風侵台，內山風雨大作，營房和器具齊飛，停工數日，工程受阻。

9 月，兵工開鑿到崑崙坳（即古樓社北方）設營，之後，續於崑崙坳之東，設大石巖營，準備開始翻越中央山脈主脊。

開路過程艱險

由於崑崙坳古道是清兵所開的第一條山路，從雙溪開路到崑崙坳的路段，並沒有很好的章法。

爲了此事，台灣道劉璈特別寫了〈開山撫番條陳〉，摘其重點如下：

開路撫番，宜變通也。路不開通，番無由撫；番不通氣，路亦難開。山後分南、北、中三路，每路設立「開撫善後局」，委員督辦。各營均須添募竹、木、鐵、石各匠，以資應用。一應器具，由局預備。通飭各營，著落社首招僱沿路生番，每棚安插二、三名，附編冊中，教同工作。

番不愛錢，除日給兩飯外，布、米等項，酌給常數，以昭信賞。舉順其性，善爲誘掖，使樂於從事。番工飯費，報局另給。按番工之從違，定棚頭之功過，量予懲勸，以專責成。就其從工者推而廣之，邊撫邊用，以期漸進。開路須先視山勢，取過峽低平之處，作為定盤，不拘曲直橫斜，祇期行旅通便。

先日採定，量其難易丈數，按棚分段標記，各令照標承開，以免混錯。倘已開不便人行，儘可另開便路，不貴省工而貴適用。

路寬約須六尺，兩旁尤宜疏廓。山深箐密，在在逼人，須用火攻，揭除陰瘴。擬將路旁左右數十丈遠，豐草蔭木，先爲剪刈，浪暴林端，俟其風燥而燎之，俾道途開陽，既免行者股慄，亦免兇番伺害。

惟前營專管開路，勢難兼顧路旁，勢應責成後路分防營勇，分段照辦，遇有陡峻缺狹，逐加剴修。溪坑橋樑，隨地取造，工料應手，費亦無多，加派委員會同辦理。

再仿十里一鋪之意，於分防要區另築土堡，起蓋寮房。每堡擇一舍首，招令民番同住，委員監之。曉以路鋪生理，或充轉運巡防等役。

用意是指示開路原則，不僅是可通過而已，必須要「道路開闊、安全，方便人行」，同時開路完工後，仍需沿途設驛站，雇用漢人與原住民，在軍方的監督下，隨時修路巡防。

劉璈的見解雖然很好，日後日治時代的警備道路，幾乎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崑崙坳古道開路時，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的緊迫，幾乎無法做到。

開路隊入山越深，地形越險峻，沈葆楨在〈南北路開山竝擬佈置瑯嶠旗後各情形疏〉中特別引用袁聞柝的報告：

自崑崙坳至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督墜，山皆向北，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不能不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

袁聞柝中途暫駐的地方，位在金崙溪支流，那保那保溪上游，排灣族稱爲

Sajakulin 的地方，是翻過中央山脈後第一個平緩的小溪谷，之後的地形非常險峻，難怪勇兵不敢前行。這裡就是〈全台前後山總圖〉所稱的「屯兵空營」。

由於工程進行中，沿途各營哨需要留下一些兵員駐守，以確保後勤補給的安全。開路兵力逐漸不足。沈葆楨命總兵張其光，親率剛抵達台灣的兩營粵軍支援。

張其光於 9 月 12 日趕往內埔，駐兵於內埔，是為內埔大營。逐次調撥粵軍兵勇進駐南路沿線營哨。

10 月 1 日，張其光派副將李光率領振字前營，追隨開路隊至崑崙坳之東，袁聞柝的開路主隊（綏靖軍）才得以拔營東進。一邊開路，一邊分別設置坑底營、山頂營，10 月 7 日抵達諸野葛社，建立諸也葛營盤。

10 月 20 日，都司張朝光奉總兵張其光之命，率兩哨進駐於大石巖營，而另一個都司張天德，也率隊繼續前進，進駐諸也葛營，使原來在諸也葛營的袁聞柝主隊，得以繼續向東前進。

諸也葛營以下，是沿著蚶仔崙（金崙溪）溪岸開路，地勢平坦，只需砍除沿途雜草灌叢。從後面跟進的清兵，先後分批進駐於蚶仔崙（金崙溪）、大貓裏（太麻里）等海岸據點。

11 月，袁聞柝率隊抵達卑南覓（台東）。南路「赤山—卑南道」也就是現稱的「崑崙古道」，正式宣告完工。

光緒 4 年嘉平繪圖委員余寵查繪監刻的《全臺前後山輿圖》，所記載「赤山、卑南道」路程和沿線各營盤間距里數（清里）如下：

新地(新置) --7-- 雙溪口 --3-- 烏鴉立--2-- 內社（來義） --2-- 二營--27--
崑崙坳--10-- 大石巖 --5-- 屯兵空營 --15-- 坑底 --15-- 山頂--20-- 諸也葛
--32-- 後山海邊 --8-- 太麻里 --40-- 卑南覓

總計 186 清里（約 107.1 公里）

另外，據光緒 20 年，胡傳所著《台東州採訪冊》記載「赤山、卑南道」路程和沿線各營盤間距里數（清里）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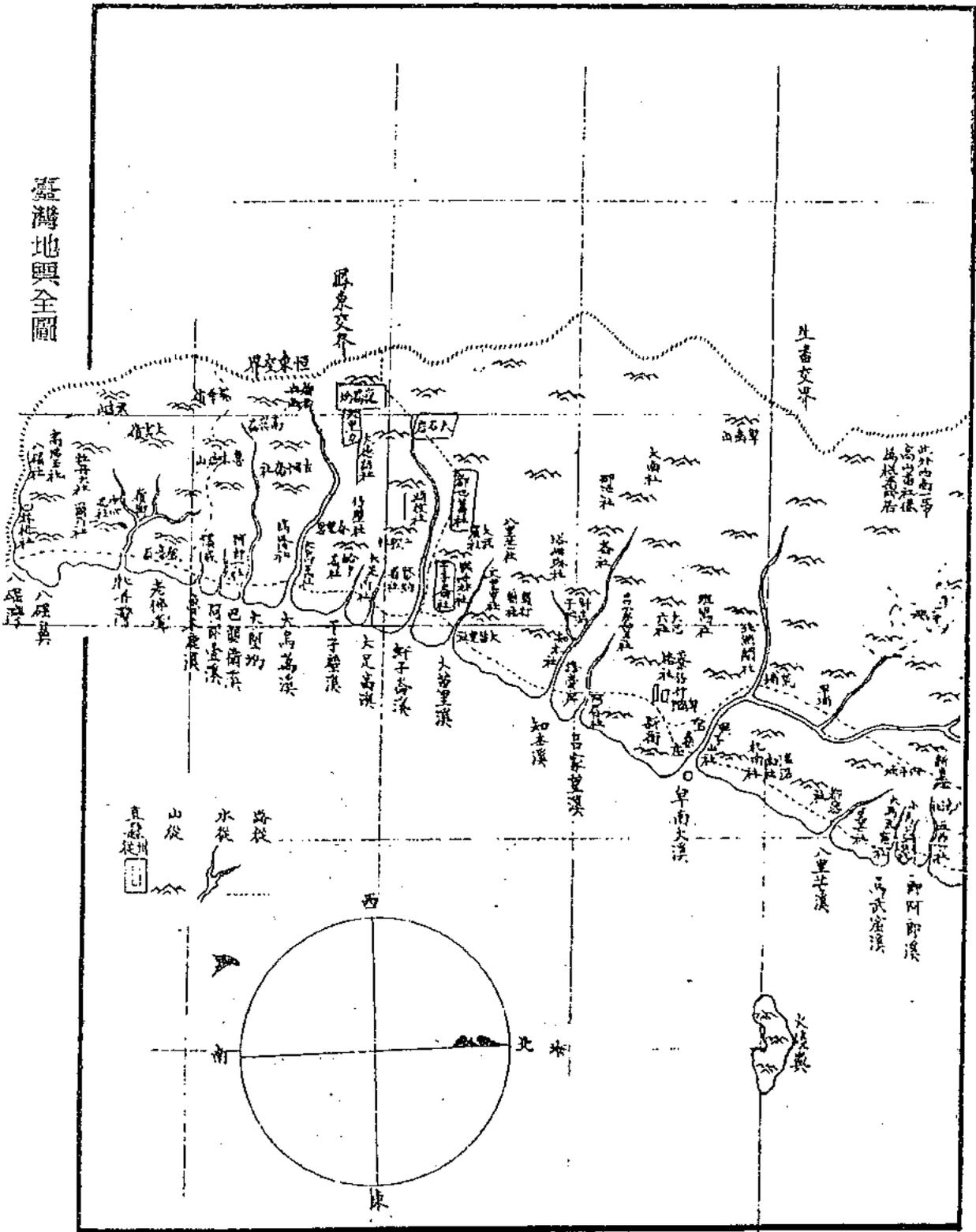
赤山 -15-- 雙溪口 --5-- 內社（來義） --15-- 崑崙坳（古樓） --10-- 大石巖
--40-- 諸也葛 --20-- 蚶仔崙（金崙） --13-- 大貓裏（太麻里） --25-- 知本
--20-- 卑南（台東）

總計 163 清里（約 93.9 公里）



一開路撫番宜變通也路不開通番無由撫番不通氣路亦難開
此大較也山後分南北中三路每路設立開撫善後局委員督
辦各營均須募竹木鐵石各匠以資應用一應器具由局預
備道飭各營着落社首招催沿路生番每棚安插三三名附編
冊建教同工作番不愛錢除日給兩飯外布米等項酌給常數
以昭信賞舉順其性善為誘掖使樂於從事番工飯費報局另
給按番工之從違定棚頭之功過量予懲勸以專責成就其從
工者推而廣之邊撫邊用以期漸進開路必先視山勢取過峽
低平之處作為定盤不拘曲直橫斜祇期行旅通便先日採定
量其難易丈數按棚分段標記各令照標承開以免混錯倘已
開不便人行儘可另開使路不責省工而貴適用路寬約須六
尺兩旁尤宜疎廓山深箬密在在偏人須用火攻揭除陰障擬
將路旁左右數十丈遠豐草蔭木先為剪刈浪暴林端俟其風
燥而燎之俾道途開陽既免行者股慄亦免凶番伺害惟前營
專管開路勢難兼顧路旁似應責成後路分段防營勇分段照辦
以均勞逸遇有陡峻缺狹遂加剗修溪坑橋簞隨地取造土料
應手費亦無多加派委員會同辦理再仿十里一鋪之意於分
防要區另築土堡起蓋茶房每堡擇一社首招令民番同往委
員監之曉以路舖生理或充轉運巡防等役計工傭值餌以使
宜俾資踴躍而利行人凡此皆並行不悖者是在措置合宜耳

清同治 13 年 (1974) 劉璈 (開山撫番條陳)



光緒 15 年 (1889) 《臺東直隸州後山全圖》顯示的崑崙坳古道

赤山、卑南道（今稱崑崙山古道）的開鑿，最大的特色，是西部方面有來義社和古樓社排灣族，自願協助袁聞柝的綏靖軍清兵，由西而東向中央山脈開鑿。

同時，東部方面，也有的卑南族卑南社大頭目陳安生，率領的社眾，自願從金崙溪上山，由東向西開路，雙方人馬在中央山脈衣丁山南側鞍部會師，可見開路成功，得力於排灣族與卑南族頭目與社眾的同意與熱心相助，與北路（蘇花古道）清兵一邊開路，一邊與泰雅族交戰之困境相比，簡直是雲壤之別。

崑崙山古道開通之後

南路崑崙山古道的開路工程期間，只有短的五個月，雖然說有原住民的相助，但是開通的路仍然是「鳥道一線」，一般人是很難行走的。

道路一邊在開，清廷一邊與日人和談。當時淮軍 13 營 10,970 人，在提督唐定奎率領下渡台待命，分別於枋寮、南勢湖、刺桐腳至楓港一帶海岸線，設堡屯守。但是，這支包括新銳洋槍隊的清軍，卻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命，不得與日軍交戰。

同治 13 年 9 月 22 日，清日簽訂合約，主要內容如下：

1. 清方承認日本所發動的牡丹社戰役是「保民義舉」，而非侵略行為。
2. 議定清方付給日方白銀 50 萬兩，其中 10 萬兩是給被殺害的琉球人家屬，作為賠償。另外，40 萬兩白銀，則是日本出兵與修路的軍費、工程費的補償金。
3. 日方退兵日期訂為同治 13 年 11 月 12 日（明治 7 年 12 月 20 日），在此之前，50 萬兩白銀須先收到。

同治 13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天皇派專使到台灣，正式傳達撤軍命令。12 月 27 日，日軍全部撤離位於車城龜山的大本營。

因為日軍的撤離，開山撫番及後山防務，已經沒有原本的急迫性。加上南路同知袁聞柝，在開路時染上瘧疾，抵達台東時是被抬著走的。開路到卑南，任務已完成，立即告假乘船回鳳山郡城就醫。因此，崑崙山古道在宣告開通後，幾乎就沒有後續的動作。

崑崙山古道完工才一個多月，南台灣就發生獅頭社事件。事件平定後，沈葆楨於光緒元年 6 月，抽調總兵張其光轄下，原駐「赤山、卑南道」（崑崙山古道）上的崑崙山等處 4 營的兵力，移駐枋山一帶，接辦招撫排灣族事務。

崑崙山古道從同治 13 年 7 月開工（1874），到光緒元年 6 月（1875）被清廷放棄，全部時間只有 1 年。

獅頭社事件

欽差大臣沈葆楨爲了遏止日軍撤離以後，排灣族伺機反抗，曾調淮軍 2 營(1,000 人)分紮於統領埔(統埔)和楓港。楓港溪以北的內文群(Tsyakvukvun)獅頭社排灣族屢次出擊，狙殺刺桐腳(枋山)庄民。枋寮至楓港海岸道路一度被切斷。

12 月 15 日，欽差大臣沈葆楨南巡瑯嶠地方，勘察恆春城的築城工程。17 日經過刺桐腳(枋山庄)時，庄民泣訴：「庄民 5 名先後被獅頭社排灣族殘殺。」沈葆楨乃決定派遣汛弁到獅頭社，要求對方交出凶犯，並交待：「獅頭社如敢違抗，則不能不示以威。」之後他繼續南巡，於 12 月 24 日離台內渡。

光緒元年(1875 年)1 月，因爲內文群獅頭社一直抗命，不肯交出去年 12 月殺害 2 名營官的凶犯，當時駐紮於楓港的溫州右營游擊王開俊，率領勇丁 200 名，於 1 月 8 日進剿獅頭社。

行動中清軍過於輕忽，中了排灣族的埋伏，游擊王開俊、儘先守備楊舉秀、儘先千總楊占魁及勇丁 93 人，共 96 人被殺。

清兵大舉進剿內文群

清軍中伏，被獅頭社殲滅殆半的事件爆發後，清廷大爲震驚。2 月，欽差大臣沈葆楨派提督唐定奎招募勇丁準備進剿。唐定奎立即招募土勇千餘人，從 2 月下旬起，分別從刺桐腳、南勢湖及竹坑埔 3 路進軍，剿討內文群排灣族。

清軍一邊打仗，一邊沿著枋山溪向內獅頭社、外獅頭社方向開路，深入山區。戰爭中，尋獲王開俊等人首級，被放置在木匣帶回郡城厚葬。

討伐戰長達 3 個月，至同年 5 月 9 日，「獅頭社 50 多人到營乞降」。清軍才完全平定內文群排灣族各社。

光緒元年 5 月，沈葆楨上〈番社就撫布置情形疏〉，敘述：

內龜紋社番目野艾、外龜紋社番目布阿里烟、中紋社番目龜六仔、周武濫社番目文阿蛋及散番百餘人欺營乞降。該提督示約七條：曰遵蘿髮、曰編戶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殺、曰立總目、曰墾番地、曰設番塾；以龜紋社番野艾為諸社頭人，拔充總社目統之，著照約遵行。

因爲內、外龜紋社，即內文大社 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又稱大股頭人，和 Chorun 家系大頭目，又稱二股頭人，業已「歸順」，清軍後來各補賜一面三角形大旗，上寫「內文社歸化良民」7 個大字。頭目們將大旗保留至日治時代。照片收錄於《台灣蕃界展望》，台灣總督府蕃務課發行。

戰後，清軍命各社交出孩童 3 名，共 30 名當人質，送到枋寮番學堂學習漢文。清軍也在刺桐腳（枋山）設立招撫局，隨同已薙髮頭目和通事到各社造具戶口清冊，並分發腰牌、衣袴、口糧銀等。

獅頭社之役，內文群排灣各社戰士陣亡者極多，而清兵死傷也嚴重，又因為軍中霍亂流行，使清兵病亡者多達 1,918 人，所謂「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光緒元年 6 月，提督唐定奎所率領淮軍倖存者移回鳳山，等待內渡。總兵朱名登、副將王福祿等 2 營，留紮於刺桐腳，千總郭占鼈一營，留紮於南勢湖，另調兩營從郡城移紮瑯嶠，並抽調總兵張其光前駐「赤山、卑南道」（崑崙坳古道）上的崑崙坳等處 4 營的兵力，接辦招撫排灣族事務。

光緒 2 年，將其中 1,149 人合葬於鳳山，另外的 769 人合葬於枋寮，兩地分別建有昭忠祠，每年春秋兩季祭拜。

埋於枋寮的這個義塚，共 79 塚，共葬勇軀 769 具，包括淮軍陣亡武官：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恒、福建候補道田勤生諸人。

射寮卑南道的開闢

由於南路各社招撫工作的需要，光緒元年 6 月起，台灣鎮總兵張其光率領粵勇修築「射寮卑南道」（南路之二），也是東西兩端同時動工。

此線起自屏東縣新埤鄉糞箕湖附近的射寮，沿力里溪岸上嶺，經「鹿力社界」（力里社）、南崑崙（姑仔崙山，中央山脈主脊）南腰，續經古阿崙（姑仔崙舊社）東至大鳥萬溪口，之後向北延伸到卑南。

「射寮卑南道」起點是糞箕湖浮洲「射寮」，東部終點是大鳥萬社東側溪口，所經之處，西部從力里至姑仔崙山路段，與浸水營古道重疊外，其餘是沿著力里社與東部大鳥萬社之間的「番路」拓修的。

清代史冊所記載的「射寮·卑南道」路程里數（清里）如下：

射寮 ---8.5--- 紅泥嘴 --16--- 立里社 --8.5--- 南崑崙（姑仔崙山）
--20--- 古阿崙（姑仔崙社） --23--- 春望巖 ---10-- 大鳥萬溪口
--43--- 大猫里（太麻里） ---45-- 卑南。

總計 174 清里（約 100 公里）

福建巡撫王凱泰曾評論「南路」二路的優劣如下：

袁聞柝所開的赤山卑南道，經由來義社、古樓社，崎嶇難行；張其光所開的射寮卑南道，經由力里社、姑仔崙社，比較平易。事實上，決定開闢射寮卑南道的主因，就是準備要取代赤山卑南道。

南蕃叛變事件

大正3年（1914年）8月，台灣總督府完成「北蕃」泰雅族一連串大規模討伐行動，繼而轉向「南蕃」——南部各族群。「五年計劃理蕃事業」持續進行中。

9月，佐久間總督命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指揮官，組織討伐隊，用強硬手段執行「南蕃」槍枝的沒收，違抗命令者，則逕行武力鎮壓。

10月，「南蕃騷亂事件」爆發。台灣南部魯凱族與排灣族崛起反抗日警強制收繳部落內全部槍枝。抗日事件蔓延，北起阿猴廳（屏東縣）阿里港支廳，經枋寮支廳、枋山支廳，南至恆春支廳等魯凱族與排灣族地界。東部拉庫拉庫溪和新武呂溪的布農族、屬於台東廳大武支廳地界的排灣族和魯凱族都參與抗日行動。

事件始末：

10月1日，阿猴廳長佐藤謙太郎命枋山、枋寮、阿里港、潮州及恆春等各支廳，選拔排灣各社頭目，由警方帶到六龜，參觀總督府永田警視為執行收繳武器而組成的一支「搜索隊」（討伐隊）陣容，以收嚇阻之效。這些頭目返回部落之前，被帶到阿猴廳官署，由廳長直接諭告各部落必須交出所有的武器。頭目們大部分表示遵命。

於是各支廳長命所轄各駐在所警察著手沒收各社武器，卻引起西部枋寮支廳力里社排灣人首先於10月6日發難，殲滅力里駐在所與浸水營駐在所日警與眷屬，繼而東部巴塹衛（大武）支廳姑仔崙社也殲滅日警，並放火燒燬姑仔崙駐在所。之後，南部各社一起蜂起叛變，襲擊各處日警駐在所。

內文社、獅頭社的抗日行動

內山的部落，例如崑崙坳古道上的來義、古樓等社，以及東部諸野葛、蚶仔崙等社未參與叛變，但是屬於內文、阿塹衛古道西段的枋山支廳內文群，卻一齊響應，參加抗日戰爭。

事件爆發後，枋山支廳位於刺桐腳的廳署就淪陷了。日警部隊與砲隊於10月18日趕到時，發現廳署、郵局、公學校及民房全部被燒燬，只剩6戶留在現地，聯絡加祿堂、南勢湖等處的警用電話線被切斷。

警方命涉案的內文社大股頭和二股頭（即 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和 Cholun 家系大頭目）下山應訊，但是二股頭拒絕下山，在枋山通往內文社的道路上設陷阱多處，斷崖上疊起巨石應戰。日軍砲隊砲轟「敵蕃」陣地。

10月31日，阿猴廳長引咎辭職，由繼任者立川連指揮討伐戰。

日警大舉征討

枋山支廳警察隊沿著通往北方稜線的「蕃路」挺進，經由內、外獅頭社到內文社附近鞍部，加以占領。砲隊也隨後前進到內文社，在內文駐在所周邊構築砲台。砲隊中有山砲和臼砲各一門，各配備 50 發砲彈及一挺機槍，機槍配備 2 千發槍彈。砲隊向內、外麻里巴社群進行威嚇砲擊。

討伐隊另派一分隊配置於霧里乙社高地，另一分隊伐木開路給輸送隊前進。

內文社全域已被討伐隊層層包圍。11 月 1 日，內文社大股頭和二股頭率領 10 多名社眾來到陣前「乞降」。大股頭 Ruj 被迫交出武器，其次男 Ragalan 被扣留當人質。包括阿乳芒、根也燃的各社開始交出武器，但是部分社眾逃避於山上或溪谷內，警方無法收繳全部武器。

討伐隊在枋山至內文社道路上，構築 15 處掩堡，派兵駐守。大約 5 日里長（約 20 公里）的「蕃路」地形險峻，內文社眾從密林中發動零星攻擊。

死傷慘烈的戰爭

10 月 17 日，討伐隊忽然被大約 300 名內文人攻擊，槍彈如雨，之後，約 50 名「敵蕃」揮刀殺進日警部隊幕舍，交戰中日警方面 4 名巡查、1 名隘勇和 4 名腳夫陣亡，5 名警察重傷，5 名輕傷，另 6 名腳夫輕傷。內文群突擊隊留下 5 具屍體、6 支槍、4 支矛退出戰地。之後，他們經常出沒，狙擊討伐隊。

11 月 24 日，日警砲隊移到內文社後方鞍部和霧里乙社高地 2 處砲台，制壓附近部落。11 月 25 日，討伐隊在通往內文社「蕃路」上埋設地雷。（12 月 28 日，一個部落人踩到地雷被炸死。）

12 月 17 日，討伐隊占領外麻里巴社高地。12 月 24 日，占領中麻里巴社高地。

大正 4 年（1915 年）1 月 2 日，內文社各頭目和社眾因為「乞降」後再開戰火，畏罪而集體改向東部巴壟衛支廳（大武）乞降。當天，妹尾警部補（支廳長）帶領他們，亦即內文社大股頭、內文社二股頭、根也燃社等各社社眾，前往阿猴廳討伐隊本部（位於枋山）表達歸順之意。

大股頭和二股頭雙雙表示：「討伐隊大軍壓境後，部落老儒婦女流離失所，飢寒交迫之下無以為生，極為淒慘。現在已悔改，願於 5 日內交出所有的武器。」

為了鎮壓一場所謂「南蕃叛變事件」，日警動用了 1,680 名警力，加上山砲、野砲、臼砲中隊的支援，並獲得從日本內地派遣到台灣的二艘驅逐艦「薄雲」和「不知火」，從海岸用艦砲支援，攻打了 5 個月後始平定。

五、排灣族的傳統文化

排灣族簡介

排灣族分布於台灣南部高雄縣、屏東縣與台東縣山區，人口總數次於阿美族、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的第三大族。

排灣族有明顯的階級制度，在土地所有權上分為地主與佃農，在社會階級上分為貴族與平民。

貴族階級裏又有大頭目、小頭目、司祭、長老之分，所有階級都是世襲的，排灣族的繼承制度為「長嗣繼承」，由最大的子女繼承家屋及家號。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從頭目大宅、頭目家前院的司令台、簷衍板雕刻、刺青，以及平民階級納貢、納租的義務中表露無遺。例如：豎立於頭目家屋內及庭院的陰刻祖先像愈大，表示權威愈大；穀倉越高越寬，表示佃農越多，越有權勢也越富有；家屋門前廣場越寬，表示越有能力號召族人。

雖然大頭目權威很高，但是並不是獨裁社會，排灣族部落裡有許多會議，包括頭目會議、軍事會議、祭典會議、審判會議，重大的事情都由會議公決。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教授分類，排灣族可粗分為北方的人數較少的 Raval 系統，和南方佔大多數的 Butsul 系統。

Butsul 系統包括：

北排灣（固有的 Butsul）

中排灣（Pau-maumaq）

南排灣（Chaoboobol、Sabudek、Parilarilao）

東排灣（Paqaroqaro）

其中，Pau-maumaq，被視為「祖先發祥地之群」，包括佳平社、來義社、古樓社、佳興社、庫瓦魯斯社、望嘉社與力里社，都是祖先發祥地的一群。

這一群的特色，就是每隔 5 年，舉行「五年祭」（Maruvok），也就是祖靈祭。

祖靈永居於大武山頂，每隔 5 年就下山巡視各社子孫，而各社也分別舉行隆重的迎靈和送靈祭典。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助手宮本延人，到內文社長期觀察排灣族五年祭全部過程。祖靈從大武山頂下來後，由北而南到各部落巡視賜福，沿途各部落依序舉行迎靈祭迎接祖靈。

宮本延人查出排灣祖靈的巡視路線是：

佳平社→古樓社→七佳社與力里社→率芒社→內文社→巴士墨社→加芝來社、牡丹社→八瑤社、高士佛社→豬勝東社、四林格社→龜仔角社（鵝鸞鼻社頂）。回程從龜仔角社起，由南而北，各部落依序舉行送靈祭。

崑崙坳古道上的古樓社，屬於五年祭的第二輪。阿塋衛古道上的內文社，屬於第五輪。

由於排灣族分為貴族與平民兩個階級，貴族階級不用耕種，就可接受平民佃戶提供的勞役與糧食供養，因此有閒暇發展藝術，舉凡織布、刺繡、石雕、木雕、陶藝等工藝，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以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排灣族是全台灣原住民族中「物質文化」最發達的民族。極多價值不凡的工藝品，成為藝術家與博物館競相收藏的對象。

以下為排灣族傳統生活文化簡介：

傳統食物

小米：排灣族所種的小米，品種非常多，各品種顆粒大小不同，黏度也不同。除了做小米飯、小米麻糬，小米粽子，還釀造小米酒，是五年祭祭典必備的祭品。

薯芋類：排灣族視塊根、塊莖類植物為一體，山藥、甘藷、木薯、芋頭，都栽培作為主食，其中，芋頭是最重要的主食。烤乾的芋頭可直接食用，成為外出時最好的「行動糧」。打碎泡軟後，可以醃肉，或作為傳統美食吉那富的主要材料。

豆類：豆類是排灣族主要的蛋白質來源，主要食用者為樹豆煮湯，花生烤乾，近年也栽種多種外來種豆類。

野菜：排灣族善於摘採野生植物入菜，龍葵、山蘇(巢蕨)、山苦瓜、以及盛產於南部山區的假酸漿 Labilu，都是排灣人常見的桌上佳餚。

肉類：主要是打獵所得，也養雞、豬、山豬與鹿。打獵用圍獵、陷阱、獵狗、弓箭、獵槍等方式，通常是數人結伴同去。獵獲的山豬、山羊、鹿等大動物，要取一隻後腿和一半的肝送給頭目。主要獵獲動物的人可以分得前半段和獸皮，其餘的同伴，則分享其他部分。

魚類：用魚荃、魚叉或毒魚藤捕魚，捕魚的季節，通常是冬季農閒時期，也正是河川枯水期，河鰻魚（鱸鰻）是最受喜愛的魚。

以魚藤毒魚是冬季捕魚最常用的方式，通常由一群人共同參與，一人自上游

放流搗碎的魚藤根，一群人在下游撿拾中毒浮起的魚隻。全部的漁獲先分大魚、小魚二堆，再將二堆魚各分為四堆。由河川所有人(通常就是頭目)及毒魚藤提供人，分別取去大小魚各一堆，剩下的魚，則由年長者先拿一條，依長幼序一條一條輪流拿到分完為止。

蜂蜜：除了找尋野生的蜂窩外，也利用挖空的木頭或麻竹，飼養蜜蜂。在野外找到蜂窩時，就要用芒草打結作成一個佔先的指標，其他的人看到後，絕不會偷採蜂蜜。

檳榔：檳榔應該算是嗜好品而不是食物，但在排灣族心目中，檳榔可能是比一般食物更重要的糧食。排灣人種植檳榔，以老葉塗石灰裹檳榔，不僅是平日自用與待客的佳品，更是祭祀時不可或缺的祭品。

傳統服飾

排灣族的傳統服飾，男子上身穿黑色長袖短衣或黑色背心，下半身著黑色短裙或黑色後敞長褲，上面均繡滿精美的圖案，並綴有銀幣、琉璃珠或貝殼珠等。胸前掛著的胸袋，裡面放著檳榔及石灰，荖藤等物品或是菸草，胸袋通常是女子所贈愛的信物，因此特別精巧。

排灣族女子穿著黑色長衣，上面同樣繡滿精美的圖案，並綴有銀幣、琉璃珠或貝殼珠等。頭上以黑色頭巾包裹，圍以裝飾華麗的頭帶，再用鮮豔的花朵或彩色毛線球裝飾，胸前經常掛著琉璃珠串成的項鍊。琉璃珠具有美麗的色澤，而且顏色歷久不退，是世代相傳的貴重信物，也象徵著女人的貞節與美麗。

排灣族的頭冠，非常威武華麗，男子的頭冠上、通常裝飾有山豬牙、山豬尾，貴族、英雄的頭冠，還有雲豹皮毛、熊鷹羽毛、台灣黑熊牙與皮毛等珍貴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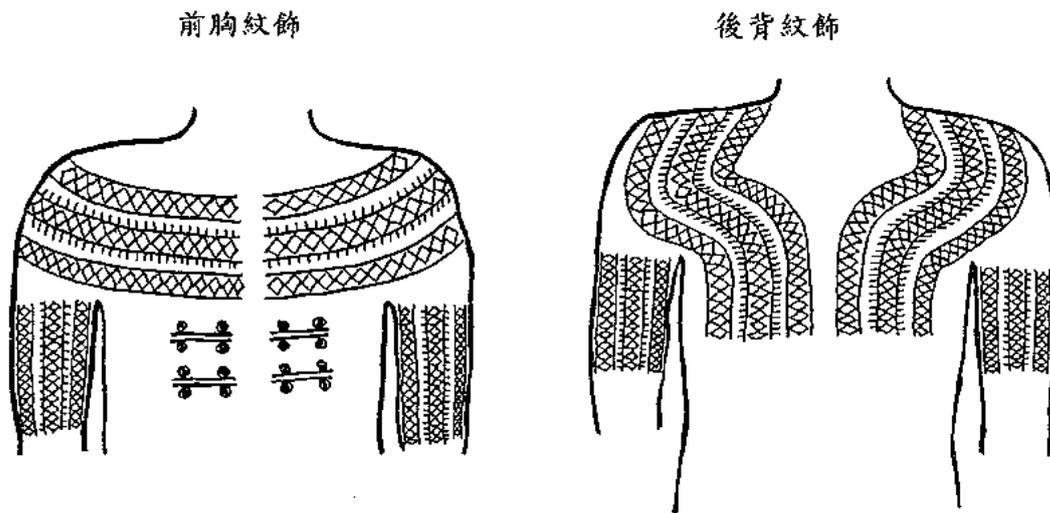
貴重的雲豹皮衣，是頭目獨有的服飾，也是傳家的信物，以示頭目尊貴的地位，一般人是不可僭越穿著的。但是近年來，許多排灣人穿著仿製雲豹皮衣，祭典時，形成到處都是雲豹衣的假象。

男人平日有工作用的蕃刀，祭典穿著正式禮服時，還要佩帶禮刀，禮刀的刀柄與刀鞘都有精美的雕飾，刀鞘尾端通常還要裝飾著一絡人髮，一般是黑色的頭髮，另有紅色的長髮，據說是早年馘首荷蘭人所留下來的。(仔細檢查，發現那是染色麻絲或人造絲，並非真的人髮)

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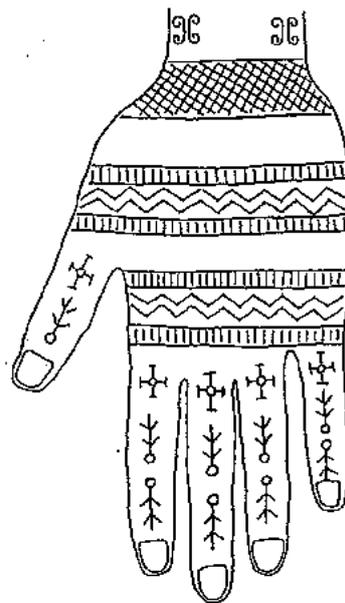
泰雅族紋面，排灣族則紋身，紋身是尊貴的象徵，只有貴族階級能夠紋身。一般貴族男子紋身在前胸、後背與手臂，貴族女子則紋身於手背。紋身的圖案代表不同的意義，頭目與一般貴族的紋身圖案也不同。目前，在 70 歲以上的老人家身上，還可以看到美麗的紋身，尤其是手背上的紋飾，就像戴著一雙黑紗提花手套一樣，美麗而神秘。

以下為陳枝烈教授手繪，古樓男性頭目的紋身圖：



以下為陳枝烈教授手繪，古樓社女頭目手背的紋飾圖：

說明：大頭目手指上的  紋飾
其他貴族女子則紋為 。
大頭目手腕上的  紋飾
其他貴族女子不可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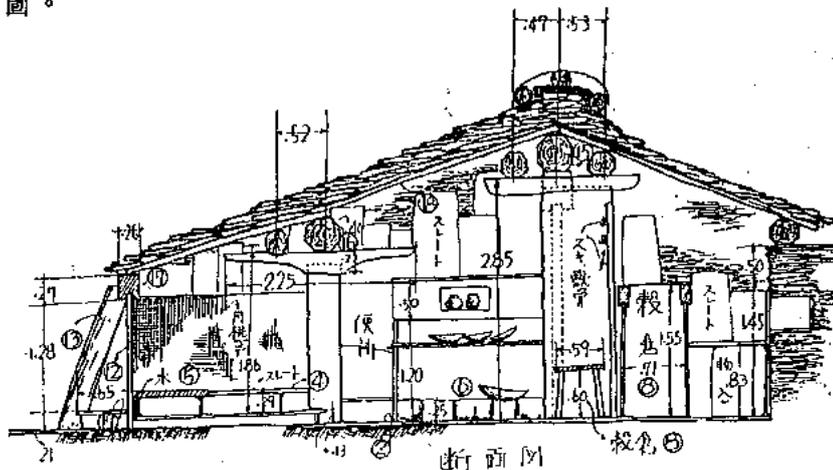


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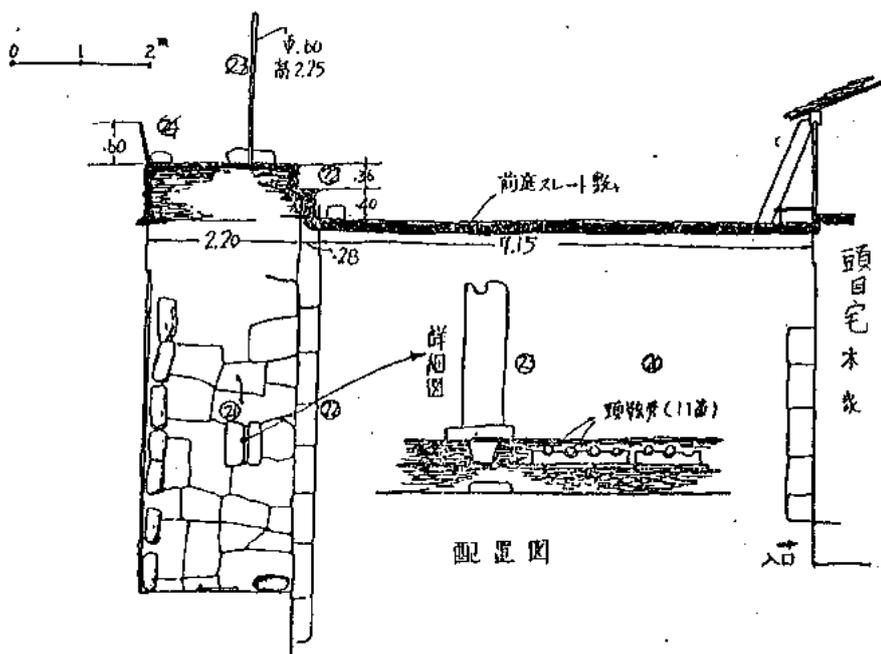
石板屋是排灣族住屋的基本型，外觀呈橫寬矩形，屋內分為起居間、寢室、穀倉及豬舍四部分，屋頂成雙斜面型，用石板覆蓋，堆砌石片為牆，所以是石造建築。崑崙坳古道上的來義社、古樓社，以及較南方的七佳社、力里社都是這種石板屋型。除了石板之外，也用楠木、樺木或樟木作為支柱與樑木。另外，門板與簷衍板，也用厚實的木板，施加精美的雕刻作成。

屋外有石砌的圍牆，圍成私有的庭院，為了對抗颱風侵襲，一般房屋室內低於室外，成為半穴居狀，因此排水設施非常完備，住家與鄰家之間，都有排水通道。

以下為日治時代台北工業學校教師千千岩助太郎手繪的，古樓社頭目宅剖視圖與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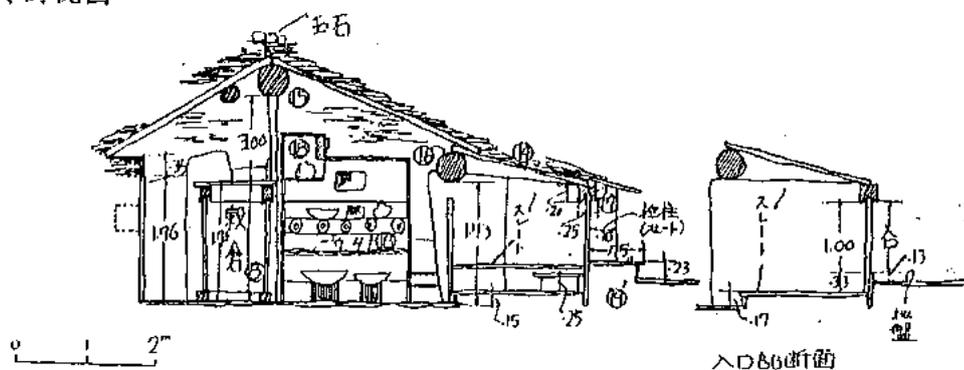


第100圖 橫斷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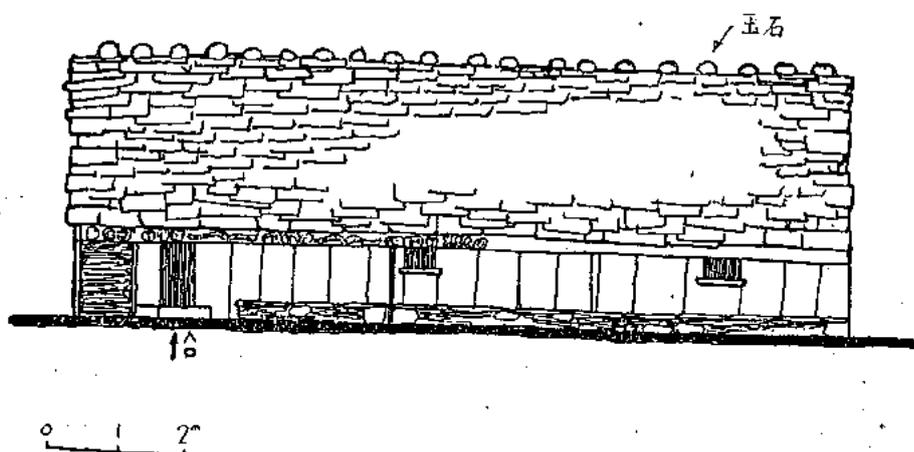


第101圖 配置圖及司令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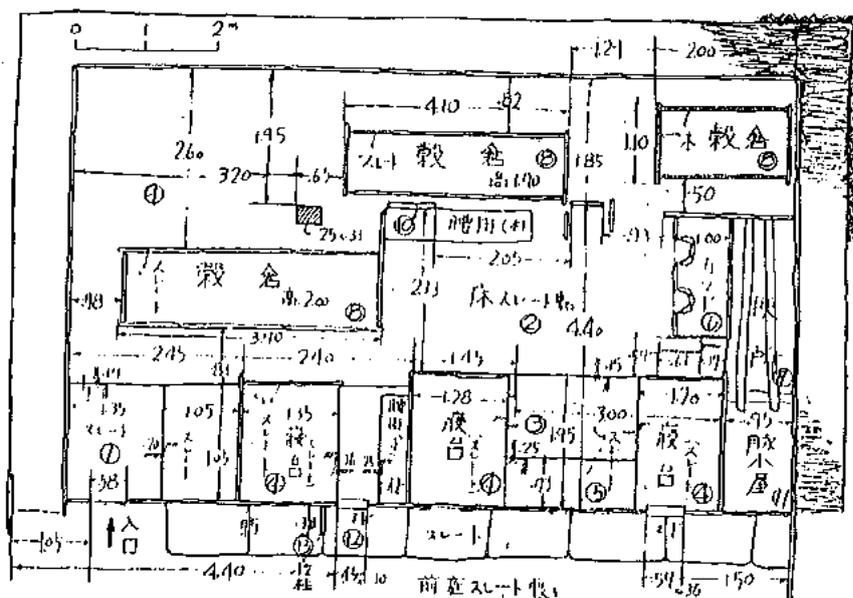
以下為日治時代台北工業學校教師千千岩助太郎手繪的，來義社頭目宅平面、立面與剖視圖。



橫斷面圖



立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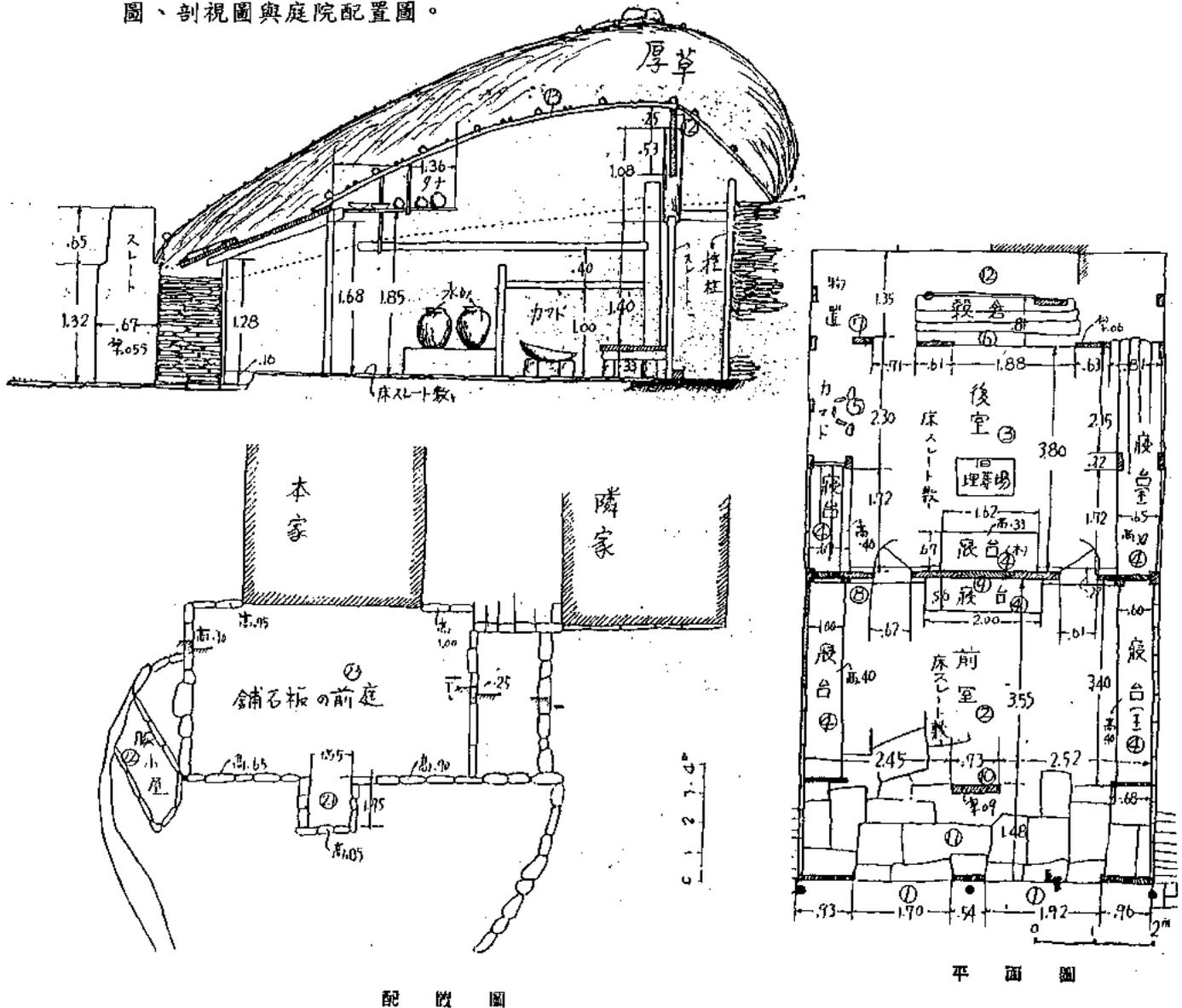


平面圖

屏東縣士文溪以南的住屋，屬於南方龜甲茅頂型，這種形式的房屋，以阿塹衛古道上的內文社為代表。房屋外觀呈縱深比橫寬大的矩形，屋內分為前室和後室。屋頂覆蓋厚厚的芒草，修葺成龜甲型，住屋正面的牆壁是木板構造，側牆及後壁都用石片堆砌。所以從正面看可以看成是木造龜甲型茅葺建築。屋外有石砌的圍牆，圍成私有的庭院，住家外另蓋有養豬的小屋。

房屋通常前低後高，在屋內圍石灶的上方，搭著一個竹製的棚架，用以烘乾小米或獸肉。屋內有穀倉、獸骨架、木製的床，以及存放鍋、盤器物的木架。小型穀倉用大樹幹挖空，有如大汽油桶，裡面密實地塞滿整穗的穀物。大型穀倉則佔據整個住屋後段，成為一個單獨的倉庫。

以下為日治時代台北工業學校教師千千岩助太郎手繪的，內文社住宅的平面圖、剖視圖與庭院配置圖。



工藝

- 織布：**排灣族織布的材料，取自苧麻，將採收的苧麻樹皮，浸泡至柔軟，就可以抽出細長的纖維，紡紗織布。排灣族婦女的織布技巧，非常高超，可以織出繁複的圖樣。而且，她們染色的技術特別厲害，懂得利用天然的植物或礦物染料，染出各種漂亮的顏色，使得排灣族的服飾擁有炫麗的圖案。
- 刺繡：**排灣族的刺繡技巧，在全台灣原住民族中，可說是獨占鰲頭的，主要的刺繡方式有十字繡、平繡、鎖鏈繡、貼布繡，繡出各種精美的幾何圖案、圖騰或者生動的生活情境，構圖與用色大膽活潑，讓藝術家也嘆為觀止。
- 編製：**排灣族以黃藤、桂竹、月桃、苧麻、山棕，編製成各種生活用具，黃藤編製背籠、藤皮成爲建物紮緊樑柱最重要的材料。桂竹製作魚荃、苧麻編織網袋，月桃則編成光滑的箱籠、蓆子。編製物品的技巧相當好。編製器物通常是女人的工作。
- 燒陶：**排灣族使用拍製法捏製陶壺與各種生活器具，用相思木爲柴火，採用露天式火堆燒製陶器，雖然是低溫陶器，質地較鬆脆，但是藝術價值很高。同時爲了保護硬度不高的陶器製品，排灣族發展了藤編陶壺技術，以細藤沿著陶壺邊緣，編製成保護籃，形成結合陶與藤的美麗工藝品。
- 石雕：**在黏板岩上以陰刻的方式雕出祖先像、人頭、太陽、百步蛇等圖像，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並有合適的工具，這是排灣貴族階級，才有能力完成的生活藝術品。石雕祖先像，通常立在頭目家的前庭左側，象徵頭目的權威，頭目的勢力越大，石雕祖先像也越大，雕刻也越精美。以古樓社頭目家的石雕來說，不僅高達3公尺，甚至以費工更多的陽刻方式表現。
- 木雕：**排灣族善於雕刻，在許多木製品上都施加雕刻，在門板、簷衍板上雕刻祖先像、人頭、太陽、百步蛇等圖像是常有的，另外也雕刻如出草、打獵等生活情境的圖像。此外，在日常用品上，如拐杖、連杯酒杯、刀鞘、桌椅、木盤上，也都雕上圖案。
- 琉璃珠：**原本排灣族並不會製作琉璃珠，所有琉璃珠都是交易來的，近年來年輕的排灣藝術家，已經研究出利用溶化的玻璃，加入石粉色料，製成各種色彩鮮豔的琉璃珠，已成爲遊客喜愛購買的紀念物。

歌謠

排灣族是一個愛唱歌的族群。從前沒有文字紀錄，排灣族老人家以吟唱的方式，將歷史、傳說、訓勉、耕作農事曆等，流傳下來。通常是由老人家吟唱，年輕人在旁邊仔細聆聽，久而久之，自然就會唱了。

排灣族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用唱的，舉行祭典時、婚禮時、高興時、難過時、工作時…甚至吵架、對話，都可以用唱歌來表達。歌謠的種類可分為：

儀式歌：祭典儀式中所要吟唱的歌謠，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古謠，很多歌詞現在都無法理解，只好視為「唱給祖靈聽的歌」。

歷史歌：舉行祭典氏族團聚時，老人家將歷史傳說，以史詩般的長歌一路唱下來。是排灣族讓口傳史源遠流長，不致中斷的方式。

訓勉歌：老人家以歌謠的方式，勸導勉勵年輕人要努力工作、家庭和諧、勇敢負責等等。

出草歌：出草前，以及出草回程時所唱的歌，以誇耀勇敢。

狩獵歌：打獵回程時所唱的歌，通常夾帶呼嘯聲，讓部落的人提早知道獵物豐富，趕快出來迎接。

生活歌：生活中的情境描述，如摘小米、打小米、曬衣服、揸小孩等都有歌。

愛情歌：男女思念、互相誇耀、互相奉承或表現戀愛苦惱的愛情歌，因為性格較為熱情，排灣族的戀愛情歌特別多。

婚禮歌：在婚禮儀式進行中唱的歌，每一個儀式都有歌，可說從頭到尾都是用唱歌的方式來主導

勞動歌：背負重物行走時，或工作疲累時唱的歌，有一點自怨自嘆的意味。

耕作歌：一邊耕作一邊唱的歌，內容隨著小米的成長而變化。

接尾歌：有如繞口令一樣，快速的、機智型的歌詞，常常是小孩唱的歌。

搖籃歌：排灣族有許多搖籃歌，充分表現家中長輩對嬰兒的愛憐和期望。

兒童歌：有些是大人唱給小孩聽的，有些是可愛的童謠，如數一數、遊戲歌。

漢人歌：劉銘傳時代所教唱的「勸番歌」，以及崑崙坳古道開路時清兵所教唱的歌「官兵」，唱者不解其意，只能以近似音傳唱。

此外還有飲酒歌、跳舞歌、俏皮歌等等，可說隨時隨地，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唱的。

以下為周明傑老師採集的「勸番歌」詞譜，演唱者沈清良是由母親教唱的，清朝時代只要會唱此歌，就可以領賞，因此，雖然唱者並不解其意，還是如「唸經」一樣的背唱出來。勸番歌前的 *lutia* 意思是「老爺」，也就是指清朝官員。

實音較低大三度

lutia勸番歌

沈清良演唱
周明傑採譜

勸番不 必要 台郎 啊 台郎 不能 當衣 糧 啊

台 得 郎 來 無 好 處 是 福 是 禍 要 思 量

百 姓 台 爾 兄 共 弟 問 爾 心 傷 不 心 傷

一 旦 大 兵 來 剿 洗 合 社 男 女 皆 驚 慌

東 逃 西 走 無 處 躲 房 屋 燒 了 一 片 光

官 兵 大 砲 與 洋 槍 番 子 如 何 能 抵 擋

不 拿 兇 手 來 抵 償 看 看 爾 跑 到 何 處 藏

哪 能 到 老 得 保 全 爾 來 聽 我 七 字 唱

從 此 民 番 無 仇 冤

祭屋(祖靈屋)

祖靈屋是排灣族部落中最神聖不可嬉鬧的地方。每一個氏族都有一間自己的祖靈屋，在小米收穫祭與五年祭時，同一氏族的人要回到祖靈屋中團聚。另外，每一個部落都有屬於部落的祖靈屋，祭典時，祭司、巫婆與頭目在裡面進行各種儀式，外人不得參與。

祖靈屋用石板搭建，除了最重要的祖先雕像外，裡面幾乎沒有其他家具，只有四週牆面釘著木架，上面放置著珍貴的陶壺、銅盆等收藏品。

此外，五年祭所刺中的藤球、刺竿尖端、捕獲的山豬牙、頭骨、熊鷹羽、爪、熊牙等戰果，也都收藏在祖靈屋內以留傳給後代。

早期，排灣族沒有文字，用雕刻的方式刻出歷代祖先(長嗣)像，日治時代起，有些祖靈屋內，改刻為歷代祖先的日文片假名名字。

祖靈屋通常有沒有窗戶，因此顯得非常幽暗而神秘。祖靈屋要經常保持安靜、潔淨，平日無事不可隨意進入，以示對祖靈的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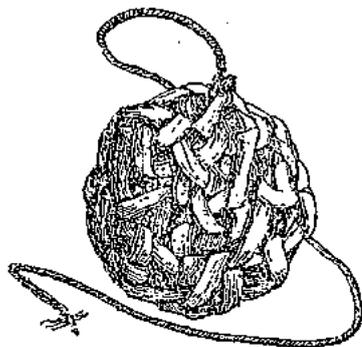
刺球

五年祭的重頭戲之一，就是刺球活動，刺球所用的藤球，從前是用藤蔓編纏而成的，現在則用相思樹皮編纏成直徑大約 12 公分的球形。通常一次五年祭要準備大約 200 個刺球，一部分經過巫婆、祭司的做法「加持」，成為祭儀中刺球活動的「神球」，其他的則用來練習。

某些部落(如來義鄉文樂村)會在刺球上加上鷹羽，以祈求它飛得更高。

刺球上都附有一條麻繩，用來加速使刺球能拋得更高。因為刺竿的長度為 15 公尺，因此球至少要拋高到 18 公尺以上，不但要拋得高而且要拋得直，不是一般人可以作得到的。

刺中的「神球」，可以帶回家中，供奉在祖靈屋內，等於是光耀門楣的事，讓祖先也高興。



琉璃珠

琉璃珠的起源，據專家考證，是在埃及北方海岸，腓尼基人在沙灘上燒火堆而無意間發現琉璃珠的製法。簡單的說，琉璃珠就是含有各種礦物雜質的玻璃珠，但是因為色澤美麗溫潤，被視為與玉石有同樣價值的珍寶。

琉璃珠被排灣族視為最珍貴與尊貴的傳家寶物，現在由頭目、貴族所持有的，都是年代久遠的古珠，益發顯得價值不凡。它們是如何傳入台灣南部，而成為排灣族的寶物？據考證可能是經印度、中南半島，經由交易或移民時帶來的。

琉璃珠分為單色珠與彩色珠，單色珠以黃色、橙色、綠色最多，此外還有藍色、白色、紅色、黑色、紫色等，彩色珠則為上述諸色的混合，形成條紋、點紋、眼睛紋、螺旋紋等。

小顆單色的琉璃珠，通常被繡綴在服飾上。大顆的琉璃珠，則依其花紋，分為高貴漂亮之珠、孔雀之珠、眼睛之珠、手腳之珠，其中高貴漂亮之珠 Mulimulidan 是最貴重的，頭目的婚聘中，一定要有此珠為禮，才能顯示地位的尊貴。

琉璃珠串的每一顆珠子，都有其名稱與意義，還有男珠和女珠之別，其排列也有一定的次序，這些繁複的規矩，只有負責保存的女頭目或女性貴族家長才明瞭，外人，甚至男性貴族也搞不清楚。

近年來，有許多排灣人以現代工藝製作琉璃珠，色彩鮮明極有裝飾性，很受大眾歡迎，但是，其價值與古琉璃珠是完全無法比擬的。

陶壺

古老的陶壺是排灣族非常神聖貴重的東西。當五年祭祖靈回家時，就是寄身在陶壺之內。

有一種排灣人起源的傳說是，古代有一個陶壺自天上降下，從裡面誕生了人類的祖先。（另外有太陽生卵孵化成人類、石頭裂開誕生人類等傳說。）

巫婆做法時，一定要用到陶壺，將稱為神珠的琉璃珠串，放在陶壺上不斷轉動，一面念著咒語和祈禱文，當轉動停止時，就是神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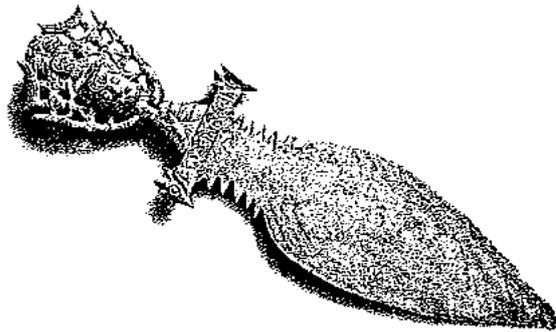
陶壺上通常有兩條彎曲的百步蛇圖騰，這樣的陶壺，也成為排灣文化的象徵。

青銅神刀

青銅神刀，人類學上稱爲 kris，是一種具有精美銅雕紋飾刀柄的匕首，也是頭目家代代相傳的傳家寶物。kris 的出處，經鹿野忠雄的考證，是起源於印度，傳布到中南半島的古物，據猜測是排灣族移入台灣的年代從海外帶進來的。傳說是神刀具有法力，萬一蕃社發生大事變，神刀會自動地飛行於空中斬取敵首。

Kris 刀柄是青銅材質，可保持數千年不變。但是刀身是鐵器，所以當刀身鏽蝕時，可以更換。刀柄的紋飾，通常是人頭、人臉的雕刻，上面有捲曲的頭飾，明顯是印度的風格。

除了頭目之外，有些法力高強的巫婆和祭司也有青銅神刀，每一把刀都有專屬的名稱，例如來義社頭目高武安（Rovaniyau 家系）的神刀名爲 Milimiligan。文樂社的神刀稱爲 Dagaraus，是代表大武山神 Dagaraus 的神威。



盪鞦韆

盪鞦韆是排灣貴族階級舉行傳統婚禮時，非常重要的儀式，鞦韆盪得越高，表示婚後的幸福越多，因此每一個貴族少女，都要練習盪鞦韆的技巧和膽量。鞦韆架是新郎和朋友在婚禮舉行前數日，先到山上找尋合適的樹幹帶回來搭建的。以四根高而直的樹幹或刺竹搭成，垂下藤索讓新娘拉著，所以新娘的體能也要很好。其中兩根主要的樹幹，必須保留頂端的枝葉，以象徵生命力旺盛。

新娘盪完鞦韆後，其他未婚姊妹也可以繼續盪，這時候，有意追求的未婚男子就可趁機來幫忙，而造就一段新因緣。

近年來舉行傳統婚禮的排灣人，不限階級，都可以盪鞦韆。

祭司的產生及其工作

(一) 祭司的選任

祭司是五年一任，隨著五年祭的到來才進行祭司的選立。其過程如下：

1. 當輪到該舉行五年祭的日子時，巫婆就與大頭目到部落的創始祖靈屋中，準備選立祭司。
2. 村中凡有意願擔任祭司的男子，皆到創始祖靈屋集合。
3. 巫婆準備葫蘆、神珠、桑葉、祭盒（裝有豬骨頭的木盒）。
4. 巫婆坐於地上兩腿併攏，將葫蘆放在兩股之間，葫蘆的細頭朝外，粗圓的部份朝身體，先以豬肉塗抹葫蘆的粗圓部份使之滑潤，兩手持神珠於葫蘆的粗圓部份，開始以順時鐘方向緩緩滾動。
5. 在滾動神珠時，開始向神禱告：「五年祭即將來臨，現在要選立祭司，請神指示一位品德操守最完美、最熟悉儀式程序的人為祭司。」
6. 接著巫婆開始說出某位族人的姓名，問神是否同意他擔任祭司。
7. 依此方式一直進行下去，一直到唸出某人的名字而神珠停止時，才算找到神靈認可的祭司。
8. 接著是找祭司的助手，其程序相同。
9. 待祭司與助手都選立完成時，巫婆就開始為兩位人員祈求神的力量，加諸於他們兩位身上，使他們具備各種的能力，以準備五年祭。

(二) 祭司的工作

祭司的工作以部落性的祭典為主，包括播種祭、小米祭、五年祭與其他較小的祭典，例如：祈雨祭、祈晴祭、除蟲祭、驅鼠祭等等。另外祭司偶爾也參加部份的生命禮俗方面的工作。

巫婆的產生及其工作

(一) 巫婆的產生

巫婆的產生有二種方式：一是生下來時即附有神珠，意謂神靈已有旨意，要該位小女嬰擔任巫婆。另一種則是後天選任的。後天選任的步驟如下：

1. 貴族階級，是擔任巫婆的要件，想要被選任為巫婆者，應先準備十個籃子、一個大鍋子、一支白甘蔗、一片香蕉葉、一網苧麻絲、一網細白麻繩、一條白色蕃布、一隻大豬、一隻小豬及一甕小米酒。
2. 儀式開始時，主持儀式的巫婆先行祭告神靈。
3. 準備祭品豬骨、桑葉，並將祭品置於桑葉上，開始唸祭文。
4. 將祭祀過的祭品送到家中與屋外各方的神。
5. 另行再準備祭品與桑葉，唸另外一段祭文。
6. 將祭祀過的祭品置於頭目及所有參與的巫婆頭上，以增強他們的力量。
7. 再一次祭祀。
8. 眾人開始作選立巫婆的佈置。
 - a. 將十個籃子分成二邊，每邊五個疊放起來，兩堆籃子相距約4尺。
 - b. 在二堆籃子上面，橫架一支帶有葉子的白甘蔗。
 - c. 在白甘蔗上擺放香蕉葉。
 - d. 在香蕉葉上擺放一網細白麻繩與部份的苧麻絲。
9. 佈置妥當之後，所有的巫婆便把白蕃布撐開，覆蓋在前述的物品上，接下來是所有的巫婆站在白蕃布的四週，各執一角或某一邊，開始唸祭文。
10. 祭文唸畢後，則將白蕃布折疊起來，並以苧麻絲紮綁後，以右高左低的方式綁在欲被立為巫婆者的左腋下。
11. 準備接受神靈考驗的巫婆，在上述的裝備整理妥當時，主事的巫婆又在她的額頭、雙手手腕、雙腳踝關節處，用苧麻絲連同桑葉，綁在這幾個部位。
12. 一切都準備妥當後，這位受考驗的女巫就要以左手緊緊夾住白蕃布，右手彎曲，以手肘撐住身體，從二堆籃子下通過，繞著左邊的那堆籃子爬行五圈。

13. 在爬行到第五圈結束時，這位準巫婆要突然昏厥過去（這是非常重要的過程，表示神靈的附身）。眾人立即將她抬到屋內，並把其腋下的白蕃布取回。
14. 這時候，一位村民在先前儀式進行的場所之一角，將小豬宰殺。其他的巫婆則一起將白布打開，檢視神靈是否降予神珠。如果有，表示神靈同意此人擔任巫婆。反之，則不同意。（巫婆們在捲起白布時，已經偷偷放入一顆神珠）
15. 如果選任成功，被選立的巫婆家裡原先所準備的大豬，也在此時宰殺，將豬肉分予參與的頭目、巫婆及族人，以示慶賀。
16. 選立巫婆儀式雖然完成，但是這位新任的女巫還不能在各家或部落的祭儀中獨當一面，而必須追隨部落中的巫婆師父學習。所要學習的是咒語、法器的使用、與儀式的程序。至於新立的巫婆需要學習多久？則視其聰穎程度，快則 8、9個月，慢則 2、3年。
17. 巫婆師父在其徒弟學習到某一程度後，若覺得徒弟已有本事獨當一面時，就要徒弟進行修業完成儀式，在這個儀式結束時，巫婆師父會再授予新巫婆一粒神珠。之後，這位新巫婆才能獨立作業，整個的巫婆昇立儀式才真正結束。
18. 擔任巫婆後，有許多禁忌要遵守，例如：不可吃白米飯、不可喝平地人的酒等，以免靈力消失。

（二）巫婆的工作

巫婆也參與較重大的部落性祭典，例如：五年祭、小米祭、播種祭。另外，其真正重要的工作是替族人治病、解除禁忌、驅邪或者是處理各家有關生命禮俗方面的祭典（例如：獻祭禮、成人禮、配刀禮、成年禮、結婚、喪葬等儀式）。

巫婆的收入，來自於為族人治病或舉辦各種儀式，通常是小米、豆子、芋頭乾，以及祭儀用過的祭品豬肉與酒。

五年祭 maleveq

五年祭是排灣族最重要的祭典，主要是祭祀創世神與部落祖靈。相傳排灣族的祖靈居住在大武山，每次從大武山下來，依次尋訪各個部落的子民，巡迴一趟共需要五年，因每五年舉行一次而俗稱為五年祭。

關於排灣族五年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清代雍正2年(1724年)黃叔璥所著的《台海使槎錄》中：

山前山後諸社例於五年，土番暨眾番百十圍繞，各執長竹竿，一人以藤球上擲，競以長竹竿刺之，中者為勝，眾番捧酒為賀。

排灣族的五年祭，除了祭祀創世神Naqemati、祖靈vuvu、也祭祀大武山神Dagaraus，和其他山川土地眾神靈。

通常於於小米收穫後，舉行五年祭，在五年祭中，除了迎接祖靈返回部落與親人團聚外，也祈求未來五年的福祉。五年祭舉行期間，族人都不可工作，紡紗、織布、捻麻線都是禁忌，也不可離開部落，從前，連外人也必須遵守這個禁忌，但現在都放鬆了。

從前，舉辦五年祭是排灣族部落中最重要的祭典，一次五年祭的準備工作，長達一個多月，近年來，有些頭目因改信「洋教」，更多的是部落因遷村離散而無法舉行。目前西部只剩下屏東來義鄉的古樓村和文樂村，東部只剩下達仁鄉的土坂村，還在舉辦五年祭。只是因現在生活匆忙，加上媒體、學術與政治勢力的介入，傳統五年祭的味道已明顯變淡了。

本報告中，引用三個五年祭的現場報告，其中，最完整的，是昭和9年(1934年)，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教室助手宮本延人，在內文社參與祭典的詳實紀錄與分析解說，堪稱是五年祭最完備的經典作品，特別原文照譯，以附錄的方式放在報告內以供參考。

圖片方面，引用王煒昶在文樂社所拍的巫婆vuvu芭莉雅旦，當時她已經是九十幾歲的老人(現已過世)。她在五年祭中的身影與風範，已經成為絕響了。

另一場五年祭，則是民國93年10月26~30日，在古樓村所舉辦的。楊南郡與王素娥，親身參與祭典的過程，包括準備工作、迎神儀式、刺球競技、頭目羅木蘭家

的祖靈屋內的祭儀，詳細經過記載於第七次田野調查紀錄，請參閱。

以下是近代在古樓村所舉辦的五年祭的全部過程的簡介。

古樓的五年祭

五年祭是古樓村最重要的祭典，祭典的性質是對祖靈的追思與團聚，而非慶祝豐收的娛樂或運動比賽。雖然在祭典中，有最受矚目的刺球活動，但是，五年祭的最基本的精神，仍是懷念追溯祖先的遷移，這是排灣族各部落與創始祖靈聯繫交流的重要儀式。

古樓五年祭的舉行，可分為下列16個程序，在正式祭典舉行前，就要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準備工作。其程序如下：

1. 選定祭司與祭司助手。由巫婆與大頭目到部落的創始祖靈屋中，以繁複的儀式，（用麻線、琉璃珠串與陶壺作法）在神靈的旨意下選立祭司。
2. 決定五年祭的日期。同樣是要依神靈的指示決定。
3. 向村民宣布五年祭的日期，之後，頭目要殺一頭豬，到部落的創始祖靈屋祭拜。祭司於祭拜後，帶著巫婆所祝福過的祭品，到部落四方的入口分送給神。這些必經的路上設有路口的守護神，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守護村莊，因為在五年祭迎靈時，有善靈也有惡靈，所以要祭路口的守護神，以保佑村莊。
4. 此後一直到舉行五年祭的這段時間，村民要準備刺球用的竹竿、刺球、釀小米酒、做小米糕、通知遠地的親戚五年祭的日期。刺球用的竹竿長達45尺，它必須經過烤直、連接、裁量。刺球是用相思樹皮製成的（由男性村民合作完成1~200個），剝過皮的相思樹幹則是做為搭刺球架用。村民可以開始練習刺球技巧。
5. 這段時間巫婆也要應邀到各家去為各家人祈福，所以這段時間巫婆是相當忙碌的。
6. 正式祭典的前一天，要搭好刺球架並把刺球用的竹竿都架好。
7. 五年祭的第一天早晨，全村的族人要到祖靈廟進行「迎靈祭」。迎靈

祭時，頭目、所有的巫婆（南和、土坂的巫婆全部都必需回來參與）、祭司在祖靈屋祭祀，村民則在祖靈屋前廣場跳勇士舞，由每位獵人向大家宣告今年總共獵獲各種動物多少隻。當祭典結束後，巫婆們分別捧祭盒、酒，並由大巫婆拿著一把事先塗過豬油的小米稈，藉著燃燒時煙霧不斷地上升通知祖靈，並由祭司大聲呼喚祖靈說：「現在要舉行五年祭了，請祖靈們回來與我們一起參與，並保護五年祭期間部落的安全與和諧。」其他的村民也跟著複誦。

8. 在先前的迎靈祖儀式中有二個很重要的東西要祭祀，一是稍後刺球儀式要用的神球（共16個）。二是參與刺球者的護身符，當巫婆把護身符祭拜祈福後，交由各人配帶在手腕上，希望於稍後刺球時能帶給他們好運。也避免意外發生。
9. 刺球活動，在迎靈祭之後，祭司帶著十六個神球，巫婆捧著祭盒率眾來到刺球場準備刺球。二位巫婆這時站在大頭目的竹竿下，祈求神球都能被刺中，祭司等待所有參與刺球的勇士就位後，走到刺球場的中間。第一個球是不吉的，所以祭司故意把第一個球拋向偏離的地方去，讓大家刺不中。此後，祭司將每個球丟上天空，由參與刺球者來刺，15個神球中的前5個，各自代表不同的福運，刺中者代表這五年內會有較好的福運。待15個球都刺完後，第一天的刺球活動就結束了，村民也都回到家中與親戚團聚。
10. 祭司在這五天中，每天的三餐時間，都得到祖靈屋祭拜。
11. 村民們也在刺球活動結束後，回到家中祭祀自己的祖靈，因為早上迎靈時，各家的祖先也都回來了。而這幾天這些死去的祖先會與他們同住，所以大家都要規規矩矩，同時不可口出惡言。
12. 第三天下午，全村要準備送惡靈，送惡靈時，也是由祭司、巫婆及全村的人到祖靈屋舉行，為了送一些東西給惡靈們帶回陰界，各家都會帶二小包的物品到祖靈屋。祭司、巫婆們將這些東西祭拜過後，分成東、西方二路，由男性村民帶著送出村外。當送祭品的隊伍通過各家門口時，各家

的人會拿著一枝帶有枝葉的竹枝，在屋內揮動，象徵著把屋內的惡靈趕出來，免得他們留下來危害村民。送祭品隊伍在返回村莊時，絕對不可照原路回來，一定得靜悄悄地繞偏遠小徑回到祖靈屋。此舉是怕有些留在路上的惡靈又跟著隊伍回來。等三路人員都回來後，巫婆用清水為所有人淨身以去除邪氣。這是第三天送惡靈的儀式。

13. 第五天的下午，首先有送善靈的儀式，這個儀式與第三天的儀式完全一樣，只是要送的是善靈而不是惡靈，所以這一次各家所準備的東西會比第三天的儀式更豐富，而且沒有揮竹枝驅趕的不禮貌行爲。
14. 在送善靈結束後，還要再舉行最後刺球前的祭祀活動，待祭祀後，祭司也將15個神球帶到刺球場。在刺完15個球後，祭司要再回到祖靈屋拿第16個球，這個球是吉凶未卜的，刺中最後一球者，可把神球帶回家作紀念。而當最後一球被刺中之後，所有參與刺球的勇士，立刻把竹竿立即砍成一節一節，把最上端一節帶回家，表示這竹竿帶來福氣，同時刺球架也必須馬上拆除。
15. 當刺球活動結束之後，當天晚上所有人到刺中最後一球者的家跳舞。因為這最後一球帶來的不知是福是禍，況且這一球是代表這次五年祭最重要的球，若是帶來福氣則家族就祝賀得到者，若是災害的話，則家族就安慰此人，因為此球帶來的福禍都關係著家族甚至是部落的全部的成員。
16. 五年祭的第六天，巫婆及祭司長要到創始祖靈屋，向神稟告刺球活動已圓滿結束。而這一天也要外出打獵，打獵的目的是驗證是否得到神球所賜的福氣。之後，娛樂活動開始，村人到頭目家跳舞慶祝五年祭圓滿完成。

與排灣族生活文化習俗相關的植物

王素娥整理

| 中文植物名稱 | 排灣族名稱 | 用 途 |
|------------|--------------------------------------|--|
| 白榕 | paruljit | 1. 栽種於頭目家前祭台或司令台旁，象徵頭目家族的生命力與頭目的權威。 2. 排灣族舉行嬰兒的滿月祭時，要用 40 片榕葉，將葉尖朝向東南，祈祝嬰兒未來光明健康。 |
| 芋頭 (里芋) | vasa | 排灣族的傳統主食，除了鮮食之外，主要是烤乾或曬乾成為存糧。打碎泡軟的芋頭乾，是製作傳統美時吉那富與醃肉的主要材料。 |
| 甘藷 | valati | 僅次於芋頭的主食。 |
| 薯蕷 | qaqilj | 野生的山藥，可烤來吃，也是祭祀的食物之一。 |
| 小米 | Singilj、 Ail、 Alilim、 wanan | 平日很少吃，而是在祭典時作小米糕、釀酒用，有多種品種。 祭典和喜慶時，以小米作成 avai(排灣傳統美食，類似漢人的粽子)。 |
| 青稞 | lamai | 重要性僅次於小米的禾本科作物。可以釀酒，也是祭典時的重要祭品。 傳說青稞女神是小米神的妻子。 |
| 花生 | pangetjav | 烘乾後與芋頭乾同吃，是排灣的傳統美食和外出時的乾糧。 |
| 假酸漿 | labilu | 嫩葉可煮食，是排灣族常吃的野菜，更是作「吉那富」(排灣傳統美食，類似漢人的粽子)不可或缺的材料。 |
| 萬壽菊 | laising | 製作花環與花冠的主要花材。其鮮豔的橙紅色，搭配排灣以黑色為主的服飾，更顯得華麗。 |

| | | |
|--------------|-----------|--|
| 冇骨消 | ljayaz | 巫婆治病的主要藥材。1.搗碎後敷在酸痛處。2.烤乾的莖葉是產婦復原期間的主要清潔用品。 |
| 無患子 (山龍眼) | zawu | 成熟的果實，可搓揉起泡，洗澡、洗頭髮、洗衣服。 |
| 旋筴木 | kalalay | 樹葉曬乾揉軟如棉花，隨身攜帶作為火絨用來生火。 |
| 桑葉 | pute | 祭祀時作為放置祭品的托盤，又稱為祭葉。桑樹稱為 ljisu。 |
| 構樹 | tjakaluma | 1.成熟的果實香甜可食用。 2.樹葉可養鹿。 3.早年用來作為衛生紙。 |
| 山鹽青 | vus | 1.果實可以調味，作為鹽的代用品。 2.花是蜜蜂主要的蜜源之一。 3.枝條燒為炭，磨碎成粉可作火藥。 |
| 大葉楠 | ajavay | 果實可作為調味香料。 |
| 食茱萸(刺蔥) | tjanae | 氣味強烈很受喜愛，嫩葉可直接食用，或切碎作為香料。 |
| 五節芒 | yavya | 祭典時用，將葉子打結作成辟邪物，繫在人與各種器物上。 用來包裹祭神用的小米糕。 |
| 咬人狗 | valjulu | 作為懲罰青少年的用具，咬人狗不會讓人受傷，卻可讓他其癢無比，不敢再犯錯。 |
| 刺竹 | kavayan | 1.製作器物的材料。 2.五年祭刺球活動的刺竿。 |
| 黃藤 | wai | 1.作為編製藤器的主要材料。 2.嫩的藤心可煮湯，視為美食。 |
| 赤楊 | tjamaau | 土地經過三次輪耕後，種植赤楊，讓土地休養，等赤楊成林後，再把它們砍下焚燒，肥沃的土地可以再次耕作。 |

| | | |
|------------|--------------|---|
| 苧麻 | ngei | 1.作為繩索與織布用的線。 2.麻線是巫婆作法時重要的道具之一。 3.傳統的琉璃珠必須用麻線來串。 |
| 櫟木 | tuvus | 家具、用品與木雕的主要材料。 |
| 薯榔 | tugu | 根部作為黑色染料。也是主要的山產經濟作物。 |
| 野木藍、 蕃青 | tyapoyu | 泡水發酵後作為藍色染料。 |
| 魚藤 | | 打碎根莖,將汁液放入溪流以毒昏溪魚是排灣族主要的捕魚方式。 |
| 月桃 | kitposa | 1. 剝下葉鞘,曬乾製作器物如搖籃、床蓆、置物盤等。 2. 月桃葉是排灣傳統食物 Ginafu 的包裹材料。 3. 根部用來止血。 |
| 屏東鐵莧 | pud | 1.治病時,巫婆用其葉盛裝祭肉獻給鬼神。 2.祈福時,按在額頭會聰明,按在心口會強健。 |
| 檳榔 | saviki | 1.嚼食,作為一種嗜好品。 2.祭典的主要祭品之一。 |
| 樹豆 | recni buk | 煮排骨湯作為食物。 排灣人認為樹豆是較高級的食品,通常一大袋芋頭,只能交換一升樹豆。 |
| 芭蕉 | velu | 1.葉子作為祭儀中放置祭品的托盤。 2.果實是重要的水果。 3.取芭蕉葉鞘的纖維絲用來織布。 |

資料來源:

- 1.《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篇》(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 2.比魯溫泉生態人文解說手冊。
- 3.訪問排灣族頭目、長老。

與排灣族生活、文化、傳說相關的動物

王素娥整理

| 中文名稱 | 排灣族名稱 | 說明 |
|------|-----------------|---|
| 雲豹 | likuljav | 1. 排灣族視為最尊貴的動物，其皮毛作為背心，只有頭目可以穿。 2. 相傳祖先是跟著雲豹的腳步移居的。 |
| 熊鷹 | adris | 1. 排灣族視為神聖的動物，其羽毛是勇士最重要的帽飾。 2. 相傳百步蛇死後，會化成熊鷹。(熊鷹羽毛上的三角形紋與百步蛇一樣。) |
| 百步蛇 | kaatjuvian | 排灣族視為神聖的動物，相傳太陽生下 2 卵，由百步蛇孵化成為人類的祖先。 另外，傳說頭目死後化為百步蛇。 |
| 台灣黑熊 | cumay | 排灣族視為英勇強壯的動物，獵獲一頭熊，比 100 隻山豬還受人尊重。 |
| 大冠鷲 | kuav | 經常盤旋於部落上方伺機抓取小雞，看到了，就要揮動竹竿把它趕走。 |
| 文鳥 | klilr | 體型雖小，力氣很大，傳說頭目家前的石雕祖先柱，就是文鳥啣來的巨石(?) |
| 鯛魚 | kuavan、 kuaf | 原本是盛產於溪谷的魚種，也是排灣人捕撈的主要魚種。近年來已漸少。 |
| 鱸鰻 | tjula | 排灣族視為最高級的魚類，通常給老人家吃，或者招待貴賓。 |
| 毛蟹 | tjibangu | 盛產於東部小溪，是東排灣族的珍饈。 |

資料來源：

1.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篇》(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2. 比魯溫泉生態人文解說手冊。
3. 訪問排灣族頭目、長老。

六、田野調查與道路現況

第一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4.17

參加人員：楊南郡、林古松

調查概要：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田野調查訪問、崑崙坳古道相關史蹟實地踏查。

主要成果：崑崙坳古道雙溪口清兵營盤史蹟地初查，訪問排灣族來義社頭目高武安等耆老，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行程紀錄：

4月17日

08：55 台北出發，搭飛機往高雄。

09：30 高雄小港機場，往屏東縣枋寮鄉。

11：30 枋寮鄉北勢寮，查閱老地圖。之後，前往來義鄉。

12：30 來義鄉古樓村。訪談對象：

1. Tjivuluan Rovaniyau（78歲，民國16年生，漢名高武安），現任來義社 Rovaniyau 家系第16代頭目，住來義村4鄰30號，電話(08)7850472。
2. Remreman（又名 Mani，58歲，漢名高貴英），高武安的長女，頭目繼承人。住址同上。
3. Tjaknav（67歲，漢名曾隆盛），高武安的女婿，來義教會主任牧師。住址同上。曾牧師是瑪家社出身的排灣人。

高武安頭目談話內容：

1. 頭目高武安生於舊來義，父親 Alusagal 是舊來義頭目，母親 Rumulman 是舊古樓頭目女兒。日治時代當過來義社日警駐在所警丁3年，曾參加警察學校講習班，畢業後具有乙種巡查資格，日本警方有意栽培，但是本人有頭目身分，當巡查後隨時會因為職務關係被調動，警察身分有礙於頭目所司職權，因而拒受派令，把制服擲回給警方。擔任警丁時兼任

教育所教師，所以薪水比一般警丁更高。

2. 清代崑崙坳古道「內社營盤址」位於自家的一塊耕地上，地名叫做 Jaramis。當年（指同治13年，1784年），清兵開路至舊來義，帶兵的官員向高先生的祖先第9代頭目 Januvak 借地興建營盤，頭目欣然同意。清兵和排灣人彼此和好相處。
3. 確實有某一個清兵與排灣女子戀愛，生下一女，但是清兵向山區移動而分手。
7. Jaramis 這塊地約有 1-2 分地大小，留有清兵營房人字形疊石屋基，但是 10 多年前整地種芒果、花生、芋頭、地瓜時，屋基、圍牆曾受到破壞，目前只遺留一點疊石遺跡。整地時發現大量清兵所遺留彈頭、陶瓷碗盤碎片，以及骨頭。
8. 出示一把祖先所遺留的 Milimiligan 神刀(kris)。刀身生鏽破損，但青銅器刀柄完好，上有人頭、人臉雕刻。（按 kris 匕首是頭目家代代相傳的傳家寶。Kris 的出處，經鹿野忠雄的考證，是起源於印度，傳布到中南半島的古物，據猜測是排灣族移入台灣的年代從海外帶進來的。）這把 kris 刀是 Rovaniyau 頭目世家的傳世家寶。（拍照過）
9. 關於舊來義結社、遷徙歷史，依照年代的順序，羅列如下。來義社 (Chalaabus) 和別社不同，記憶只能溯及最早的舊來義社址。
 - 甲、舊來義社 (Chalaabus)（祖址在上方，有石棺出土），
 - 乙、遷至 Bum-busu（比舊來義更高山頂那裡），
 - 丙、遷至 Darumak（在平和社 Piuma 的下方），
 - 丁、遷至 Jajultan（丹林社西方，林邊溪南岸），
 - 戊、因洪水，遷至 kubuji（頭目高先生家背後久保山北稜，地勢平坦，從舊來義有車道可通。那裡是部落的耕地，舊來義社遷村以後被收歸國有林班地。Kubuji 就是日本文獻上所稱的Kopoji。）
 - 己、從 kubuji 遷出，部分遷回舊來義，部分遷往望嘉社和自鷺社。
7. 舊來義 Rovaniyau 家系在早期年代遷至南方內文群所在地，也稱 Rovaniyau 家系頭目。與北方 kabiyan 社（佳平）頭目家有親戚關係，如佳平社頭目 Alin-in 是高先生（來義頭目）的表兄弟。
8. 知道崑崙坳古道「雙溪口營盤」的位置。日治時代日人在清代遺址上，

16:30 從來義村高家驅車前往雙溪口實地勘察：

甲、清代「雙溪口營盤」位置，地名叫 Baburongan，含義是「埋伏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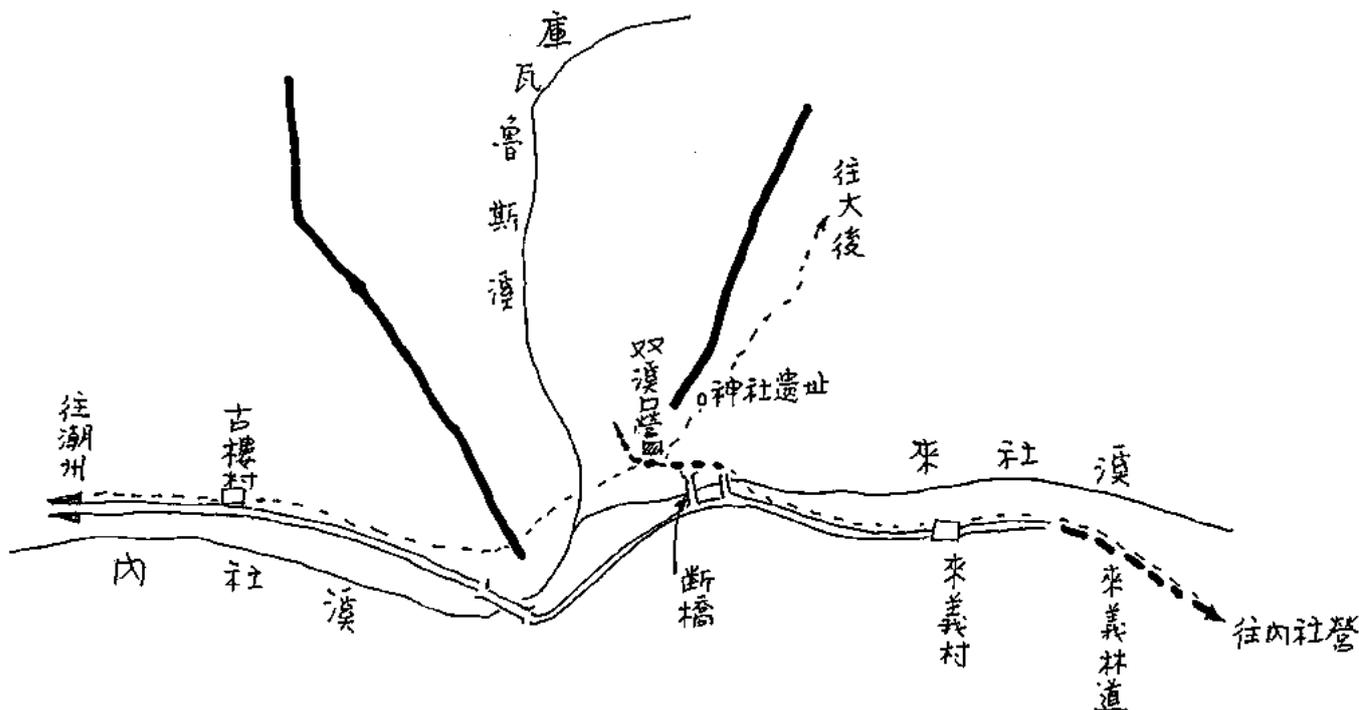
乙、日治時代「內社神社」位置。

雙溪口營盤址位於合流點東側，內社溪北岸，與義林隔溪相對，距內社溪來義橋約 50 公尺。該地目前是排灣人阮宗正(74 歲)在使用，種小米、地瓜，海拔 169M。(蕃地地形圖顯示古道沿著溪岸東伸，至雙溪口，庫瓦魯斯溪與內社溪匯流點，是位於內社溪北岸，過了營盤址後古道繞至南岸，伸向舊來義社。)高武安撿起人工切割過的石塊，說是營盤被整地當作養蠶場所時丟棄的屋基石塊殘留物。(營盤址與石塊拍照過)。

一行人隨後到營盤址北邊更高的平台。經砍除灌木草叢後，發現神社鳥居柱洞，以及殘破的水泥台階遺跡。日治時代高武安在來義(內社)駐在所附設教育所擔任教師，常帶學童來參拜神社。這裡距離來義舊社很遠，但是，每年重要的節日，日警、社眾及學童，都必須依照官方的規定，長途跋涉來參拜。

無論清兵或日人，都選擇近雙溪口的北岸平台，作為營盤、神社、養蠶所的基地。此地地理形勢上，扼住向東進入來義社、古樓社，向北進入 Toaau 社(托阿沃社/大後社)的要衝，類似關口。

雙溪口營盤及神社遺址之位置示意圖如下：



17：20 回到高武安頭目家中，門口掛著一個木匾，上書「屏東縣羅伐尼耀文化促進會」。高家於民國 88 年設立文化促進會，並擴建家屋，作為文物展示室。

續訪問高武安頭目，內容如下：

1. 來義社只有 Rovaniyau 一個頭目家系。古樓社卻有三個頭目家系，其中一個是曾傳至內文群的 Cholun 家系，頭目家系間彼此都有親戚關係。
2. 民國 43 年，舊來義社遷村至目前的來義村位置，當時沒有古蹟保存的概念，遷村時將舊屋的大石板、雕刻木樑柱等都拆下來使用，舊社址目前荒廢，無人居住。
3. 屬於舊社小社的 Chingasan（真雅社）也在同時遷村，舊址目前為造林地。
4. 關於箕模人，近代學者（李亦園等人）的研究並不正確。高武安的證詞如下：
 - * Chimo 是排灣族階級的稱呼，他們的祈禱方式與一般排灣人不同，Rovaniyau 家系即是屬於箕模人。
 - * 屬於頭目與貴族的箕模人，經過 6 代以後，除了繼承的長嗣一支外，都變成一般排灣平民。
 - * 箕模並不是另外一種民族，在舊來義社也並非隔離居住。

18：00 離開來義村，返回高雄。

19：00 高雄小港機場

20：30 松山機場

第二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5.28~31

參加人員：(5月28、29日，舊來義、舊古樓、老七佳踏查) 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張道明、鍾智勇、劉寧忠、孟光卿(排灣)、許進生(排灣)
(5月30日，來義、古樓、久保山調查) 楊南郡、王素娥、張道明、劉寧忠、劉育宗(貓頭鷹)
(5月31日，內獅、楓林、內文、東源訪問調查) 楊南郡、王素娥

調查概要：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田野調查訪問、崑崙坳古道相關史蹟實地踏查。獅子鄉內獅村、楓林村、內文村、牡丹鄉東源村，阿塿衛古道相關史蹟調查。

主要成果：崑崙坳古道雙溪口、內社、崑崙坳清兵營盤、舊來義、舊古樓部落遺址等史蹟地實地踏查，了解遺址及道路現況。訪問排灣族來義社頭目高武安、內文社頭目陳美蓮、內獅村長陳萬金等耆老，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行程紀錄：

5月28日

06:50 台北松山機場。

07:30 高雄小港機場，林古松先生開車來接。

08:20 雙溪口營盤址(排灣地名 Baburongan, 169M, 215121,2492256)

09:00 來義社頭目高武安先生家(232M, 216711,2491808)，之前因在檢查哨等不到許進生而往來古樓村，在此等候張道明與潮州工作站參加人員，同時拍照高武安家所陳列的石雕與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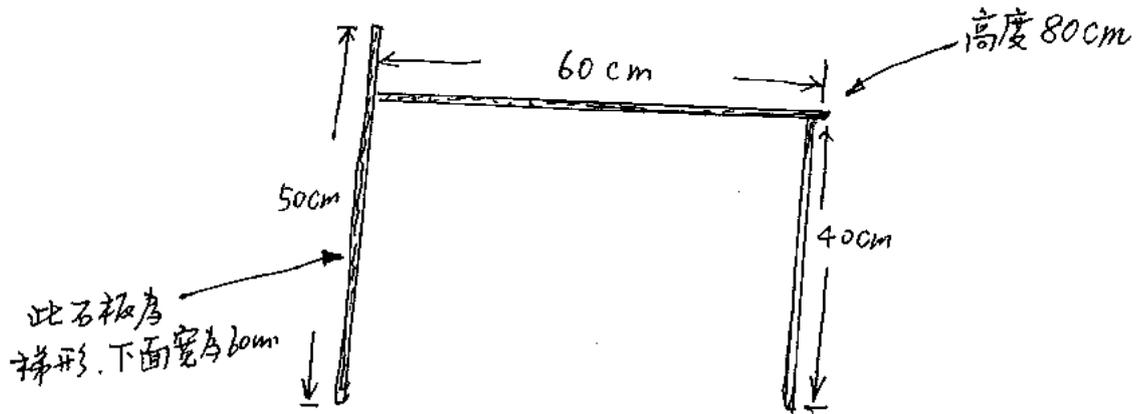
10:45 出發，往內社清兵營盤址。

10:55 內社(來義社)營盤址(排灣地名 Jaramis, 268M, 217839,2491673)
此地現為高武安的芋頭田，營盤疊石屋基遮掩在高大的芋葉內，打算等芋頭收成後再來測量。高先生在營盤附近，指示古道自雙溪口上來的路線，但因此地曾經開墾過，完全沒有古道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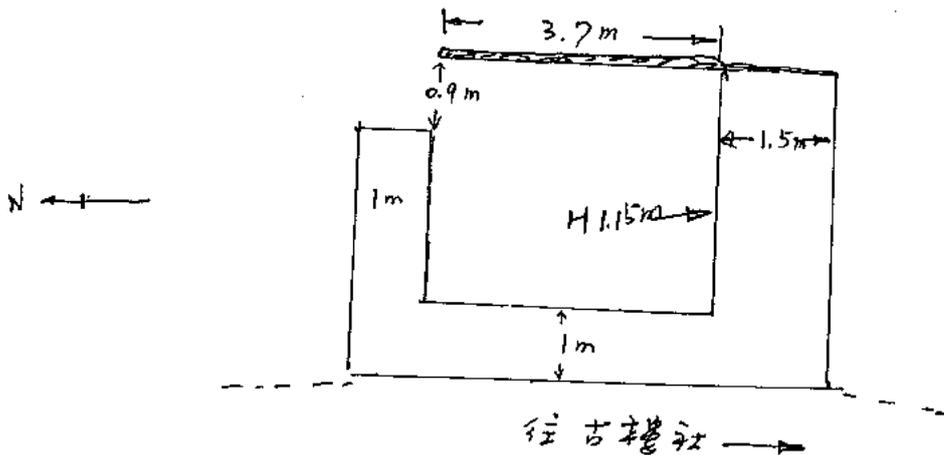
11:50 來義祖社 Kubuji (697M, 216537,2490839) 原為 300 多戶的大部落，日治時代在此種規那樹，目前為 10 林班 7 小班，蔓草覆蓋，僅餘數片石板。

12:45 來義舊社(588M, 298614,2491632) 民國 43 年遷村前，原為數百人的大部落，有國小、派出所。據高武安頭目說，這裡原本也是排灣族傳說中太陽生卵，孵出排灣祖先的地方，是真正的祖社，其位置在部落的稍上方，

接近稜線處。在此發現一個半毀的蹲式葬的石棺。形式如下：



- 13:40 苗圃 (969M, 220365,2490605) 午餐。
- 14:15 出發。沿長稜北側山腰路緩上。
- 14:35 遇小溪，水量豐沛 (1090M, 220433,2490169) 過後路徑以之字形陡升。
- 15:10 接上日治時代警備道路，相信此路也是崑崙古道的路線。路旁有柳杉行道樹，南側岩壁上有人工開鑿痕跡 (1209M, 220708,2490207)。休息等候林先生。
- 15:50 出發。道路平緩，路上看到 5 棵日治時代所栽種的柳杉行道樹。
- 16:15 開闊處 (1246M, 221206,2490248)，北向山坡原為耕地，其上有廢棄的工作小屋，僅餘下疊石牆。上去查看拍照。
- 16:30 出發。
- 16:40 台灣杉造林地樣區，有廢棄林道。
- 17:00 路上寬平處，等候林先生。此地已接近稜線。
- 17:20 往舊古樓叉路口。(1339M, 222019,2490109)，向東往大石巖，向南往古樓。往南，走古樓路。
- 17:30 寬平的稜線上，為柳杉造林地。路東側有石屋遺跡，(1381M, 222126,2490087) 形式如下：



17:48 出發。

17:50 浮築橋，長 6 公尺、寬 1.5 公尺、高 1 公尺，通過一個凹形地。(1375M, 222130,2490096)

17:55 路旁有疊石高 70 公分、寬 85 公分、深 43 公分，可供休息時放置行李，為排灣族的休息處 (1360M, 221306,2490248)。過後，路上倒木、樹根、石頭很多，山豬挖掘的坑洞也很多，天色漸暗，須戴頭燈。

18:49 小溪。

18:50 路上較寬處，紮營 (1236M, 221205,2488979)。旁邊有二個山豬先前睡過的土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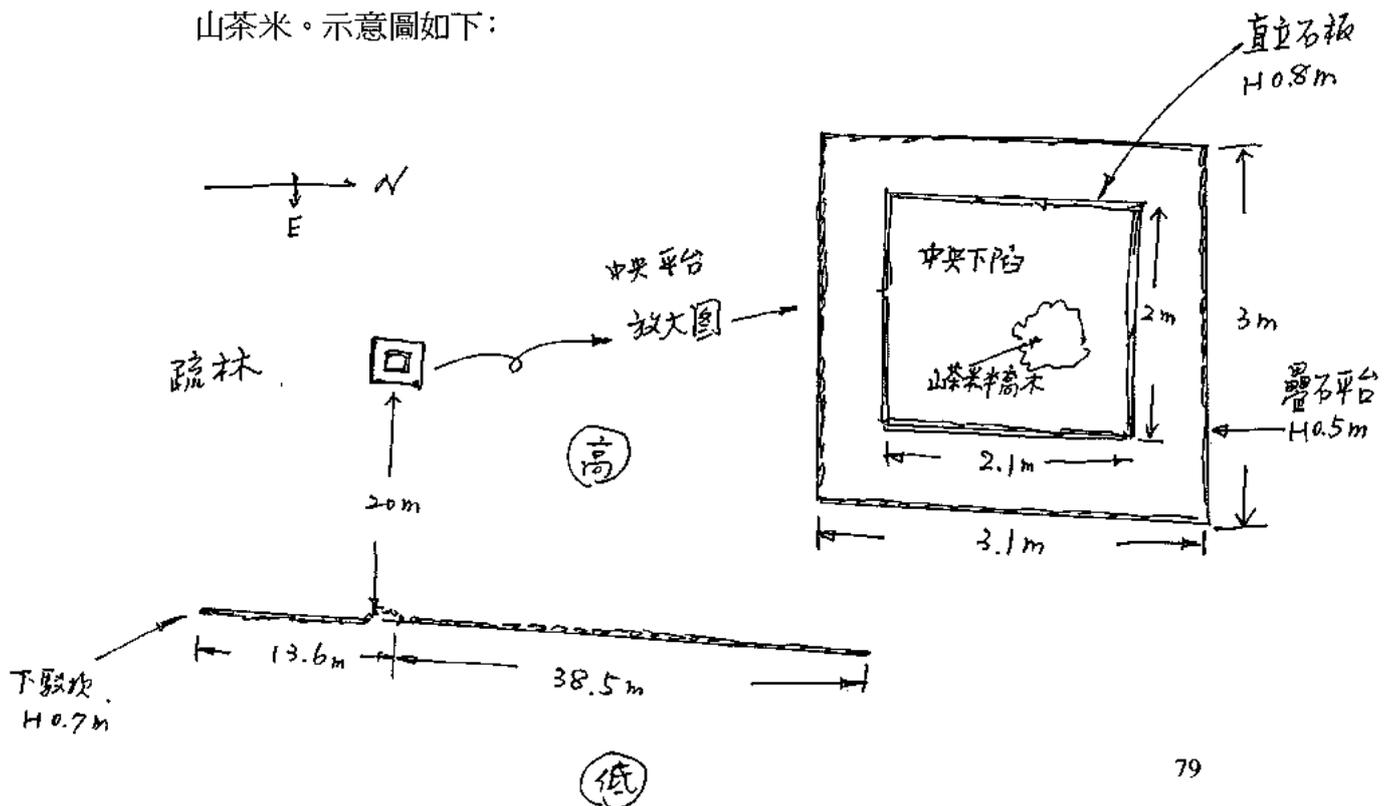
5 月 29 日

05:50 從營地出發，走回頭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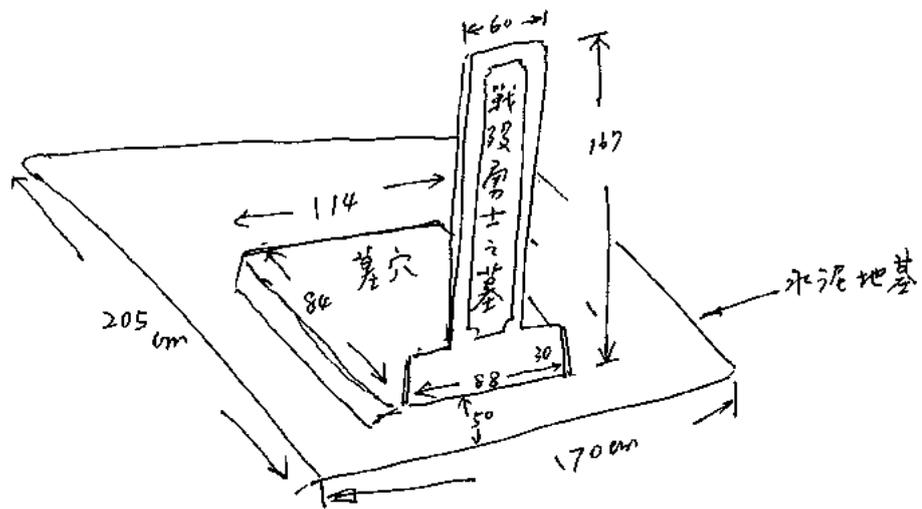
05:51 小溪，可看到昨天林先生摔倒的痕跡。

06:05 第一條長支稜，由此沿稜而上。稜線為東西向，西高東低。上稜點 (1298M, 221324,2489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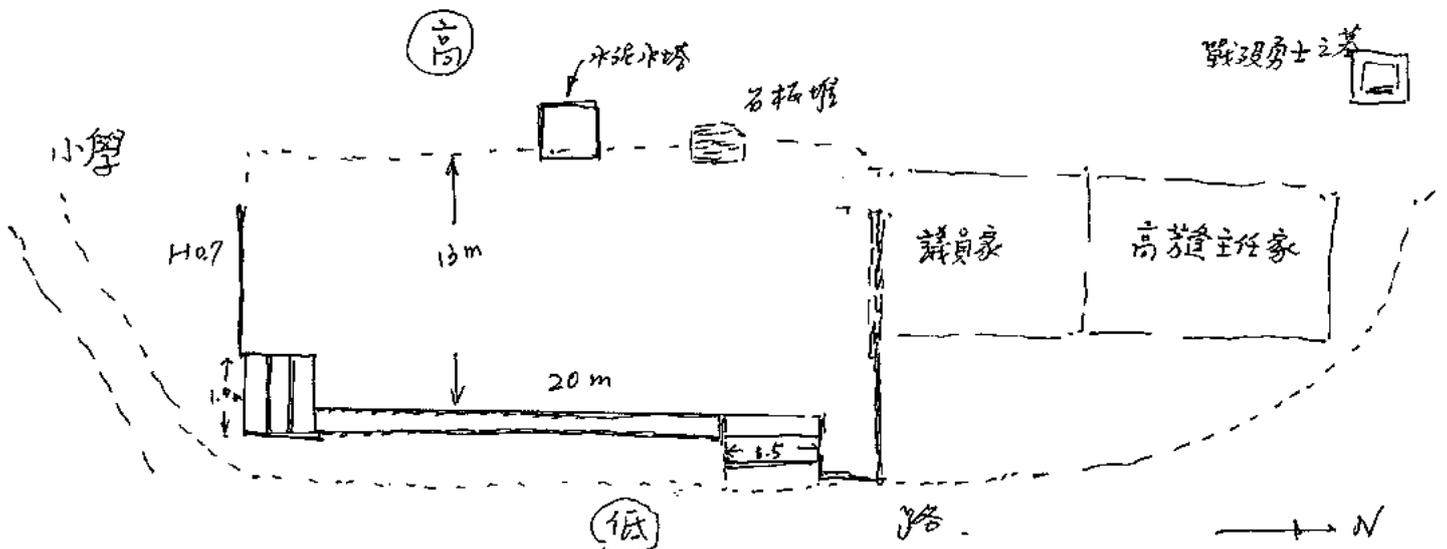
06:13 Kaliyaban 清營盤址 (1325M, 221257,2489296)，為稜頂的寬闊平台，其基地東邊方有下駁坎長 52.1 公尺、高 70 公分，基地約 450 坪。基地中央有一個正方形平台，邊長 3 公尺、高 50 公分。平台中間另有直立石板圍成邊長 2 公尺的正方形，石板高 80 公分，中間已長出一棵高約 3 公尺的山茶米。示意圖如下：



- 06:50 回到營地，早餐。
- 07:35 出發。路況不錯，路下方均有疊石駁坎。
- 07:50 石橋，橋墩疊石完整 (1226M, 221295, 2488732)。
- 08:00 戰歿勇士之墓 (1155M, 221586, 2488295)，此為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古樓社高砂義勇軍，骨灰盒的合葬地。前有石碑高 167 公分，後方為長 114 公分、寬 84 公分的長方形墓穴，上覆石板。(據古樓村高芳逢主任說，原本裡面有很多長寬約 12 公分、高約 6 公分的精緻木盒，他小的時候很頑皮，經常偷拿出來把玩，現在墓穴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戰歿勇士之墓下方的房子，即是他的老家) 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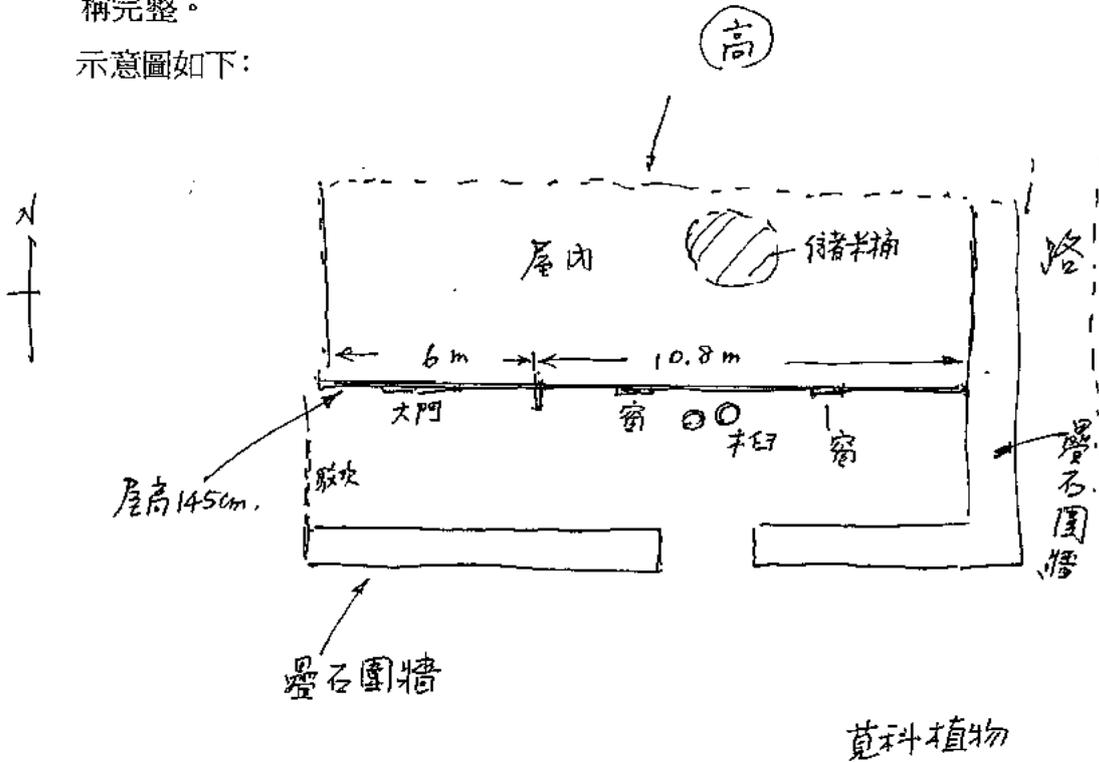
- 08:28 出發。
- 08:30 古樓駐在所 (1148M, 221623, 2488254)，示意圖如下：



09:00 出發。

09:05 排灣姊妹家，11年前(1993年)探訪古樓舊社時，姊妹二人仍在此居住，目前雖無人居住，但屋內仍留有儲存小米的大木桶，屋外有木臼，屋況尚稱完整。

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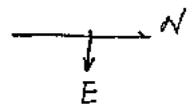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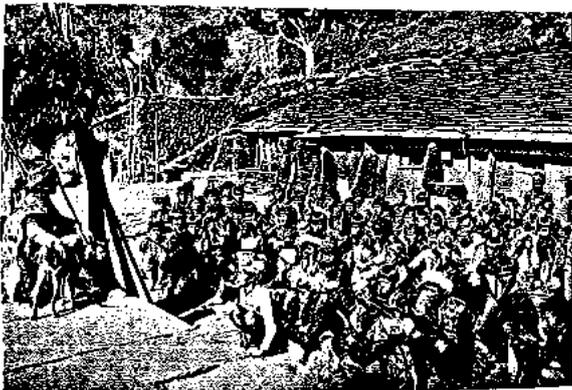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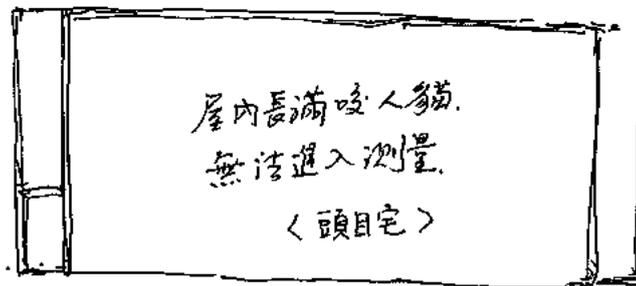


低

仙人掌

09:20 出發，走在部落內通道，路兩旁花木繁茂，是從前古樓居民所栽種。

09:25 頭目羅木蘭的老家，前有祭台(1170M, 221784, 2487949)。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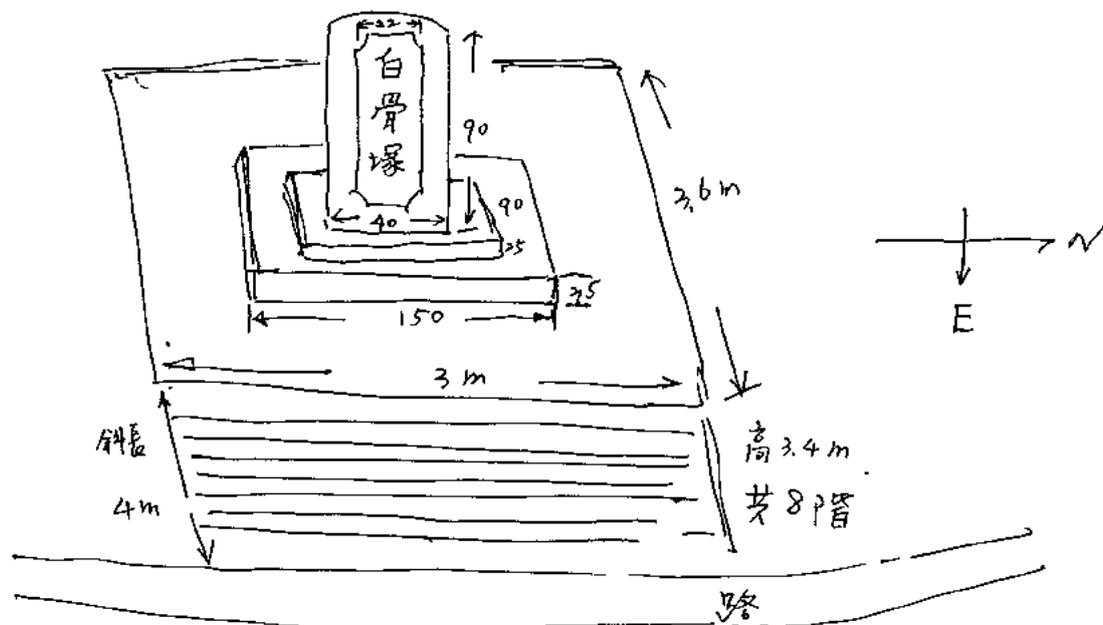


日治時代拍攝的古樓社頭目宅前會議

(一) 調查社署
 本圖係根據調查之內容，由本會繪製，其目的在於提供參考，其詳請參閱本會報告書。

09:35 出發，道路緩下，路基不錯。

09:40 白骨塚 (1118M, 221718,2487968, 排灣地名爲 Bokuluwan)，此塚爲日治時代，爲移風易俗，日警將鄰近各部落內所有的頭骨集中埋於此地，立碑合祀，規模雖不大，但十分莊嚴肅穆。示意圖如下：



10:05 出發。路況變差，密林陰濕，咬人貓很多。之後地形崩坍難行。

10:40 路徑切到南向的大支稜上 (1046M, 221875,2487499)，左邊可見到句奈山，在此休息 15 分鐘。

10:55 出發。原本的警備道路爲之字路，因倒木多而行走不易，所以直接沿稜陡下，稜線上原本都開墾爲耕地，一路都是石砌駁坎。

10:35 廢棄耕作小屋，之後有七佳社獵人到過的砍路痕跡，倒木被鋸開，路況漸佳。

11:50 支稜尾，之後爲斷崖 (836M, 222107,2486831)，站在此地右手邊 (西南方) 隔溪可見到 Kurasa (古樓社祖社)，左邊可看到瀑布。在此休息 10 分鐘，觀察地形。

12:00 出發。斷稜東南邊有小路可下，之字形路快速下降，路況尙佳。

12:35 沿路下方種著十幾棵山梔子，開滿白花，香氣瀰漫。休息 5 分鐘。

12:40 出發。路況變差，時常需要橫切崩塌地。

13:00 溪底獵寮 (499M, 221629,2486295)，此溪爲七佳溪的小支流，在此午餐。

- 13:30 出發，順溪而下，在小溪與七佳溪匯流點附近，橫切碎石崩坡而行。（原本的警備道路應該翻過匯流點的小支稜，以吊橋通過七佳溪。）
- 14:00 七佳溪主流溪底（415M，221648,2485956），涉水過溪。休息 20 分鐘整理浸水的衣物鞋襪。
- 14:20 出發，先往下游走，在吊橋遺址下方，強登石壁。
- 14:25 吊橋遺址（455M，221590,2485062）。
- 14:30 出發，日治時代的警備道路順七佳溪南岸山腰而行，路基清晰易走。酷熱。
- 15:20 產業道路。
- 15:25 見到接駁車，帶來西瓜消暑。在此等候全體隊員到齊。
- 16:15 出發。由於產業道路路況不佳，另一輛車停放於老七佳，在此分批載送隊員。
- 16:25 老七佳。在此等候第二批隊員。
- 16:50 出發。
- 19:00 萬巒豬腳晚餐。

5 月 30 日

上午 久保山北稜，劉寧忠先生工寮（787M，216332,2490558）。此地原為日治時代規那（金雞納樹）及茶園，共有 200 多甲規那樹造林。目前路旁仍可看到許多規那樹，以及 7、8 尺高的老茶樹。

下午 古樓村蕃產交易所拍照，位在古樓基督教傳道會對面。

古樓村中正路 21 號，古樓國小高芳逢主任家。高主任是來義社頭目高武安的的二女婿，排灣名為 Gulilik（古力力）。訪談內容如下：

1. 古樓有三大頭目家族 Giring、Lingchal、Ladan。其中 Lingchal 頭目家在第二代 Jupulan 當頭目時，改家號為 Chulivokan。Ladan 則搬到台東縣大武鄉土坂。
2. 古樓社的排灣族五年祭 Maruvok，在民國 70 年代之前，每當要舉辦時，村中就發生大災禍，因此，在教會的鼓動下，停辦祭典。民國 69 年，當時的鄉長高德成倡議恢復五年祭時，還被西班牙籍神父控告。
3. 後來由世界展望會推動，恢復五年祭的舉辦，但是去除祭典內涵，將其視為民俗活動。
4. 洪平順的家族原本是祭司，但因 Giring 家族曾犯過被驅逐，無法主持

祭典，而在祭典時代替頭目主持儀式。

5. Ladan 家族搬到土坂，自行舉辦五年祭。

再度來到來義頭目高武安家，參加排灣族傳統歌謠錄製完成的發表會。由目前在台北藝大音樂學研究所就讀的周明傑老師於 2003 年起負責採集、錄音、曲譜整理，2004 年燒錄成 CD 發給參與錄音的老人家。其中有一首名為「官兵」的歌謠，歌詞隱約可聽出開路到後山台東的諧音，應是崑崙古道開路時清兵所唱。

高武安家中的 Kris 刀（青銅匕首），是祖先代代相傳，光復初期，因擔心被沒收而藏起來，直到民國 86 年，返回舊來義社祭祖時，才在泥土下的陶甕中找出來。

5 月 31 日

08:45 內埔汽車旅館出發。

09:30 內獅村內獅國小，沈金國主任，介紹熟悉內文社的長老村長陳萬金先生。

09:40 陳村長工寮，現正在採收愛文芒果。村長外出開會，約定下午再來訪問。

10:15 獅子鄉楓林村楓林 1 巷 31-1 號，訪問馬王米子（76 歲），訪談內容如下：

1. 馬王米子原本是內麻里巴社人，從前必須從內麻里巴社到外麻里巴上學。唸到教育所四年級時，全村遷治楓林村，但是還是回到外麻里巴上學。
2. 當時從枋山來回外麻里巴是一天的行程。學童住宿教育所，家長每週負送食物供應，早上由枋山出發，因為是上坡路，要到午後才能抵達。

10:45 訪問楓林村村長黃春英女士（來自台東縣達仁鄉）、獅子鄉鄉民代表會秘書李進鶯女士、老獵人余真正（67 歲，排灣名 Balitz），有關該鄉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

今年（2004）3 月，曾辦理返鄉活動，從枋山開車走產業道路可到內加芝來，由此砍草回舊部落，芒草密生，冬季較易通行。

12:05 獅子鄉內文村訪問村長張平和（50 歲），訪談內容如下：

1. 內文部落是在民國 36、37 年遷至現地。其中 Rovaniyau 頭目一家，單獨被強迫遷至牡丹鄉東源村，原因是頭目勢力龐大，政府不願意讓他影響社眾。目前的頭目是陳美蓮，住在東源村 93 號。
2. 從前從舊內文社來回枋山，是一整天的路程。

3. 張村長曾回舊內文，走枋山溪到產業道路底，由路右方，砍草直上舊社。
 4. 日本警備道路是由現在的內獅派出所旁邊上去，但因為開闢產業道路，此路數十年無人行走，可能完全被密林芒草封閉。
- 13:00 牡丹鄉東源村 51 號，凡伊斯山野菜館午餐，以及訪談餐廳老闆董實牧師及內文社大頭目陳美蓮女士。訪談內容如下：
1. 董實（61 歲，排灣名 Zonok Chabai），原為內麻里巴社人，民國 36、37 年遷至現地。其父親 Sawulu Chabai 在遷村時意外死亡。
 2. 陳美蓮的祖母原是內文社的大頭目，其入贅的祖父陳村成原本是日治時代的乙種巡查。光復後被強迫遷村時，因為政府害怕祖父會帶領村人反抗，所以單獨一戶被遷至麻里巴人居住的牡丹鄉東源村，而不讓他與部落的人同住在獅子鄉內文村。
 3. 民國 38 年 228 事件時，祖父與父親被帶走，家中文物包括石雕、木雕、以及大頭目的傳家寶，三支 Kris 青銅匕首，全部都被沒收。據說現存於台灣國家博物館。
 4. 小件物品如首飾等，被表弟廖光亮取走，現收存於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 32 鄰新斑鳩 42 號廖家。
- 17:00 回到內獅村陳萬金村長工寮，訪問陳村長。訪談內容如下：
1. 陳村長是內文社人，4 歲時（民國 36 年），內文社被強迫遷村，遷村行動直到民國 39 年才完成。他的父親認為新部落的位置太偏遠，因此遷到內獅村，部分內文社人也隨著遷到內獅村居住。
 2. 日治時代的理蕃道路，由內獅社開始，目前的產業道路是由理蕃道路拓寬而成，路線平緩好走。
 3. 民國 6、70 年代，內獅人順著理蕃道路到內文社、內麻里巴社一帶，採黃梔子、一點紅帶出來販售。
 4. 老獵人蔡泰順是最熟悉部落道路的，路程是內獅到舊內文 2 小時，過河後到麻里巴，再翻過中央山脈到阿塋衛（Arui）。
 5. 民國 60 年代，南迴鐵路勘查路線時，陳村長曾參與測量工作，當時一天之內可從內獅到阿塋衛。
 6. 日治時代在舊內獅一帶，曾經栽種咖啡樹。
 7. 調查阿塋衛古道，最好選擇秋冬乾季時，草木較稀疏，也不會遇到夏

季的暴雨。

18:30 枋寮，在此搭乘客運到小港機場。

20:00 小港機場，搭機返台北。

崑崙古道人文史蹟調查：

第三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8.19~20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

調查概要：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大武鄉土坂村、金峰鄉歷丘村、新興村、屏東縣春日鄉南和村等地田野調查訪問，阿塿衛古道與崑崙古道相關史蹟踏查。

主要成果：阿塿衛古道安朔溪初勘，訪問排灣族古樓社 Ladan 家系頭目陳枝仔、近黃社頭目邱玉英等耆老以及古樓社 Giring 家系頭目胡美金，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行程紀錄：

8月19日

08:15 台北松山機場出發。

09:20 高雄小港機場，林古松先生來接。駕車走南迴公路。

12:00 達仁鄉安朔村9鄰18號，大武國中葉神保校長家。

葉校長的父親是麻里巴人，母親是內文人，分別於日治時代，昭和15年（1940）遷來，其妻為牡丹鄉平埔族馬卡道人。

12:30 葉校長作東，邀請其堂舅張金生一同午餐，張金生（54歲，也是內文社 Rovaniyau 家系女頭目陳美蓮的堂叔），目前就讀政大民族所博士班，今年年初寒假時，展開達仁鄉的傳統領域調查工作，達仁鄉共有48個部落遺址。張先生於民國91年成立「箕模族文化發展協會」，對於箕模族的定義見解，與來義社頭目高武安不同，他同時是 Rovaniyau 宗親會總幹事。

14:00 從葉校長家中出發，搭乘校長的卡車往南迴鐵路施工道路，前去查看阿塿衛古道地形。車道沿安朔溪（阿塿衛溪）南岸往上游行。

14:03 葉校長指出車道南邊山上，曾有許多石棺出土。

14:10 3.5K，水泥橋，過安朔溪。

14:30 5.3K，Chocochochla 小社遺址，社名為相思樹之義。

14:35 7.8K，南迴鐵路中央隧道東口，南迴鐵路以高橋過安朔溪。

14:36 8K，施工道路盡頭，安朔溪攔砂壩。南邊上方為阿塿衛社舊址，北邊溪對岸稜線上方原為 Sologi 家族之舊部落，Sologi 家族遭受 Paqaroqaro（東海岸排灣族）攻擊，幾乎滅族，其遺孤翻過中央山脈，逃到內文社 Rovaniyau 家族勢力範圍內，獻出土地請求保護，因此，中央山脈以東的阿塿衛溪流域，後來就歸屬於 Rovaniyau 家系頭目管轄。

15:00 回到葉校長家中。訪談葉校長與張金生老師。訪談內容如下：

1. 葉校長的母親是內文 Kinajan (根也然) 社人，於日治時代昭和 15 年，當她 5 歲時，在日警安排下東遷。當時，日人原本要將內文社遷至靠海邊的南田，族人不願意，而執意遷到原為 Rovaniyau 領地的安朔村現址。遷村時，族人攜帶大批家當，沿阿塋衛古道走 18 小時，才到達安朔。
2. 原在山上的阿塋衛社，早在大正 9 年 (1920)，已經遷到安朔村現址，當時也叫做阿塋衛社。
3. 阿塋衛的原住民發音應是 Aljungits，意思是由小物集成大物，也就是說，是由許多小社所組成的大社。
4. 民國 80 年代之前，陸軍野戰部隊經常從枋山走阿塋衛古道到安朔，夜晚借宿於大武國中。
5. 從前，排灣人在秋季時，會出動到平地搶奪財物，稱為 In Ilavas，葉校長家中即有一個年代久遠的閩南式櫥櫃，相傳是祖先在內文社時搶奪所得，外祖父不辭路途遙遠，自內文社搬到安朔。

17:20 往森永，走鄉道。

17:40 森永村 7 鄰 150 號，訪問排灣長老 Gulili Vavavalu (漢名吳國風，88 歲) 請葉校長翻譯，訪談內容如下：

1. Gulili Vavavalu 原來住在 Tarilik (大里力) 社，大穀駐在所下方。
2. 日治時代大里力社、近黃社、諸野葛社，都屬於土坂監督所管轄。
3. 清代的諸也葛營盤很大，基地整得很平坦，石造的高牆很高而且堅固。
4. 從前，大里力社人購買重要的東西要到潮州，去時，在古樓社過夜，然後走崑崙古道到潮州過夜。回程時一樣必須在古樓社過一夜。
5. 大里力社人將山產、藤、薯榔，揀到土坂販售，然後帶錢去潮州買鐮刀、農具、斧頭、棉被、花布、火柴等。
6. 日治時代森永星の園株式會社及騷野義藥廠，在森永一帶開闢農場，種植咖啡、可及規那，但是種植並不成功，Gulili Vavavalu 於民國 40 年搬到森永時，田園都是一片荒廢。

18:30 回程，走南迴公路，路上遇修路交通管制，耽擱一陣。

19:20 回到葉校長家中。晚上借住校長家。

8 月 20 日

崑崙坳古道人文史蹟調查：

06:00 離開葉校長家，在大武早餐。

07:40 達仁鄉土坂村，古樓舊社第三頭目家系 Ladan 的第 15 代頭目 Ladan Tsumako（漢名陳文生），在日治時代昭和 16 年（1941），應日本警察要求東遷，先是在東高社（Tolgao，舊譯拖狗社）定居，再遷至土坂現址。

08:10 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 4 鄰 57 號，古樓社 Ladan 家系第 16 代女頭目 Balu Ladan（70 歲，漢名陳枝仔）家中，訪問陳頭目及其繼承人大女兒陳美花。訪談內容如下：

1. Balu Ladan（陳枝仔）誕生在古樓社，7 歲時隨父親翻過中央山脈遷村到東高社，19 歲時，遷到土坂村現址。
2. 土坂社在日治時代人口很少，其頭目包家與古樓社有姻親關係，因此向警察請求，希望古樓社姻親能遷來定居。當時，第 15 代頭目 Tsumako Ladan 答應日警願意遷來，事後發現新居地東高社地理位置偏遠，非常後悔，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民國 42 年，因東高社土地狹小，再度遷社到土坂村現址。
3. 當年從舊古樓社共有 74 戶隨頭目東遷，遷移前先慎重祭祖，用占卜的方式，將祖靈認可的東西包括陶甕、石板、簷板、石刻祖先像、祭祀用小米酒筒、靈石等搬到新家。
4. 在新家建立祖靈屋，保存了古樓社的傳統。
5. 出示古樓社舊部落地圖，古樓社原有 409 戶，是台灣高山最大的部落。
6. 出示多幅家族老照片，以及一簇從前被馘首者的頭髮。

10:00 離開陳頭目家。

11:00 歷坵檢查哨，訪問社區發展協會楊秀英理事長。訪談內容如下：

1. 歷坵的住民來源有二，其一是屬於 Rovaniyau 系統的 Rulakas 社人，其二是 Koabal 社人，自 Koabal 社遷到浸水營古道旁的出水坡社，再遷到此。楊理事長本身是 Koabal 社人。
2. 歷坵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91 年，其主要工作目標為
 - * 社區林業的經營，種植樟樹以符合 Rulakas（意為在樟樹林中）之原貌。
 - * 找回部落精神，學習母親的傳統技藝。
 - * 護溪，每年 4 月 16 日到 11 月 30 日封溪，以保護水族資源。
 - * 社區營造，社區新風貌的建立。

第四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9.14

參加人員：楊南郡

調查概要：探詢東部地方人士與官員，有關崑崙古道近黃社舊址以東，屬於金崙溪岸的對外聯絡道路近況。

主要成果：訪談地方人士，獲得許多寶貴資訊。（由於天候不佳，未能進行實地勘查。）

行程紀錄：

9月14日

09:40 飛抵台東機場，搭林務局公務車，往台東林管處參加會議。

14:20 出發，前往位於嘉蘭的金峰鄉公所。訪問農業觀光課吳善德課長與鄉民代表副主席左玉輝。訪談內容如下：

1. 今年是林務局推動「國家森林步道四年計畫」的第二年。為配合此計畫，金峰鄉公所將於本年10月起，開始整建金崙溪近黃溫泉和都飛魯溫泉對外聯絡道路。
2. 目前一般前往溫泉的遊客，都是利用從歷坵沿山腰開闢的產業道路，在半途下到溪底，再往上游道溫泉。（清代崑崙古道原本較接近溪底，但是目前因有產業道路，沒有人使用古道進出。）
3. 左玉輝副主席原為近黃社人，目前住在新興村（Sabul），他將配合崑崙古道的調查，與同樣住在新興村的近黃社耆老利來財，一同前去舊社看看目前的狀況。
4. 舊部落是祖先長眠之地，要去勘查勢必驚動祖靈，必須事先祭告祖先才能成行。

17:00 由於午後雷雨溪水暴漲，原本預計明日上山的行動只好取消。返回台東林管處。

19:00 搭機返回台北。

第五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9.18

參加人員：楊南郡

調查概要與成果：專訪古樓社頭目羅木蘭女士，並審視從古樓舊社搬下山，屬於頭目家族的珍貴文物。有助於了解崑崙古道上所遺留的人文史蹟內涵。

行程紀錄：

9月18日

06:00 新店出發。

07:30 松山機場搭機往高雄。

08:30 高雄小港機場，國立屏東師院派車來接。

09:30 以南部原住民族群移動為題，作專題演講。

13:30 離開屏東，前往來義鄉古樓村。

14:20 抵達古樓村，訪問古樓國小高芳逢主任，請他引介往訪古樓社 Chulivokan 家系頭目羅木蘭女士。

14:30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82 號，訪問 Chulivokan 家系第 13 代頭目羅木蘭女士（51 歲，排灣名為 Galaigai Chulivokan）。訪談內容如下：

1. 羅木蘭頭目表示，Chulivokan 是台灣西部唯一代表古樓社的頭目家系。另一個頭目家系 Ladan，遷居於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現任頭目是第 16 代的 Balu Ladan（漢名：陳枝仔）。
2. 枝仔是羅木蘭高祖父的弟弟所傳下來的另一支頭目家系，他們雖然在日治時代聽從日警安排，遷居到台東土坂，但是與西部的頭目家系仍舊維持親密的關係，陳枝仔到西部參加五年祭時，都是住在羅木蘭家，羅木蘭稱她為 Vu Vu（祖母或其他女長輩的敬稱）。另外，土坂村包姓頭目，也是 Ladan 家系，但是在更早的年代就搬到東部。
3. 古樓舊社原本還有一支名為 Giring 的頭目家系，早年 Giring 族人勢力龐大，幾乎佔古樓社人口的一半。但是在某次五年祭活動之前，Giring 家族的兩兄弟為了刺竿的長短而爭執，結果互相持長竿刺殺對方而同歸於盡。因為違反祖訓，Giring 家族遭受放逐的命運，其後代曾遷移至南勢湖，但不被當地人接納，再遷往七佳、南和等地居住，勢力日漸衰微。
4. 今年 10 月 26 日~30 日，古樓村將舉行五年祭，目前正在忙於籌備工

作，這是羅木蘭女士繼承其父親的頭目職位後，第二次舉辦的五年祭。目前住在南和村的古樓社後裔胡美金，是自稱為 Giring 家族頭目吳開花（已故）的外甥女，也自稱為 Giring 家族的頭目繼承人。南和的族人將在巫婆的帶領下，來古樓村參加五年祭，但是不能參與主持祭典。

5. 羅木蘭頭目的母親來自來義社頭目家系，其祖母來自古樓社頭目家系。現任來義社 Rovaniyau 家系頭目高武安是羅木蘭的堂伯，古樓與來義兩頭目家族是親戚。
6. 古樓社與來義社，於民國 46 年分別遷移下山定居於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與春日鄉南和村。遷村時，羅木蘭的父親，當時的古樓社頭目，特別雇工將道路修好，因此可以將舊部落的重要文物例如祖先像石雕、雕刻的屋簷板等搬下山來，安置於頭目家靈屋與前院。

17:00 羅木蘭頭目很親切的逐一介紹從古樓舊社搬下來的文物，並帶領我們到她的田地旁，屬於第一代頭目 Mujamaji 和第二代頭目 Tjagaraus 的二座小靈屋。這一塊田地也是遷村後最早舉辦五年祭的場所。

17:30 拍攝頭目家中與祖靈屋中的文物二十餘件，並由頭目本人一一講解。這些極具歷史的文物如下：

- * 前庭左側的大型男祖先石雕板，背後有清代的辮子。
- * 掛在祖靈屋門楣上的木刻簷衍板。
- * 祖靈屋外壁左側的大型女祖先石雕板。
- * 祖靈屋內的男祖先石雕板。
- * 黃銅盆 2 個
- * 有耳大形銅盆（羅木蘭頭目說這是頭目家族嬰兒的澡盆。）
- * 3 個青銅深盤，盤外有雙龍雕紋，盤底有「大宋年製」銘文。
（羅木蘭說類似這樣的銅盆及銅盤，頭目家中大約收藏有 20 個，都是清代官員所餽贈。）
- * 靈屋內的木雕簷衍板。
- * 占卜用的竹筒，內有「全豬骨頭」（含頭骨、脊骨、肋骨、腿骨各一塊，代表一隻全豬）
- * 祖傳古老小甕（羅頭目說這個小甕年代非常久遠，很有靈性，族人祈福或問神解惑時，都來祭拜它）

- * 靈屋內的兩個壁龕，分別在靈屋入口的右側與對面，稱為 davi，五年祭時要向壁龕祭拜。

以上為靈屋內的文物，以下為放置在羅女士家二樓，大兒子羅武雄（下任頭目，很有藝術天份，曾獲原住民雕刻比賽首獎。）的工作室四周牆壁的文物。

- * 羅木蘭的曾祖父，第 10 代頭目 Kalchanau 與妻子 Zankin 的盛裝合照。
- * 有山羌牙串飾的高甕及各式編藤保護並飾以山豬牙的陶甕。
- * 歐洲式的盜壺十餘個，是荷蘭人的贈禮。
- * 四幅第 11 代頭目 Chanupaq（羅木蘭的祖父）的照片，其中一幅是頭目一家人站在舊宅之前所拍，此舊宅後來作為祖靈屋。

此外羅家的客廳四周，也陳列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數量龐大的琉璃珠頸飾、歷代頭目的服飾，型式各不相同，其中一頂頭目的帽子，繫著一束紅髮，據說是從被馘首的荷蘭人首級上取下來的。另外，還有荷蘭古槍、飾有紅頭髮的長矛，以及清代乾隆和嘉慶年代燒製的青花大海碗。

- 18:10 離開古樓村，前往小港機場。
- 21:30 高雄搭機。
- 22:30 台北

第六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10.7~8

參加人員：楊南郡、張道明、劉寧忠（後二人參加 10/8 行程）

調查概要與成果：

1.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訪問阿塿衛古道主要部落內文社的後裔。
2.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查看崑崙坳古道內社營盤遺址現況，與通往舊來義的古道路口。

行程紀錄：

10月7日

08:35 台北松山機場出發，搭機往台東。

09:30 台東豐年機場，林管處派車來接。

10:00 台東林管處開會。

14:30 住在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的太魯閣族范炳坤老夫婦，與兒子范清龍、范若望特地前來會面。

14:40 搭乘范若望（Jowang Masang）車前往延平鄉桃源村「布農部落」，中途在咖啡廳與范家討論太魯閣族自西部東遷至立霧溪流域的史實，與移民路線。

16:30 「布農部落屋」訪問排灣族內文社頭目後裔廖光亮。

17:20 范先生一家回程。與廖光亮返回卑南鄉初鹿村 32 鄰新斑鳩 42 號（巴蘭遺址入口），其家中設有陶藝工作坊。訪談內容如下：

1. 廖光亮（42 歲，Churui Rovaniyau）出生於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是排灣族內文社 Rovaniyau 家系女頭目陳美蓮的表弟。
2. 陳美蓮的祖父陳新誠，於日治時代擔任內文警官駐在所乙種巡查。昭和 18 年（1933）的照片顯示，他是警官兼教育所教師，日本名字叫做奧村さん，他是廖光亮的外祖父。
3. 廖光亮的媽媽出生於昭和 17 年（1932）。昭和 19、20 年（1934、1935），內文設大頭目和部分社眾，在日本理蕃當局的規劃下，遷村至現在的獅子鄉內文村，戰後不久，頭目一家遷入牡丹鄉東源村，東源村是麻里巴社群的遷徙地。
4. 陳美蓮的祖父（當時的頭目）、父親、叔父，於 228 事件時，遭受當局逮捕、拷問，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推究原因是頭目曾任日本警官，平日都講日語，且在族群中保有勢力，為國民政府所疑懼，故藉機將其

殺害。

5. 關於內文社頭目家中的文物去處，在日本戰敗前一、二年的遷村時，日本警方將大頭目家中的大型文物如祖先石雕像、簷衍板木雕刻精品，沒收後交由台北帝國大學收藏。小型文物如琉璃珠、銀飾、貝飾、刺繡服飾等，則由頭目的女兒（廖光亮之母）保管。當年遷居至東源村時，賣掉部分文物籌錢購地，其餘的小文物目前收藏在廖光亮家中。
 6. 廖光亮目前從事陶藝與琉璃珠的復古創作，多次以「巴蘭陶藝九鳥燒」為品牌參加展示會，深獲好評。
 7. 廖光亮住家的後方為考古遺址，稱為巴蘭遺址，據說可能是小矮人的遺址。
- 21:30 延平鄉桃源村的布農人，聽說我在廖光亮家中過夜，特地前來探訪。他們是熱心推動布農文化復興的人士，其中一人是「布農部落屋」主人白牧師的胞弟那布，他積極推動返回內本鹿舊址。另一人是阿杜勒·買布特，他的祖先原是高雄縣六龜鄉的漢人，因為從事「換番」（山產交易）工作而布農化，最後歸化為布農人。當晚談論話題為內本鹿 14 社部落遺址與內本鹿古道的史蹟、沿革與現況。

10 月 8 日

- 07:20 審視廖光亮家中所收藏的內文社大頭目家祖傳的琉璃珠串和其他文物。
- 08:00 廖太太開車送我到台東火車站。
- 09:10 搭乘南迴鐵路火車往潮州。
- 11:30 潮州站，屏東林管處張道明與劉寧忠來接。一同前往來義鄉進行田野訪問與崑崙古道遺址勘查。
- 13:00 古樓村古樓國小高芳逢主任陪同，前往來義高中觀看收藏的古樓社古文物，結果發現只有三件是真正的古物，其餘都是師生創作或仿做的新品。
- 14:00 前往「來社吊橋」遺址觀察從橋頭直上舊來義社的崑崙古道口，由於來義林道開通後，這一段一公里多的古道已荒廢，且路口已被新建的房屋封住，目前難以通行。
- 14:20 內社營盤遺址，發現遺址已被推土機整平，史蹟物完全破獲，旁掛紅布上書：勞委會補助，由來義村邏發尼耀文化促進會主辦的「邏發尼耀文化生態旅遊園區」建設工程。在 Rovaniyau 家系頭目高武安先生家所有的土地上，具有 130 年歷史的清代「內社營盤址」，卻因為進行「文化建設工

程」而遭受全面的破壞。令人歎惋。

15:00 來義村 Rovaniyau 家系頭目高武安先生家，訪問頭目請其說明推平古蹟的理由。據頭目的解釋是：

1. 他和兒子們集資，準備在內社營盤遺址上興建羅發尼耀文化園區，裡面將展示頭目家的石雕、木雕及其他傳統文物。
2. 原本說好要保存內社營盤的基地疊石，但是推土機工人以施工不易，一舉將遺址推平，他將建「內社清兵營盤紀念館」以資補救。
3. 高武安先生在內社營盤遺址上，曾發現陶片、槍彈等，可能是清兵遺留的史蹟物，將會一起放在內社營盤紀念館內供人付費參觀。
4. 未來園區內將提供住宿及餐飲，預定三年後完工開幕。

高武安先生還談到民國 43~46 年，來義社社眾從舊來義社陸續遷村至來義村現址。來義村曾於民國 65 年舉行最後一次五年祭，當時高武安尚未信奉基督教，後來他本人入教，加上其他已信教的長老反對祭典，來義村就不再舉行排灣傳統祭典了。

16:30 離開來義村。

18:40 高雄小港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七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10.25~26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

調查概要：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古樓五年祭現場觀察與田野調查訪問，崑崙古道相關史蹟踏查。並訪問參與祭典的台東達仁鄉長包世晶及土坂女頭目包秀美。

主要成果：現場觀察五年祭的迎靈儀式、刺球、負重比賽，並進入羅木蘭頭目家靈屋，近身觀察巫婆所進行的各項儀式。

行程紀錄：

10月25日

12:00 新店家出發，前往機場。

13:00 松山機場，因颱風警報，國內航線飛機全面停飛，轉往台北火車站。

14:30 自強號火車往高雄。

17:56 轉莒光號火車往屏東。

20:15 屏東火車站，山友高小姐來接。

21:00 來義鄉古樓村，先去參觀新闢的五年祭刺球場地，再到中正路 82 號，女頭目羅木蘭家拜訪。頭目家庭院已有一大擔小米，共重 280 斤，其中小米淨重 250 斤，另外 30 斤是擔小米的大麻竹的重量。這是明天五年祭負重比賽要挑的擔子。比賽過後將作成小米酒，供祭典最後一天刺中最後一球的英雄，與眾人慶祝時飲用。頭目家中已有外鄉親戚多人在庭前飲酒敘舊。羅木蘭頭目說起古樓村（新古樓）舉辦五年祭的緣由：

1. 民國 46 年，古樓社在國民政府的政策下，開始遷村到平地古樓村現址，當時只有部分社眾先遷下來，直到民國 49 年才完成全部的遷村。
2. 遷村後農作物常遭蟲害，收成很差，加上居民思念山上的日子，很多人罹患精神病，當時的頭目（羅木蘭的父親）主張要恢復舉辦五年祭以撫慰祖靈及村民。
3. 民國 54 年舉辦遷村後第一次五年祭，祭典的場地在頭目家的田地上（位在羅木蘭家東南方不遠處，當地有二座古樓創社祖先的小靈屋）
4. 五年祭應該在天未亮即開始，第一球刺出時應是面對初昇的陽光，但是現代人起的較晚，明天大約五點半可到她家，觀察五年祭的準備工作。

22:00 到高芳逢主任家借宿，高太太拿出原住民外衣及帽子供我們明日參與祭典時穿戴。根據規定，未穿戴傳統服裝者不能進入會場參觀。

高主任解說五年祭的緣由如下：

1. 傳說五年祭原本是三年祭，相傳在神權時代，古樓社的創設祖先里莫基，與創世神相約每三年一會，以焚燒小米稈和豬脂的青煙為號，引領祖靈降臨與後代子孫相會，刺球活動就是為了愉悅祖靈而舉行。
2. 某次祭典前，頭目家族的兩兄弟為了誰該拿最長的刺竿而爭執，憤而持刺竿互相刺殺而雙雙亡故，因而停辦祭典五次（15年）。
3. 停辦祭典後部落諸事不順，後來有位通靈的巫師，傳達創世神的指示，要部落恢復祭典，為了與先前不祥的三年祭區隔，而舉行五年祭。
4. 五年祭期間有許多禁忌，例如不可抽煙、不可收割黃麻、搓麻繩、刺繡、織布、不可攜帶刀械進入刺球場、女性不可進入刺球場，參加刺球的勇士也要禁慾等等，以防止惡靈附身。

10月26日

- 05:30 清晨天色尚暗，穿戴整齊，到女頭目羅木蘭家，觀察五年祭前的準備工作。頭目手持一大束香蘭草葉，分別繫在家中的用具及家具上以辟邪，也在我們身上各繫了一條草葉，吩咐我們在五年祭期間不可取下來。
- 06:30 天色漸亮，盛裝的排灣族人也紛紛向古樓村的祖靈屋祭場集中，頭目、巫婆與長老坐在靈屋前的石砌平台，參與刺球的勇士則提著用相思樹皮纏繞而成的藤球進入祭場，這些藤球將要受到祈福，使刺球活動能夠圓滿。
- 07:00 祭師 Gabon Gaulugan（54歲，漢名沈清波）開始念咒語，據說是一種古語，其意思並不十分了解，咒語能把獻給祖靈的幾塊豬骨，幻化成一隻大豬，一小塊布片化成一件衣服，一盃酒化成一大桶。
- 07:05 祭師與巫婆進入祖靈屋內進行儀式，之後，參與祭典的勇士及村民聯手成長鏈圍成圈跳舞，並用連盃飲甕裡的小米酒。跳舞時吟唱的是古謠，意思是祖靈來了，大家來跳舞。
- 08:00 結束迎靈儀式，出發往刺球場。新建的刺球場在古樓國小的後方小山丘頂，場地中間用相思木材，架設了刺球架。今年共有26枝刺竿，代表不同家系參加。其中，頭目家的刺竿最長（45尺），其前端並有一圈叉刺，次長的是創造刺球活動的宋家（44尺），另有英雄（最擅長打獵者）所持的百步蛇紋刺竿（代表大武山），以及一支代表惡靈的刺竿（上面已預先刺好一個球，表示也讓惡靈參加了，請惡靈不要作怪。）
- 08:15 巫師念咒祈福後開始刺球。起先由一個祖靈選中的年輕人拋球，因緊張

過度或沒有經驗，無法順利拋直，拋了十幾球都失敗後，不得已改由年長者拋球，果然拋得又高又直，在眾人歡呼下，一球一球被刺中，總共刺了 15 球才結束。刺中球者不但光榮，還有紅包獎金可拿，而且可以把刺中的球帶回自己家裡的靈屋供奉以祈福。(五年祭期間，每天都有刺球活動，但是只有祭典第一天早上，以及結束前最後一場刺球有意義，其他的時間都是練習或娛樂用的。)

- 09:00 刺球結束後大會開始，由於各級長官與民代紛紛上場致詞，大抵都是講經費補助等事，最後頭目羅木蘭致詞時，非常嚴正的訓示：五年祭是懷念祖靈的祭典，大家捨本逐末，只講經費而忘了祭典的本質，非常不該。
- 10:00 到第一代、第二代祖靈小屋參觀，位在頭目家對面田邊，靈屋很小，看起來與土地廟差不多，地上可以看到曾經燃燒豬脂的痕跡。
- 10:30 負重賽開始，由於 280 斤的小米擔實在太重了，必須由四個人協助抬起，大部分的人都走不了幾步，而無法比出真正的實力。之後是婦女頭頂 20 斤小米籃的競走，反而較有競賽氣氛。
- 11:30 頭目羅木蘭家中的祖靈屋祭祀儀式。由羅木蘭頭目、祭師、巫婆、巫婆助手（較年輕的巫婆）共同進行。祭品有豬骨頭、獵物獸肉、吉那富（小米包肉的長條型粽子）、小米酒與桑葉。巫婆用祭刀削豬骨，念咒語，並把豬骨、獸肉、小米酒等灑在祭屋四週。
- 結束後眾人紛紛要與我們喝連盃小米酒，喝到有點醉了，只好托辭離開。
- 12:20 部落舉行聚餐及唱卡拉 OK，由於已經脫離祭典本質，覺得無趣而準備離開。
- 13:00 吃過傳統小芋頭午餐，由清華大學研究生送至潮州火車站，搭火車至高雄轉搭飛機回台北。

第八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3.12.15~19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許進生（排灣族古樓村嚮導）

調查概要：崑崙坳古道全程踏勘調查，紀錄沿途的大石巖營盤、Sajakulin 營盤、Chamalisabai 營盤址、諸也葛營盤等各遺址史蹟現況。

主要成果：首次發現 Chamalisabai 營盤遺址、位於大里力山東稜北麓的清代古道路基，以及 Sajakulin 營盤遺址的完整調查。

行程紀錄：

12月15日

06:00 新店出發。

07:30 遠東航空往高雄。

08:20 高雄小港機場，至二樓（國際線出口）等候。

08:50 屏東林管處羅先生來接。

09:40 潮州市場買肉粽 20 個。

10:10 來義。因近日來義林道落石擋道，事先請劉寧忠先生代為雇用摩托車三部以接駁。劉先生來電告知摩托車已經出發，在舊來義前等候。

10:25 來義林道 6K 前崩塌地，果然路中央有一個約 200 公斤的大石塊，在此下車，以手機聯絡摩托車。

10:30 摩托車三部從後面趕到，分別是沈清波（54 歲，古樓村祭師）、董福隆（40 歲，本次五年祭刺中最後一球的英雄）、呂豐富（40 歲，古樓村力氣最大的人，家中有荷蘭古槍）。卸下背包讓摩托車載走，空手走林道，順便觀察地形與古道路徑。

10:50 舊來義社，許進生騎摩托車趕到。先載王素娥。

11:10 苗圃，有一來義社人謝德旺在此栽種沙欏樹苗。午餐，呂豐富騎車回去載楊先生。

12:00 苗圃出發。

12:07 小溪溝。

12:20 第一支流。

12:23 第二支流。過後開始上坡。

12:45 上接舊林道（也是日治時代的警備道路）處（1216M，220687,2490199），休息。

12:50 出發。

- 12:52 小溪溝，之前有平台可露營。
- 13:15 舊古樓的耕地，路右上方有耕作小屋，前次調查曾上去拍照過。過後有水及營地。
- 13:20 小溪溝，也是最後水源，在此取水。
- 13:50 原茅草茂密地區（前次在此發現一窩鷓鴣），現已砍伐一空，視野遼闊，在此休息聊天。
- 14:15 出發。
- 14:20 往舊古樓叉路口。
- 14:30 道路右下方獵寮（1327M，222609,2490217），位在古樓社對面（東邊）的一條小短稜上，地名爲 Galige，其下方（稜線西麓）原有 Jaguwu 部落遺址，是隸屬於古樓的小社。

雖然時間尚早，天氣也很好，但是爲了行程安排關係，在此紮營。並藉機訪談古樓村祭師沈清波，訪談內容如下：

1. 沈清波（54 歲，Gabon Gaulugan）是繼承其哥哥沈清良成爲祭師，（沈清良因爲腳疾，無法在擔任祭師職務）沈家 Gaulugan 家系是古樓社世襲的祭師，他從小耳濡目染，不必另外學習就能擔任祭師職務。目前古樓村舉辦的祭典只有五年祭、六年祭（又稱五年後祭，是送神祭，儀式與五年祭差不多，但是沒有刺球活動）及收穫祭（中秋節）。
2. 祭典時，用豬頭、脊椎骨一節、肋骨一根、腳骨，即可代表一隻豬。
3. 五年祭最長的刺竿，應是 Gaulugan 宋家（創造五年祭刺球活動者）與羅家（頭目）輪流持有，但大部分都是代表羅家。另外，刺竿上有百步蛇紋的稱爲 Gaus，是代表大武山的，由最會打獵的英雄所持。
4. 參加刺球的勇士，在未來一年內（五年後祭，或稱作六年祭之前），如果打獵有收穫，要將獵物的一條後腿送給頭目。
5. 過去在舊古樓社居住時，如果打獵有收穫，在回部落前到達往古樓社的叉路口（現在叉路的東邊一點），就要朝向部落的方向大喊一聲：Kumalats!，讓部落的人聽到了歡喜出迎。現在雖然古樓舊社已無人居住，但是仍然要高喊一聲 Kumalats!讓祖先高興，並把獵物的一小塊肉及一小塊內臟（通常是肝臟，此二項及代表一隻完整的獵物），放在石板上祭拜，表示與祖先分享獵物。祭拜的方向是朝向東方。

當晚，呂豐富摘採 Labilu 樹葉（可食，作爲排灣粽子 Ginafu 包小米與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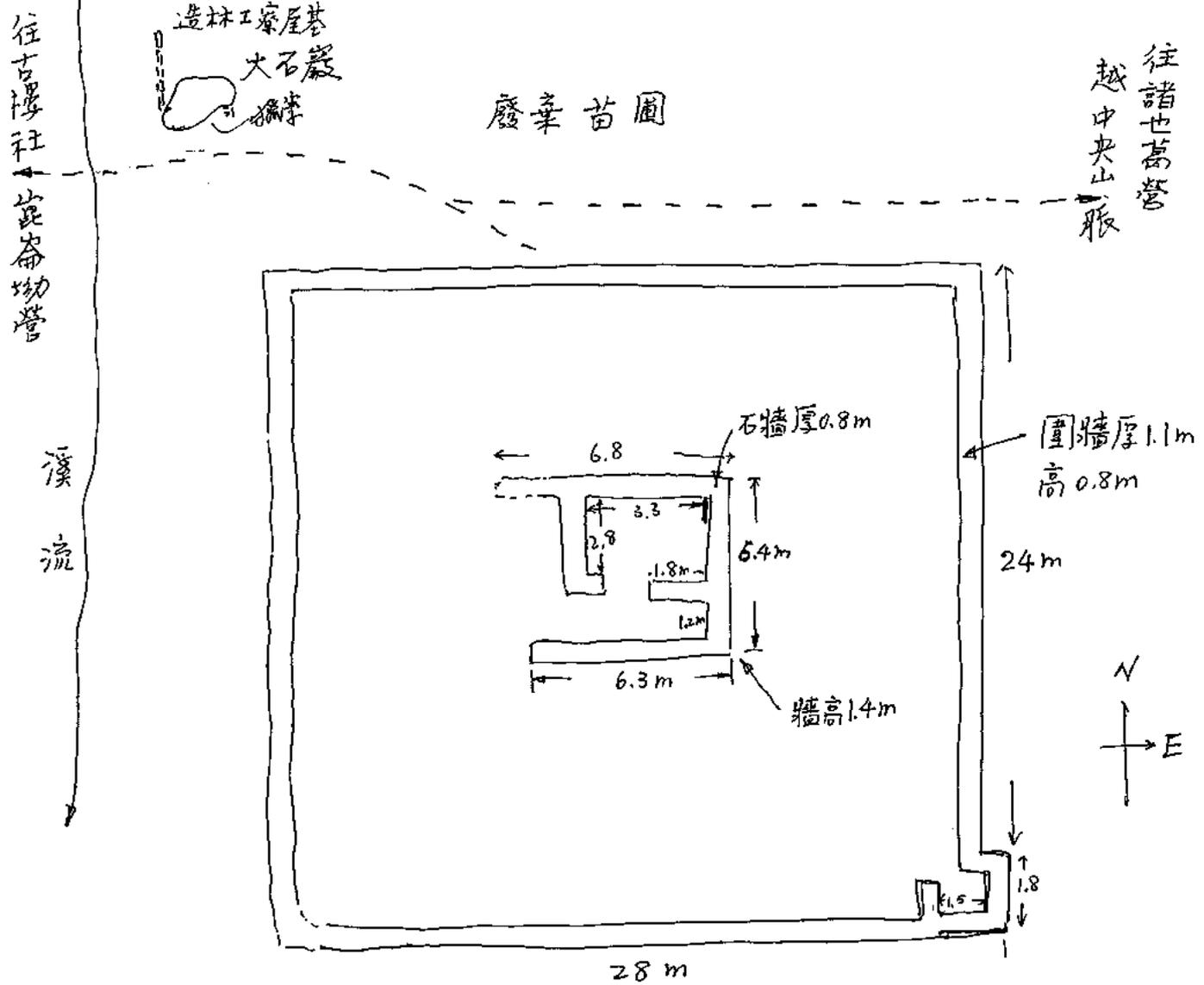
的葉子)與山蘇 Rukuts,加入麵條湯內作為晚餐,味道很好。

12月16日

- 07:00 出發。與沈清波、董福隆、呂豐富三人分手。沿衣丁山東稜,日治時代警備道路向東行。
- 07:20 往大石巖叉路口(1466M, 222848,2490064),在此放下背包,輕裝往返大石巖清兵營盤遺址。
- 08:00 支稜展望處,觀察地形。
- 08:10 出發。
- 08:20 遇三個來自苗栗縣泰安鄉的泰雅族人,他們是到來義訪友,臨時起意上山的,昨夜在路上勉強過夜(無水),今早取路上小水源之水煮早餐。
- 08:25 小溪水源。在此裝水休息。
- 08:30 出發。
- 08:32 寬稜,有古樓社舊耕地與耕作小屋疊石遺跡。
- 08:35 寬稜長而平,一路上全是紅毛杜鵑,老樹的樹徑約有10公分,高2~3公尺,生長情況良好,部分正在開花。
- 08:50 稜線上展望舊古樓社以及崑崙坳古道路徑。在此休息並聽許進生說三十多年前,大石巖附近關有林務局的苗圃。他當時受雇照顧苗圃,住在舊古樓社,每天從部落走二小時路到大石巖為苗木澆水,所走的路就是清代的崑崙坳古道。當時的苗木以檜木、二葉松為主,但是造林並不成功,只有少數存活。
- 09:00 出發,一路下坡,仍是杜鵑夾道。
- 09:25 小支流,水量很大,附近都是崩坍地。
- 09:30 小乾溝,休息。
- 09:35 出發。
- 10:00 第二支流,水量更大,沿溪而下。
- 10:10 大石巖。岩洞下有砌石擋土牆,形成約二坪大的天然獵屋,巖石另一面地上有疊石屋基,據許進生說,這是當時苗圃林班工人的工寮,把大石當作一面牆壁。大石巖旁有一條小徑向西下坡,許進生說,這一條路即是通往舊古樓的崑崙坳古道,因為年久無人行走,倒木很多,必須先行砍路,且支流很多,目前水量很大,約定明年春節過後,枯水期間再來。
- 10:15 出發,沿路可看到苗圃的疊石。1分鐘後即看到清代大石巖營盤遺址。

崑崙山古道人文史蹟調查：

在此測量及描繪遺蹟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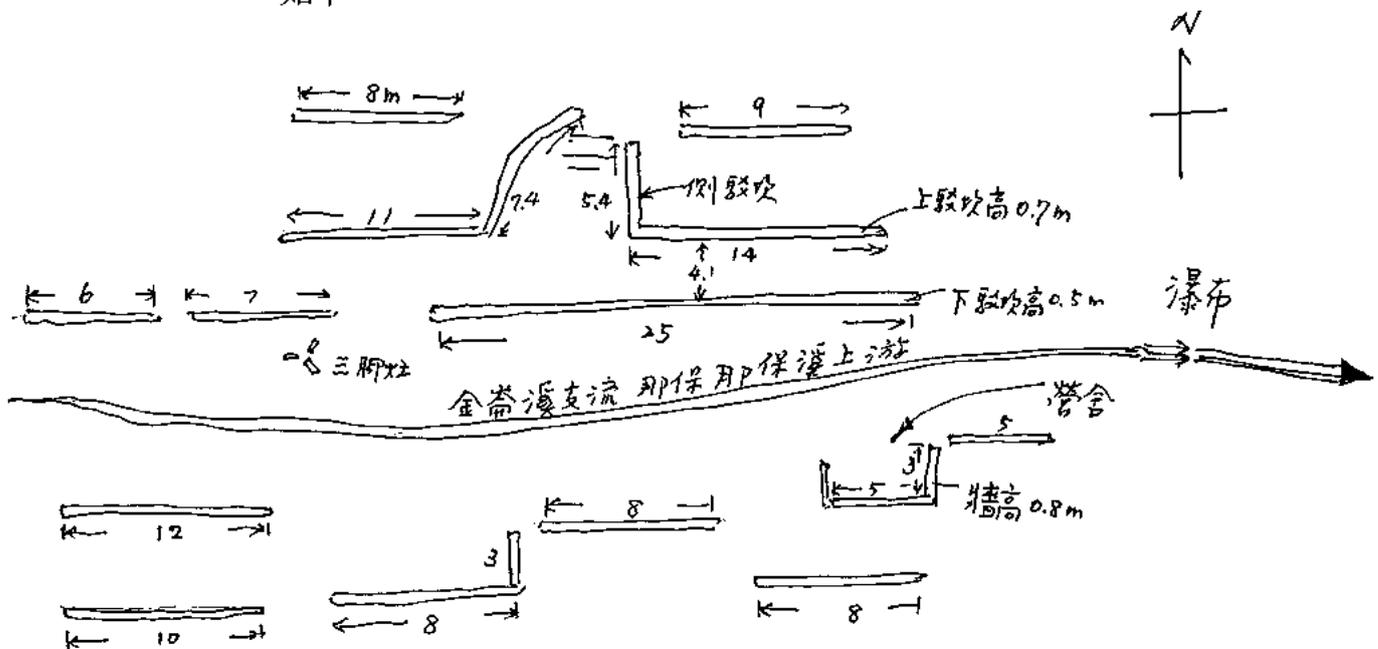
- 11:00 回程。
- 12:00 杜鵑坡下。
- 12:30 耕作小屋遺址。
- 13:20 回到放背包處，休息午餐。
- 13:45 出發，沿衣丁山西稜北麓陡上。
- 14:20 杜鵑颱風造成的崩坍地。
- 14:40 衣丁山西稜上，繼續沿稜緩緩上坡。
- 15:30 左轉，沿中央山脈主稜西麓向南走。
- 16:00 衣丁山登山口。

- 16:25 中央山脈越嶺點，在此休息並觀察地形。
- 16:35 出發。一過中央山脈，氣候立即劇烈變化，西邊是晴朗天氣，東邊則是雨霧瀰漫，狂風怒號，沿稜東下。
- 16:50 路上有獵屋遺跡，一棵大樹的樹洞內有一隻中陷阱的死山羊，樹洞口塞著芒草，應是獵人捕獲所藏。繼續沿稜東下。
- 17:00 路上稍平處，附近有小水源，因天色已漸暗，在此緊急紮營。當晚雨霧漸瀝，氣溫極低。帳棚天幕無法完全張開，艱難熬過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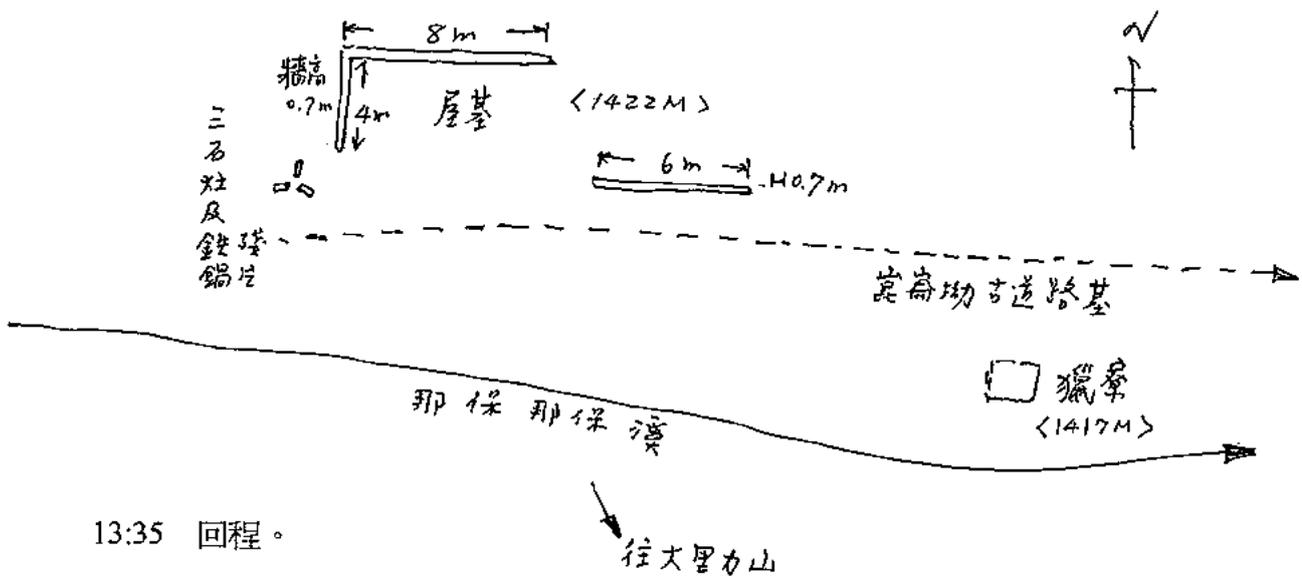
12月17日

- 07:00 出發，沿瘦稜直下，稜上展望良好，向北可見南、北大武山英姿。
- 08:30 那保那保溪底，在此放下背包，輕身向上游前往 Sajakulin 清兵營盤遺址。道路沿陡稜山壁上攀。
- 09:00 Sajakulin 營盤遺址(1511M, 225969, 2489835)。據說，從前有個名為 Jakulin 的獵人，帶著一條獵狗上山打獵而失蹤，後來來尋找他的人，在這著地方發現一塊人形的石頭和一塊狗形石，於是判定這是 Jakulin 變成的。因此把此處叫做 Sajakulin，意識是找到 Jakulin 的地方。

營盤佔地很大，跨過小溪兩岸，有疊石駁坎、屋基及一個三石灶。其規模如下：



- 10:00 回程。
10:15 回到溪邊放背包處。
10:25 出發。
10:50 溪邊獵寮，旁邊種有佛手瓜、蘿蔔、芋頭等，在此午餐並拔取數棵蘿蔔準備當晚餐。
11:25 出發，順溪而下。跳石而走，神經緊繃。
12:25 溪邊休息。
13:00 苗栗縣泰雅族的獵寮 (1417M, 227787,2489517)。
在此放下背包，輕裝往第三個清代營盤址 Chamalisabai。
13:10 出發，在獵寮後方發現崑崙古道路基，有石砌駁坎。
13:15 Chamalisabai 營盤遺址 (1422M, 227787,2489656)。有疊石駁坎、屋基、一個三石灶，並在其旁找到一片巴掌大的鐵鍋殘片。示意圖如下：



- 13:35 回程。
13:40 回到獵寮。
13:50 出發，順溪而下，西北岸樹林中有古道，但有多處因溪水冲刷而崩坍，必須涉溪。
14:30 溪邊獵寮，這是離開溪谷的最後一個營地，雖然時間還早，但是上坡後大約還要走 2 個多小時才有水及營地，只好在此紮營。溪裡有許多苦花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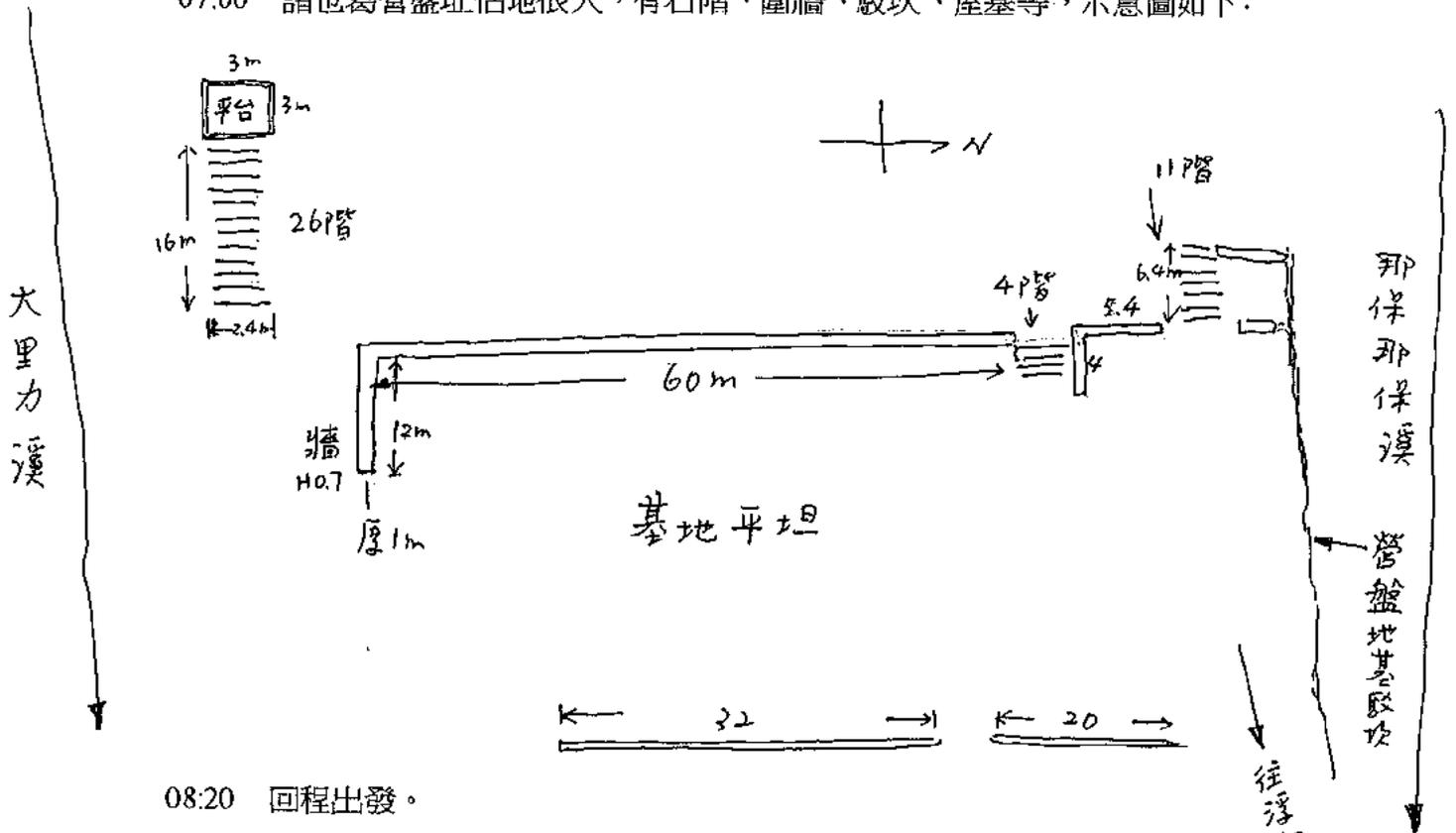
12月18日

- 06:30 出發。順北岸溪邊山腰清代古道而行，部份路段因溪水冲刷崩毀而十分危險。
07:00 過溪，溪水深及大腿 (1371M, 228537,2489703)。之後開始上坡。

- 07:20 接上清代崑崙山古道，路寬 1.2~1.8 公尺，除了路面長草之外，路基清晰。
- 07:50 見一隻山羊飛奔而下。
- 07:55 見一隻中陷阱且腐爛剩下皮骨的山羊，之後即為極危險的崩坍地。
- 08:08 路下方有小平台，據說是清兵休息處，但無遺跡。
- 08:10 許進生的舊獵寮。休息。
- 08:15 出發。
- 08:20 小溪瀑布。
- 08:25 第二小溪，水量豐沛。
- 08:30 古道順緩稜向上（南向）。
- 09:40 古道穿過疏林，路徑清晰，路旁有疊石駁坎或人工鑿開的石壁。(1568M, 229655,2489397) 路上發現一串水鹿腳印。
- 10:25 第三小溪，水量不大但景緻優美。
- 10:40 第四小溪，水量較大，溪谷亦較深。
- 10:45 看到熊鷹沿溪谷飛翔，展翅寬約 1 公尺，非常雄偉。
- 10:50 乾溝，過後有明顯路基及下駁坎疊石。
- 10:58 V 形乾溝。
- 11:05 V 形乾溝。
- 11:10 V 形乾溝。
- 11:15 V 形乾溝。
- 11:25 有水 V 形溝，此為稜線上最後水源。其旁有獵寮，在此取水及午餐。
- 11:55 出發。
- 12:00 上抵大里力山東稜主稜上 (1464M, 220892,2488927)。南邊樹林內有兩個小小的積水池。沿稜向東走，路徑清晰好走。
- 13:00 亂石稜線，倒木多而難行，據說都是杜鵑颱風造成。
- 13:45 小鞍部。
- 14:00 第二個小鞍部，稜線南側有廢棄林道。
- 14:35 937 峰山頂，有森林三角點 (942M, 223200,2489184)。
- 15:25 廢林道橫過稜線。過後繼續沿稜而下，路上有許多舊耕地疊石與屋基，此為諸野葛社遺址。
- 15:50 路上休息，因一路直下，膝蓋難以忍受。
- 15:55 出發。
- 16:35 諸也葛營盤遺址 (352M, 234822,2489711)，在此紮營準備明日仔細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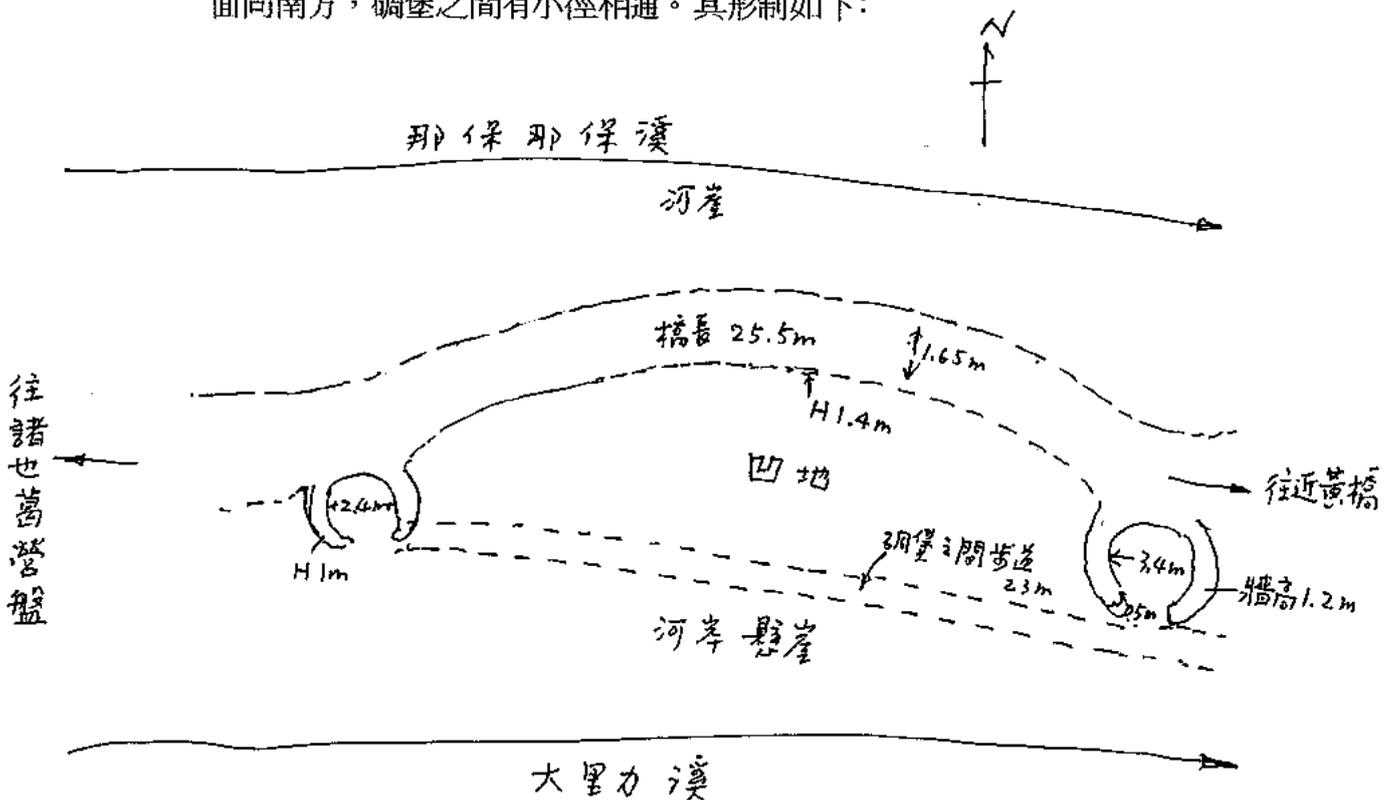
12月19日

07:00 諸也葛營盤址佔地很大，有石階、圍牆、駁坎、屋基等，示意圖如下：



08:20 回程出發。

08:25 清代浮築橋 (304M, 234988,2489687)，橋長 25.5 公尺、寬 1.65 公尺、高 1.4 公尺，微灣成弧形，保存狀況非常好。橋兩端各有一個圓形碉堡，面向南方，碉堡之間有小徑相通。其形制如下：



- 09:00 回程出發。
- 09:05 近黃吊橋遺跡 (298M, 224997,2489698)。此橋建於昭和 13 年 2 月，當時部落在北岸，駐在所在南岸。近黃社是日警將附近幾個小社，強迫遷至河岸階地而形成。(近黃駐在所後來遷到金崙溪北岸，即「山豬郎」工寮原址。)
- 09:15 出發，由於吊橋已斷，順瘦稜下到溪底。
- 09:25 溪底 (271M, 225111,2489704)。涉水過溪。
- 09:30 對岸 (北岸)，疏林，地勢平坦，林務局造林地，有林班工寮遺跡及五個砌石灶。
- 09:50 遇高雄山友歐烈士 (現改名歐重興)、陳武松、陳美雄、吳文雄等在此露營。原來是近黃溫泉的愛好者，經常遠從高雄駕車前來溪邊享受野溪溫泉。當下脫除外衣，利用他們所挖出的溫泉池，洗去五天污垢。
- 10:40 出發。順溪而下。
- 10:42 過溪到南岸。
- 10:45 過溪到北岸，走廢林道，路況不錯。
- 11:00 過溪到南岸，遇先前出發的高雄山友，因走錯路，雖然早走約二小時，卻被追上。沿金崙溪南岸跳石而行，溪邊時有溫泉露頭。
- 11:17 過溪到北岸，水流急，幾乎被沖走。
- 11:21 過溪到南岸，沿溪床走，沙地上時有山羌、白鼻心、山豬及水鳥腳印。
- 11:50 過溪到北岸，沿溪床走，炎熱，支流不斷匯入，水量越來越大。
- 12:20 最後一次過溪，水量更大，淹至胸口險象環生。據說是前天下大雨，致使溪水暴漲。否則冬季枯水期，水深應該僅達膝蓋。上岸地點 (248M, 2354442,2490133) 有白雞油造林，走林道。
- 12:30 高雄登山溫泉隊停車處。在此更換濕衣服。
- 13:00 出發返程。
- 13:15 歷坵，停車買富麗米，據說逢假日每包米價漲 10 元。
- 13:40 大武，午餐。
- 14:20 出發返程，由於今天是星期日，回程自楓港起塞車，於是在枋寮改走環山道路。
- 16:00 來義鄉古樓村入口，許進生在此下車。
- 17:00 高雄小港機場。
- 17:25 搭機往台北。

第九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4.1.5

參加人員：楊南郡、謝文淵、石鎮銘、左玉輝、蔡大綱、利來財

調查概要：台東縣金峰鄉新興村民原住地 Kaliyaban 社、Babikal 社（以上是近黃駐在所轄下的兩個小社）等遺址的踏查與田野調查訪問、崑崙坳古道相關史蹟實地踏查。

主要成果：崑崙坳古道東端出入路徑的調查，獲得當地頭目與耆老諸多寶貴資訊。

行程紀錄：

1月4日

10:55 台北出發，搭飛機往台東。

1月5日

09:15 搭乘台東林管處四輪船動車出發。

10:10 車行 36 公里到金崙。

10:15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距金崙 2.7 公里。

10:20 歷坵檢查哨，與會勘人員金峰鄉民代表會副主席左玉輝、金峰鄉公所觀光課技士蔡大綱、新興村頭目利來財會合。

10:30 出發，從檢查哨右側沿舊林道上行，舖有混凝土路面，沿線有光臘樹與楓香造林。道路最高點約海拔 700 公尺。

11:10 路旁有「私人開發道路」牌示。原本混凝土路面到此為止，之後是泥土路面，仍為林道規模。

11:35 車道盡頭（259M, 236565、2491306），有一棟房舍，門牌為歷坵 101 號，此地俗稱「山豬郎」，因為從前曾有一位名為陳夕晃，綽號山豬郎的人在此建屋養山豬，因此以此為地名。

目前這一片寬平的土地，隸屬於金峰鄉公所保留地，因此山豬郎已經遷往下游處，繼續養山豬出售。

從金崙至此為 21.3 公里，車行時間約 1 小時，路況只容許小卡車或吉普車通行。

11:55 勘查附近排灣族 Babikal 社遺址，以及日治時代警官駐在所遺址，（258M, 236641、2491275）原有 20 多戶排灣舊屋已成廢墟。日治時代的駐在所、升旗台、大門水泥柱、教育所、神社等遺跡，都湮沒在深草灌叢中。同行的左玉輝鄉代副主席和頭目利來財說明如下：

1. Babikal 社，又稱新近黃社之小聚落，是日治昭和年代，從崑崙坳古道上

的諸野葛社遷來 20 多戶，與舊近黃社遷社來此的住戶形成一個新社，新的近黃駐在所也設在此處。

2. 金峰鄉公所準備利用這一片土地，以公共造產的方式，建設附有民宿和停車場的溫泉遊樂區。因為前往近黃與都飛魯野溪溫泉的遊客，都必須將車輛停放在此，然後徒步前往，因而此地具有觀光發展的潛力。

12:15 沿舊道溯金崙溪朝西走，溪對岸低位河階屬於 20 林班地，日治時代曾設為水道農田指導園。

12:30 抵 Babikal 吊橋遺址(228M, 236006、2491360)，只剩橋柱，上刻「マビカル橋，昭和 5 年 2 月 1 日竣工」。其上由約 30 公尺處，另有一個較新的吊橋遺址，橋柱上沒有刻字。

12:55 過小溪，於對岸舊林道上午餐，附近立著林務局的「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告示牌，以此溪為界，西邊屬於 13 林班。

13:10 出發，前往新近黃社主部落。

13:30 廢棄的林班管護所(256M, 235684、2490825)

13:40 岔路口。直走往近黃溫泉，取右上小徑往新近黃社。

14:00 抵達新近黃社主部落(277M, 235153、2490609)，此地原有 70 多戶，是日治時代昭和初年，日警將金崙溪中上游許多小部落集中遷移到此，排灣社名是 Kaliyaban，意思是「集中於此」，近黃是日人所取的名稱。此地雖然部落較大，卻沒有設駐在所，目前部落廢屋的屋頂均已坍塌，只剩下一堵堵排砌整齊的石牆。勘查左玉輝先生的老屋與利來財的頭目屋宅。

頭目宅面朝南，宅前有司令台和白榕老樹，部落附近為麻六甲合歡造林，和柚子樹。

訪問頭目利來財與鄉代副主席左玉輝，訪談內容如下：

1. 利先生當年住在新近黃社主部落 Kaliyaban 時，每天要走 1 小時路到 Babikal 新近黃小部落的蕃童教育所上學。因此，9 歲才上學。
2. 新近黃社主部落 Kaliyaban，是在昭和年代，在日警主導下，分別從 Tobirou 舊社、Naponapo 舊社、Kinilukuran 舊社遷移來此，因此稱為 Kaliyaban，意思是「許多住戶集中於此」。因此部落內共有 3 個頭目。Kinilukuran 是舊近黃社，近黃可能是閩南語發音的 Kini。
3. Babikal 新近黃小部落是由 Tsujakasu 諸也葛社遷來，因此只有一個頭目。雖然部落較小，但是近黃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設在此地。
4. 民國 42、43 年，新近黃社的兩個聚落，在國民政府主導下，遷村到金

峰鄉新興村。

5. 民國 86 年起，村民開始舉辦每年一次的返鄉祭祖活動。族老帶領年輕人返回新近黃社除草整理舊家。因為距離較遠，並沒有回到 Tobirou 舊社、Naponapo 舊社、Kinilukuran 舊社與 Tsujakasu 舊社。
 6. Tobirou 吊橋與近黃吊橋之間的坡地，並沒有部落遺址。之前在 12 月中調查時所看到的屋舍遺跡，是林務局造林工人的工寮。
- 14:15 繼續西行，看到部落的「共同墓地」，位於舊林道北側，一個個蹲踞式直立葬的坑洞上，蓋著石板，打開其中一個，發現內有陪葬用的蕃刀和日本陸軍用的制式飯盒。
- 14:35 抵另一座廢棄吊橋，橋駐上刻有「トビロウ橋，昭和 11 年 12 月竣工」(218M, 234844、2490469)。橋名 Tobirou(舊名刀未老，現在一般譯名為都飛魯。)，溪名為 Tsubungan，是合流點之意。由此下溪，涉水可到「近黃溫泉」和較上游處的「都飛魯溫泉」。在此折回。
- 14:50 回到舊林道上，沿原路回去。
- 15:30 回到 Babikal 社，停車處。
- 15:50 乘車返回。
- 16:20 回程在海拔 525M 處上方，據說有完整的石板屋群。是 Tsujakasu(諸也葛社)的舊址。
- 17:00 歷坵檢查哨，與會勘人員道別。
- 17:50 台東林管處。
- 19:00 台東機場，搭機回台北。

第十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4.2.16~2.18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鄭素蘭、劉寧忠、簡文勝、陳永明、吳明裕、陳諄芳、張素玠、呂豐富、董福隆（後二人為排灣族嚮導）

調查概要：1. 崑崙坳古道古樓至大石巖段路線及史蹟地勘查及測量。
2. 內埔、萬金清兵營盤址調查。
3. 內獅村訪問陳村長，洽談有關三月間踏勘阿塋衛古道的路線細節。

行程紀錄：

2月16日

08:45 松山機場往高雄。

09:30 高雄，張道明來接。

10:30 潮州工作站，訪問退休育苗工邱洪鈞有關大石巖苗圃昔日狀況，發現邱先生所知道的，是古樓南坡的苗圃，而不是往東的大石巖苗圃。訪談內容如下：

1. 邱洪鈞(63歲)，是潮州工作站新置分站的退休育苗工。
2. 民國57年，潮州四林班苗圃開闢於舊古樓南稜上，當地原是古樓部落的旱田，古樓遷村後，收歸為國有林，再開闢為苗圃。
3. 邱先生於民國57年到62年間，在舊古樓育苗，當時主要育苗種類為琉球松、台灣檫、光臘樹、相思樹。從古樓部落到苗圃，大約要走25分鐘。
4. 當時來義林道還沒開通，步道起點是來義東部落，由這裡沿陡稜開始上坡。

11:10 潮州工作站出發。

12:30 9公里苗圃，下車，午餐。

13:25 出發。

13:32 乾溪溝。

13:45 小溪水源，由於是乾季，之前水量豐沛的小溪，現在成為半伏流狀態。

14:00 出發。開始上坡。

14:25 日治時代警備道路。

14:35 出發。

14:57 路旁山坡上有廢棄耕作小屋。

14:58 水源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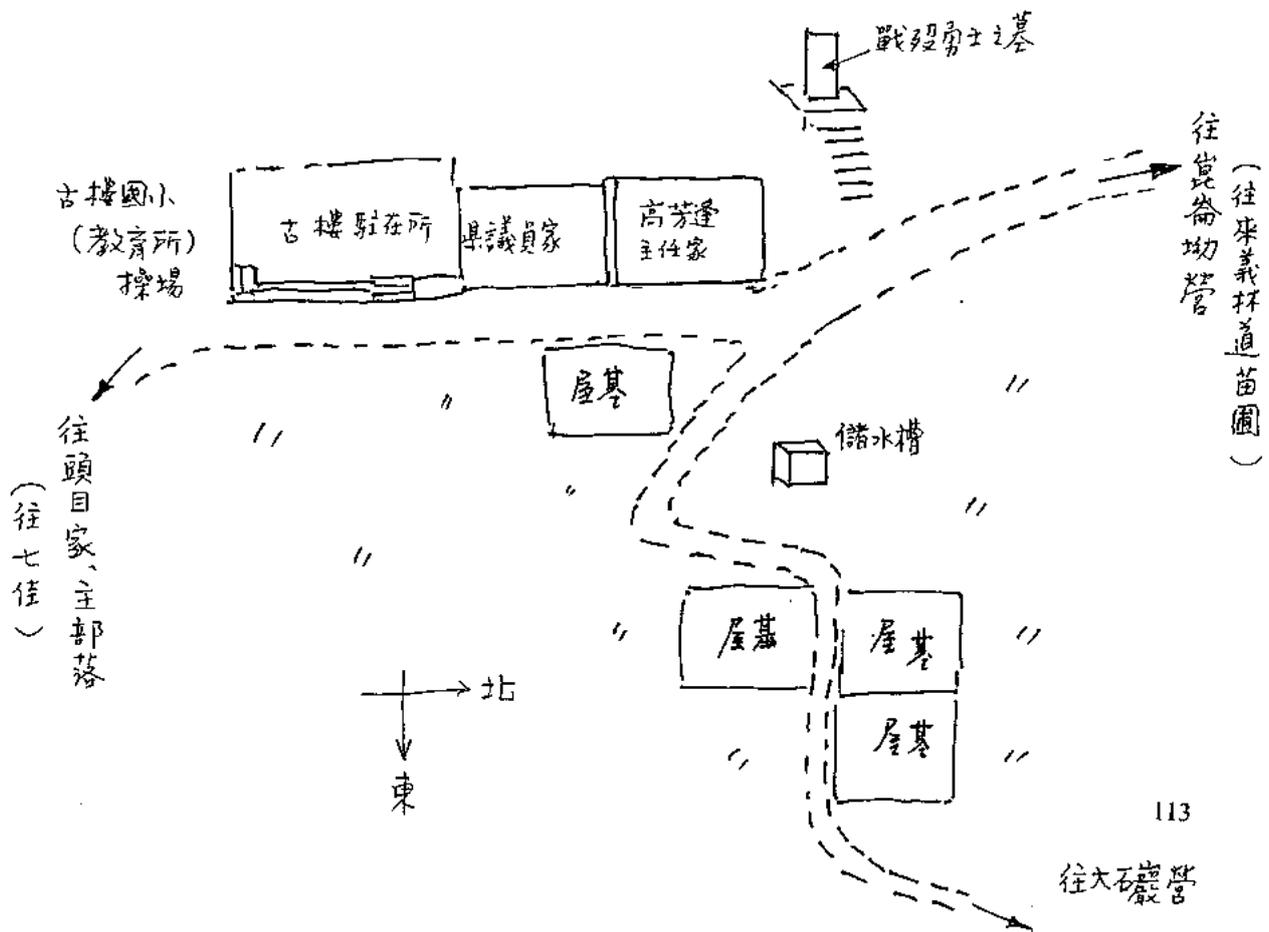
15:25 往古樓岔路。(1389M, 222091, 2490207) 在此休息。

15:35 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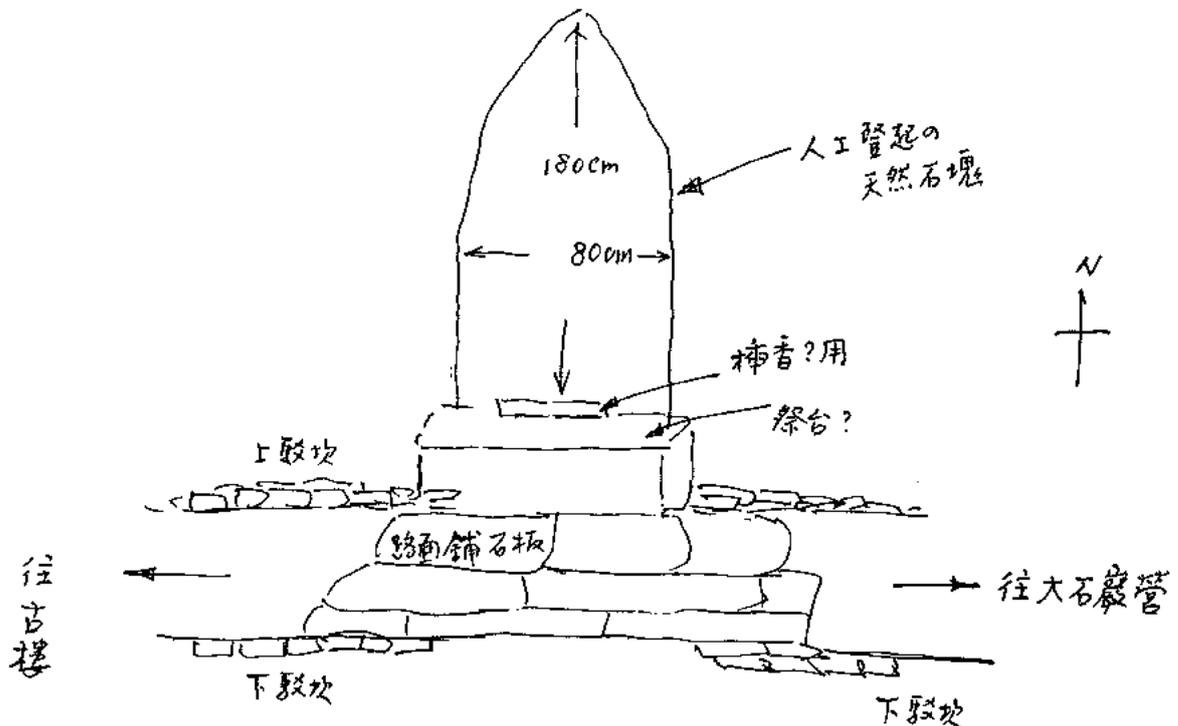
- 15:40 路左有排灣廢棄耕作小屋。之前曾經測量過。
- 15:42 翻越卡山稜線最高點。1420M。之前曾經測量過。
- 15:45 古樓社排灣人的休息處，旁有芒草紮成指示附近有虎頭蜂窩的標記。
在此拍照。之前曾經測量過。(1333M, 221283, 2490163)
- 16:00 路旁有野生的孤挺花叢，花色深紅，小巧而美麗。沿途都有路肩石。
- 16:10 一隻雄性藍腹鷓鴣中陷阱，幸而活力仍佳，拍照後放走。
- 16:25 路上發現另一個陷阱，破壞之。
- 16:40 小山溝水源，由於是乾季，水量少到點點滴滴，兩個排灣嚮導做好接水設備，作為晚餐用水。
- 16:42 上次調查的營地，在此紮營。

2月17日

- 07:30 出發。
- 07:40 石橋，之前曾經測量過。
- 07:50 戰歿勇士之墓，之前曾經測量過。再次拍照。墓碑下方有岔路，水平直行向南路是往駐在所、小學及主部落的路；向東順支稜下去的路，推測應是往大石巖營盤的崑崙坳古道路線。(1122M, 221656, 2488228)



- 08:30 由於路徑不明，劉、簡兩位先生與呂豐富、董福隆二位排灣嚮導，先行砍草找路。
- 10:40 四人回來，已發現路徑。
- 11:00 出發。起初在部落內走，有多棟石板屋遺跡，灌叢密生，路跡不明。
- 11:15 路跡開始清晰，幾乎是沿等高線走。
- 11:25 路上鋪有石板，路旁另有石板豎立，可以倚靠休息，推測是清兵築路時的修憩處。
- 11:26 寬平的路基，有上、下駁坎，路寬達 1.8 公尺，完全符合清代開山撫番道路的規制 6 尺路寬。至此可以完全確認這是崑崙古道!這一段古道有 15 公尺長。在此除草拍照。(968M, 221293, 2488607)
- 11:35 出發，路上仍有斷續的上、下駁坎。
- 11:45 路旁有石頭公，一個高約 180 公分的長形石塊，被豎立在道路左上方，石塊上方成尖形，模樣有如佛像背後的蓮花瓣，前方有砌石平台，用以放置供品，這裡的路面也鋪了石板。(960M, 221036, 2488944)



- 11:55 有水小溪，在此午餐。(956M, 221017, 2489018)
- 12:32 出發，發現溪的對岸岩石上，有二個人工開鑿的踏步孔。
- 12:45 已成伏流狀的小溪溝。(911M, 221261, 2489046)在此找路。

- 14:00 出發。路徑已不像之前那樣清晰，但路邊仍可看到駁坎。
14:25 到達一個平坦的緩稜，再過去地形忽然變為斷崖，看不出古道的行進方向，只好在此紮營。(931M, 221264, 2489072)

2月18日

- 05:30 凌晨突然雷雨交加。在狼狽中收拾物品，煮薑湯驅寒，早餐。
07:55 出發，沿支稜往回爬。路上可看到稜線東邊的斷崖，實在想不出清兵當時如何繼續前行。
09:45 回到往古樓社路上的排灣石板休息處。
10:00 出發。
10:15 回到古樓、衣丁山岔路口。由於大雨已停，決定往大石巖營盤址，再由營盤走回來以確認古道的路徑。
10:40 排灣人的工寮。在此放下大背包，輕裝上路。
10:55 出發。往東走衣丁山登山路。
11:05 往大石巖岔路口。(1477M, 222022, 2494285)
11:58 崩坍小溪溝水源。
12:00 稜線上排灣小屋遺址。過後即為杜鵑坡，整條稜線上都是紅毛杜鵑。
12:20 大雨，折回。
14:00 回到工寮，煮食午餐。
15:00 出發，返程。大雨過後螞蝗出沒。
16:00 離開日警道路，開始下坡處。路上發現一棵白色的山櫻花，美極了。
17:00 回到苗圃。
18:30 屏東林管處車來接。
20:30 潮州晚餐。
22:00 汽車旅館過夜，整理溼透的衣物。

2月19日

- 08:45 出發，往內埔調查清代開闢崑崙坳古道時，內埔大營的所在。
09:00 內埔樹屋公園，訪問和興村謝旭忠村長。謝村長因為太年輕，對於從前的事不太了解。樹屋公園旁的一大片墳場，現在正在整建中，整建計畫是由謝村長推動。
09:20 樹屋公園對面，和興村和興路469號，訪問第一屆鄉民代表李壽來老先

生。李先生（86歲）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移民第18代。訪談內容如下：

1. 內埔鄉的墳場，原本有50甲，後來公家機關要用地，撥用了30甲，目前只剩下20甲地。
2. 日治時代日軍兵營在現在內埔國小校地，墳場是日軍的訓練場，最多時，有7萬多人在此受訓。
3. 墳場很可能就是清代內埔大營。（本人調查清代北路—蘇花古道時，發現花蓮的清兵大營，也是作為墳場之用，因為當時清兵傷病死者多埋在軍營旁，日本領台後，就直接將清兵營盤作為墳場。）

10:30 和興路473號，訪問101歲的葉錦樹老先生，葉先生原住新竹縣關西鎮新埔，31歲時搬到內埔定居，當時內埔只有樹屋公園（即墳場）附近已成市街，可知墳場原本是兵營，一般百姓聚居在兵營附近，既安全又可營生。

11:00 萬巒午餐，買萬巒豬腳準備送給內獅村陳村長。

12:40 內獅村陳村長家。訪談陳村長，內容如下：

1. 目前內獅村到老內獅社有林道可通小卡車。之後可乘機車通霧里乙社，再步行約一個多小時即可到內文社。
2. 民國60年代，陳村長夫婦從內獅村出發，上山採黃梔子，一天之內可以從內獅村到中央山脈分界點。
3. 南迴鐵路興建時，陳村長是嚮導兼工頭，幾乎每天都走阿塿衛古道去工作。
4. 陳村長本人因為腳疾，無法陪我們去勘查，但是他的堂哥周朝明，從前是獵人，熟悉山區，可陪我們前往。

13:00 離開內獅村，往萬巒鄉萬金村。

14:00 萬金天主堂，訪問天主堂附近一群正在聊天的老婦人，內容如下：

1. 赤山和萬金是兩個相鄰的村落，因為幾乎相連在一起，一般人都是以赤山萬金來稱呼。
2. 聖堂（天主堂）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聖堂後方從前是兵營，現在已經蓋滿公寓，完全找不道遺跡。

15:00 離開萬金。

16:20 小港機場，返回台北。

第十一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4.3.19~3.21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周朝明、葉進福（後二人為排灣族嚮導）

調查概要：阿塋衛古道全程的實地踏查。訪談葉神保校長、校長之父葉進福老先生、內獅村長陳萬金先生、鄉民代表會李進鶯秘書、老獵人周朝明等耆老。

調查成果：內文神社、內文警官駐在所、吊橋遺址、阿塋衛古道全程、阿塋衛社遺址，以及長老們的諸多寶貴資料。

行程紀錄：

3月19日

08:50 台東火車出發。

09:30 大武火車站。

09:50 達仁鄉安朔村葉校長家。訪談葉校長與葉進福老先生，訪談內容如下：

1. 葉老先生今年79歲，是內麻里巴社人，6歲的時候被送到內文社去幫忙親戚照顧嬰兒，直到8歲才回家。當時，從內文到內麻里巴，走路需要3小時，有吊橋跨越枋山溪，日本警察道路平整好走。
2. 葉校長的母親是根也然社人，根也然是排灣族內文群南遷的第一個停留站，當年與內文社之間也有警備道路與吊橋相通，步行時間約1小時。
3. 昭和13年（1938年），在日警主導下，內文群的根也然社與外、中、內麻里巴社等部落，翻越中央山脈，遷移到阿塋衛溪（安朔溪）下游。葉老先生隨家人搬運家當，在途中過了一夜，才到達阿塋衛社（安朔社），在此之前，原在山上的阿塋衛社已遷村至此。
4. 翻越中央山脈的越嶺點是茶留凡山北鞍，那裡是個風口，因為風很大，所以稱為 Chuluvalivali，Chulu 是地方，vali 是風，valivali 表示風很多（風很大）之意。
5. 內文社在清代原稱內龜紋社，排灣名是 Chuwa Guvung，Chuwa 是指地區，Guvung 是水源，表示這是有水源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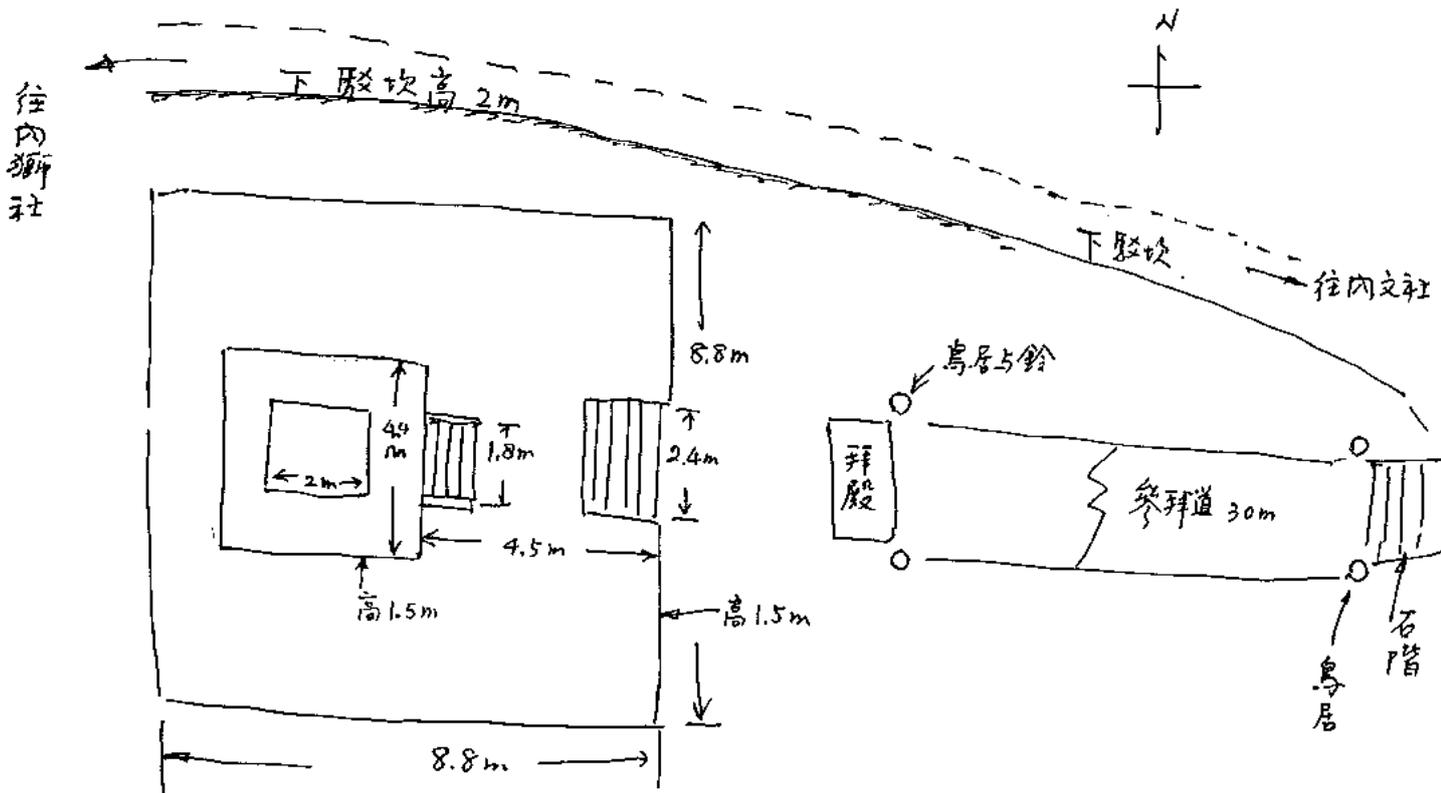
11:00 出發，搭乘葉神保校長車往內獅村。

12:00 楓港，午餐。

12:50 獅子鄉內獅村內獅巷9-1號，陳村長家。

3月20日

- 06:45 出發，陳村長開車由南勢湖火車站前產業道路往老內獅社，這一條路是由日治時代的警備道路拓寬而成的。
- 07:10 Bulabulado 舊部落遺址，有石板及石柱殘存。下車拍照。
- 07:11 內獅社公學校遺址，
- 07:15 內獅產業道路終點，在此下車。
- 07:20 開始徒步，路徑很寬，可通摩托車。
- 08:05 往霧里乙之岔路口。
- 08:25 稜線上展望處，可展望整個枋山溪。
- 08:26 平坦地，排灣人稱為 Aluchilu 休息處。日治時代曾有軍隊駐在此。
- 08:33 摩托車停放處，從早上出發走到此處都是好天氣，此地起路況變得較差。
- 09:00 短支稜上，是唯一可以通手機處。
- 09:10 出發。
- 09:55 內文神社遺址。(689M, 221536, 2468557)在此測量其規制如下：



內文神社規模之大，為山地部落僅見。周朝明解釋說：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陸軍的「山中部隊」駐紮在內文一帶，部隊共分為四個分部：

「本部隊」駐紮在內文社，以內文教育所為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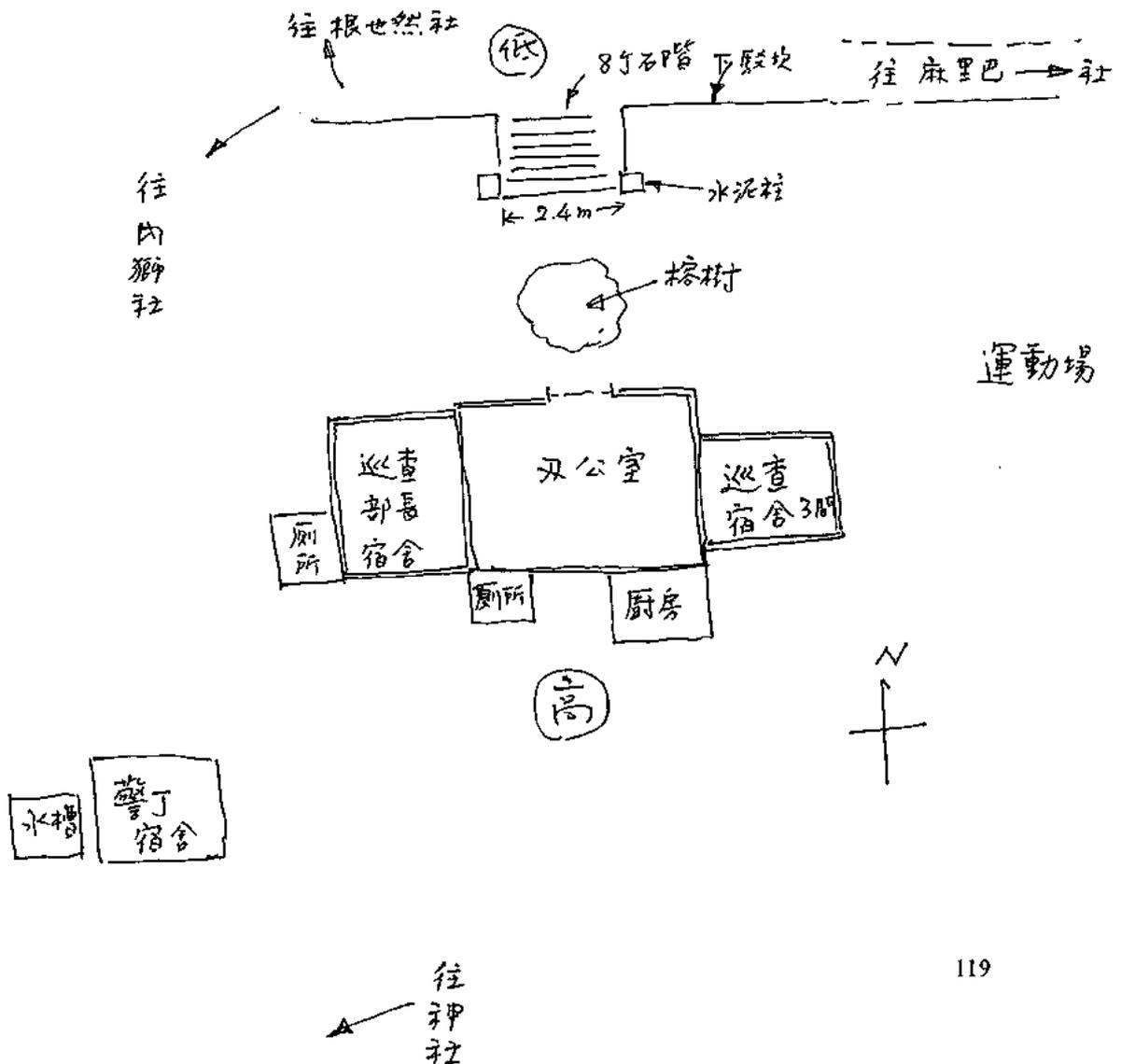
「紅葉分隊」駐紮在根也然社。

「桂分隊」駐紮在加芝來社。

「椿分隊」駐紮在今天早上所經過的 Aluchilu 休息處。那裡位在稜線上，可展望整個枋山溪谷。只要美軍從枋山海岸登陸，就可發現而展開攻擊。因此地駐有部隊，特別起造大規制的神社。當時內文一帶奉派到南洋的高砂義勇軍，出發前也都要來此參拜祈福。

10:10 出發。穿過內文社的運動場，經過一大儲水槽，下到內文警官駐在所。

10:13 內文警官駐在所。(683M, 221539, 2468562)，遺址上留有水泥地基，規模龐大，也是山地部落僅見，據周朝明說，當時內文警官駐在所還管轄根也然社、中文社與阿乳芒社。內文駐在所規模如下：



在內文警官駐在所遺址上，訪問排灣族嚮導周朝明，訪談內容如下：

1. 周朝明出生於內文社，就讀於內文社蕃童教育所，當時教育所附近住家毗連，形成一條街道，其餘住家都是散居。
 2. 內文社有兩個頭目家族，Rovaniyau 在部落北方較低處，Chorun 在部落較高處，上面是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最上方是神社。
 3. 從前每年收成時，除了自家一年所需的糧食外，其餘的都要交給頭目，但是荒年欠收時，不但不必給頭目，反而可以從頭目那兒得到食物。
 4. 打獵有大收穫時，例如捕獲山豬、鹿、山羊時，要給頭目一條後腿，但是獵獲小動物則不必給。
 5. 頭目也要撫恤孤兒寡婦，或貧窮無依、生病的人，在節慶時，也要捐出豬與小米、芋頭乾、小米酒等，供全社享用。因此，大家都是心甘情願的交「稅」給頭目。
 6. 從前的主食是芋頭，小米是爲了作酒和 Kabi(一種以月桃葉包成長形，類似粽子的食物)，芋頭烤乾後打碎泡軟，是作 Ginafu(另一種類似粽子的食物，碎芋頭內包鹹魚，外包假酸漿葉與月桃葉)的材料。地瓜也是當時的主食之一。
 7. 泡軟的碎芋頭乾也是製作 Valern 的材料，生豬肉用鹽抹勻，放進泡軟的芋頭乾內，大約醃一星期，就可以得到酸味十足，最受排灣人喜愛的醃豬肉 Valern 了。
 8. 從前，從內文到枋山買賣東西，是一天來回的路程。賣的是獵物、黃藤等山產，買的是火柴、煤油、鹽、衣服等日用品，當時，豆豉、米粉這兩樣漢人的食品最受喜愛，被視爲宴請貴賓的奢侈品。
- 10:25 離開內文社，仙人掌與多種有刺植物密生。警備道路開在稜線北側，蔓藤植物極多。
- 12:00 午餐，從離開內文社後，一路都是鬆散破碎頁岩與砂質土，行走困難。
- 14:40 稜尾，枋山溪上游支流分流點上方，可以看到下方溪流上游的攔砂壩。之後，警備道繞過之稜尾往南，以吊橋過溪往麻里巴社方向，但是吊橋已斷，且因枋山溪的侵蝕，成爲斷崖狀態，因此改爲往下過溪。
- 15:00 枋山溪底。順溪邊往下游走。過溪，對岸是產業道路。過溪點的上方就是內文吊橋遺址，周朝明上去查看，水泥橋柱還在。

內獅村陳村長夫婦從中午起就在枋山溪上游處等後接駁，由於我們過溪處在其下游，因此回走。

15:30 搭上村長的小卡車，先順產業道路下到枋山溪中游分流點，再沿南迴鐵路施工道路上到中央隧道西口附近。

16:05 南迴鐵路中央隧道西口，繼續往前約 2 公里(240M, 224719, 2464072)，有水泥橋過一小支流，沿此上去為中麻里巴社，由於 50 餘年無人行走，植物密生完全埋沒路徑。

原本要在此過夜，明日一早出發，村長告以此地深夜寒冷，葉老先生恐怕無法忍受，建議我們回內獅村過夜，明日一早，再開車送我們到此。

16:55 內獅村，陳村長家。

3 月 21 日

06:30 出發，陳村長開車送我們，沿枋山溪南支流旁，南迴鐵路施工道路前行。

07:20 到達施工道路崩毀點(15K)。下車。(263M, 224736, 2463957)

07:25 出發。

07:30 中央隧道通風口。其東方有直昇機停機坪。

07:40 施工道路下溪谷，溯溪往上游，先到對岸(南岸)再回北岸，路況仍好，可通摩托車。

08:00 摩托車停放處。

08:03 危險河崖。

08:10 河谷寬平，景緻優美，周朝明說此地曾為養牛牧場。

08:25 左上，沿小溪溝上去。

08:30 接上廢棄的施工道路。有水泥橋。在此休息。

08:42 出發。大致走施工道路。不斷以之字型彎道上升。

09:45 中央隧道中央豎井通風口。

09:55 中央通風口正上方(621M, 228223, 2465349)，在此休息。

10:10 出發。續沿廢棄施工道上升。

10:45 施工道路盡頭，為枋山溪南支流上游，空氣潮濕樹木繁茂的熱帶雨林。

11:00 中央山脈分水嶺，茶留凡山北鞍(699M, 228437, 2465821)

11:20 茶留凡山東稜午餐。

11:45 出發，順溪溝下。

12:50 溪溝北岸獵路，路況良好，經常有人走動。

- 13:15 獵路接上南迴鐵路東段施工道路(369M , 229364, 2466143)。
- 13:45 阿望衛舊社遺址，(287M , 229536, 2467733)，由於已成為杉木造林地，加上南迴鐵路施工道路穿過部落，將遺址分為兩半。目前遺址上只留下幾堵石牆。在此測量拍照。
- 14:00 出發。
- 14:15 南迴鐵路中央隧道東通風口豎井(265M , 229578, 2467765)。
- 15:10 施工道路下到安朔溪畔(212M , 2230993, 2466125)。
- 15:30 搭便車往達仁鄉安朔村。
- 16:00 安朔村葉校長家。討論此行路線。
- 17:20 達仁鄉，晚餐。
- 18:50 大武火車站，搭南迴鐵路火車往高雄。
- 21:00 高雄火車站，搭國光號夜車返台北。

七、規劃與建議

調查成果

本調查計畫經過11次田野調查訪問與古道的實地踏查，發現文獻上所記載崑崙古道的所有史蹟點，包括：雙溪口營盤址、內社營盤址、內社二營營盤址、崑崙營盤址、大石巖營盤址、屯兵空營營盤址、坑底營盤址、山頂營盤址、諸也葛營盤址等 9 個清兵營盤遺址。其中，諸也葛營盤址更有 26 級壯觀石階，以及長達 25.5公尺，寬達 1.65公尺的完整浮築橋與橋頭雙碉堡。此外，在崑崙與大石巖之間的古道路旁，還有一塊前有祭台的巨石，其形式正是漢人祈求保佑行旅者的「石頭公」。

經由上述史蹟點所通過的地方加以串聯，終於能畫出131年前開通的崑崙古道的全線路徑，同時也確認崑崙古道的近況，以及能夠利用於規劃步道系統的路段。

另外，在附加調查的阿塹衛古道方面，也在實地踏查過後，發現這是一條值得整修古道，將可成爲最平易近人的中央山脈越嶺道。

二條古道所經過的排灣族三個大部落：古樓社、來義社、內文社，不但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人類學與原始藝術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所遺留下來豐富的物質文化與祭典文化，都豐富了古道的生命。本計畫也經由文獻的研讀、耆老的訪問，與親身參與祭典，蒐集、整理這些人文史料，將成爲未來規劃與解說的重要資料。

崑崙古道與阿塹衛古道的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特殊的歷史背景

崑崙古道是台灣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與關係台灣命運的牡丹社事件有關，在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阿塹衛古道曾發生過獅頭社事件（清代）與南蕃叛變事件（日治時代），都是要動員大軍鎮壓的大事件。

豐富的史蹟資源

崑崙古道沿途所經過的史蹟點，包括：雙溪口、烏鴉石、內社、崑崙、大石巖、屯兵空營、坑底、山頂、諸也葛等營盤，以及舊來義社、舊古樓社、近

黃社等部落遺址。阿塹衛古道上的內獅社、內文社、阿塹衛社，都還留有歷史遺跡，曾被譽為「山上的博物館」，豐富了古道健行的歷史深度。

多樣的自然生態景觀

來義社、古樓社、內文社都曾是人口眾多的大部落，可以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動植物的繁衍能力驚人。以實地踏查時所見為例，沿途就看到藍腹鵲、熊鷹、水鹿、山羊、山羌等動物。植物生態更是豐富，大石巖營盤附近的紅毛杜鵑純林，可能是全台最大的群落。

壯麗的視野景觀與野溪溫泉

崑崙坳古道翻越中央山脈之後，從東方展望南北大武山稜線，非常壯麗。其他諸如那保那保溪谷、七佳溪谷，都是深邃的峽谷，而東部所經過的金崙溪中游，則有開闊的淺溪景觀與天然野溪溫泉資源。

另外阿塹衛古道，在西段可以展望台灣海峽，接近中央山脈時所經的枋山溪谷，以及東部的安朔溪谷則有優美的溪源景觀。

路程長度難易適中

崑崙坳古道，若西段只開放到舊古樓、東段只開放到近黃社或諸也葛，是一日健行及參訪遺址的大眾行程。

阿塹衛古道的內文社健行，以及中央山脈茶留凡山的越嶺，也是一日健行及參訪遺址的大眾行程。

Weaknesses (弱點)

步道兩端接駁交通不便

崑崙坳古道與阿塹衛古道兩條古道的步道兩端的，都要事先聯絡專車接送。如有接駁車系統，可增加接駁效率及減少遊客經濟負擔。

步道兩端住宿提供不足

崑崙坳古道東、西兩端入口，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來義村，或台東縣金峰鄉金崙村，住宿條件差，容納遊客數量不足。

同樣的，阿塹衛古道東、西兩端入口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或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住宿條件一樣不佳。

資訊不足

崑崙坳古道與阿塹衛古道兩條古道都是少有人知的，需要作充分的宣導才能引起大眾健行、體驗史蹟與生態之美的興趣。

遺址易遭破壞

文化史蹟遺址非常脆弱，天然破壞力包括樹根竄生、芒草覆蓋、颱風與豪雨沖刷。近幾年來登山健行隊員進入史蹟地，任意穿行踐踏，使石砌的駁坎、圍牆崩塌。

行動電話無法接收

因基地台不足，無法接收行動電話，如遇緊急事故，或要聯絡接駁車等，都不方便。

Opportunities (發揮效用的契機)

增加接駁車服務

西部在潮州或來義村(崑崙坳古道)、內獅村(阿塹衛古道)，以及東部的金崙村、安朔村，建立接駁車服務系統，有固定的收費與聯絡方式，便於小隊伍使用，也減少林道會車的危險性。

加強資訊服務

利用現有的國家步道系統網站，加強此兩條古道解說與路況資訊。

重要景觀與史蹟點設立解說牌

在主要景觀點，設解說指示牌，指引山巒、溪流、部落遺址方位，有助於遊客辨認。在史蹟點外設解說牌，描繪史蹟遺跡、解說歷史背景、限定遊客參觀範圍，以免破壞遺跡。

地方人士的支持

崑崙坳古道與阿塹衛古道兩條古道東、西兩端入口的地方人士，都很支持古道建設成爲國家步道，並期望此舉能帶動地方觀光和產業發展。其中，內獅村陳萬金村長更已開始著手，爲提供遊客更好的食宿及交通接駁條件而努力。

結合地方經濟、文化

崑崙坳古道有豐富的排灣文化傳統，阿塹衛古道有優美的海岸景觀與豐富的魚產，還有品質冠於全台灣的芒果。此外，排灣族的傳統主食「山芋乾」，特殊的風味以及利於保存的特點，可作爲很好的旅遊禮品。

東部金崙溪中游，近黃溫泉與都飛魯溫泉的利用，以及結合地方文化與生態旅遊活動，可吸引遊客在當地停留。

東部金峰鄉的歷坵社區發展協會，更以社區林業經營(種植樟樹，以符合歷坵

原名 Rulaka 樟樹林中)、找回部落精神、研習傳統工藝、護溪護漁等行動，可以成爲其他村落學習的對象。

加設行動電話基地台

委請行動電話業者加設地區性的基地台，以利通訊。

Threats (古道承受的威脅)

金崙溪無橋可過

原架設於金崙溪中游各吊橋，如刀未老吊橋、近黃吊橋或者，或舊古樓往老七佳，在七佳溪中游的的七佳吊橋等都已斷，健行者與野溪溫泉愛好者必須涉水過溪，夏日豪雨水漲時，阻擋遊客前來，若勉強涉渡，更可能危及生命。

盜獵野生動物及盜採植物猖獗

原住民以及少數漢人，經常進入本地區設陷阱捕捉野生動物（調查隊曾在古樓社附近，救出一隻中陷阱的藍腹鷓，另外，在舊古樓附近，以及金崙溪上游，發現陷阱密布。）及採集稀有植物、草藥等。

部落遺址石板失竊嚴重

由於商人高價收購石板，用於裝潢及石板烤肉，部落遺址石板失竊問題嚴重。

結論

經由以上 SWOT 分析，可得到以下的結論：

1. 崑崙坳古道與阿塋衛古道兩條古道的部分路段，作爲國家步道的條件十分充裕，無論在歷史文化、史蹟資源、自然生態、視野景觀或步道里程、維護難易度上，都具有良好條件。
2.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金崙溪的涉渡，夏日溪水常因豪雨暴漲，無法通行。
3. 作爲國家步道，崑崙坳古道與阿塋衛古道兩條古道還要解決交通接駁問題，以利小隊伍使用古道。
4. 崑崙坳古道跨中央山脈的部分（舊古樓到諸也葛），因爲地形險峻，並不適合讓大眾健行。
5. 崑崙坳古道與阿塋衛古道兩條古道，建議要整修爲大眾步道的範圍，沿線只有少許崩坍處須加整修復舊，不必改道。

6. 古樓社（舊古樓）往七佳社（老七佳）的日治時代警備道，路況大致還好，可以整修納入古樓步道系統。
7. 整修古道需用自然生態工法，採用當地石材，配合環境。
8. 來義林道 9 公里處的苗圃，可加以運用，作為參訪古樓社健行隊伍的露營地。
9. 結合地方文化、經濟、觀光產業，可以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豐富遊客的旅遊體驗。
10. 嚴禁任何破壞古道及古蹟的行為，以適當的護欄阻止缺乏公德心的遊客。
11. 由於古道上的史蹟地，易被露營者破壞，不鼓勵中途過夜的隊伍。由於整修後的古道，路況較好，一般隊伍以一天時間完成古道健行，應該不成問題。
12. 須提供健行者更多的資訊，包括崑崙坳古道與阿塋衛古道兩條古道的路線圖、文化史蹟背景、動植物介紹、交通與住宿資訊。這些資訊可透過網站、大眾媒體、摺頁、小手冊等發布給大眾。

綜合建議

一、崑崙坳古道

1. 不建議全程整修

崑崙坳古道全線雖然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但是接近中央山脈的部分，都是屬於溪流源頭的幼年期地形，陡峻而且地質不穩，並不適於重新開通。

2. 適度整修東西兩段步道

西段整修至古樓或大石巖，東段整修至諸也葛。沿線道路整修，應以近自然工法，選用當地石材，做最小限度的整修。

3. 整修古樓與七佳之間的日本警備道路

日治時代古樓社與七佳社之間，是一條重要的警備道路，由於老七佳社也是古蹟保存良好的排灣部落，如果連成一氣，可行成一個 O 形的步道系統，讓健行隊從來義出發，七佳下山，隊伍不需走回頭路，是較好的步道系統規劃。

4. 來義林道苗圃的利用

苗圃有空曠的土地與豐沛的水源，如能規劃為營地，健行隊伍在此過夜，一大早出發，無論是來回舊古樓社，或者繼續前往老七佳社，都無需在中途過夜，可以減少對沿途生態與部落古蹟的衝擊。

5. 復建一棟排灣石板屋

古樓村入口處，戰歿勇士之墓下方，為古樓國小高芳逢教務主任的老家，是目

前古樓舊社保存較好的一棟石板屋。建議以津貼的方式，協助他恢復石板屋舊觀。如果經費充裕，古樓頭目宅與目前最完整的姐弟之家，也是值得修復，成為排灣部落文化最好的見證。

二、阿塿衛古道

1. 不建議全程整修

阿塿衛古道內文以東的部分，損毀嚴重，由於是枋山溪北支流的源流地形，河川侵蝕嚴重，加上原有的吊橋已斷，建議不予整修，只要整修內獅舊社至內文的 5 公里步道即可。

2. 南迴鐵路施工道的利用

利用南迴鐵路東西兩條廢棄的施工道路，稍加整修，即可成為一條長度約 15 公里的步道，沿途景緻優美，還可看到鐵路隧道的三個通風豎井、跨溪大鐵橋等。可鼓勵大眾從西部內獅村入山，翻過中央山脈健行到東部，再從大武搭南迴鐵路火車回來，增加趣味性與教育性。

其他共通建議

1. 印製路線自導地圖摺頁及手冊

印刷崑崙古道與阿塿衛古道的資訊分 2 種，一是路線地圖摺頁及簡單景點說明，二是包含古道歷史背景、動植物介紹、各史蹟點介紹等較深入的小手冊。

2. 以解說牌代替深入參觀史蹟地

在各史蹟地設適當護欄，阻擋遊客進入踐踏，但要提供完整解說以滿足遊客的求知欲。

3. 杜絕進入部落遺址竊取石板行為

以老七佳社保護石板屋為模範，巡邏舊社，禁止外人或排灣族人搬走古樓舊社或內文舊社的石板，以維護部落遺址的完整。

4. 設置大型地圖與解說牌

崑崙古道在西端登山口——來義林道苗圃，以及東端入口——歷坵檢查哨，阿塿衛古道在內獅入口、中央隧道西口(中央號誌站)，以及中央隧道東口(善安站)，設置大型自導式地圖與解說牌。

5. 結合當地的文化、經濟、觀光產業

結合地方人士，定期舉辦當地特殊的活動，如古樓村的刺球體驗活動、來義的石雕展示、現代琉璃珠製作與串成項鍊，烤芋頭、採野菜、製作排灣傳統食物 ginafu、

avai 等。

內獅海灘看日落、安朔海邊看日出、金崙溪野溪溫泉探勝與泡湯，生態旅遊等，增加遊客的特殊文化體驗。

6. 定點定時接駁車

協調接駁車業者，定時、定點接駁古道健行者，以方便小型隊伍利用，並增加接駁效率。

7. 結合鄰近旅遊景點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資訊

東部的金崙溫泉、知本溫泉、史前博物館、大武山生態教育館，西部的東港、墾丁聯成旅遊動線，或者與浸水營古道同時規劃行程（例如走浸水營到東部大武，再走阿塹衛古道回西部；或者自大武北上到金崙，淺嚐一小段崑崙坳古道與近黃溫泉），增加遊客旅遊廣度。

台灣排灣族五年祭見聞記 1934年 宮本延人著 楊南郡譯

緒言

台灣南部的排灣族，舉行一種土名叫做 muluvok 的祭祀，因為是每隔 5 年才舉行一次，所以俗稱「五年祭」。

這個祭祀是民族誌學、宗教學及社會學的好資料，不祇是學問上很重要，甚至從下列三點事實也可以看出：排灣族五年祭習俗確實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本祭祀活動遍及全排灣族居住區域。

第二，祭場從一個部落移到另一個部落，依序移動的路徑，和排灣族民族移動歷史有關聯。

第三，祭祀每隔五年舉行一次，祭事繁複，整個過程幾乎要耗費一年，規模之大，在台灣所有的原住民各族祭祀習俗中，首屈一指。

排灣族五年祭早於清乾隆初年，當時的巡台御史黃叔璥就記錄於他的著作《台海使槎錄》裏。書內〈番俗六考〉及〈南路傀儡番〉兩篇所記的內容引用如下：

山前、山後諸社，例於五年，土官暨眾番百十圍繞，各執長竹竿，一人以藤毬上擲，競以長竿刺之，中者為勝，番眾捧酒為賀。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發行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卷 5 之三，以及其他一、兩本方志，也有零星記載。雖然如此，關於台灣排灣族五年祭的報導，仍有諸多重要細節被遺漏。

本大學〔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認為五年祭確有實地調查的必要，命本人前往調查。

我於昭和 9 年（1934）1 月 2 日到 7 日，停留於高雄州潮州郡內文社觀察，同時針對祭祀的整個過程，拍攝成 16 米釐影片，長達 500 英尺，也用照相機拍下 36 張照片，補助文字記錄的不足。

本篇〈台灣排灣族五年祭見聞記〉，以內文社所舉行的五年祭實況的現地調查為重點，加以描述，至於未能實際參與觀摩的部分過程，依照蕃人的口述加以補充。五年祭的行事內容，各排灣族部落間顯示若干差異，但是重要的架構大致相同。據悉，內文社所舉行的五年祭最為盛大〔最具代表性〕，所以實查內文社五年祭內容，

可以窺見全貌。

遵行五年祭的蕃社有多大範圍？

已如上述，這個祭祀遍及全排灣族部落，也就是說，包含高雄州屏東郡南部、潮州郡全部、恆春郡幾乎全部、台東廳太麻里支廳，以及大武支廳等地。

每隔五年舉行一次的祭祀，由各部落依序選定不同日期舉行。最初舉行五年祭的地方，叫做 paumaumaq，意思是「故地」〔排灣族在台灣的原鄉〕。據說，族人所祭拜的祖靈來自座落於高雄州潮州郡、海拔 3,200 餘公尺的大武山，排灣語山名叫做 Kavorongan，又叫做 Tjagaraus。

從這個地方開始的祭祀，相隔一個月後或二個月後，漸次移到鄰近的下一個部落。祭場移動的路徑最明顯的地方，是潮州郡力里社以南的地方，反而屬於 paumaumaq 故地的部落，對於祭場的移動流程不怎麼關心，尤其北部排灣族部落群中，已經停止舉行五年祭者不少。

排灣族原來集居於 paumaumaq 故地。故地泛指佳興（Pulci 社）、庫瓦魯斯（Kulals 社）、佳平（Kabiyangan 社）、古樓（Kulalao 社）、來義（Calaabus 社）諸社，而潮州郡南部、恆春郡，以及台東廳排灣族各社，就是早年族人離開故地，前來拓殖之地。

各社祭典日期，大致上依照族人移住的前後順序而排定。屬於潮州郡南部的地方，祭祀從佳平社和來義社開始。祭場移動的路徑，大略如下：

依照望嘉社（Bongarid）的傳承，最初舉行五年祭的部落名不明，所知的祭場移動的路徑如下：（根據馬淵東一調查所記）

古樓社→望嘉社→來義社→力里社

文樂社（Putsunlog）和白鷺社（Pailus）在望嘉社後接著舉行，力里社以南各部落的情形也不明。不過，望嘉社的傳承也如同前表所示的，從北方漸次移向南方。

台東廳大武支廳大竹篙溪沿岸地方的五年祭，其祭場移動的路徑如下表：

（原註：以上馬淵東一所查）

又有人說，祭場移動的順序如下表：

大武山→佳興社→來義社→古樓社→大里力社→八里芒社→姑仔崙社→鴿仔籠社→甘那壁社→大烏萬社。

(原註：這個移動路線部分可疑。)

五年祭在古樓社舉行後，下個月輪到東部大里力社、八里芒社；再過一個月或兩個月後，輪到鴿仔籠社、甘那壁社、大狗社舉行，而姑仔崙社稍後，等輪到大鳥萬社舉行時才同時舉行。Coavangas 社和 Coakakulai 社，分別和大里力社、姑仔崙社合併舉行。

祖靈從大武山 Kavorongan 出發，巡行到本島東海岸的大鳥萬社要五年。從大鳥萬社〔最晚舉行五年祭的蕃社〕回到大武山頂時，剛好下一個梯次的祖靈要從大武山出發，如此周而復始。

西部部落群的排灣族認為各社祖靈一起從故地出發，一路南下接受各社子孫的祭拜和供品，最後一起回到大武山頂。

祖靈到部落巡視時，頭目家的祖靈單獨進入社內，但其他社眾的祖靈只留步於社外。

枉死者的靈魂，不得進入社內，只能停留於部落入口一天而已。

台東廳大武溪茶茶牙頓社 (Calangatoan) 所報導的，祖靈移動路徑如下表：

佳平社→來義社→古樓社→力里社→茶茶牙頓社。

(原註：以上馬淵東一所查)

台東太麻里溪沿岸地方斗里斗里社 (Coricorik)、馬乳都布社 (Marudup)、金巴蘭社 (Cinparan) 及介達社 (Kalacaran) 等部落中，現在只有介達社在舉行五年祭，據說，以前各個部落單獨地用夢占法決定祭典日期，又說，祖靈來自大武山頂或其他禁忌之地。

舉行五年祭的地方，通常是統領很多部落的頭目居所，隸屬頭目的部落社眾，聚集於頭目宅第的前庭參加祭典。

已如上述，祭祀對象是祖先的靈魂，據說祖先的靈魂來自大武山。排灣族相信個人去世以後，靈魂飛到大武山頂與祖先一塊居住。舉行五年祭的目的，是向大武山恭請祖靈前來，供祭以安慰祖靈，向祖靈祈求豐收、豐獵。

從 Paumaumaq 之地開始巡視的祖靈，一路南下，沿途接受後代子孫祭拜，到了台灣島南端以後，循原路北上，回到 Paumaumaq 之地，巡行一周所需時間大約 1—5 年。

內文社概況

內文社就是排灣族所稱的 Chaoboobol 群大社，位於高雄州潮州郡山地，海拔高度約 800 公尺，向北傾斜的坡地上所建的部落。漢文史冊上稱為「龜文」。

依照昭和 8 年（1933）12 月底台灣總督府理蕃課所調查的「蕃社戶口表」，內文社只有 44 戶，270 人，毋寧說是一個不怎麼大的部落，但是內文社對鄰近的部落群，擁有絕大的勢力。

社內有兩支頭目家系——Rovaniyau 和 Chorun，而所謂內文蕃（Chaoboobol）旗下各部落，不是屬於 Rovaniyau 頭目家，就是屬於 Chorun 頭目家所統領的。現在，我將彼此的隸屬關係列成一覽表。

Rovaniyau 頭目家所統領部落：

馬乳殺社（Machigau 社）
阿墾衛社（Atsonget 社）
霧里乙社（Burits 社）
七佳社（Chikatan 社）的一部分
阿乳芒社（Asubon 社）的一部分
古樓社（Kulalao 社）的一部分
中文社（Ijabujab 社）的一部分
力里社（Rarukruk 社）的一部分
根也然社（Kinajan 社）

Chorun 頭目家所統領部落：

草山社（Chajarabiya 社）
塔加寮社（Takariyau 社）
大甘也密社（Chokomaris 社）
中心崙社（Chobao 社）
旁武雁社（Bonburan 社）
竹坑社（Chogado 社）
內獅頭社（Katsudas 社）
丁的社（Tande 社）
阿乳芒社（Asubon 社）的一部分
芒社（Kasuvongan 社）

中文社 (Ijabujab 社) 的一部分
古樓社 (Kulalao 社) 的一部分
中麻里巴社 (中 Maripa 社)
南平社 (Chisagal 社) 的一部分
外麻里巴社 (Chujasoak 社)
力里社 (Rarukruk 社) 的一部分
內加芝來社 (內 Kachirai 社)
七佳社 (Chikatau 社) 的一部分
加芝來社 (Karchirai 社)
龜仔籠藕社 (Klalagao 社) 的一部分
內麻里巴社 (Pinarasoayanu 社)
驅獵遊社 (Klayu 社)
外獅頭社 (Owadijitsu 社)
阿遮美薛社 (Ajiyamisu 社)

以上兩頭目家同時舉行五年祭，但是他們是個別舉行的。換言之，同一天內文社分兩地舉行祭祀，各所屬的部落社眾，於祭日各自聚在頭目家參加祭祀活動。

據稱，Rovaniyau 頭目家和 Chorun 頭目家，分別來自不同的祖居地，所以所繼承的五年祭系統不同。Chorun 頭目家出之於佳平社，而 Rovaniyau 頭目家，則出之於來義社。因此，Chorun 頭目家的祭祀，最初在佳平社舉行，依序移到古樓社、七佳社、率芒社，然後移到內文社 Chorun 頭目家。這是因為古樓社頭目 Gerun 家，正是 Chorun 家的本家，祖靈在 Gerun 頭目家接受祭拜後，才來到 Chorun 頭目家。

另一方面，Rovaniyau 頭目家出之於來義社，所以祖靈也直接從來義社，來到內文社 Rovaniyau 頭目家接受祭拜。

分別來自不同系統的祖靈，在內文社內分別在 Chorun 頭目家和 Rovaniyau 頭目家接受祭拜，要離開內文社往南方時，兩批祖靈已合而為一，由兩頭目家一起舉行送靈儀式。

除了上述兩頭目家外，內文社另有一個稱為 Ajajaban 的頭目家，位於 Rovaniyau 頭目家與 Chorun 頭目家的中間位置，雖然現在勢力已大不如前，至少形式上獨立舉行五年祭。

祭祀的順序和司祭人物祭祀分為預祭、本祭和後祭 3 個部分。本祭開始前 6 個

月起進入預祭，祭祀活動一直延續到本祭結束之後 7 個月才完成，大約要花費 1 年時間。主要的祭祀活動，是以供品恭請祖靈降臨，以及刺毬（用相思樹皮製成一個 kaplun 圓毬，將 kaplun 拋向天空，壯丁個個手執竹槍刺毬）的儀式。

有兩種司祭人物。paraijai 是只在五年祭期間擔任祭司的男子，他的職務是世襲的。另一個是 puringao，她是日常生活中為社眾咒禱的巫女。Rovaniyau 頭目家系和 Chorun 頭目家系，現在各有兩名 paraijai，本來各有三名。puringao 巫女屬於 Chorun 頭目家，但舉行五年祭的時候，她兼任兩頭目家的 puringao。本次內文社五年祭中擔任祭司者的姓名和出身地表列如下：

Rovaniyau 頭目家系：

| | |
|-------------|--------------------|
| 祭司 paraijai | Baajai Ulyu (阿乳芒社) |
| | Tokon Ulyu (內文社) |
| 巫女 puringao | Taupele Cho (內文社) |

Chorun 頭目家系：

| | |
|-------------|-----------------------|
| 祭司 paraijai | Lupilian Ulyu (內加芝來社) |
| | Alalaban Ulyu (內文社) |
| 巫女 puringao | Taupele Cho (內文社) |

預祭

預祭是在本祭之前 6 個月左右就要開始。本次五年祭的預祭，已從去年（昭和 8 年，1933）8 月開始。現在依照祭祀活動的順序加以敘述。

Muribolok

從 8 月中的滿月時分開始。muribolok 是選定刺毬的竹槍施咒的儀式。竹槍叫做 balok，將二支竹竿相接，最下面部分由一支口徑達到 15 公分的粗竹竿承接，加起來長達 35 尺，其尖端已經用火烤成既硬又尖的槍頭（jajuju），用以刺毬。尖端以下的部位叫做 karo。粗竹部分叫做 abayan，口徑 15 公分，所以這麼大的竹竿很不容易找得到。

這一天 paraijai 和 puringao 到平地選定合格的竹竿，唸咒後砍倒於地上備用。各頭目家要用的竹槍數目，依照所統領的小頭目人數而有所變動。各小頭目準備一支或兩支備用。

Rovaniyau 頭目家系：

- Rovaniyau 頭目家（內文社） 3 支
- Tokon 小頭目家（內文社） 1 支
- Taupele 巫女家（內文社） 1 支
- Pajajai 小頭目家（阿乳芒社） 1 支
- Kaplun 小頭目家（內獅頭社） 1 支
- Kakoagan 小頭目家（根也然社） 2 支
- 合計 9 支

Chorun 頭目家系：

- Chorun 頭目家（內文社） 4 支
- Ajajaban 小頭目家（內文社） 2 支
- Paregol (Plolog) 小頭目家 1 支
- Jajasupul 小頭目家 1 支
- Tsoligao 小頭目家（內獅頭社） 1 支
- Solinon 小頭目家（外麻里巴社） 1 支
- Garujuguju 小頭目家（驅獵遊社） 1 支
- Patarag 小頭目家（外加芝來社） 1 支
- Kaloan 小頭目家（內文社） 1 支
- 合計 13 支

上面各支竹槍之中，Rovaniyau 頭目家的 3 支和 Chorun 頭目家的四支合併起來，或各自分開，代表已遷出而無法回來參加祭祀的同族的頭目。Rovaniyau 頭目家的 3 支竹槍中，其中的一支特別長，叫做 parisian，而 Chorun 頭目家 4 支竹槍之中，有 1 支在槍頭綁繫著 7 束散開的竹穗。以前是 7 支獨立的槍頭，後來簡化成現在這個樣子。

Pas-bolok

從 9 月的滿月時分開始。pas-bolok 是將已砍倒於地上的竹槍帶回來施咒的儀式。這一天，祭司 paraijai 到現場施咒，在其他壯丁的幫忙下將施過咒的竹槍搬到叫做 pas-sasubutsan 的地點置放。pas-sasubutsan 是「把竹槍伸直」的意思，搬來後再次施咒。paraijai 向祖靈禱告：

五年祭的祭期快到了，竹槍已經選定了，從現在起讓竹槍伸直罷。

禱告完畢後，用相思樹的葉子沾一沾豬油，塗在每支竹槍上，祈禱竹槍筆直，能派上用場。

這一天豎立竹槍，練習投擲刺毬，之後平放於地上，用下面的方式把不夠筆直的部分弄直：平放於地上的竹槍，用石頭壓下凸出的部位，或立兩支木棒於地上，把竹槍伸進去，弄直彎曲的部位，或將彎曲的部位放在火上，邊烤熱邊修正，使竹槍完全筆直。

Pas-tsatsabaji

從 10 月的滿月時分開始。

pas-tsatsabaji 的意思，是把竹槍從 pas-sasubu-tsan 搬到叫做 tsatsabaji 的蕃社入口處儀式。這一天各小頭目家的竹槍分別集中於各隸屬的頭目部落入口處，由巫女 puringao 主持儀式。她向祖靈禱告：

請祖靈保護竹槍，使刺毬儀式中不至於折斷，請保佑部落平安，五穀豐收，子孫幸福！

祈禱完畢後，隨即由壯丁各執直立的竹槍等候。第一個擲毬者的身分叫做 Bayak。現在內文社榮任 Bayak 者，是隸屬於 Chorun 頭目家的麻里巴社人，名字叫 Solonon Ulyu，和隸屬於 Rovaniyau 頭目家的內獅頭社人，名字叫做 Pabobuun Ulyu。這兩人的職司是世襲的，兩人都是頭目家的親戚。

最初被拋向天空的毬叫做 pinn-parisian，據說毬內包藏著幸福。首先準備三個毬，首擲者 Bayak 將相思葉塗上豬油，一邊塗一邊祈禱祖靈賜福。唸完將三個毬拋向天空。當然，這個好像是棒球比賽前的「開球儀式」，拋上的毬不會太高。之後社內年輕人一齊將手中的毬拋上天空，下面執竹槍者競相刺毬。刺到毬時，觀眾歡呼「喔——」的一聲，讚嘆聲中替執槍者加油。

Pas-umak

從 11 月的滿月時分開始。pas-umak 是「從 pas-tsatsabaji 儀式移到要舉行祭典的最接近之地」的意思。活動內容和 pas-tsatsabaji 相同。

本祭內文社的本祭從 1 月 3 日開始進行。本來應該選定滿月的日子，今年適巧滿月的日子是 1 月 1 日，因為這一天是元旦，為了方便日警監督祭事的進行，由內文社警官駐在所警官和頭目交換意見後，特地把日子挪開，定於 1 月 3 日起舉行本

祭。

(第一天)

這一天社眾忙於清掃部落內外，將祖靈預定走近蕃社的小路整修，清除道路兩旁的草木。祖靈要走的小路不是平常蕃人可以行走的。「祖靈之路」叫做 jalana-tsumas，從部落外面貫穿部落中心到另一邊。社眾也同時修復舊路，開通祭祀行列所要通過的道路。

本祭開始之前兩、三天，從內文社遷到別處居住的族人，都回到內文社來，各自整修舊屋，如果舊屋已不存，則要搭建小屋代替舊屋，準備祭祀前的各項工作。

這一天，社眾製作持竹槍者的坐凳，這種坐凳叫做 naqamilaji。在 Rovaniyau 頭目家的情形，是指定在頭目家舊屋前庭頭骨架之上製作。Chorun 頭目家則製作於頭目家舊屋前庭。坐凳主要的利用夜晚時間製作。

本祭第一天清晨，巫女 puringao 俟家俟戶巡視，祈禱閭家平安，同時對各戶所擁有的家財個別地施咒，這叫做 paris-tosiausai。

(第二天)

今天將進入本祭。本次決定在 1 月 4 日，這一天的行事叫做 miboak。首先，於清晨羅列竹槍於部落入口處，由 puringao 施咒。她用小刀把一塊豬的肥肉切成小塊，塗在竹槍上。年輕人把竹槍搬到祭場豎起來。這時候集體坐於板凳上的青年們，每人各執一支竹槍。

頭目和小頭目的竹槍各有固定的位置，規定很嚴格。巫女 puringao 依序來到各人面前，傾灑一點酒於竹槍上，表示供祭於祖靈面前。另外，祭司 paraijai 從 puringao 接下豬的肥肉，依序塗在各人手執的竹槍。此外，把豬的小骨頭綁在槍身，離底部 6、7 尺左右上方。這一塊塊骨頭叫 pakelon，是祖靈的糧食，須要在三個月前就準備好。

做完以上各項儀式以後，年紀最大的 paraijai 擲毬三次，其他人隨後紛紛擲毬。過了中午以後，要開始進行迎接祖靈的儀式。

迎接祖靈儀式

只在叫做 ajubujubun，亦即頭目家前庭石台上舉行。頭目家前庭都有疊石而成的平台，很像火車站月台。兩個 paraijai 和一個 puringao 就在這個石台上主持迎神儀式。

供在石板上的祭物，主要是生豬肉和豬骨頭。另外將剝下來的相思樹樹皮，切成一寸長，7、8分寬的一些小片象徵器皿，又將一條3、4寸長的樹皮，中間打兩個結以象徵聯杯，這些象徵器皿與聯杯的樹皮數目，是按照祖先的人數而定。

兩個司祭的 paraijai 站在 ajubujubun 石台的一端，一株大榕樹下，朝向北方大武山方位禱告：

我們子孫現在以活豬供祭，恭請祖神降臨！

朗誦了幾聲後，老祭司用左手提起一隻小豬，右手揮刀割小豬的喉嚨，同時喊出一聲「喔咿！」。

這個時候巫女 puringao 在旁不斷地唸咒。於是祖靈降到祭場來了。

供祭的豬肉分配給頭目家。右前肢和右後腿給 Rovaniyau 頭目家；左前肢給 Ajajaban 小頭目家；左後腿給 Chorun 頭目家。其他豬肉則放在藤籠內，吊在大榕樹下。

這個恭請祖靈降臨的儀式，首先在 Rovaniyau 頭目家舉行，同樣的儀式（但是不殺豬）依序在 Ajajaban 小頭目家和 Chorun 頭目家舉行。

降臨的祖靈叫做 simililao。據說，祖靈經由可樂可樂山的山腰（蕃語叫做 Shajulumujun，這座山在內文社的對面，從部落可以看到），到內文社來。

祖靈降臨以後，隸屬於 Chorun 系統的四個小頭目家（Ajajaban, Peregol, Kaloan 及 Jajasupul）的4支竹槍，被4個槍手帶到 Rovaniyau 頭目家訪問，也就是說，這4支竹槍聚齊於 Rovaniyau 頭目家槍陣中央，用這4支竹槍刺 Rovaniyau 頭目家的人拋上去的毬。這個儀式結束以後，祭司 paraijai 和巫女 puringao 就回去。臨行之際，一個 paraijai 在一束粟莖上點火拋過去，據說如此可以避災。點火避災的動作叫做 patsubun sopui。

（第三天）

1月5日，也是 miboak 的日子。從大清早起又進行刺毬。這一天 Rovaniyau 系統的3個小頭目家（Tokon、Taupele 和 Kakoagan）的3支竹槍以及另一支槍，由槍手帶到 Chorun 頭目家訪問。頭目家的人擲毬讓4支竹槍刺。來到 Chorun 頭目家之前，遵照古俗，槍手都先訪問 Ajajaban 小頭目家。

這一天下午進行叫做 isanio 的儀式。Chorun 頭目家的女眷們盛裝集合於大宅第前，然後以縱列行進的方式，步上預先整修好的古老小路（蕃語叫做 julana-sinikijin）到 Rovaniyau 頭目家。

她們走進頭目家的舊屋，接受檳榔和酒的招待。舊屋不准男人進入，而負責招待的人是 Rovaniyau 頭目家的女眷們。在屋內大家反覆地合唱靈歌，唱完又排成縱

列步出，去訪問 Kakoagan 小頭目的舊屋。

(第四天)

1月6日。這一天叫做 sumao，意思是「送靈儀式」。

刺毬活動只到中午就停止。今天刺到的毬繼續留在槍頭，社眾把竹槍連同刺到的毬綁在坐凳架上，讓竹槍保持直立狀態。今天把全部竹槍都刺到毬為止。全部刺完後大眾齊呼一聲，然後靜下來。

下午與昨天一樣進行 isanio 儀式。今天輪到 Rovaniyau 頭目家的女眷們到 Chorun 頭目家訪問，同樣地，在頭目的舊屋接受招待。做完了 isanio 後，進行 sumao，也就是送靈儀式。

這時候，巫女 puringao 在舊屋內咒禱，把相思樹的葉子插進屋簷下，然後將酒傾灑於 ajubujubun 石台上的石柱，然後環繞頭目家前庭一周，灑酒於所有的竹槍上。

現在，paraijai 和 puringao 併坐於石台上，把相思樹皮和盛放其他供品的容器 10 個，整齊地擺放在 1 塊木板上。巫女 puringao 切豬皮，平均地放進容器內，又把豬骨打成碎片，也平均地放進容器內。

之後，3 個祭司 paraijai 站在石台上的一端，也就是迎神時所站的位置，其中一個口誦一聲，其他兩人發聲應和，連續 3 遍後停止。其間，巫女 puringao 不斷地唸咒文。最後，巫女再度斟酒於供品容器內，也傾灑於石柱上。進行這個儀式中，把祖靈送走。

太陽快要下山時，進行叫做 mulilabolabo 的儀式。很可惜天色已黑，無法拍攝這個儀式的過程。Rovaniyau 和 Chorun 兩頭目家的青少年，全部盛裝聚齊於 Tokon 小頭目家，走上「祖先之路」(jalana-tsumas)，巡訪 Chajilabal、Paregol、Garujuguji 等眾小頭目的舊屋，進入屋內歌唱並接受酒的招待。今天是允許大家痛飲的日子。

其次，進行 isopasulun (停止供祭之意) 儀式，祭司 paraijai 和巫女 puringao 一起到兩頭目家，咒禱閣家平安、幸福，並豐收豐獵。

本祭過程中，第 1 天到第 3 天酒宴較少，但是從本日 (第 4 天) 起，無論是男是女，大家都開懷暢飲。mulilabolabo 進行到高潮，便演成團體舞。

舞罷，大家聚齊在 Chorun 和 Rovaniyau 兩頭目家，接受頭目的歡宴，男女又開始歌舞起來。今天大家歌舞達旦。

(第五天)

今天是 1 月 7 日。這一天叫做 mabusaan，將昨天豎立於坐凳架上的竹槍拿下來，由 Chorun 頭目家系的旁武雁社小頭目，揮動蕃刀削掉每支長槍的上端（從尖端下方砍斷），保留拿起來揮動自如的長度。旁武雁社頭目的妻子隨即向竹槍施咒。她將竹槍塗上豬油後，放在火上，邊烤邊唸咒。mabusaan 儀式通常是在頭骨架前面進行的。

施過咒術後，Chorun 頭目家一群青年攜帶這些竹槍，一齊奔向野外叢林中，那裏已準備好人形草包，隊中的一個青年揮刀砍下草包的頭部，把這個「人頭」帶回部落骨架前面，環繞剛才的巫女三、四回，然後把「人頭」供奉於頭骨架上。這時候，擔任巫女的頭目妻子舉火祓除不祥。

獵取假人頭的儀式只在 Chorun 頭目家進行，Rovaniyau 頭目家的始祖是女性，所以不從事馘首儀式。古時候，在祭期中選這一天出草獵首，現在因為理蕃當局的禁令，改用人形草包替代真正的人頭。

用過的竹槍，都切成適宜的長度，細竹做為挑棒，粗的做成汲水筒，今天還是大開酒宴，然後結束當天的儀禮。

（第六天）

1 月 8 日。今天是出獵的日子。各頭目都率眾前往各自的獵區狩獵。

以上 6 天之內完成了本祭，從遠方近鄰的部落前來的各社排灣族紛紛賦歸。

後祭

後祭是本祭之後第 7 個月才開始舉行。本來是等到南方「Sbdek 蕃」舉行後，接著由內文社舉行。我預定要再來做實地調查，但是因為別的要事，錯失了機會，想起來非常可惜。

不過，按照實際聽聞，略記後祭的內容如下：

（第一天）

祭司 paraijai 要和巫女 puringao 集合於 Chorun 和 Rovaniyau 兩頭目家咒禱。兩頭目家也分別舉行 isanio〔盛裝的女眷們列隊往訪對方的頭目舊屋慰靈，並接受小米酒和檳榔的招待〕和 mulilabolabo〔盛裝的男子列隊走祖靈行走的舊路到各小頭目家舊屋慰靈，並接受酒宴招待〕。

（第二天）

這一天在 ajubujubun 石台供祭祖靈並送靈。儀式中，祭司和巫女齊聲誦出：祖神啊，五年祭至此結束了，請回駕 Kavorongan 舊地罷。

後祭過程中不舉行刺毬儀式。

雜錄

本祭第 1 天，也就是 1 月 3 日早晨，我實際觀察了個別住戶的咒禱儀式。

母親和幼兒接受巫女作法

巫女 puringao 把豬骨 (aniputs)、帶脂的豬皮 (kalpu)、相思樹小枝 (tsukul) 和茅草類的草葉 (paidat) 擺放在一塊木板上 (teju)。

她用左手舉起樹枝，用另一隻手撫摸一對母子的頭，用小刀 (sikono) 切割豬皮，也用手撕掉相思樹枝上的葉子，一邊切割，一邊唸咒文，也一邊撕葉子，一邊唸咒文。

不久以後，巫女走到戶外，向外擲出樹枝上的葉子，又回過頭來把樹葉插進屋簷下，口中不斷地在唸咒文，如此動作反覆數次才結束。

Kumaubo

已經從內文社分離，遷居於其他小社的族親，照習俗是應該回到內文社舊屋參加五年祭的，但是因為路途遙遠或其他原因，不能親自回來，只好將供祭的物品交託別人帶回來祭拜。回本社的族人第 1 天整修舊屋，舊屋不存時搭蓋一間小屋，祭期中住在裏面。

所供的祭品是瓢 (kaucho) 的破片，按照被託付祭拜的戶數，擺放瓢片於一個竹筴上，各個瓢片上平均地放肉類供品，一天祭拜 3 次，每次拜完後把供品吊在樹上以免狗咬走。

祭拜時，這些人追念已去世的祖先和親人，放聲大哭起來。他們真情地號哭。我親眼看到五、六個人聚在一間舊屋內，滿面淚痕地號哭，看到這個令人動容的一幕，感覺非常奇異。

五年祭中吃到的菜餚各家庭在祭期中煮很多好菜招待親朋好友。我也受到很好的招待，現在把吃到的菜餚記下來供參考。

1. tausi (tausi jamujau) ——豆豉和生薑一起煮成 tausi。tausi 是閩南語「豆豉」的譯音。
2. bifun——台灣人常吃的米粉，排灣人譯其音，也叫 bifun。
3. latsun——白蘿蔔的葉子煮熟後撒上花生粉而成。
4. patsau-a-chinala——炒花生。
5. 木瓜。

6. pok——油炒樹豆。
7. latsun——水煮蔬菜加一點鹽巴就成。
8. ryolon——清蒸醃漬烏魚。
9. kalm kinatiyan——鹽漬生豬肉，排灣族視為佳味。
10. bakawa wawa——小米酒。

最後一夜的歌舞祭期的最後一夜歌唱、跳舞達旦。排灣族唱即興歌謠，歌詞中分為「問」和「答」，一問一答。好比說，歌唱中頭目起個頭一問，眾人同聲回答，以即興的方式唱出。

頭目帶頭唱出一節，眾人接著唱下去，或者一個人單獨唱出一節，其他眾人接著合唱，邊唱邊跳。眾人圍成一個圓圈，交叉牽著別人的手合跳圓舞。即興的歌詞大部分是有關治安的，不過很多包含著「言外之意」。當夜唱出的歌謠內容意譯如下：

（問）我們是不是應該按照古俗舉行祭典？

（答）是。按照祖先的遺訓辦好祭典。

（問）盲目地照全部古俗舉行祭典，豈不是毫無意義的作法？

（答）不過，大家這樣一起歌唱才痛快啊。

（問）我們延後辦祭典，不會有問題吧？

（答）現在有巡查部長在旁指導，可以放心了。

（問）我們把古時候傳下來的陋習革除掉好嗎？

（答）大家一塊兒歡樂吧。

（問）修身齊家就不會做錯事。我們不要再犯錯好嗎？

（答）我們都屬於兩個大頭目統領之下，不要再犯那種大錯。（原註：「那種大錯」，指大正3年（1914）排灣族集體襲擊駐在所，很多日本警察被殺的事件。）

（問）既然已經明白事情的曲直是非，我們不要製造麻煩吧。

（答）對於解決事端，兩位大頭目都有默契，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宣導頭目的規定。

（問）以後不可以再犯錯。大頭目會不斷地宣示新規定的事，請大家遵守好嗎？

（答）只要是大頭目的好命令，我們大家會遵從，仍請多多照顧。

祭期中在內文社所唱的歌曲很多，無法全部引用。

[作者附註：本次調查排灣族內文社五年祭的過程，承蒙總督府理蕃當局、內文社駐在所主管西浦警部補、長田巡查部長、高橋巡查、向井巡查等各位指導與協助，以及排灣族出身的桐山氏為我做了全程的口譯工作；而未能現場調查到的資料，已由移川教授和馬淵東一氏提供，在此向大家表達謝意。]

內文社五年祭

宮本延人著 楊南郡譯

前往高雄內文社〔屏東縣獅子鄉〕觀摩排灣族五年祭的那一次旅行回來，已經兩年了。當時有人告訴我五年祭要在大年初二左右開始，於是急急忙忙地於元旦早晨從平地出發。從東京來的F氏說要參加，加上研究室裏的M氏，我們三個人一道去了。平時習慣於個人調查行動的我，沒想到會有結伴同遊的一次愉快之旅。

在部落停留一週，過著一會兒繁忙，一會兒清閒的日子。所謂五年祭並不是一連6天每天都有祭事。祭事的細節並非連續的，而且相隔多久才輪到下一個細節都不確定，只要來得及準備好，就移到下一個節目，我們局外人要眼巴巴地苦等。

我帶來的16mm攝影機已裝好底片，從早到晚，漫步於部落內外及每一個角落，保持待命的態勢，尋機獵取鏡頭。因為新的節目一開始，就要揹著笨重的攝影機、普通的照相機和筆記簿趕到現場，一個人要同時做三件事，所以我的動作有點像街頭賣藝者耍十八般武藝。

部落內設著祭台，除了祭司外不准別人登上，所以小孩都不敢接近。我獲得頭目的破例准許，登上祭台準備拍影片。雖然獲得頭目特別允許，即使有堂皇的民族誌調查理由，我在嚴肅的祭場開動有馬達聲的攝影機，朝向祭典中的眾人猛拍，感覺自己像一個攝影記者而愧疚不安。

我也獲准進入只有婦女參加的屋內儀式。屋子內昏暗，慢慢地眼睛適應了光度，但見裏面擠滿50多個盛裝的排灣婦人。一盞燃燒松脂的小油燈，朦朧地照紅了燈旁3、4個婦人的臉。其中一個站起來分送檳榔給每一個人，另外一個婦人用同一個杯子，輪流斟酒給每一個人喝。

忽然場內響起蕃歌的合唱聲，音調高亢刺耳，同時有一股怪異的、濃濃的甜甜香味瀰漫於室內，啊，那是女人的香味嗎？蕃地婦女也有女人香啊。我的眼睛越來越適應昏暗，雖然不清晰，我能夠認出不同的臉貌。每一個人都板起一張嚴肅的表情，認真地唱著。隨著歌謠的旋律，每一個人髮梢上的羽翅齊向左右擺動。畫面很美，帶有奇幻、煽情的氣氛。

我闖入婦女們擠得水泄不通的房內，當然身子動彈不得，更不能拍起影片來。我沒有勇氣使用一閃即爆出「破」一聲的閃光燈，唯恐擾亂了她們恍惚入神之境，識趣地擠出人群到屋外來。

我向一間廢屋〔靈屋〕走過去，看見一個家族站在門外悼念祖先的事蹟，想著想著，不禁放聲大哭、哎，現在還能夠專心追憶、悼念祖先者是最幸福的人。

曾經有一個官員大膽說過一句話：「統治者是人，被統治者也是人，堅信這個信念者少之又少。」做爲一個民族誌研究者，我是少數有這個信念的人。調查者是人，被調查者也是人，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忠實於學術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認知我們調查研究的對象是人，應該受到尊重。

五年祭的全部儀式圓滿結束了，次日，老頭目爲我們舉行惜別宴會，貴賓席上都鋪著羊皮，桌上擺滿酒菜，有鹽漬豬肉；還有煮爛的山豬肉等。頭目連日來主持祭典、喝酒很累，他用手揉一揉疲憊的眼睛，勸我多喝幾杯小米酒。我向頭目說：

「我很榮幸能夠觀摩了五年祭，這幾天打擾了太多，很過意不去！」

「那裏！我們的祭典過程如果對您們的研究有貢獻就好了。」

說著，頭目用筷子夾起他們最喜愛的鹽漬豬肉，放在我的碗裏。這種豬肉醃了很久，又臭又硬，我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頭目面前只好恭恭敬敬地把一塊放進嘴裏，遵照習俗完成了各項應對禮法。

以往多次元旦假期旅行中，那次參加內文社的五年祭，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從內文社到阿塋衛社

宮本延人著 楊南郡譯

從高雄州潮州郡內文社通往台東廳阿塋衛社的古道，現在很少人在使用。舊地圖標示著道路，聽說還可以通行。我本來也有順路訪問這個遷徙地的計劃，而且已經向理蕃當局請求協助，所以向內文社的頭目告辭後，立即動身了。

內文社和外麻里巴社（Malipa）間，已經有寬平的警備道路可以走。早上出發得晚，所以加快了腳步。內麻里巴社不在警備線上，少有人去訪問，這次我們特地繞過去訪問。這個部落靜悄悄的，走近一間蕃屋前坐下來打開飯盒。從屋內走出來一個老婆婆，慈祥地將煮熟的花生分給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吃。

路旁有桔子樹。枝葉伸到屋簷下，金黃色的小桔子好像是一個個眼睛，正在窺視我們訪客。我向老婆婆要幾個。一個壯漢採下了三、四十個送給我們。我不好意思白拿人家的東西，掏出了一個 10 錢硬幣給老婆婆。她請我們進入屋內，端出小米酒要我們喝下，同時從最裏面的房間捧出一個紙箱，裏面放著用鹿毛製成的頭飾。土俗品正是我要搜購的，所以請她再拿出兩、三件，全部都買下來了。用山鹿的頭皮製成的皮帽附有雙角，攜帶不方便，所以叫隨行的一個腳伕戴著走。這些桔子味道很酸，給平淡的山旅增添了一些野趣。沒吃完，留下 3、4 個帶回台北。

從內麻里巴社東行，就離開高雄州，進入台東廳轄地，東段的山徑除了蕃人以外，沒有外人通行，甚至由理蕃當局安排來擔任嚮導的西部警察也不熟悉。然而，台灣南部的分水嶺不高，從位於分水嶺的內麻里巴社起，海拔高度向東部遞減，越嶺點比原本想像的，還要好走，沒有斷崖地形。蕃路穿進灌木林中蜿蜒伸長，堆積的落葉幾乎淹沒路徑，向東連續地下降。

離開內麻里巴社時開始有霧雨，眼鏡的鏡片朦朧不清，流出的汗粘在皮膚上，悶在衣褲內，感覺很不舒服。封鎖灌木林的濃霧中，前方突然閃出一隊人馬，差一點被我們的先頭部隊撞到。他們是台東廳派來給我們帶路的警察和蕃人，我們把行李交給台東的人揹。

阿塋衛舊社小巧而乾淨，舊社的居民大部分已經遷到別處，現在只剩 5、6 戶而已。我們從西部一路走過來，其中 4、5 日里長的蕃路，少有人煙，現在來到有人煙的阿塋衛舊社，感覺有點熱鬧。今天早晨出發以後，不停地快步走下坡路，膝蓋痛得要命，路上碰到一小段上坡路，反而覺得好一點。

阿塋衛遷徙地，也形成一個部落，因為是有計劃的集團遷居，每戶占地比較大，不知道是哪一個人規畫的，感覺新部落住起來很舒適。這裏有屬於阿塋衛駐在所管

理的農業指導所。站在院子裏的一個年輕巡查，向我們彎腰打招呼。他是大武支廳出身的蕃人，日本姓「高原」，畢業於台東農業補習學校，對阿塹衛社集團遷入新部落後的農業開發，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當初從舊社遷到新部落時，部落的蕃人沒有人願意認真地開墾土地。在老蕃的眼中，這位新赴任的農業指導員才 20 歲出頭，沒有號召力。高原君每天早晨五點就起床，先沐浴身體，然後走向小神社〔日本的神祠〕參拜，之後，從早到晚工作。他在預定的墾地拉繩子給每戶劃定田畦界線，親自動手教導部落人耕田、種植新農作物。他的熱心指導有了成效，部落人深受感動，而開始使用長柄的平地鋤頭耕作。

高原君是一個高砂族知識青年，有朝氣，肯負責，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很不幸地，最近他在「台灣警官練習所」〔警官訓練班〕受訓時，因病亡故。他到過我們的研究室訪問，那次沒有時間長談，以後錯失了再度見面的機會，令人扼腕嘆息。

這條越嶺道全程大約 10 日里，路況不怎麼驚險，只是前面的路段走得太快了一點，造成膝蓋疼痛，走下坡時受了一點苦。本來我知道走路要保持一貫的速度，下坡時不小心忘了，以後到山地旅行時，我要記取這個教訓。

抵達東海岸宿處，耳旁聽著海濤的節奏聲，在一盞油燈下愉快地欣賞這次採到的蝴蝶蘭，已是晚上七點了。

清代崑崙古道、內文·阿塹衛古道

開鑿沿革與排灣族群動態年誌

明天啓 4 年（西元 1624 年）

荷蘭人從澎湖退據台灣安平，開始 38 年的台灣統治。

崇禎 8 年（西元 1635 年）

11 月，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長官 Hans Putmans 獲得新港社平埔族的協助，討伐同族的麻豆社。

12 月，荷蘭軍隊再度率領新港社士兵，前往南部山地，討伐 Katsarisien 人（澤利先人，排灣族）。

崇禎 9 年（西元 1636 年）

2 月，南部馬卡道族各社、山麓的澤利先族 8 社、瑯嶠地方 16 社，以及諸羅山（嘉義方面）以北 5 社，合計 57 社，各派出部落代表或頭目，集合於台南新港社，向荷蘭駐台長官表達歸順，同時呈交代表土地和產物的檳榔和椰子樹幼苗，從荷蘭人統治者接受荷蘭國旗、首長藤杖（杖頭嵌著刻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縮寫 V.O.C. 的銀飾）、衣帽及煙草等，作為結盟的象徵。

崇禎 14 年（西元 1641 年）

本年起，荷蘭人將台灣分為北部（台南以北）、南部（台南以南）、卑南（台東地方）及淡水（北台灣）四區，每年一次定期召開地方集會（Landdag），與會的各部落頭目和代表，都向荷蘭人報告部落人口，並表達忠誠與服從。

從 1647 年至 1656 年共 6 次，分別屬於卑南與南部集會區的「蕃社戶口表」，顯示崑崙古道和內文·阿塹衛古道沿線部落資料。能辨識者抄錄如下表：

崑崙坳古道上部落

| 村落名 | 1647年 | 1648年 | 1650年 | 1654年 | 1655年 | 1656年 |
|---------------------|--------------|----------------|----------------|-------------|-------------|-------------|
| Talakobus (來義社) | 200戶 974人 | 220戶 1,600人 | 220戶 1,600人 | 50戶 122人 | 80戶 500人 | 85戶 509人 |
| Dalissiouw (丹林社) | 90戶 370人 | 85戶 380人 | 50戶 280人 | 20戶 58人 | 26戶 70人 | 21戶 65人 |
| Kalolauw (古樓社) | ----- | 80戶 432人 | 54戶 296人 | 60戶 120人 | 60戶 112人 | 58戶 107人 |
| Tarewatty (諸野葛社) | 16戶 | 27戶 | 37戶 | 40戶 | 40戶 | 20戶 |
| Arudan (蚶仔窰社) | ----- | ----- | ----- | 20戶 | 30戶 (新村) | 30戶 |

內文·阿塹衛古道上部落

| 村落名 | 1647年 | 1648年 | 1650年 | 1654年 | 1655年 | 1656年 |
|-----------------------------------|-------------|-------------|-------------|-------------|-------------|-------------|
| Tockopol (內文社) | 40戶 179人 | 28戶 150人 | 50戶 240人 | 70戶 165人 | 60戶 150人 | 58戶 152人 |
| Valangits 自稱 Alongee (阿塹衛社) | 5戶 20人 | 6戶 27人 | 5戶 20人 | 5戶 16人 | 9戶 30人 | 10戶 32人 |

据日治末期及戰後傑出的社會人類學者馬淵東一研究，17世紀荷人已在南部和東南海岸進行戶口調查頗有成就，由此可知中央山脈遙拜山（屏東縣與台東縣交界大鬼湖南側）以南，山脈之東西兩邊已有魯凱族與排灣族部落群分布，也可以瞭解排灣族來義社、古樓社及內文社群，在十七世紀以前已在南部和東部定居。

崇禎 15 年（西元 1642 年）

荷蘭人驅逐北部西班牙人殘餘勢力，之後，開始積極派軍隊前往南台灣和東南

海岸探尋金礦。

本年 1 月至 2 月，荷蘭武裝探險隊 225 人，連同雇工共 353 人，乘船繞過台灣南部海岸，前往台東地方，懲罰曾殺死駐卑南荷蘭商務員的卑南族大巴六九社和呂家望社，同時探查村落，並遠至花蓮方面探查金礦。回程探陸路，從東海岸大鳥万溪口大鳥万社越嶺，經力里社返回西部平原放索社。（探險隊未經東部安朔溪和西部枋山溪，由此可知內文群尚未與荷人接觸。荷蘭人雇用的土人，是放索社的馬卡道平埔族。）

崇禎 16 年（西元 1643 年）

荷蘭人再度派遣探險隊前往台東地方。隊伍從林邊溪放索社入山，所走的路線與上次相同。

崇禎 18 年（西元 1645 年）

5 月，荷蘭軍隊經 4 次戰鬥打敗土文河流域率芒社排灣人，大肆劫掠並焚燒部落房舍。

順治 4 年（西元 1647 年）

Tarikidick（浸水營古道中途站力里社）排灣族反抗荷蘭人派軍通過其地盤。

順治 5 年（西元 1648 年）

3 月，荷蘭人爲了「消弭當地排灣族的反抗意志」，繼降服瑯嶠群和率芒群排灣族後，出兵攻打力里社和割肉社（Quaber），但排灣守軍防守堅固，拒退了荷軍入侵。

順治 18 年（明鄭永曆 15 年，西元 1661 年）

以上曾經抵抗荷軍入侵的力里社和率芒社，和內文社群友好，或有血緣關係，彼此關係密切。枋山流域的內文群，沒有覺察荷蘭人勢力已伸至瑯嶠地方，尤其讓荷蘭人擔心的，是「南部山中蕃人，常常帶著武器到平原行凶，甚至加祿堂（Carudanang）一地雖然是交易中心，常常受到搶劫、放火、殺人情事」，這件事掀起了荷蘭人復仇的決心。

年初，荷軍再度大膽進兵浸水營古道上的力里社，進而攻打內文、阿塹衛古道上的大龜紋社（內文社）。

荷蘭人第一次血洗內文社群的故事，族人一直未曾忘記。駐紮於內獅頭駐在所的日警，曾將當年父老所述的血戰故事，寫進記事簿內。

「大約 300 年前，荷蘭人軍隊 500 人來討伐內獅頭社，並且乘勝襲擊內文社，燒燬數戶房舍。據悉，內文社群的人英勇抗敵，來犯者大敗，3 名荷蘭士兵被捕，其餘的不是陣亡就是逃走了。」

-----《內文獅頭社警察官吏駐在所須知簿》，昭和 14 年（1939）

「聽祖父說：baljaka（紅毛人）曾經攻擊內文各社，我門全面迎敵，割下了不少人頭。根也燃社老家庭院外面，現在還立著一支石柱，後面小石屋裡收放著當年割下的 baljaka 的紅頭髮，每年舉行祭典的時候，照例要祭拜。」

---訪談耆老林文勝，葉神保〈排灣族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2002

12 月，明朝遺臣鄭成功入主台灣，荷蘭人 38 年的台灣經營結束。

明鄭統治台灣只有 22 年，退據台灣的目的，在於反清復明。爲了養軍，以台南地方爲中心，實施屯田制，北路不超過濁水溪，南路只達下淡水溪（高屏溪）西岸，其勢力範圍不及山區及瑯嶼地方。爲了防止山區原住民（所謂「傀儡蕃」）下山騷擾已墾之地，屢次派兵征討，但每次都失敗。

「蕃貧莫如傀儡，而負嵎蟠踞，自昔爲然。紅毛、僞鄭屢思勦除，居高負險，數戰不利，率皆中止。」

----- 巡台御史黃叔瓚 《台海使槎錄》

清康熙 22 年（西元 1683 年）

8 月，已降服清廷，並擔任水師提督的施琅，率軍艦攻入台灣，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終結了明鄭 22 年的台灣統治，台灣歸入清國版圖。

清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

台灣劃歸福建省，島上設諸羅縣（台南以北西部平原）、台灣縣（含台灣府）及鳳山縣（台南以南西部平原）治理。事實上，清廷治權僅及西部平原，其餘佔總面積四分之三的土地，亦即山地與後山，是治權所不及的無所屬地帶，被蔑稱為「化外之地」、「生番地」。

同治 10 年（西元 1871 年）

11 月，琉球船員 69 人漂流到台灣東南海岸，從八瑤灣登陸，其中 54 名被牡丹社和高士佛社人殺害。

同治 13 年（西元 1874 年）

3 月（陽曆 5 月），日本征台軍 3,000 人，從屏東縣車城瑯嶠灣登陸，討伐牡丹社群排灣族，引起清廷緊張和國際爭議，世稱牡丹社事件。

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東渡台灣，辦理台灣海防。沈氏宣布「開山撫番」政策，派清兵開鑿北、中、南三路官道聯絡後山，並移民屯墾，以鞏固後山防務。

6 月，據清軍截獲的消息，日軍派員到後山，要招誘後山沿海各社，如阿塹衛社和台東卑南社，窺伺進軍後山包抄的可能性，候補南路同知袁聞柝奉欽差大臣之命，從安平乘船繞到台東登岸，招撫卑南社和呂家望社。回程時，袁聞柝帶卑南社大頭目陳安生和其他 4 社頭目，一起走浸水營古道，經由水底寮返回鳳山郡城。

欽差大臣沈葆楨從陳安生獲知：東部卑南族和排灣族願意歸附清廷。沈氏說：

「後山其地對準鳳山，膏腴遠過瑯嶠，正倭奴目前所垂涎。由海道繞山南而東，輪船日半始至，陸道由下淡水穿山，百七十餘里可通；唯鑿險絕幽，頗費人力。」

袁聞柝將陳安生等 5 名頭目送返卑南時，派兵弁隨行，命其尋找從後山同時開路，西出前山的可能性。

6 月初旬，袁聞柝派往卑南的兵弁回報，轉述卑南各社的意見是最好從西部起工。此外，台灣鎮總兵張其光從駐地居民獲知，從潮州方面開路，既成的道路

平直，所以從西部開工比較順暢。

沈葆楨認為三條開山撫番道路中，南路最迫切，乃命袁聞柝急募綏靖軍 500 人及土工 300 人開南路（合稱崑崙坳古道）。

開工前夕，欽差大臣沈葆楨和福建布政使潘蔚派遣管帶綏靖軍袁聞柝為代表，在鳳山郡城備牲醴以隆重之禮，遙祭南台灣山神。「南路開山祭告山神文」中有關正要進行的開路細節，援引如下：

「---- 自下淡水距埤南社，群峰刺天，大樗蔽野，百數十里，古無通者。惟彼番黎踴躍為我嚮導，千夫隨之。因建一營，曰綏靖師，特命聞柝率之東馳，左載鉏鋤，右挾劍鉞，開豁險阻，五里一墩，十里一坵。」

祭文中已透露重要訊息：綏靖軍從西部開向東部卑南，開路過程中幸有排灣族自願協助，踴躍擔任嚮導之責，而綏靖軍清兵則帶著武器戒備，也使用工具開鑿險路，所開的越嶺官道上，密集設營哨防守。

7 月，南路「赤山、卑南道」正式開工。候補同知袁聞柝親自督導兵工，從屏東縣萬巒鄉赤山起程。從鳳山郡城至赤山，已有路徑。赤山位於山腳，是西拉雅係馬卡道族的村落。清兵從赤山向南拓修南經佳匏朗（新厝）、新置等馬卡道族往來行走之路後，沿林邊溪朝中游東行。

8 月，清軍在雙溪口設營，然後經來義社、古樓社橫越中央山脈，到東部金崙溪口，然後沿東海岸北上至卑南（台東）。

8 月 8 日，來義社和古樓社頭目帶領 200 多名社眾，來袁聞柝軍營領取開路工具，表示願為前驅。東部的卑南社頭目陳安生，也同時帶領社眾，從東部循山關路，把路開到崑崙坳（古樓社一帶）迎接袁聞柝。不料，古樓社西南側的望嘉社排灣族，素與卑南社卑南族不睦，曾發生互殺情況。清軍擊退來犯者後，前進到來義社下方，設內社營。

沈葆楨恐怕袁聞柝孤軍深入，後援無計，另外命副將李光帶三哨兵勇，隨後進

駐於雙溪口（來義社之西）；也命游擊鄭榮帶一營兵勇，進駐於內埔庄，使開路兵工無後顧之憂。

8月11、12、13日，內山風雨大作，營房和器具齊飛，停工數日，工程受阻。

9月，兵工開鑿到崑崙坳（即古樓社）設營，之後開始翻越中央山脈主脊，所謂「崑崙坳山」。開路隊入山越深，沿線族群越雜，工程進行中須要沿途留下一些兵員確保安全。

由於開路兵力逐漸不足，沈葆楨命總兵張其光，親率剛抵達台灣的兩營粵軍支援。張其光於9月12日趕往內埔，調撥粵軍逐次進駐南路沿線。內埔設大營盤。

10月1日，張其光派副將李光率領振字前營，追隨開路隊至崑崙坳山之東，袁聞柝的開路主隊（綏靖軍）才得以拔營東進，10月7日抵達諸野葛社，建立諸也葛營盤。

「自崑崙坳至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智墜，山皆向北，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不能不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

----- 沈葆楨 <南北路開山竝擬佈置瑯嶠旗後各情形疏>，

同治13年

「新地(置)東南至雙溪口七里，烏鴉立三里，內社二里，二營二里，崑崙坳二十七里，大石巖十里，屯兵空營五里，坑底十五里，山頂十五里，諸也葛二十里，後山海邊三十二里，大藤里八里，卑南覓四十里。」

----余龍查繪監刻《全臺前後山輿圖》，光緒4年

10月20日，都司張朝光奉總兵張其光之命，率兩哨進駐於大石巖營，而另一都司張天德也率隊在前方進駐諸也葛營，使原來在諸也葛營的袁聞柝主隊，繼續向東下降。

諸也葛營以下，是沿著蚶仔崙（金崙溪）溪岸開路，地勢平坦。從後面跟進的清兵，先後分批進駐於蚶仔崙（金崙溪）、大猫裏（太麻里）等海岸據點。

11月，袁聞柝抱病率隊抵達卑南（台東市）。（他感染到瘧疾，當年瘧疾是一種致命的傳染病。）

12月，袁聞柝從卑南乘船，返回前山鳳山郡城就醫，所帶的綏靖軍由通判鮑復康代為統領。

赤山、卑南道（今稱崑崙古道）的開鑿，其最大的特色，是西部有來義社和古樓社排灣族自願協助袁聞柝的綏靖軍清兵，由西而東向中央山脈開鑿，同時也有東部的卑南族卑南社大頭目率領的社眾，自願從金崙溪上山，由東而西開路，雙方人馬在中央山脈衣丁山南側鞍部會師，可見開路成功，得力於排灣族與卑南族頭目與社眾的同意與熱心相助，與北路（蘇花古道）清兵一邊開路，一邊與泰雅族交戰之困境相比，簡直是雲壤之別。

據胡傳《台東州采訪冊》所記載「赤山、卑南道」路程和沿線各營盤間距里數（清里）如下：

赤山 ---- 雙溪口 ---- 內社（來義） ---- 崑崙（古樓） ---- 大石巖
15 5 15 10

---- 諸也葛 ---- 蚶仔崙（金崙） ---- 大猫裏（太麻里） ---- 知本
40 20 13 25

---- 卑南（台東），總計 163 清里（約 93.9 公里）。
20

另外，據光緒 4 年嘉平繪圖委員余龍查繪監刻的《全臺前後山輿圖》，所記載「赤山、卑南道」路程和沿線各營盤間距里數（清里）如下：

新地(新置) ---- 雙溪口 ---- 烏鴉立 ---- 內社（來義） ---- 二營 ---- 崑崙
7 3 2 2 27

| | | | | | |
|-----------|------------|---------|----------|-----------|-----------|
| -----大石巖 | ----- 屯兵空營 | -----坑底 | ----- 山頂 | ----- 諸也葛 | -----後山海邊 |
| 10 | 5 | 15 | 15 | 20 | 32 |
| ----- 太麻里 | ----- 卑南覓 | | | | |
| 8 | 40 | | | | |

總計 186 清里（約 107.1 公里）。

沈葆楨所擬的開山撫蕃道路規制，大意如下：

「平地路寬一丈，山蹊寬六尺為標準，俾便輿馬通行。所用人力全係兵勇，蓋此次開山，實係改善交通與駐防、殖民兼具。以兵勇開路，沿途設置碉堡駐兵，既保障東、西部交通安全，又能防止「生番」破壞，使漢籍墾民自由出入於山區，往後山開墾。」

沈葆楨用意頗深，開山撫蕃政策的實施，實際上是開鑿通往後山的官道，鼓勵後山殖民加強國防，也就是一種武裝殖民。

牡丹社戰爭中，淮軍 13 營 10,970 人，在提督唐定奎率領下渡台救援，分別於枋寮、南勢湖、刺桐腳至楓港一帶海岸線，設堡屯守。但是，這支包括新銳洋槍隊的清軍，卻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命，不得與日軍交戰。

本年（同治 13 年）年底，日軍全部撤離位於車城龜山的本營。欽差大臣沈葆楨為了遏止牡丹社事件結束以後，排灣族伺機反抗，曾調淮軍 2 營（1,000 人）分紮於統領埔（統埔）和楓港。楓港溪以北的內文群（Tsyakvukvun）獅頭社排灣族屢次出擊，狙殺刺桐腳（枋山）庄民。枋寮至楓港海岸道路一度被切斷。

12 月 15 日，欽差大臣沈葆楨南巡瑯嶠地方，勘察恆春城的築城工程。17 日經過刺桐腳（枋山庄）時，庄民泣訴：「庄民 5 名先後被獅頭社排灣族殘殺。」沈葆楨乃決定派遣汛弁到獅頭社，要求對方交出凶犯，並交待：「獅頭社如敢違抗，則不能不示以威。」之後他繼續南巡，於 12 月 24 日離台內渡。

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

1 月，因為內文群獅頭社一直抗命，不肯交出去年 12 月殺害 2 名營官的凶犯，當時駐紮於楓港的溫州右營游擊王開俊，率領勇丁 200 名，於 1 月 8 日進剿獅頭社。行動中清軍一時疏忽，中了排灣族的埋伏，游擊王開俊、儘先守備楊學秀、儘先千總楊占魁及勇丁 93 人，共 96 人被殺。

2 月，清軍中伏，被獅頭社殲滅大半的事件爆發後，欽差大臣沈葆楨派提督唐定奎招募勇丁準備進剿。唐定奎立即招募土勇千餘人，從 2 月下旬起，分別從刺桐腳、南勢湖及竹坑埔 3 路進軍，剿討內文群排灣族。清軍一邊打仗，一邊沿著枋山溪向內獅頭社、外獅頭社方向開路，深入山區。戰爭中，尋獲王開俊等人首級，被放置在木匣帶回郡城厚葬。

討伐戰長達 3 個月，至同年 5 月 9 日，「獅頭社 50 多人到營乞降」。清軍才完全平定內文群排灣族各社。

「內龜紋社番目野艾、外龜紋社番目布阿里烟、中紋社番目龜六仔、周武濫社番目文阿蛋及散番百餘人歿營乞降。該提督示約七條：曰遵雍髮、曰編戶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殺、曰立總目、曰墾番地、曰設番塾；以龜紋社曾野艾為諸社頭人，拔充總社目統之，著照約遵行。」

----- 沈葆楨光緒元年 5 月 <番社就撫布置情形疏>

因為內、外龜紋社，即內文大社 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又稱大股頭人，和 Chorun 家系大頭目，又稱二股頭人，業已「歸順」，清軍後來各補賜一面三角形大旗，上寫「內文社歸化良民」7 個大字。頭目們將大旗保留至日治時代。照片收錄於《台灣蕃界展望》，台灣總督府蕃務課發行。

戰後，清軍命各社交出孩童 3 名，共 30 名當人質，送到枋寮番學堂學習漢文。清軍也在刺桐腳（枋山）設立招撫局，隨同已雍髮頭目和通事到各社造具戶口清冊，並分發腰牌、衣袴、口糧銀等。

（這是清廷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下，首次遭遇排灣人反抗的事件。枋寮鄉南邊南勢湖公路旁的「王太師鎮安宮」，即奉祀王開俊的廟。南勢湖村民於民國 72 年在芒果園內發現 8 具無首屍骨，乃合葬在一起，並於民國 74 年建廟祭拜。）

獅頭社之役，內文群排灣各社戰士陣亡者極多，而清兵死傷也嚴重，又因為軍中霍亂流行，使清兵病亡者多達 1,918 人，所謂「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光緒 2 年，將其中 1,149 人合葬於鳳山，另外的 769 人合葬於枋寮，兩地分別建有昭忠祠，每年春秋兩季祭拜。)

枋寮鄉北勢寮原有淮軍萬人塚，南北長 237 尺，東西寬 37 尺，整個墓園圍牆以白灰塗抹，俗稱「白軍營」。村民拾骨，建昭忠祠。祠內石質橫匾寫「淮軍義塚」，右側直書「光緒二年二月 日」。

埋於枋寮的這個義塚，共 79 塚，共葬勇柩 769 具，包括淮軍陣亡武官：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恒、福建候補道田勤生諸人。

6 月，提督唐定奎所率領淮軍倖存者移回鳳山，等待內渡。總兵朱名登、副將王福祿等 2 營，留紮於刺桐腳，千總郭占鰲一營，留紮於南勢湖，另調兩營從郡城移紮瑯嶠，並抽調總兵張其光前駐「赤山、卑南道」(崑崙坳古道)上的崑崙坳等處 4 營的兵力，接辦招撫排灣族事務。

由於南路各社招撫工作的需要，從本(6)月起，台灣鎮總兵張其光率領粵勇修築「射寮·卑南道」(南路之二)。此路採東西兩端同時動工。

此線起自屏東縣新埤鄉糞箕湖附近的射寮，沿力里溪岸上嶺，經「鹿力社界」(力里社)、南崑崙(姑仔崙山，中央山脈主脊)南腰，續經古阿崙(姑仔崙舊社)東至大鳥万溪口，之後向北延伸到卑南。

射寮·卑南道起點是糞箕湖浮洲「射寮」，東部終點是大鳥万社東側溪口，所經之處，西部從力里至姑仔崙山路段，與浸水營古道重疊外，其餘是沿著力里社與東部大鳥万社之間的「番路」拓修的。

清代史冊所記載的「射寮·卑南道」路程里數(清里)如下：

射寮 ----- 紅泥嘴 ----- 立里社 ----- 南崑崙(姑仔崙山)

| | | |
|---------------|----------|------------|
| 8.5 | 16 | 8.5 |
| ----古阿崙（姑仔崙社） | ---- 春望巖 | ---- 大鳥万溪口 |
| 20 | 23 | 10 |
| ---- 大猫里（太麻里） | ---- 卑南。 | |
| 43 | 45 | |

總計 174 清里（約 100 公里）

福建巡撫王凱泰曾評論「南路」二路的優劣。他說：「袁聞柝所開的赤山·卑南道，經由來義社、古樓社的傳統越嶺道，崎嶇難行；而張其光所開的射寮·卑南道，經由力里社、姑仔崙社，則比較平易。」 ----- 《 台灣雜詠 》

（兩路都是日軍出兵台灣攻打牡丹社後，清兵倉卒拓修的，都是以南部排灣族用於越嶺打獵與訪親的既成山徑為基礎，加以整建的。若論工程技術，「赤山·卑南道」今日仍留下堅固的砌石營盤、石階與浮築橋遺構；而「射寮·卑南道」則除了西段與浸水營古道重疊而有跡可尋外，東段因工程簡陋，所稱中途站「春望巖」只是一個草寮，沒有留下明顯的舊道遺構。）

所謂「卑南」，指台東市。漢籍移民早已聚居成街市，叫做「卑南新街」。清同治、光緒年所開的「開山撫番道路」，除了北路外，幾乎完全以台東為終點站。

台灣道夏獻綸，設義學於鳳山縣「番界」，招徠「生、熟番」學童上課。南路的西部起點 ----- 赤山與糞箕湖等 6 庄設義學。恆春縣內文、阿塿衛古道起點 ----- 刺桐腳，及其他 15 庄，也設義學。以 2 年為期，就學的「番童」每人領到 1 兩銀和 3 斗米。

11 月，北、中、南三條開山撫番道路中的中路（八通關古道），最後完工。清廷乃頒布「入番撤禁」告示，鼓勵西部民人沿路進入山區拓墾。

「福建、台灣全島，自隸版圖以來，因後山番俗異宜，曾禁內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現經規制，自宜因時變通，所有從前不准民人渡台各禁例，著悉與開除。其販賣鐵、竹兩項，並著一律弛禁，以廣招徠。」

----- 台灣道夏獻綸、總兵張其光聯銜諭告，

光緒元年 11月8日

光緒2年（西元1876年）

4月以後大雨滂沱，通宵達旦，夏季颱風多次來襲，致總兵張其光分紮於內山道路上的營盤和新開道路，多處被沖壞，不堪使用，加上南部氣候炎熱，瘴癘與風雨交侵，致沿山路屯駐的清兵，或因天災，或因感染風土病（瘧疾、痢疾等），病亡者極多，山區防務大受影響。

「淮軍自去秋渡台以後，沿海設防，衝風冒雨，瘴癘交侵，物故者已不少。今年深入內山，圍剿番社，披荆斬棘，越澗騰巖，艱險萬狀，將士勞苦之餘，加以疫疾，其甚者至一營無病之人，僅二十有七。」

----- 沈葆楨 《福建台灣奏摺》

「赤山·卑南道」與「射寮·卑南道」開始荒廢，恢復到原來的原住民道路原貌。

駐紮於沿線的守軍，如「赤山·卑南道」上總兵張其光的4營兵力，於道路完工後的次年（光緒元年6月）因為獅頭社之變而被調走，未聞有其他兵力填充；而「射寮·卑南道」於光緒元年6月起修築後，未聞有守軍駐紮，加上連年風災、水災不斷，山路被自然力所破壞。

所以，分別於同治13年（1874年）7月及光緒元年（1875年）6月，倉卒間開工修築這兩條南路，維持不到2年就被棄置。移墾後山的民人，依舊走使用年代最久的浸水營古道與恆春、卑南道，而未利用新開道路為移民道路。

光緒3年（西元1877年）

於前年接替為福建巡撫的丁日昌，來台後積極推動招民開墾事業。3月，頒布「撫番開山善後章程」廿一條，命各路招撫委員辦理。

主要內容包括「歸化番須一律薙髮；各番耕種能力所不及者，聽民開墾外，其餘各社山田樹木，嚴禁民人侵佔；前、後山曠土甚多，即設招墾局，由營務處派員往汕頭、廈門、香港等處，招人前來開墾。」

丁日昌派員到汕頭，招募潮民二千餘名，用官方輪船運抵台灣。當時曾經發給農具、種籽、口糧，但是由於水土不服，時而有墾民病歿或逃亡，有的轉往前山，持續開墾者不多，而且所開田園因為水災連綿，多被沖潰。從內地招徠的墾民，實際上「半係遊手好閒之徒，不能力耕」，只增加官方負擔，所以為了開山撫番善後，大舉招募內地墾民措施，終歸失敗。

「同治 13 年秋冬以後，督辦台灣海防大臣沈葆楨，建議用重兵，糜鉅餉所開，穿番中以行，處處築堡設防，剿撫兼施，不遺餘力。然，兵甫撤，而道即為番所阻，今皆不復能通行，前功盡棄矣。」

----- 胡傳 《台東州采訪修志冊》

光緒 7 年（西元 1881 年）

台灣道劉璈曾懷疑開山撫番的成效，下面所言，可為一針見血。

「前者侈談開山撫番者，耗費何止百萬？亦因漫無章法，從事敷衍，卒至有名無實，利少害多，可為殷鑑！…… 甲戌瑯嶠之役後，名曰「開山」，不過鳥道一線，防不勝防，且有旋開旋塞者。至今地多曠土，兵民無所憑依。名曰「撫番」，不過招番領賞，濫賞何益？且有旋賞旋叛者。至今殺人如故，番、民格格不入，以致「開、撫」踵事虛糜，有名無實。」

----- 劉璈 《巡台退思錄》

光緒 4 年 至 10 年（西元 1878—1884 年）

由於邊境伊犁事件、日本併吞琉球案、於越南與法軍交戰等國際事件紛擾不止，致沿海防務吃緊，任職福建巡撫者多以海防為重，對於開山撫番事業比較消極。

前後任福建巡撫勒方琦、岑毓英相繼來台，主要的是布置防務。勒方琦表示：「後山駐兵非徒為招撫番社，實以兼顧海防後路，照護遭風船隻，預杜釁端耳。」而岑毓英從恆春赴卑南實地視察，對於東部與西部交通狀況表示：「陸運勞人，不若水運便利」。

光緒 11 年（西元 1885 年）

9 月，劉銘傳首任台灣巡撫。

光緒 12 年（西元 1886 年）

劉銘傳設立撫墾總局，下設 8 個撫墾局，掌理撫墾事務。崑崙坳古道與內文、阿塹衛古道兩端，西部屬於番薯寮（旗山）及恆春兩撫墾局，東部屬於卑南撫墾局管轄，各施「教耕」、「教讀」，對已歸化各社頭目和通事，按每年四季，分送 2 兩至 6 兩「口糧銀」以示羈縻，並且依時薙髮（留辮子）視為歸化的象徵。他所推行的撫番事業，以「撫番」為主，「招墾」反而居於次要地位。

11 月，恆春縣 43 社男丁 4,269 名「一律薙髮歸順」，設立正、副社長，給口糧銀、衣袴。清冊中包括屬於「恆春下番」豬勝東社和「恆春上番」的內文社。

丹林社社眾誠首清國官兵於丹林社和來義社之間。統領張兆連大怒，興兵民討伐，從丹林社東北方砲轟部落房屋，結果部落全部毀於砲火中。丹林社頭目下山到張統領的軍門，呈交「罰財」求和，化解了緊張關係。（張統領曾屯兵於山腳、海岸地方，警備體制延續到日本領有台灣時期，清兵所遺留的土壘遺跡，到了大正年代還可以見到。至於到了光緒 12 年，距離崑崙坳古道的開墾完工已 12 年，古道上仍有清軍官兵活動，意外地被排灣人殺害，顯示古道未完全被棄置不用。）

光緒 13 年（西元 1887 年）

4 月，劉銘傳撰擬「教番歌」。歌詞採用平易的河洛音並押韻，目的是教導排灣人革除「嗜殺之風」，和漢人和平相處。

劉銘傳責令各知縣抄錄歌詞給各社通事與頭目教唱，另一方面，在番學堂命排灣學童學習。凡是來到當地撫墾局的排灣人，都當場口授歌謠，能背誦者，即賞塩、布、器用，一時南部各社爭相傳誦「勸番歌」。

「勸番歌」

勸番切莫去創郎 創郎不能當衣糧

| | |
|---------|----------|
| 剗得郎來無好處 | 是禍是福要思量 |
| 百姓剗你兄和弟 | 問你心傷不心傷 |
| 一旦大兵來剿洗 | 合社男女皆驚慌 |
| 東逃西走無處躲 | 房屋燒了一片光 |
| 官兵大砲與洋槍 | 番仔如何能抵擋 |
| 不拏兇手來抵命 | 看你跑到何處藏 |
| 若是你們不肯信 | 問問蘇魯馬那邦 |
| 莫如歸化心不變 | 學習種茶與耕田 |
| 剃髮穿衣做百姓 | 有衣有食有銀錢 |
| 凡有剗郎凶番仔 | 那個到老得保全 |
| 你來聽我七字唱 | 從此民番無仇怨。 |

---- 《 恆春縣志 》

（今日古樓村沈清良先生學自母親與外祖母，會唱「勸番歌」，河洛音清晰，有錄音帶為証。另外也有古樓村人會唱一首叫做「官兵」的歌謠。顯然地，那是清兵當年開鑿越嶺路時，向協助開路工程的排灣人教唱的歌謠。）

光緒 20 年（西元 1894 年）

2 月，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的幕賓池志澂從枋寮啓程，沿浸水營古道乘轎往台東赴任。他從東海岸起北上，沿途描述巴壘衛（大武）經蚶仔崙（金崙）、大麻里（太麻里）至卑南（台東）的海防與路況。崑崙坳古道由金崙至台東及前後路況如下：

「2 月 20 日，出溪底營，四里皆海岸行，北風捲面，塵揚接天，怒濤拍岸，倒捲如山。回視昨日所過諸峰，或霧或日，皆矗立萬巒，不知昨日何以能過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為一變矣。十五里到巴壘衛。二十里到大竹篙，飯焉。又二十里到蚶仔崙。又八里到大麻里，亦大營，宿焉。」

「二十一日，自大麻里營復遵海而行，數里遙見野番數人，皆弃服配刀，騎牛高嘯而來，余心復驚。哨官曰：『此皆撫之良番，毋慮焉。前途山麓東西，茅穴纍纍，皆其寮社也。』余自十八日上三條崙，披凶茸，歷樟毒，旁行四百里，

上升崖懸，下墜壑響，覓不見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島夷，則此行險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營，有番兵四人適殺鹿刺血而飲。李哨官留余午飯，遂煨鹿脯以待。飯後約行五里，遙見海中兩嶼對峙。……又行十里，則埤南大營焉。」

「埤南面山背海，土瘠砂飛，一州僅寥寥茅屋十數家，其餘鱗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無涯。欲城，無可築之原；欲池，無可鑿之水；欲田，無可耕之土，而並無可遷之民。……而總以三條崙為通衢，然亦左山又溪，鳥道一線，側足乃通。余甚怪當時官吏拔山通道，斬棘披荆，糜國家金錢數百萬，僅開此三百里無益之巖疆，亦可為失計較矣。」

----- 池志澂 《台灣遊記》，1894年

7月，清、日甲午戰爭爆發。

光緒 21 年（明治 28 年，西元 1895 年）

2月，清軍大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於黃海。

4月17日，清、日兩代表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11款，其中之一是台灣島、離島與澎湖群島全部割讓。

5月，日軍登陸台灣北部三貂灣。6月17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始政式」，台灣正式歸入日本統治。

10月18日，因為恆春撫墾署轄區內的阿乳芒社（排灣族內文群）番人攻擊刺桐腳（枋山）附近通行的日本人，加以殺害並搶奪財物，軍政時期負責治安的「台灣守備混成第三旅團」採取膺懲行動。

10月20日，阿乳芒社和本霧社（旁武雁社？）投降，網綁加害蕃人交給軍方，並交回受害者首級和所攜帶的器具、貨幣等財物。

10月24日，第三旅團攻擊藤離巴社（即麻里巴社），社眾作鳥獸散，討罰行動

已達成膺懲目標，才解散討伐隊。(這是日本領有台灣以後，第一次討伐原住民的事件。)

明治 29 年 (西元 1896 年)

這一年是軍政時期。台灣總督府於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浸水營古道西端入口處(面向省公路建興街口)，建立開路碑與石標，石標上刻「左卑南道」四個大字，指引由此通往後山卑南(台東)方向。光緒末年，通往後山的道路，只剩浸水營古道一線，可見清同治 13 年興建的開山撫番道路(南路，即赤山·卑南道)，已失去東西交通的功能。

本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得國會撥出專款補助，派人類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 4 科學者來台調查。(唯有負責人類學研究的烏居龍藏與森丑之助進入崑崙坳古道及內文·阿塋衛古道上的重要部落 ---- 古樓社與內文社調查。)

11 月，台東廳排灣族大麻里群諸野葛社(Tsujakasu)社眾 12 名，夥同大里力社(Tarilik)社眾 14 名，以及大狗社(Toakau)社眾 11 名，共 37 名，前往「恆春下番」(即瑯嶠十八番社)豬勝東社(Cilasoag)方面出草，將耕作中的豬勝東社 10 名殺害，割取其中 8 名的首級後揚長而去。

駐紮於太麻里的日本憲兵屯所接到通報後，派遣通事到諸野葛社，要求頭目將加害蕃人引渡至官署處斷被拒。(台東廳於次年 3 月派兵報復。)

明治 30 年 (西元 1897 年)

3 月，由於前年赤山·卑南道(崑崙坳古道)東段諸野葛社，出草取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部下的首級，又拒絕交出首級，台東廳長命卑南守備隊派出 2 個步兵小隊和 12 名憲兵，並雇用太麻里附近各社的「歸順蕃丁」300 名為前驅，組成一支討伐隊，於 3 月 5 日進駐於蚶仔崙(金崙溪)。當天晚上，山谷瀰漫著濃霧，造成諸野葛社人不知大軍壓境，沒有戒備。

3 月 6 日拂曉時分，日軍發動攻擊，將諸野葛社頭目和 12 名社眾逮捕，沒收各戶所藏匿的火槍、矛鏢等武器，並取回被害者的首級 4 個，當天撤回討伐隊。

明治 31 年（西元 1898 年）

從東京帝國大學派來台灣進行第三次台灣原住民調查（8 月-12 月）的鳥居龍藏，首探內文社，記錄習俗和傳說，並做體質測定工作。清代未曾有外人進去過，而鳥居和同行的森丑之助是頭一批進入內文社和大頭目見面的人。

「上蕃社（內文群，後文同）人口大約五千四、五百人，戶數四百四、五十。他們挖山坡地建屋，除了入口處外，三面被土坡圍住，屋頂呈圓形，所以是半穴居狀態。屋內樑柱及入口處門板，都施加人像和蛇形雕刻。他們不像下蕃社男子辮髮及耳朵上掛著大耳環，只是把前額上的頭髮剪得整齊，後面的頭髮自然垂下，呈散髮狀態。外出的時候，臨時做辮髮打扮，利用草花裝飾頭髮。」

「上蕃社蕃人上身裸體，下身圍繫著一條腰布，只用一條藍色長布圍腰，蕃刀佩帶於腰布上。最有趣的是他們不吃米飯，相信吃米飯會導致立即死亡，因此內文社一帶沒有人種田。他們平時食用芋頭、甘藷、小米，也用小米釀酒，落花生則當點心吃。每天吃兩餐，但有的人吃四、五餐。他們也獵捕野獸當食物。」

「上蕃社蕃人仍有獵頭行爲。下蕃社（恆春十八蕃社）的蕃人曾經獵頭，但現在沒有。越深入內山的上蕃社，越有大舉獵取漢人頭顱的風俗。我曾經在一個頭目家，看到了 74 個頭骨擺放在頭骨架上。」

「他們平時收集人頭，每隔五年一次舉辦的五年祭，就大開酒宴，蕃人將這些人頭拋向空中，社蕃用竹竿接住落下的人頭。爲了迎接五年祭慶典，部落裏的大人與小孩，有空的時候，就用藤葛製作人頭形狀的球，練習刺球的動作。」

「我在內文大頭目家發現 Kris 神刀。我再三懇求主人拿下來給我看，但是主人始終不肯，所以我站在遠處看，暗地裏素描它的形狀。神刀共有三把，刀身是鐵製的，其中的一把刀柄是鬚髮人物的青銅鑄像『我們絕對不可以伸手碰觸神刀。萬一我們蕃社發生大事變，這把神刀會自動地飛行於空中斬取敵首。』主人說。」

----- 以上鳥居龍藏 <台灣南部蕃社探險談>，1899 年

之後，鳥居和森丑之助從西部走陸路繞過鸞鸞鼻到東部，順路造訪安朔溪中游

的阿壘衛社。他們所訪問的阿壘衛社是在西部內文社管轄下，可以說是內文群排灣族中，位於最偏遠的東部的一個部落。

關於內文·阿壘衛古道上勢力最大的大社----內文社，同行的森丑之助另做了驚人的報導：

「我和鳥居先生到恆春訪問內豬勝東社(滿州鄉里德村)，當時大股頭人 Vankim (潘文杰) 曾經陪我們巡視下蕃十八社。我們也曾經往上蕃十八社訪問。因為內文社大股頭人 Ruji 臨時無法作陪，改由二股頭人(即 Cholun 家系大頭目) Bralyan Cholun 代替。他當時才不過是六、七歲的小孩，陪鳥居先生和我巡視上蕃各社。當我們在下蕃十八社大股頭人和上蕃十八社二股頭人陪伴下巡視時，受到了各蕃社大、小頭目們最高的禮遇，看到他們對大頭目，遵照君臣之禮，恭恭敬敬接待的情誼，使我們感動得差一點滴下眼淚來。」

----- 森丑之助 <生蕃行腳>，1924 年

明治 33 年 (西元 1900 年)

1 月，鳥居龍藏第 4 次台灣人類學調查旅行。本次從屏東縣潮州入山，前往來義社和古樓社訪問。上山到古樓社的日子，剛好是祭典的前一天。「依照蕃俗，在祭祀期間進入蕃社，就不得在祭期中離開，所以我被囚禁了差不多 5 天，不過這 5 天內我還是做了各種調查工作。」(這次旅行，鳥居也帶「台灣蕃通」森丑之助同行。)

2 月，「台灣蕃通」森丑之助陪同鳥居龍藏前往來義社、古樓社、望嘉社、白鷺社、文祿社等進行人類學調查。在台灣原住民研究史上，森氏最早，也是最完整地紀錄古道沿線上重要部落和人們的生活實況：

「古樓社，蕃人自稱 Kujajao 社，一般寫成 Kulalao 社，漢譯崑崙坳社。部落位於林邊溪上游，崑崙坳溪(七佳溪)源流右岸，在武威山腹，上下分成本社(Yumak 社)及 4 個分別名為 Pokaloan、Rumale、Chokazuk 及 Chinalaz 的小社，構成一個密集的部落群，總戶數三百多，人口一千五、六百人。這是海拔高度近五千尺的深山內大部落，規模之大，在眾多排灣部落中是數一、數二的。」

「古樓社這邊和力里社以南的情形不一樣，很少看到茅野，到處都是森林。深山林中繁衍著很多野獸，我和烏居先生在古樓社內，看到有人飼養捉回的小雲豹。因為山中多雲豹和台灣黑熊等猛獸，所以盛裝的蕃人身上，都一律披著豹皮。」

「古樓社頭目的祖先，是從 Puntei 社（屏東縣泰武鄉佳興）分出的，已經歷五、六代。這裡的頭目家和東部海岸群的大麻里社頭目家，雙方的祖先是一對兄弟。…… 大麻里社舉行五年祭的時候，西部的古樓社都會把活豬、酒、糕餅送至大麻里社朝陽家系頭目家。西部的古樓社舉行五年祭的時候，東部大麻里社也主動地送禮。…… 古樓社座落於前山與後山的接界，由於上述口碑傳說和地理位置，對於東、西部的排灣族，展現著相當大的勢力，也因此證明東部排灣族和西部排灣族之間，有最密切的聯繫。」

「排灣族各社都有施過雕刻的連杯，尤其在古樓社頭目家，我看到三個人共飲的大型連杯。此外，頭目家收藏著祖先所傳下的珍貴陶甕，據他們說，陶甕是古時候從佳興社帶來的。」

「古樓社的屋式和本區其他蕃社大同小異，屋頂一律用石板覆蓋。用茅草覆蓋的穀倉，尤其是茅頂用細竹交叉押住的作法，可以說保留了排灣族最古老的穀倉形式。」

「古樓社位於南大武山的西南方，所以是屬於前山的排灣群。我和烏居先生此次來實地調查以前，未曾有日本人來調查過，所以我們一行人是首次來深山探險的隊伍。」

「古樓社等前山蕃社，不受後山台東廳管轄，但是台東廳仍然向古樓社下達諭示，並由官署撥款，每月支付大社頭目六圓（六個銀元）、小社頭目四圓，每隔三個月由各頭目親往卑南（台東）領款。事情的原由，是當時的台東廳效法清國政府的慣例，對清朝時代已歸化的頭目，或以後經由通事推薦，被認定即將歸順的頭目，給予口糧銀，做為懷柔生蕃的一種手段。」

「從古樓社分別向東部或西部平原的村庄下去，至少要走八、九日里路。這個

位於高地的內山蕃，比靠近平地的蕃人更富裕，生活所需要的東西從來不缺，而且人人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 以上摘自森丑之助〈生蕃行腳〉，
收錄於楊南郡譯註 《生蕃行腳 -----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阿猴廳潮州支廳內屬於 Paumaumaq（祖先發祥地一群）的來義社（Chalaabus），是全排灣族之中，最古老的蕃社之一。南方「恆春上蕃」內文群和率芒群的祖先是在早期年代，從來義社分離到南方建立蕃社群的。」

「來義社位於內社溪上游南岸山腰，自然景觀美好之地。族人利用山坡地建立石板屋群，形成一個『大市街』，在排灣族各群之中，其部落外貌最為壯觀。」

「來義社頭目傳有一個口碑傳說。據傳，太古年代從太陽降下三個火球，最早的時候，火球燒得很熱很旺，後來冷卻成爲三個有印紋的陶甕，一對男女從陶甕躍出，成爲頭目家系的祖先，子孫繁衍，代代繼承爲來義社大頭目，統率社眾。」

----- 節錄自森丑之助 〈與陶甕有關的排灣族傳說〉

明治 35 年（西元 1902 年）

5 月，恆春廳官員在恆春上蕃獅頭社的領地刺桐腳溪，設立「蕃人授產場」。

獅頭社位於通往恆春上蕃各社交通要道上的一個重要據點。蕃人經由獅頭社下山到平地者，與日俱增，設立授產場，對於今後勸誘或招募蕃人有益。因此，在刺桐溪（枋山溪）上游興建約 240 公尺長的堤壩，開鑿約 3 公里長的通水渠道，開闢 9,000 坪水田（已種植第二季作），另外開墾 10,000 坪荒地，種植蕃薯、花生等。從此以後，蕃人知道對他們的生計有幫助，信賴農業指導員。次年成功地勸誘蕃人 10 戶搬到授產場工作。

（後來因爲洪水氾濫，水田流失，授產場也於 3 年後廢止。另一原因是內文群排灣人本來習慣於山坡地燒墾輪耕，不習慣永久住在同一個地方，年年在同一塊土地上耕作，即定耕農業，所以雖然接受貸放農具、耕牛，農場又附設公學校教育學童，最後全部從授產場搬回自己的部落。）

明治 37 年（西元 1904 年）

本年由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調製的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顯示崑崙坳古道與內文·阿塹衛古道東端近海岸的情形。

1、崑崙坳古道：

蚵仔崙溪（金崙溪）出海口北岸靠山坡地方有蚵仔崙社。地形圖未顯示沿溪岸的其他舊社。

2、內文·阿塹衛古道：

此地形圖顯示阿塹衛溪出海口處起，有小徑在溪南岸，向西伸至中游南側的阿塹衛社。

3、西部自赤山以南至枋寮堡圖佚失，無法查閱兩條古道西段情形。

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

7 月 3 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向台東廳和阿猴廳下達命令，將原來台東廳對於古樓社的管轄權，移轉到阿猴廳。官方文獻未顯示古樓、來義各社被追繳武器或反抗情事。但是，內文群方面則崛起反抗武器的收繳。

「按古樓社原來依照往年的慣例，置於台東廳管轄下。鑒於古樓社在地理上位置和其他原因，例如最近的蕃情變化，應劃歸西部阿猴廳管轄為宜。」

----- 《理蕃誌稿》

（中央山脈西側的古樓社從清代至日治初期，受台東廳管轄的原因，是古樓社與東部重要部落聯婚，越嶺往來密切，而且古樓社頭目一向從台東撫墾署領取頭目口糧銀而歸化。）

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

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實施「五個年計畫理蕃事業」，對全台原住民採取強烈的收繳武器與武力鎮壓政策。

10月，新設蕃務本署於總督府內，各地方廳署也增設蕃務課，推動積極的理蕃措施。

高雄州廳於本年度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來義社至古樓社理蕃道路，1.12 日里（約 4.4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 2、古樓社至力里社理蕃道路，2.20 日里（約 8.6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

3月，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警察本署測製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南部部分，顯示崑崙坳古道從西端赤山起至中央山脈主脊西側，亦即古樓社一帶為止的大約路線，但未顯示翻越中央山脈的舊道。另外在內文·阿塹衛古道方面，對於實際翻越山脈的舊道路線有明確的標示。（蕃地地形圖延至大正 3 年（1914）3 月製版。參考價值極高。）

本年 12 月起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首次全面調查「蕃社戶口」。屬於崑崙坳古道沿線部落，和內文·阿塹衛古道沿線部落的實查人口如下：

（崑崙坳古道西段）

- 1、古樓社（Kulalao）----- 308 戶，1,416 人（男 750，女 711）
- 2、來義社（Chalaabus）----- 163 戶，644 人（男 339，女 305）
- 3、丹林社（Tanashiu）----- 88 戶，270 人（男 134，女 136）
- 4、真雅社（Chingasan）----- 38 戶，145 人（男 76，女 69）

（崑崙坳古道東段）

- 1、諸野葛社（Tsujakasu）----- 48 戶，210 人（男 106，女 104）
- 2、近黃社（Kinko）----- 10 戶，41 人（男 18，女 23）
- 3、蚶仔崙社（Kanadun）----- 35 戶，150 人（男 76，女 74）

（內文·阿塹衛古道西段）

- 1、外獅頭社（Owadijitsu 或 Wajuji）----- 16 戶，88 人（男 46，女 42）
- 2、內獅頭社（Katsudas）----- 40 戶，177 人（男 87，女 90）
- 3、霧里乙社（Buritsu）----- 17 戶，112 人（男 50，女 62）

- 4、旁武雁社 (Bonburan) ----- 22 戶，109 人 (男 58，女 51)
- 5、阿乳芒社 (Asubon) ----- 17 戶，94 人 (男 47，女 47)
- 6、內文社 (Chakobokoji) ----- 30 戶，186 人 (男 91，女 95)
- 7、中文社 (Ijabujab) ----- 13 戶，75 人 (男 39，女 36)
- 8、根也燃社 (Kinajan) ----- 35 戶，232 人 (男 118，女 114)
- 9、外麻里巴社 (Chujasoak) ----- 36 戶，213 人 (男 110，女 103)
- 10、中麻里巴社 (Pintol) ----- 7 戶，55 人 (男 27，女 28)
- 11、內麻里巴社 (Pinarasoayanu) ----- 56 戶，367 人 (男 192，女 175)
- 12、阿遮美薛社 (Ajayamisu) ----- 8 戶，45 人 (男 23，女 22)

(內文·阿塋衛古道東段)

- 1、阿塋衛社 (Atsonget) ----- 28 戶，131 人 (男 70，女 61)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外加芝社至外麻里巴社，1.19 日里(約 4.7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 2、外麻里巴社至內麻里巴社，0.25 日里 (約 1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明治 45 年 (西元 1912 年)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內文社至草埔後社，3.05 日里 (約 11.8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 2、外麻里巴社至內麻里巴社，1.10 日里 (約 4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 3、外麻里巴社至阿遮美薛社，1.02 日里 (約 3.9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 4、外麻里巴社至內文溪，1.00 日里 (約 3.9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大正 3 年 (西元 1914 年)

8 月，總督府完成「北蕃」泰雅族一連串大規模討伐行動，繼而轉向「南蕃」-----南部各族群。「五年計劃理蕃事業」持續進行中。

9 月，佐久間總督命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指揮官，組織討伐隊，用強硬手段執行「南蕃」槍枝的沒收，違抗命令者，則逕行武力鎮壓。

10月，「南蕃騷亂事件」爆發。台灣南部魯凱族與排灣族崛起反抗日警強制收繳部落內全部槍枝。抗日事件蔓延，北起阿猴廳（屏東縣）阿里港支廳，經枋寮支廳、枋山支廳，南至恆春支廳等魯凱族與排灣族地界。東部拉庫拉庫溪和新武呂溪的布農族、屬於台東廳大武支廳地界的排灣族和魯凱族都參與抗日行動。

事件始末：

10月1日，阿猴廳長佐藤謙太郎命枋山、枋寮、阿里港、潮州及恆春等各支廳，選拔排灣各社頭目，由警方帶到六龜，參觀總督府永田警視爲執行收繳武器而組成的一支「搜索隊」（討伐隊）陣容，以收嚇阻之效。這些頭目返回部落之前，被帶到阿猴廳官署，由廳長直接諭告各部落必須交出所有的武器。頭目們大部分表示遵命。

於是各支廳長命所轄各駐在所警察著手沒收各社武器，卻引起西部枋寮支廳力里社排灣人首先於10月6日發難，殲滅力里駐在所與浸水營駐在所日警與眷屬，繼而東部巴望衛（大武）支廳姑仔崙社也殲滅日警，並放火燒燬姑仔崙駐在所。之後，南部各社一起蜂起叛變，襲擊各處日警駐在所。

內山的部落，例如崑崙坳古道上的來義、古樓等社，以及東部諸野葛、軒仔崙等社未參與叛變，但是屬於內文·阿望衛古道西段的枋山支廳內文群，卻一齊響應，參加抗日戰爭。

下面引述台灣總督府編撰的〈南蕃騷亂事件顛末〉中，有關內文社、獅頭社等內文群排灣族涉入事件內容：

事件爆發後，枋山支廳位於刺桐腳的廳署就淪陷了。日警部隊與砲隊於10月18日趕到時，發現廳署、郵局、公學校及民房全部被燒燬，只剩6戶留在現地，聯絡加祿堂、南勢湖等處的警用電話線被切斷。

警方命涉案的內文社大股頭和二股頭（即 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和 Cholun 家系大頭目）下山應訊，但是二股頭拒絕下山，在枋山通往內文社的道路上設陷阱多處，斷崖上疊起巨石應戰。日軍砲隊砲轟「敵蕃」陣地。

10月31日，阿猴廳長引咎辭職，由繼任者立川連指揮討伐戰。枋山支廳警察隊沿著通往北方稜線的「蕃路」挺進，經由內、外獅頭社到內文社附近鞍部，加以占領。砲隊也隨後前進到內文社，在內文駐在所周邊構築砲台。砲隊中有山砲和白砲各一門，各配備50發砲彈及一挺機槍，機槍配備2千發槍彈。砲隊向內、外麻里巴社群進行威嚇砲擊。

討伐隊另派一分隊配置於霧里乙社高地，另一分隊伐木開路給輸送隊前進。

內文社全域已被討伐隊層層包圍。11月1日，內文社大股頭和二股頭率領10多名社眾來到陣前「乞降」。大股頭Ruji被迫交出武器，其次男Ragalan被扣留當人質。包括阿乳芒、根也燃的各社開始交出武器，但是部分社眾逃避於山上或溪谷內，警方無法收繳全部武器。

討伐隊在枋山至內文社道路上，構築15處掩堡，派兵駐守。大約5日里長（約20公里）的「蕃路」地形險峻，「敵蕃」從密林中發動零星攻擊。

10月17日，討伐隊忽然被大約300名「敵蕃」攻擊，槍彈如雨，之後，約50名「敵蕃」揮刀殺進日警部隊幕舍，交戰中日警方面4名巡查、1名隘勇和4名腳夫陣亡，5名警察重傷，5名輕傷，另6名腳夫輕傷。

內文群突擊隊留下5具屍體、6支槍、4支矛退出戰地。之後，他們經常出沒，狙擊討伐隊。

11月24日，日警砲隊移到內文社後方鞍部和霧里乙社高地2處砲台，制壓附近部落。

11月25日，討伐隊在通往內文社「蕃路」上埋設地雷。（12月28日，一個部落人踩到地雷被炸死。）

12月17日，討伐隊占領外麻里巴社高地。12月24日，占領中麻里巴社高地。

大正 4 年（西元 1915 年）

1 月 2 日，內文社各頭目和社眾因為「乞降」後再開戰火，畏罪而集體改向東部巴壘衛支廳（大武）乞降。當天，妹尾警部補（支廳長）帶領他們，亦即內文社大股頭、內文社二股頭、根也燃社等各社社眾，前往阿猴廳討伐隊本部（位於枋山）表達歸順之意。

大股頭和二股頭雙雙表示：「討伐隊大軍壓境後，部落老孺婦女流離失所，飢寒交迫之下無以為生，極為悽慘。現在已悔改，願於 5 日內交出所有的武器。」

爲了鎮壓一場所謂「南蕃叛變事件」，日警動用了 1,680 名警力，加上山砲、野砲、臼砲中隊的支援，並獲得從日本內地派遣到台灣的二艘驅逐艦「薄雲」和「不知火」，從海岸用艦砲支援，攻打了 5 個月後始平定。

3 月 8 日，停火並完成排灣人槍枝的收繳任務。此役日方陣亡 107 人，其中包括阿里港支廳長。一共收繳了 8,108 支槍，另外 2,268 支殘缺的槍也被沒收。事件中阿猴廳佐藤廳長引咎辭職。佐久間總督的「五年計劃理蕃事業」，也在平定南部排灣族後，全部完成。

大正 5 年（西元 1916 年）

本年度（大正 5 年）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自外麻里巴社至內文溪道路，1.19 日里（4.7 公里）。

大正 7 年（西元 1918 年）

阿猴廳枋山支廳轄區內的外麻里巴社內，設置乙種蕃童教育所。

6 月，台東廳巴壘衛支廳轄區內的近黃社女頭目 Kulu Kulu，被警方視爲「個性傲慢，不聽官命」。原來，警方命近黃社社眾伐木，將原木搬到社內，做爲改修駐在所的材料。女頭目要求警方付給工資，不然，不能聽命。

6 月 27 日晚上 9 點左右，部落內喊聲四起，10 多名壯丁侵入駐在所圍牆內的交易所倉庫，持火繩槍襲擊。日警避難於大里力駐在所。巴壘衛支廳派人向女

頭目問罪。女頭目交出 2 支槍與 200 日圓謝罪。

女頭目要求把蠻橫的近黃駐在所巡查調走，女頭目率眾到巴壟衛支廳（大武），向支廳長請願，被飭回後內心不平。目前支廳內各駐在所日警保持高度警戒中。

警方認為：「蕃人頑冥無知，官方只派少數警察管理眾多蕃人，自然引起蕃人氣焰增高，有輕侮官員的心理。這件事值得吾方深思，謀求對策。」

本年度高雄州所開的蕃地道路如下：

自內文社至枋山社，5.22 日里（約 20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開鑿。

大正 8 年（西元 1919 年）

1 月 8 日，阿猴廳潮州支廳轄區內的來義社人 11 名，於本日侵入位於大武山西麓的古樓社獵場密獵，與 50 名古樓社人相遇，引起雙方激烈口角，甚至雙方舉槍互射。來義社人不敵而逃散，古樓社人從後面追擊，結果斃首 1 名，另傷 1 名。

5 月，台東廳太麻里支廳轄區內蚶仔崙溪（金崙溪）北岸，新設「蚶仔崙見張所」（及監視站）。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篇）。這是從大正 2 年至 7 年（1913-1918）實地往各部落調查所得，屬於早期的排灣族綜合研究的成果。關於崑崙坳古道和內文·阿壟衛古道沿線部落名稱、位置、沿革，都有詳細的描述，可以說是日文文獻中最出色的第一手資料。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外加芝來社至阿壟衛社道路，3.02 日里（約 12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 2、內獅頭社至南勢湖道路，1.2 日里（約 4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 3、內文社至女奶社，7.2 日里（約 28 公里）。

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

本年度台東廳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從蚶仔崙（金崙）至土坂社，10 日里（約 39 公里）。

大正 12 年（西元 1923 年）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自萬巒庄新置至來義社，1.2 日里（約 4.7 公里），補修工程。

大正 13 年（西元 1924 年）

本年度高雄州與台東廳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自內獅頭社至外麻里巴社，0.7 日里（約 2.8 公里）。
- 2、自望嘉社至來義社，1.32 日里（約 5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 3、自蚶仔崙至土坂社，7.24 日里（約 28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 4、自近黃社至介達社，2.23 日里（約 8.6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大正 14 年（西元 1925 年）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 1、外麻里巴社至內獅頭社，補修工程。
- 2、台東支廳至大武支廳，9.31 日里（約 36.5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補修）。
- 3、蚶仔崙至近黃社，0.26 日里（約 1 公里）。
- 4、蚶仔崙至土坂社，7.14 日里（約 27.5 公里），排灣人義務出役。
- 5、蚶仔崙橋的架設。

大正 15 年（西元 1926 年）

2 月，台灣總督府頒布訓令，將全台蕃地警戒所與分遣所，改稱駐在所。

內文·阿塹衛古道上內文社，新設內文駐在所，而在崑崙坳古道東端的蚶仔崙駐在所，因為屬於平地，改稱蚶仔崙派出所。

潮州郡枋山蕃地從大正 7 年（1918）以來實施「蕃人燒木炭」做為「蕃人授產」的一個要項，至今年度的木炭產量高達 1,110,613 台斤，總價 13,101 日圓 17 錢，比前年增加甚多。

由於燒木炭事業導致森林荒廢，也危及國土保安與治水，不能不取締非法燒木

炭，限制產量。警方命部落人依照舊慣，進行輪耕，亦即伐木燒炭後，在伐跡地復耕。假如放棄復耕，則獎勵栽植相思樹，廢除濫伐森林的舊弊。

所謂「蕃人撫育、授產實施機構」，分為「駐在所」、「教育所」、「療養所」（或公醫診療所）及「蕃產品交易所」（簡稱交易所）。有關崑崙及內文·阿塋衛古道上所設機構，分述如下：

1、蕃地教育機關

內獅頭社 --- 設蕃地公學校。

來義社 --- 設甲種教育所。

古樓社、外麻里巴社、近黃社 --- 設乙種教育所。

2、蕃地醫療機關

來義社、近黃社、內文社及外麻里巴社 --- 設療養所。

古樓社、蚶仔崙社、南勢湖及獅子頭 --- 設施藥所。

3、交易所

近黃社和蚶仔崙社 --- 設官營交易所。

（西部交易所沒有設立於排灣部落內，卻全部設於赤山、新置、老埤、枋寮、崁頭、枋山、內埔等平埔族近山部落內。）

本年度台東廳開鑿下列蕃地道路：

自蚶仔崙至近黃社，道路改修工程。

昭和 2 年（西元 1927 年）

本年度高雄州開鑿下列蕃地道路與架設吊橋：

- 1、自來義社至古樓社，公里數未列出，改修工程。
- 2、內文溪鐵線橋，70 公尺長，改善工程。
- 3、蚶仔崙至近黃道路，公里數未列出，補修工程。
- 4、近黃鐵線橋，重新架設工程。

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

本年度高雄州架設下列鐵線橋：

根也燃鐵線橋架設工程。

從明治 29 年（1896 年）至今年（昭和 4 年，1929 年）共 35 年間，原住民出草或參加抗日戰爭不斷，日本人殉職者共 6,924 人，若以年度計算，大正元年 761 人爲最多，明治 31 年 557 人，明治 32 年 531 人，明治 33 年 525 人，明治 34 年 510 人。進入昭和年代後大減，昭和 3 年僅 4 人，昭和 4 年僅 2 人。若以職別統計，官位最高的警視 2 人，警部 41 人，警部補 30 人，巡查 639 人，巡查補 32 人，警手 135 人，隘勇 1,281 人，其他公務人員 448 人被殺害。民人被害者達 4,326 人，其中日本人 362 人，其餘是台灣漢人。

----- 《蕃地事情》，1929 年，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統計。

本年，民族考古學者鹿野忠雄，利用還沒發生大規模部落遷徙前的穩定時期，作了全台 633 個原住民部落人口統計與分析。所得的結論，是排灣族古樓社最大，曾擁有 1,690 人，規模之大，僅次於全台最大部落的東部阿美族大巴壟社的 2,825 人。鹿野指出排灣族、魯凱族和阿美族，人口集中於一個大社，可以說是聚合型。（據昭和 12 年度的統計，古樓社人口高達 310 戶，1,725 人。）

昭和 7 年（西元 1932 年）

2 月，台東廳台東郡 Chokochokojum 社（位於阿壠衛社東南側）19 戶，77 人，併入阿壠衛社（安朔溪中游之舊社）。

昭和年代，台灣總督府加強原住民各族的「授產」、「撫育」、「廢除陋習」，並組織高砂族青年團和女子青年團，接受「皇民化」訓練，積極參與部落改革事務，因而傳統習俗和頭目的權威不保。

本年已有「高砂族頭目選舉」的報導。據悉，排灣族頭目是長嗣繼承的世襲制，未聞有選舉頭目的情事。現在，各族頭目的推舉或任命，都有官憲介入，由官方授予「官制頭目章」。

----- 《理蕃の友》，1932 年 12 月號

理蕃當局也有檢討之聲：傳統上各族推舉適當人選當頭目，都以人品爲本位，社眾順從頭目的統制，而頭目都能照顧社眾，與眾人同甘共苦，不會獨自倨傲、

逸樂，對於生活上需要救濟者，不吝分送自己的財物。頭目在社內舉行祭典時，擔任司祭，所以能夠維持權威；自己感覺年老衰弱或失勢，則自動地辭去頭目職位，讓給有能力的晚輩。此接班過程圓滑順暢，未聞有甚麼糾紛。顯然地，日本官憲介入頭目的選舉、任命，使傳統的社會組織起了變化。

昭和9年（西元1934年）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教授分類，排灣族可粗分為北方的人數較少的 Raval 系統，和南方佔大多數的 Butsul 系統。

Butsul 系統包括：

北排灣（固有的 Butsul）

中排灣（Pau-maumaq）

南排灣（Chaoboobol、Sabudek、Parilarilao）

東排灣（Paqaroqaro）

其中，Pau-maumaq，被視為「祖先發祥地之群」，包括佳平社、來義社、古樓社、佳興社、庫瓦魯斯社、望嘉社與力里社，都是祖先發祥地的一群。

這一群的特色，就是每隔5年，舉行「五年祭」（Maruvok），也就是祖靈祭。祖靈永居於大武山頂，每隔5年就下山巡視各社子孫，而各社也分別舉行隆重的迎靈和送靈祭典。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助手宮本延人，到內文社長期觀察排灣族五年祭全部過程。祖靈從大武山頂下來後，由北而南到各部落巡視賜福，沿途各部落依序舉行迎靈祭迎接祖靈。

宮本延人查出排灣祖靈的巡視路線是：

佳平社→古樓社→七佳社與力里社→率芒社→內文社→巴士墨社→加芝來社、牡丹社→八瑤社、高士佛社→豬勝東社、四林格社→龜仔角社（鵝鸞鼻社頂）。回程從龜仔角社起，由南而北，各部落依序舉行送靈祭。

崑崙坳古道上的古樓社，屬於五年祭的第二輪。

1月2日至7日，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派來的宮本延人，停留於「內文·阿塹衛古道」上大頭目居住的內文社，觀摩內文社所舉行的五年祭。他做了詳細的田野紀錄，包括用16mm影片拍攝的全程紀錄，同年將所寫的〈排灣族五年祭見聞記〉向台北帝大「南方土俗學會」宣讀，並放映所拍的五年祭影片，獲得好評。

「部落內設著祭台，除了祭司外，不准別人登上，所以小孩都不敢接近。我獲得頭目的破例准許，登上祭台準備拍影片。雖然獲得頭目特別允許，即使有堂皇的民族誌調查理由，我在嚴肅的祭典中開動有馬達聲的攝影機，朝向祭典中的眾人猛拍，感覺自己像一個攝影記者而愧疚不安。」

「我也獲准進入只有婦女參加的屋內儀式。屋子內昏暗，慢慢地眼睛適應了光度，但見裡面擠滿五、六十個盛裝的排灣婦人。一盞燃燒松脂的小油燈，朦朧地照紅了燈旁三、四個婦人的臉。其中一個站起來，分送檳榔給每一個人，另外一個婦人用一個杯子，輪流斟酒給每一個婦人喝。」

「忽然場內響起蕃歌的合唱聲，音調高亢刺耳，同時有一股怪異的，濃濃的甘甜香味瀰漫於室內，啊，那是女人的香味嗎？我的眼睛越來越適應昏暗，雖然不清晰，我能夠認出不同的臉貌。每一個人都板起一張嚴肅的表情，認真地唱著。隨著歌謠的旋律，每一個人髮梢上的羽翅齊向左右擺動。畫面很美，帶有奇幻、煽情的氣氛。」

「我闖入婦女們擠得水洩不通的房內，當然身子動彈不得，更不能拍起影片來。我沒有勇氣使用一閃即爆出「噉」一聲的閃光燈，唯恐擾亂了她們恍惚入神之境，識趣地擠出人群到屋外來。」

「我向一間廢屋（靈屋）走過去，看見一個家族站在門外悼念祖先的事蹟，想著想著，不禁放聲大哭，哎，現在還能夠專心追憶、悼念祖先者，是最幸福的人。」

「五年祭的全部儀式圓滿結束了，次日，老頭目為我們舉行惜別宴會，貴賓席上都舖著羊皮，桌上擺滿酒菜，有醃漬豬肉，還有煮爛的山豬肉等。頭目連日來主持祭典，喝酒很累，他用手揉一揉疲憊的眼睛，勸我多喝幾杯小米酒。我向頭目說：『我很榮幸能夠觀摩了五年祭，這幾天打擾了太多，很過意不去！』
『哪裡！我們的祭典過程如果對您們的研究有貢獻就好了。』說著，頭目用筷子夾起他們最喜愛的醃漬豬肉，放在我的碗裡。」

---- 宮本延人，1934年

宮本延人完成內文社五年祭的觀摩後，從內文社沿著「內文·阿塋衛古道」，向東海岸走過去。他說，這條警備道路寬平好走，沿線的內麻里巴社有人居住，他收購了民族誌標本。翻過中央山脈主脊下到阿塋衛社（舊社），發現舊社小巧而乾淨，社內只剩 5、6 戶，大部分的社眾都已遷到山下。他也目睹了遷徙地（即阿塋衛新社）正在整地規劃中。一天之內從內文社走到海岸，感覺「路況不怎麼驚險」。

9 月，警方安排之下，阿塋衛社（舊社）12 戶共 68 人，從安朔溪中游集體遷到下游近海岸的新社址，仍叫阿塋衛社，今達仁鄉安朔村。（警方安排的遷社，於次年 3 月才完成。）

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

6 月 4 日，台灣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施行規程」，將「熟蕃」改稱「平埔族」，「生蕃」改稱「高砂族」。【「高砂族」一名，出之於日本豐臣秀吉執政的時代，曾命人攜「高山國曉諭書」出使至台灣，當時高山國的讀音是タカサグン（Takasagun）。幕府德川家康執政時，遣使臣有馬晴信到台灣視察，所領「渡海朱印狀」，上寫目的地是「高砂國」，讀音同；可見台灣古名高山國、高砂國，「高砂」轉而指稱住在高山國的原住民。「高砂」今音是 Takasago。】

昭和 11 年（西元 1936 年）

台北工業學校（台北科技大學前身）的建築科教諭兼台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千千岩助太郎，從本年起花 10 年時間，實地調查台灣各地原住民各族的傳統家屋，並將之分類為 18 種型式。其中，「崑崙古道」上排灣族 Paumaumaq 群，包括來義社、古樓社等，其傳統屋式稱為「北方型」，其格局為橫寬的長方形，屋內分為內廳、寢室、穀倉和豬社四部份。屋頂及牆壁皆用石板，可說是典型的石板屋。

他又指出：屏東縣土文溪以南的排灣族住屋，包括「內文·阿塋衛古道」上的內文社、麻里巴社等內文群住屋，其屋式呈縱深比橫寬更大的矩形，屋內分為前室和後室。屋頂以茅草修葺呈龜甲型。住屋正面牆壁是木板構造，側牆及後壁都用石片堆砌，所以從正面看，可以看成是木造龜甲型茅葺建築。

台灣總督府宣布台東廳大武山區（包括「內文·阿塹衛古道」東段沿線地區）已成為「台灣本島熱帶產業中心」，多次派遣殖產局農務課長等人員，前往調查栽種地、栽種物種及申請開發殖產的狀況等。當時申請栽種的狀況如下：

台灣拓殖會社：5,752 甲，栽種規那樹。

蘇門答臘興業會社：9,447 甲，栽種可可椰子、咖啡、茶樹。

塩水港製糖會社：5,753 甲，栽種規那樹、油桐、茶樹。

森永製果會社：2,000 甲，栽種可可椰子。

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公布「台東地區熱帶栽植企業適地一覽表」，顯示：北起初鹿，南至牡丹及牡丹灣，共分 19 區適地，由 5 家企業出面，總共申請 26,085 甲，種植可可椰子、咖啡、規那、蓮草、油桐及茶葉等熱帶植物。

「台東廳目前為配合國策和戰爭時期國內的需要，已進行規那、芋麻、可可椰子、咖啡、護謨木、油桐等熱帶有用植物的栽培事業，但呈現勞力不足的現象。……為了配合國策事業的推展，促進台灣東部的開發，實施部分的西部蕃社『集團移住』於東部。……西部蕃社現址作為有用植物的栽培地。例如，中央山脈主脊西側內文、麻里巴社群，其跡地開始熱帶有用植物的造林。……高雄州境內蕃地過剩人口，共約 500 戶，3,000 人，將用於東部的開發。」

----- 《既往蕃地集團移住狀況調查報告》，1937 年

12 月，《理蕃之友》雜誌刊載南部排灣族內文社兩大頭目家歷年所保管的文物照片和文字說明。其一是頭目的木刻印章，上刻「給外文社頭人○○○」、「協和」等字，其餘的文字不清。其二是兩面三角旗幟，其中的大旗寫「統領鎮海後軍節制各路屯營兼理開山撫番事務張（兆連）給內文社歸化良民正社長○○○」，而小旗則寫「內文社歸化良番」，其餘文字未顯示於照片上。

原來，這是清光緒初年，屯駐於恆春廳海岸，進行「撫番事務」的鎮海後軍統領張兆連，發給內文社兩位大頭目，作為受撫歸順的信物，歷年來保管於頭目家內。日人害怕此歷史文物丟失或其他理由，代為保管於內文駐在所內。

照片說明所謂：「清末排灣族頭目率眾下山到恆春地方（例如刺桐腳、楓港）交易時，必須豎起三角大旗，頭目要攜帶木刻印章以備山下清兵崗哨的查驗，所以大寫『歸化良民』的大旗兩頭目印章，可以說是通關的護照。」

又，「清國官憲對於威震遠近的内文社兩大頭目，分別給予『大股頭人』、『二股頭人』稱號，並且發給信物以資綏撫，加強官憲與排灣族頭目間的『協和』（友好關係）。」

（當時枋寮、南勢湖都設有清兵營盤，枋寮至瑯嶠海岸線，分別設立石砌碉堡多處。日治初期仍可見遺跡。）

昭和 13 年（西元 1938 年）

3 月 19 日，高雄州「蕃地勤務監視區會議」召開，主持人高橋警務部長作了一場訓示。參加會議的各部落代表響應理蕃當局的意思，回去以後，於 4 月 30 日從各社交出日人所謂「隱匿武器」，一共 634 支火槍。

接著高雄州理蕃課長進入内文社山區，向勢力強大的内文社大股頭（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和二股頭（Cholun 家系大頭目）勸說，得到兩位大頭目的支持，率先將家中全部槍枝交出，鄰社也紛紛交出武器，結果，最後一次收繳了 998 支火槍，使南排灣未繳回的武器全部交清。（6 月 21 日，警方為取信於民，在 133 名部落人見證之下，將 1,620 支槍枝全部投入高雄港外海。）

内文社群最後一批「隱匿武器」被收繳時，日本文獻說是「得到内文社兩位大頭目的支持」，據安朔村已故的耆老蕭阿進女士（Muwakai Piyuvel）追憶，事情可沒有那麼單純：

「日警為教化内文社群，首先要將内文社 Rovaniyau 家系大頭目的槍枝收繳，然而大頭目的 7 個兄弟不從，乃設計強押到恆春土牢監禁，並脅迫繳械，大頭目也抵死不從。後來，在大鳥万社那邊的親戚搭救之下，被監禁者逃回本社。」

—— 葉神保前揭論文，2002 年

11 月，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發行的《理蕃之友》報導：

理蕃當局推動打破迷信的陋習，期使高砂族生活近代化的政策，指令高雄州潮州郡 Kuwarusu 社（泰武）、Kamauan 社（萬安）、Kabiyagan 社（佳平）、Chalaabus9（來義）等各社，以及台東郡 Toabaru 社（土坂）所舉行的五年祭，都要縮短祭期，並且勸導各社廢止刺毬活動。警方以為刺毬是「馘首的遺風」，毬是用相思樹的皮製作的，但「既然知道它的來歷，就應該禁止」。

12 月，已如上述，五年祭刺毬活動已廢止，屬於內文群的內文社、中文社和阿乳芒社繼而打破了「五年祭祭期內外約一年期間不得舉行結婚」的習俗。祭期中有兩對新人結婚，據說是近年來已覺醒的高砂族青年說服族老的結果。

昭和 14 年（西元 1939 年）

3 月，內文社青年團代表向社內 Rovaniyau 和 Cholun 兩家系大頭目遊說：「雖然保存傳統習俗重要，也要追隨時代的進步，應把社內頭骨架拆除。」兩大頭目家庭的頭骨架，是占卜社運的吉凶和祈禱頭目家繁榮的地點，歷代頭目和社眾所重視，而加以保存的。

（協議的結果，決定在今年 8 月小米收穫結束時，開始拆除頭骨架，將歷年所獲頭骨，合葬於新建的社內「共同墓地」。）

昭和 15 年（西元 1940 年）

10 月，內文・阿塹衛古道上的根也燃社（42 戶，284 人）、中麻里巴社（19 戶，124 人）和內麻里巴社（63 戶，519 人）集體移住於安朔溪下游阿塹衛社，即阿塹衛新社，今安朔。（集體移住計劃於次年 5 月完成。）

理蕃當局計劃將另一批麻里巴社群的人，集體遷至西部山麓，在獅子鄉原野建立「楓（Kaede）社」

據總督府《既往蕃地集團移住狀況調查報告》，山區部落原址的有效利用，是（1）西部枋山溪上游水源的涵養，和（2）提供熱帶有用植物造林事業用地。

集團移住於東部地區的目的，是：

（1）提供星（Hosi）製葯會社栽培規那樹產業，森永、明治、武田、台拓等會社栽

培事業所需的勞動力。

- (2) 提供修護「楓港越嶺道路」（今南迴公路）的勞動力。
- (3) 提供大武地方熱帶有用植物造林事業所需的勞動力。
- (4) 提供牡丹灣（今旭海）地方養馬牧場規劃地所需的勞動力。
- (5) 促進高砂族本身的教化。

本年度，位於崑崙坳古道上的古樓社，在日警勸誘下部分人口（45 戶，260 人）集體遷至台東廳台東郡東高社（達仁鄉土坂村北側，戰後民國 41 年併入土坂村。）遷村的效用是西部林邊溪上游水源之涵養，以及移住後對東部各生產事業提供勞動力（如上文）。

4 月，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金閔丈夫教授委託戴炎輝（戰後擔任司法院長，親屬法權威），專程前往潮州郡赤山萬金庄進行馬卡道平埔族的調查。（開山撫番道路「南路」即崑崙坳古道，從鳳山郡城起，沿清代以來的舊道東南行，經阿猴、內埔至位於山腳的赤山，亦即入山第一站，然後穿過來義、古樓等排灣族部落領地至東部。赤山萬金庄在平埔種族研究上也顯得很重要。）

根據戴炎輝〈赤山地方の平埔族〉（日文），赤山萬金庄的住民以馬卡道族占大多數。同年 5 月所查的人口，顯示 414 戶，2,485 人，其中的 2,054 人是馬卡道族。文中未提及清兵開鑿南路在赤山設營盤，或平埔人協助開路情事。

昭和 16 年（西元 1941 年）

本年度，將西部魯凱族好茶社 130 戶，707 人，集體遷至台東郡排灣族軒仔崙社（金崙）與太麻里。「蕃社跡地」的效用，是西部隘寮溪上游水源的涵養及提供有用植物造林地。移住目的，如同昭和 15 年，西部各社集體遷社至東部計畫，亦即提供勞動力，從事規那、咖啡、可可椰子等熱帶有用植物栽培事業的勞動力，以及「楓港越嶺道」（南迴公路）的維護。

居住於浸水營古道東段出水坡社人（原屬割肉社排灣人）50 多戶，在警方安排下集體遷入崑崙坳古道東段，Rulakas 社（今金峰鄉歷坵村的前身）。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進入「非常時期」戰時

體制下。

昭和 17 年（西元 1942 年）

本年 9 月 15 日至次年 2 月 19 日，日人在獅子鄉楓林村現地，進行內文鄉部落迂遷前，「移住地土地的收購、整地、興建公共設施的計劃」。移住者所需的耕地，是日人向楓港社漢人收購的。光是住地的工程費用高達 7,465 日圓，耕地的收購也花了近 5 萬日圓。

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

排灣族內文群內麻里巴社 51 戶，292 人和阿遮美薛社 68 戶，424 人，在警方安排下，完成集體移住於楓（Kaede）社，今楓林村，獅子鄉鄉公所所在地。

昭和 19 年（西元 1944 年）

4 月，曾於大正年代擔任「臨時台灣慣習調查會」囑託，調查排灣族並編纂《番族調查報告書》8 冊中「排灣篇」的小林保祥，於大正 10 年（1921）至昭和 13 年（1938）留居於來義社和古樓社，就近繼續研究排灣族習俗與民藝創造 17 年。他回日本後出版《高砂族排灣族民藝》一書，由於刊載珍貴的生活照片與民族誌標本照片，以及詳細而獨特的文字解說，獲得好評。

「回想起昭和年代，我在部落與排灣人共同生活時，每當農閒的日子或夜晚時分，排灣人男女都忙於各種民藝的創作。我仍然記得上路到耕地的男女，男人一邊走，一邊從背籠拿出未完成的網袋（打獵用的）編織；女人手裡捻著麻紗行走。」

「從耕地回來後，女人忙於準備做飯，搗著小米，或剝著小芋頭的皮，旁邊的男人也沒閒著，有的正在製作木鉢，有的正在編織漁網，有的在庭院地面上，用月桃葉製作床席、用具。在爐邊烤火棚下，老婆婆一邊織布或縫衣服，一邊照顧小孫子。」

「小孩們在屋前、屋後跳躍玩耍，或玩小狗，好不熱鬧！突然受驚的雞群長叫一聲飛竄；鄰居的少婦發出「oh - oh - ne - neh」聲，喚回亂跑的豬，餵豬的時刻到了。加上男女青年唱和的歌聲，家家戶戶傳出的杵音，山中的排灣部落在各種音響騷然混雜中，融入暮色。事隔 20 多年，我無法忘記當年的排灣生活情調，至今仍懷念不已。」

----- 小林保祥，1944 年

所刊出的排灣舊照片很珍貴。例如該書扉頁古樓社青年的盛裝照片：「25 歲，頭目家族，頭戴草花頭飾，脖子上用琉璃珠和瑪瑙編串的頸飾、銀質手環、胸前和手臂上的刺青顯示頭目階級。」

再舉另一枚照片為例：「來義社頭目家一對年輕夫婦 ----- 男的頭戴用雲豹牙和山豬毛皮製成的包頭，衣袴均有刺繡，其上披一件雲豹毛皮披肩，腰部佩著禮刀，刀鞘尾端綴繫著鷹翅和敵首頭髮，手執從官憲借出的步槍。女人耳朵上垂掛著一對『處女專用的耳飾』。頭目的女兒結婚後，依照舊俗，可以繼續戴此耳飾一段時間，平民則婚後不能戴。」

昭和 20 年（西元 1945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日人開始分批撤離台灣。

民國 35 年（西元 1946 年）

4 月，合併魯拉克斯社（Rulakas）人和日治時代昭和 16 年（1941 年）集體從浸水營古道遷入的出水坡社及茶茶牙頓社人，成立台東縣金峰鄉壠坵村。

位於金崙溪中游，崑崙坳古道東段上的魯拉克斯舊社（位於南岸），於大正 12 年（1923 年）遷至北岸新社，光復後遷至壠坵現址。原址於戰後被編入大武事業區第 22 林班地。

民國 36 年（西元 1947 年）

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原是日治時代昭和 9 年（1934 年）形成的阿塹衛新社。本年，日治以來舊名阿塹衛（又稱阿塹壹）簡稱「安塹」，因筆誤被寫成「安朔」。（達仁鄉公所原設於土坂村，於民國 47 年遷至安朔村。）

同年起至民國 38 年，同屬內文·阿塹衛古道上的內文社、阿乳芒社排灣人遷至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少部分的內文社、中文社人遷至南世村。

同年，旁武雁社、霧里乙社、內、外獅頭社，以及部分的內文社人遷至內獅村。（其

他古道沿線上內文群部落，也遷到牡丹鄉石門村、旭海村及東源村。)

民國 43 年 (西元 1954 年)

來義社 (Chajiakavus, 另拼寫 Chalaabus) 排灣人，開始陸續地遷到來義鄉來義村現址。(舊社與新來義村均位於崑崙坳古道上。來義社曾被漢人稱為內社。清代同治 13 年所設的「內社營盤」位於內社下方。)

同年，崑崙坳古道東段上的諸野葛社、近黃社 (包括日治時代遷入的那保那保社、托畢錄社人) 排灣人，集體遷到金峰鄉新興村。

日治時代，日人在近黃社設立警察駐在所，屬於大武支廳第二監視區管轄近黃社 (Kinko)、諸野葛社 (Tujukas)、那保那保社 (Naponapo) 及托畢羅社 (Tobirou)。近黃社早於大正元年 (1912 年) 設立蕃童教育所，是台東廳最早設立的教育所之一。

上述各社遷入新興村以前，已有原居 Jomol 社 (舊賓茂) 的部分排灣人於民國 39 年遷入。

近黃社等於民國 43 年遷離舊社址後，部落遺址已被收歸國有，編入大武事業區第 19 林班地，今歷坵村範圍內。現居新興村的排灣人，每年都派人前往舊社址砍草、祭祖。

民國 46 年 (西元 1957 年)

古樓社是崑崙坳古道從西部翻越中央山脈之前的最後一個部落，也是海拔最高的部落。日治時代昭和 15 年 (1940 年)，Radan 家系頭目帶領同系社眾，東遷至東高社 (土坂社北側)，其他古樓社全部社眾，則在光復後民國 46 年至 49 年間，集體遷至今來義鄉古樓村現址。

民國 52 年 (西元 1963 年)

位於來義鄉境內，力里溪北岸，新成立南和村，容納從白鷺社 (Pailus) 遷下來的，和戰前從古樓社零星遷下形成高見社 (Takami) 的部分排灣人。(原來的高見社在南和北側山坡，有路通往望嘉社 (Bongarid) 和古樓社。)

民國 69 年（西元 1980 年）

南迴鐵路動工。（施工道路曾開至菩安號誌站。施工道路盡頭有安朔溪攔砂壩，內文·阿塹衛古道由此離溪岸上稜，越茶留凡山（中央山脈主脊）到西部。南迴鐵路中央隧道即通過古道下方。）

民國 81 年（西元 1992 年）

南迴鐵路全線開通。（東西部交通除了南迴公路外，增加了一個選擇，客旅稱便。但是，曾經是南部擁有強大勢力的排灣族內文社部落群，遷離舊社遺址已歷數十年，外界的人把它遺忘了，至少有登山隊來探訪。）

民國 82 年（西元 1993 年）

12 月，楊南郡和林古松首探清兵在同治 13 年（1874）開鑿的「南路」----- 開山撫番道路之一。本次活動首次尋獲南路路線，並發現了已被人們遺忘 120 年的屯兵營盤遺址，包括內社、崑崙、大石巖、諸也葛等營盤，引起內政部民政司與文建會的注意。楊南郡並以古越嶺道上近越嶺點的最高部落古樓社的舊名「崑崙」，命名這條台灣重要史蹟古道。勘查工作約一週，於次年 1 月初下山。

民國 83 年（西元 1994 年）

1 月清代崑崙古道古蹟重見天日的消息於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刊出以後，職司古蹟保存的內政部民政司司長表示：「對於民眾發掘具高價值的新古蹟並盼納入古蹟保護，樂觀其成，他指出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古蹟評鑑須由地方政府層報中央。」----- 中國時報， 83.1.10。

另外，該報於次日繼續報導：

「文建會官員昨天除了立即收集有關楊南郡探訪、發掘此古道的資料，並迅速找出該古道位置與東西向道路工程建設範圍的關係，結果還意外發現此西起萬巒，東至金崙的古道，居然就是今國道南橫公路的第六號路廊路線，因此文建會認為茲事體大，為免日後徒增衝突，昨亦迅速具文準備協調各相關單位注意，充分顯現因應事件的機動性。」

民國 85 年（西元 1996 年）

2 月，已於日治時代昭和 15 年（1940）遷至達仁鄉安朔村（當時叫做阿塹衛新社）

的內文群根也然社（Kinajan）後裔，召開回鄉探尋遺址活動的籌備會議。

村內族老們認為舊社住屋也是祖先永眠之地而反對回去探望。理由是當年要遷離時，曾舉行隆重的祭儀，誓言與部落永別，以後不再踏上舊地。所幸，在村長和召集人說服下，老人家終於同意探尋活動。

民國 86 年（西元 1997 年）

從 2 月至次年 4 月，歷經 2 次踏勘路線、3 次整修便道以利通行。

4 月 4 日、5 日兩天，安朔村的排灣人完成了回鄉祭祖。各戶舊屋都釘上家戶名牌，並立了一個紀念根也然舊社遺址的碑石才離開，堪稱為各族舉行回鄉祭祖、整理遺址的最佳典範。

----- 葉神保 <根也然社遺址探尋紀要>，1997 年

民國 93 年（西元 2004 年）

7 月，農委會林務局委託楊南郡展開調查已列入台灣國家步道系統藍圖的重要歷史步道 ----- 「崑崙坳古道」。本調查計畫屬於人文史蹟資源的調查，同時附帶調查相關的「內文·阿塿衛古道」。

10 月 25 日，位於崑崙坳古道上的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舉行光復後第 9 屆五年祭，至 10 月 30 日結束。

民國 94 年（西元 2005 年）

7 月，海棠颱風肆虐，金崙溪水暴漲，重創崑崙坳古道東段歷坵村一帶。

阿塹衛古道路線與地形圖 2005 王素娥繪

圖例：步道…… 廢棄步道…… 施工道路—— 駐在所⊗

底圖取材自 2000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上河出版



193

凡伊山山脈等處
標本生計圖說同手繪



來義頭目高武安展示從來義舊社搬下來的人頭石雕板。



日治時代開闢的來義古樓警備道路。



清代大石巖營盤是因為這個大巖石而得名。



大石巖營盤的營舍遺跡。



大石巖營盤的石砌圍牆一角。



清代 Sajakulin 營盤的營舍石砌牆壁。



Sajakulin 地名的由來是因為這一塊獵人變成的石頭。



清代 Chamalisabai 營盤的營舍石砌牆壁。



在 Chamalisabai 營盤上發現的三腳灶與鐵鍋殘片。



浮築橋頭兩個圓形碉堡之一（東邊）。



建於日治時代昭和 13 年的近黃吊橋已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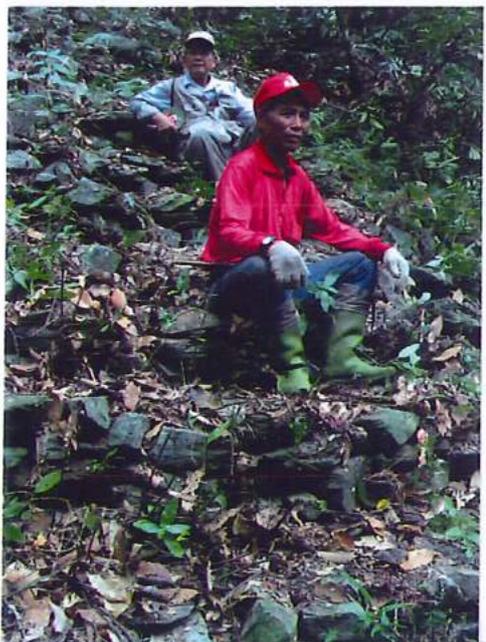
涉渡近黃吊橋下的那保那保溪峽谷。



古道在大里力山北麓經過小溪瀑布。



諸也葛營盤下方的浮築橋保存良好。



諸也葛營盤的石階共有 26 級。



帶著藤球準備參加迎靈祈福儀式的古樓勇士。



刺球場上人人緊張的看著藤球拋向何處。



盛裝參加五年祭的排灣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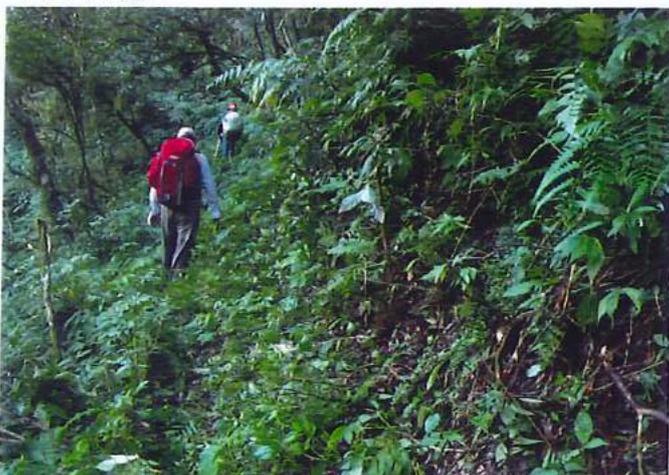
戰歿勇士之墓埋著太平洋戰爭的高砂義勇軍骨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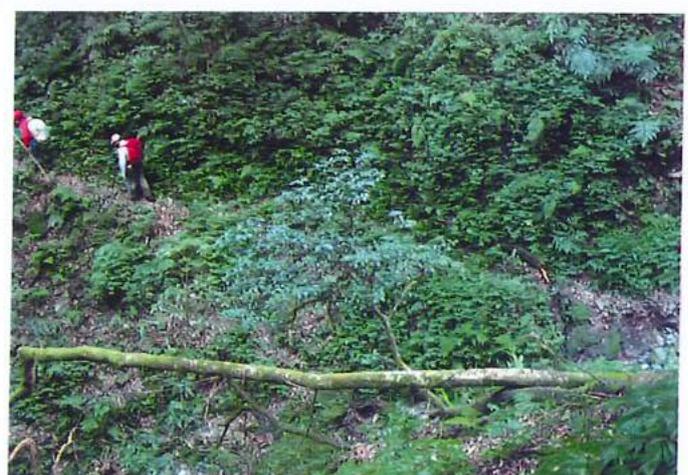
古樓舊社一戶人家屋內的石板和大陶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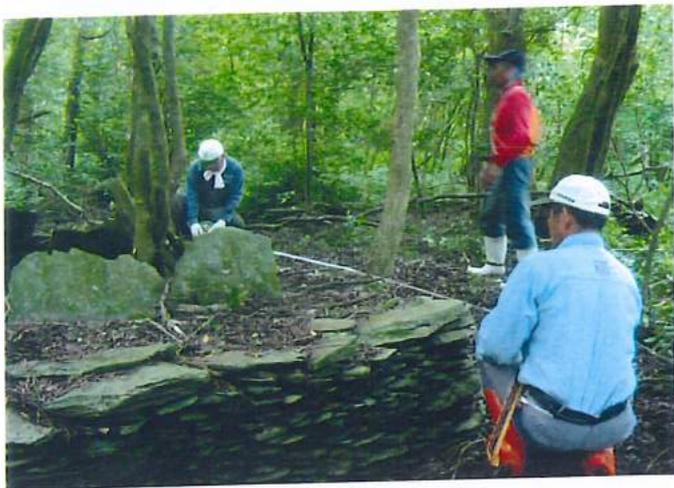
大里力山東稜北麓的崑崙坳古道。



大里力山北麓的崑崙坳古道路寬達 6 尺。



崑崙坳古道通過一個溪溝留下清楚的路基。



清代崑崙坳營盤的石砌平台。



古樓善社一個有排水孔的石橋。



古樓戰歿勇士之墓前，高芳逢主任的老家。



11年前還有人居住的石板屋，只騰荒煙漫草。



調查隊在日治時代古樓駐在所遺址大門合影。



古樓社頭目家前的祭台與司令台。



清除蔓草後，丈量古樓社白骨塚的石階。



白骨塚是日警將古樓社收藏的頭骨埋葬之處。



在通往古樓社的路上，解救一隻中陷阱的藍腹鷓。



崑崙坳古道旁，二月間盛開的野生孤挺花。



內文神社可能是台灣山地部落最大的神社，此為地基一角。



玉山西峰神社，最近由國家公園管理處依原樣復舊。



五年祭前，忙碌的準備工作，大家一起包 ginaf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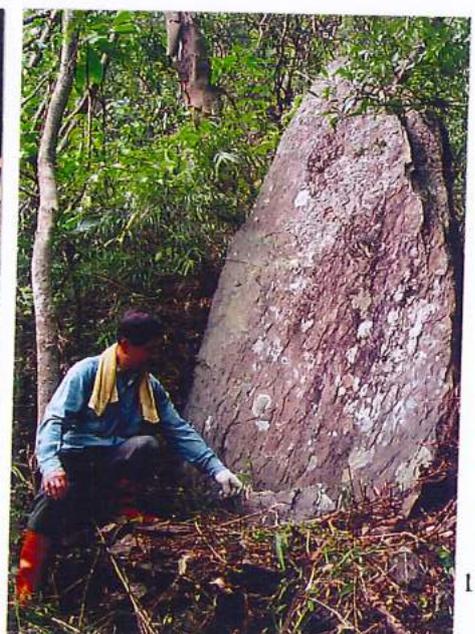
織繡精美是排灣族服飾的特點，此為男子穿的夾織背心。



巫婆手背刺青與藥箱的特寫。



以陶壺和琉璃珠問卜的巫婆，前方是 Kris 神刀和刺球。



古樓往大石巖營盤路上的大石公。前有祭台。